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基督教的证据—超自然之书》

原著：伦道夫-福斯特

原著出版日期：1890年

神学研究

《基督教的证据—超自然之书》

伦道夫-福斯特

1890

REV. RANDOLF S. FOSTER, D. D., L. D.,

卫理公会主教。

纽约：亨特与伊顿出版社。

辛辛那提：Cranston & Stowe.

1890.

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在圣经里有永生，这圣经就是为我作见证的。

父所赐给我要完成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也为我作见证，说是父差了我来。

过去，上帝曾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藉着众先知向列祖说话，在这末世，又藉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

那从起初就有的、我们所听见的、亲眼看见的、亲手摸过的.....，都告诉你们了。

因为预言在古时不是凭人的意思，乃是神的圣徒被圣灵感动所说的。

P R E F A C E.

序言

如今，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基督教的证据”这一说法以及所有试图将这一主题纳入证明范围的尝试越来越不耐烦。在缺乏反思的基督徒中，这种厌恶感并不罕见，它通常源于混乱的杂念和非理性的偏见，例如：（a）在信仰问题上普遍不信任理性，毫无疑问，所谓的理性对启示教义的频繁攻击，以及理性与信仰相对立的公然假设，助长了这种不信任，并使之持续存在。这种（认为理性与信仰对立的）观念虽然毫无根据，绝对虚假，但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却具有格言或公理的力量；（b）一种感觉，认为基督教不需要证明——它是如此明显地真实，以至于对它提出的质疑纯属冒失，只应受到蔑视；（c）一种潜在的感觉，认为诉诸证明是对信仰的不忠，是对信仰的颠覆；（d）信徒在自己的经验中拥有最终的个人知识，因此论证是不必要的，因而是有害的；（e）毫无疑问，有些最圣洁的基督徒对所有的证明都一无所知，他们甚至怀疑基督教体系是否可以通过证明来确立；（f）证明总是需要费力和艰苦努力，而对于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信仰体系来说，证

明则是对所有力量的双重征税，这并不令人愉快。假设比论证容易，接受一种理论比证明它容易。如果基督教没有受到质疑，这些人最好不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它被默默地接受和遵从，那么就没有什么迫切需要去争论了。一个被接受的真理，如果被心灵诚实而忠实地理解和坚持，如果是一个实际的真理，如果被遵从，就不需要为了享受它的主要好处而权衡和研究它的理由或证明。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理性和对其理由的正确理解来支持和执行，信仰也会获得更高的价值，服从也会获得更高尚的品质。同样的信仰，如果建立在证据之上，就比建立在假设、传统或遗传之上更有价值，尽管在后一种情况下，信仰可能与前一种情况一样强烈，甚至更强烈，并具有理性信仰的所有实用价值；在前一种情况下，心灵比在后一种情况下更尊重自己，也更高贵坚定，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真理是完全一样的。

基督教现在是，事实上也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体系。它只为人类中的少数人所接受，不超过四分之一。这并不是它的缺点，因为它的完整表达相对较晚。它有历史基础；它提出了各种学说；它包括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伦理学；它是一种关于原因和存在的哲学理论；它假定有神的起源和权威。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它受到了质疑。有人以极大的毅力和博学的论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历史，它是虚构的；作为哲学，它是不健全的；作为宗教，它是骗人的。在最高学府里，怀疑是存

在的，也是被传播的。有名望、有影响的人并不只是简单地宣布暂缓作出判断，而是宣称已确定不相信。这种攻击是大胆和挑衅性的。假定的反证被引用并宣布为确凿无疑。

在目前的情况下，基督徒不可能无视这个问题，而同时又不承受审判；或因失职而使整个体系遭到不可避免的普遍唾弃；或者，如果不是这样（若不是由于忽视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证据的思考与强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也不可能把它归入不值得的迷信之列、而使自己成为受骗者或骗子。这个体系必须通过被证明是真实的来证明其价值，否则它的失败就不再是不确定的了。

很容易回答的是，它（基督教信仰）经历了一千八百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受到了无数次的攻击，但现在几乎没有失败的危险。这是一种常见的说法，也是一种恶毒的谬误。陈述的前半部分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必须指定的证据之一；但后半部分是无序的，它的假设既虚假又危险。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牢记，为什么基督教在经历了那么多猛烈的攻击之后，在当前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今天仍然屹立不倒。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是因为它对求证的要求无动于衷；也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不需要任何支持；更不是因为它的拥护者有经验；甚至也不是因为上帝是它的创始人。可以承认，最后一个理由是有力的，但那是因为上帝作为其创始人提供了足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还因为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门徒们能够在必要时举出这些证据，从

而击溃他们的对手。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圣经》早就成为人类蔑视的对象了。上帝支持他的启示，不是靠任意的力量，而是靠理性。

在基督教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到三股巨大的保守力量，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使基督教免于衰微，它们现在是基督教力量的源泉，在基督教未来的斗争中必须继续发挥强大的作用，直到基督教赢得最后的胜利，坐上完美的人类普世宗教的宝座。它们是(a)上帝在它里面，使它成为一种救赎的力量——在人身上起着重生的作用；(b)不时出现一些学识渊博和虔诚的人，他们能够辨别出无知从内部编织在它身上的谬论和错误，并通过清除这些谬论和错误，更清晰地揭示出它的真理；(c)它造就了一批学者，每当受到外来的攻击时，他们都能举出它的证据。

如果没有这些共同的帮助者，它不可能存活一个世纪；如果没有一个内在的上帝，它将因它的朋友们的荒谬和粗鲁，而早在它早期的时候、就被杀害；它的敌人会在它成年之前将它击倒。它的朋友们的荒唐和粗鲁本会在它年轻时将其扼杀；它的敌人本会在它成年之前将其击倒，但在紧急情况出现时，所需的帮助就在眼前。奥利金召唤了克莱门特；佩拉纠创造了奥古斯丁；泰泽尔唤起了路德；加尔文和奥古斯丁催生了阿米尼乌斯和卫斯理；钱宁及其更多的错误追随者在一大批正统派捍卫者中找到了自己的衬托。每一个错误都能找到纠正它的导师；它从一开始就穿过乌云

和风暴，从每一次内部震荡和外部攻击中走出来，变得更加明朗。

证据之争始于创始人。他的敌人宣称他（耶稣基督）是冒名顶替者。当时的问题是尖锐而直接的。他没有回避或沉默，而是引用了先知的见证和自己的神迹，直截了当地回击了这一指控。答案是完整的。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宗教就不会存在。有了这样的答案，它就战胜了躁动和狂热，战胜了歪曲和篡改，战胜了朋友的歪曲和误解，这甚至比敌人的恶意和迫害更可怕。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它的证据确凿，不可能摧毁它。从那以后，没有哪个时代不需要重打这场老仗。这种必要性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忠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出现。它的种子蕴藏在罪恶的本性中，随着每一茬新庄稼的生长，都会出现新的品种——今天在这里被消灭了，明天就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那里。波菲利（Porphyry）和朱利安（Julian），异教徒和叛教者，在每一代都能找到他们的继承者，在每一代也都能找到他们成功的手。当西马库斯率领异教军团在罗马元老院进行大滑铁卢之战时，安布罗斯是其中的布吕歇尔。当无神论在霍布斯和他的同道们的领导下以恶毒和威胁的形式出现时，库德沃思和其他能干的捍卫者出现了；在法国和英国的神灵论（自然神主义）盛行时期，博林布鲁克、柯林斯、沙夫茨伯里、伏尔泰和他们的同道们引出了斯蒂林弗利特、利兰和巴特勒；潘恩有他的沃森；进化论者和伪科学家在赫胥黎和达尔文的带领下高举挑衅的旗帜，迎接他们的是一支学识不逊于他们的科学家大军，以及神学家和哲学家，他们

是他们的上级，要利用他们的事实，纠正他们错误的结论。因此，真理的堡垒之所以能够完好无损地屹立不倒，是因为它的围攻者总能发现它的守卫者能够击退他们的进攻。

保持警惕的必要性永远存在。亘古不变、屡战屡胜的胜利不能成为现在漠不关心的理由。基督徒的盔甲必须保持光亮，信仰的捍卫者必须继续时刻准备行动，也不能失去耐心。所有的进步都会给战场带来新的力量新的要求。必须勇敢地迎接它们，否则，迄今为止一直保持胜利的事业，在新的紧急情况下失败了，尽管屡战屡胜，最终还是会失败。在战胜最新的对手之前，它唯一能够永久胜利前进的希望，就在于它有能力继续让理性相信它是神圣的，它足以完整地维持自身，同时使它的主张与觉醒的思想可能发现的所有新知识相一致。它必须避免一切不利于进步的表象，而且，它必须一如既往地成为研究与进步的倡导者和守护者。

今天，这场战斗异常激烈，现在又具体到了证据问题——它（基督教信仰）是否是一个神圣的体系。这个问题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并在一百年内得到了相对的平息。

与此同时，一个私生子基督教登上了讲坛，主持着基督教世界一部分地区的新闻媒体；它自称为实用基督教，或者更糟糕的是，与教义相对的自由基督教。这是一个好听但却误导人的名字，为堕落的教师和传道人提供了通行证。它所发表的陈词滥调削弱了

为宣扬和捍卫真理而设立的讲坛，并使其蒙羞。

在这个平台上，人们滔滔不绝，挥洒着病态的感伤，低能地讨论着时下热门的话题。教会以这种没有营养的食物而不是上帝的伟大真理为食，就会变得软弱无力，成为敌人的蔑视和仅仅是信徒的阵营，沦落到用悲惨的权宜之计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被称作基督教，各种各样的寓言与假冒伪劣的东西争夺公众的青睐，很多时候，在它们之间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一个如此被背叛、如此蒙羞、如此可悲地矮化的体系，在一个已经超越了这种低能的时代里，发现自己受到强烈的憎恨、蔑视和厌恶的攻击，这令人惊讶吗？怀疑论总是在真正的基督教堕落时显现出来。堕落导致不忠。今天的攻击是无神论的。它攻击根基。它否定了圣经的全部真理。它用人类的愚昧代替超自然的启示。它以其他主人取代基督。它假借大师之名，先是辱骂他，然后又把他从圣殿中鞭打出来。这个时代充满了“看这里”、“看那里”，以及“看”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看”是地狱之门滑来的石头！历史批判的攻击曾经是如此响亮和自信，但现在几乎不再被提及，除非是那些迟来的思想。所谓的“高级批判（圣经高等批判）”已被用于卑鄙和敌对的目的，但却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它对摩西、以赛亚和但以理的攻击没有任何结果，或者说到头来是在为它被用来伤害的东西服务。

在这个战场上，唯一还能显示出抵抗和攻击能力的力量，就是大胆地否认证明《圣经》中有超自然启示的可能性，以及对《圣经》教义多次重复的歪曲。这些就像它们的前辈一样，很快就会像磐石上的阴影一样消失。在此期间，真理必须得到捍卫，其支柱必须保持完整。有了这个保障，就不会有危险。下文的讨论只是为了充分、公正地阐述基督教的论点。我们相信，它展示了支持“《圣经》包含超自然的启示”这一命题的一系列证据，这些证据是绝对无法辩驳的，足以让公正和无偏见的理性最终确立这一点。在论证过程中，没有任何困难被掩盖，没有任何假设，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我们必须承认，在正文和附录注释的讨论中，我们自由地利用了许多先于我们的杰出学者提供的服务，他们的名字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了适当的认可。附录中包含了大量的摘录，这些摘录的超高价值自证其明。我们认为，更公正的做法是以作者的原话全文摘录这些内容，而不是以某种经过修改的形式加以利用，因为这样会剥夺相关作者应得的荣誉，或许还会削弱论据本身的力量。

没有哪个思想领域比支持启示的证据的讨论更丰富、更有价值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展示丰富的学识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比这一部门更能展现孜孜不倦的坦诚和研究。就信仰的捍卫者而言，理

性在任何讨论中都没有发挥过更公平的作用。在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如果说理性在任何时候受到了践踏，那也是抨击启示的人的方法和精神受到了（他们自己的自欺欺人的）践踏。除了绝对的论证之外，没有任何真理比这更充分地确立了。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主题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也是最深奥的主题；它运用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崇高思想的最崇高力量。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任何问题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具有无限慈爱的上帝、万物之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他到底有没有对他的人类子孙说过话。基督教从未有过如此令对手胆怯的理由，也从未有过如此自信的理由。胜利就像上帝活着和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一样肯定。有了这两个事实作为基础，其他一切最终的成功都是绝对肯定的。

地狱无法战胜真理。还有工作要做，但一定会完成。带着这份自信，我们的旗帜迎风飘扬。无论是内部的敌人还是外部的敌人，都不会打扰我们信仰的安宁。攻击越猛烈，胜利就越快、越果断。今天的口号是：“坚守阵地，决不妥协；只有将世界无条件地交给基督，才能实现和平”。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一千个战场上的一千次胜利，没有一次失败，都预示着我们伟大的救赎队长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离胜利并不遥远。

庸俗和粗鄙的攻击不值得关注，也不应该提及，但每一个研究这

个问题的学生不仅应该了解信仰的辩护，还应该了解那些公开或隐含地站在怀疑一方的可敬学者和思想家的所有严肃著作。尽可能熟悉科学的事实和理论，以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所有历史和考古研究。值得尊敬的思想总是值得关注的，真诚的所谓异议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尊重的考虑。对真理的忠诚需要开放的心态和绝对的坦诚，这个时代容不得半点闪失。

我们接受这个假设：若没有超自然或超人的上帝之子基督和上帝交付给人的《圣经》，那就会剥夺基督教的一切美德，并使其被判定为冒牌货。如果不捍卫这两点，就没有也不可能捍卫这一体系；拒绝这两点就是拒绝基督教；无论谁从内部或外部攻击这些基本要素，他都是信仰的叛徒。任何忽视这两点的所谓基督教风格都不值得辩护；任何基于其他理由的基督教辩护都不是辩护。

本卷编写过程中使用的作者名单。

《基督教证据研究》。作者：亚历山大-迈尔，博士

《启示、圣灵默示和正典》。作者：Given 教授，伦敦德里马吉学院希伯来语和诠释学教授。

《基督教真理的证明》。作者亚历山大-基思，博士。

《十九世纪基督教的证据》。作者：阿尔伯特-巴恩斯，博士

《基督教的证据》。新教圣公会主教查尔斯-佩蒂特-麦克尔文 (Charles Pettit MacIlvaine) 著。

《凯斯谈预言》。

《教义神学》。作者：William G. T. Shedd, 博士，纽约联合神学院罗斯福系统神学教授。

《系统神学》。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神学院博士查尔斯-霍奇著。

《历史证据》。英国埃克塞特学院研究员兼导师乔治-罗林森 (George Rawlinson) 著。

《自然与超自然》。作者：霍勒斯-布什内尔，博士

《启示录的证据》。作者：爱德华-汤姆森 (Edward Thomson)，医学博士，法学博士，卫理公会主教。

《基督教的证据》。作者：马克-霍普金斯，医学博士，威廉姆斯学院院长

《基督教启示的优势和必要性》。约翰-利兰博士撰写的《基督教的超自然起源论文》。作者：耶鲁大学教会史教授、博士乔治-P-费舍尔（George P. Fisher）。

《宗教哲学》。作者：凯尔德

《基督教的证据》。作者：威尔逊

《基督教的证据》。佩利著

《教义式的信仰》。作者：爱德华-加贝特，文学硕士。

《班普顿奇迹讲座》。作者：J. B. Mosely，马格达林学院已故研究员。

查莫斯的《基督教的证据》。

霍恩简介。

哈曼简介。

《福音书中的神奇元素》。作者：布鲁斯

麦克林托克和斯特朗的《圣灵默示百科全书》。

牛顿论预言

拉德纳作品集

现代怀疑论

应基督教证据学会的要求举办讲座。

《为基本真理辩护》。作者：麦科什

《不忠：其原因、方面和机构》。苏格兰埃茅斯的托马斯-皮尔森牧师著。

《救赎计划的哲学》。作者：沃克

巴特勒的比喻

信仰与自由思想

基督教证据学会讲座。

乔治-坎贝尔的论文。

李的本性和圣灵默示的证明。

华生的《圣经辩解》。

班纳曼的《圣经的神圣权威》。

哈德威克的《基督和其他大师》。

科学与启示

《回答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理论的系列讲座》。

《现代怀疑与基督教信仰》。作者：西奥多-克里斯特里普
(Theodore Christlieb)，大学博士，波恩传教士和神学教授。

《基督教考古学》。作者：查尔斯-W-贝内特牧师，博士，历史学
教授

《信仰的科学基础》。作者：J. J. 墨菲，

《论新约圣经的权威》。作者：斯温森 (C. A. Swainson)，英

国圣约翰大学校长，神学院院长兼奇切斯特教区牧师，曾任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研究员和导师。 剑桥大学基督学院

《圣经与科学》作者：T. Lauder Brunton, D. D. , D. Sc. , F. R. S. ,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爱丁堡医学院等。

《宗教与科学的和解》。作者：T. W. Fowle 牧师, M. A. 伦敦努特福德广场的圣卢克教堂。

《华兹华斯论圣经正典》

《信仰的基础班普顿讲座》，1879 年。作者：亨利-沃尔，文学硕士、伦敦国王学院教会史教授。

《圣经的超人起源》。作者：亨利-罗杰斯

《信仰之蚀》。作者同上。

《圣经与现代思想》。作者：T. R. Birks 牧师，文学硕士。

《大众对启示真理的反对意见》。

《基督教证据学会在新科学厅等地举办的系列讲座》。《科学的

凭证——信仰的保证》。作者：约瑟夫-帕森斯-库克（Joseph Parsons Cook），法学博士，哈佛学院埃尔文化学和矿物学教授。

《信仰的援助》。由多位作家撰写。

作为对“散文与评论”的回复。

给科伦索主教的答复。作者：M. Mahan, D.D., 教会学教授，神学院历史

《科伦索主教对摩西五经历史性的反对意见》。由“犹太学校和家庭圣经”的翻译者 A. Benisch 博士撰写。

犹太人写给伏尔泰的信

《怀疑论的各个方面》。作者：约翰-福特斯，文学硕士

《理性之省》：曼瑟尔《宗教思想的局限》批判。作者：爱丁堡法学博士约翰-杨。

《基督教的确定性体系》。作者：H. R. 弗兰克神父，神学教授，爱尔兰根大学。

《启示的性质和手段》。作者：约翰-F-威尔（John F. Weir），文学硕士，N.A. 耶鲁大学艺术系。

《基督教证据手册》。作者：乔治-帕克-费舍尔，博士，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教会史教授。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作者：约翰-W-德雷珀，医学博士，法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文学与教义》。作者：马修-阿诺德

《基督教的证据》。《罗伯特-欧文与亚历山大-坎贝尔之间的辩论》。

《神圣起源》。伍斯特主教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Edward Stillingfleet）著。

=====

=====

=====

=====

=====

=====

基督教的证据

本卷旨在研究基督教的证据。基督教指的是被称为基督宗教的宗教体系。但由于许多内容都被称为基督教，因此我们应该更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所说的基督教，不是指任何特定的仪式体系或礼仪和圣礼体系，也不是指任何特定的教会或信条或教会机构。我们指的不是罗马天主教或新教、加尔文主义或阿民念主义、或任何主义。我们指的是一由耶稣基督创立和教导的宗教。在这次讨论中，我们并不是要（详尽而事无巨细地）讨论这个宗教是什么，而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不管它是什么，它是否值得被接受为真正的宗教？本卷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专门地研究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因此，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是基督教导的有效性，而不是（事无巨细的）教导的内容；问题不在于这位伟大的创始人教导了什么（其具体的详细内容），而在于有证据证明他所教导的是真实的，不仅应被视为真实的，而且应被视为正确的，因为他教导了这些教导，因为他的教导中有证据证明这些教导是真理。

所有福音派基督徒，无论信仰的阶段如何，都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即新旧两卷圣经（旧约与新约）来自上帝的默示。换句话说，《圣经》是神启示的书，它是神派来的“教师”，《圣经》中的实质内容是神的启示，因此，在《圣经》宣讲的所有问题上，应被接受为最终权威。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一主张的有效性证据。

关于《旧约全书》，有人更明确、更全面地声称，它是某些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降临人世之前四百至一千六百年间写成的。在耶稣基督降临人世之前的四百至一千六百年间，这些著作穿插在这段时期中，有的较早，有的较晚；这些作者，从摩西到玛拉基，都是受神教导的人，被称为先知，他们受神指派从事这项工作。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同等重要性，是一个复合整体，其中的所有部分都应被尊为神圣和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关于上帝对世界的旨意的神圣真理，并阐述了他的思想。

关于耶稣基督，我们进一步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他是一位神圣的导师，比任何先知都伟大，而且还不止于此：他是耶稣基督，是被派到这个世界上神的化身，更加完美地向世人揭示了上帝。通过他所传递的真理和他的生死传道，他成为所有接受和顺从他的人的救主，使他们获得永生；《新约》忠实而真实地记载了他的教导和工作，包括他从出生到奇迹般地升天的生活史，这些都是由亲历者和见证人，以及得到启示和神授权的门徒和使徒所记录的，而且——福音书和书信——的所有内容实质上都是完全正确的

真理，得到了神的认可和授权，并忠实地传给了我们。本论文正是要阐述和研究与这一主张有关的证据。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提出的主张并不只是说《圣经》大体上是真实的；也不只是说《圣经》的教义大体上是无懈可击的正确的；也不只是说耶稣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物和一位具有卓越价值的教师；甚至也不只是说圣书中包含了一个无懈可击的道德体系。我们的主张还不止于此；而是，这些教义是受神委托的人的教义，是神派到世间来传授这些教义的化身的教义，因此它们具有至高无上、普遍和永久的权威。

这就是需要证明的论点。需要审查的证据是据称支持该论点的证据。与任何其他观点有关的证据，无论其性质如何，都与当前的讨论无关，也无足轻重；涉及基督教任何其他方面的反对意见、推理或批评都不会引起注意，因为它们丝毫不影响正在审议的唯一问题。

有些含义和前提条件在任何基督教证明的必要补充，但本讨论无法对其进行验证。它们构成了不同的论点，必须分别加以支持，但在此假定它们已被承认；如果有争议或质疑，则在具体的讨论中进行适当的讨论。如果不适当地扩大本论文的篇幅，就无法在此介绍它们。例如，上帝的存在；道德宇宙的存在；道德律法、人的责任、不朽的事实，以及所谓自然宗教所涉及的其他问题，

但它们也是基督教的基本事实和构成要素。

证据必须直接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不包括这些内容的证据是不合格的。必须证明圣经这些书是真实的；它们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它们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它们是错误的或伪造的；除此之外，这些书中的部分内容是超自然的交流——上帝自己的传递，而不仅仅是人的传递。

真实的历史必须包括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需要超自然的力量才能完全成立，这一点必须在证据中显现出来；因为真实的历史不仅仅是文件是真实的，所叙述的事实是真实的，而且还不止于此：上帝在某些部分是直接的来源，在所有部分是直接的见证人，或者自始至终都是所提供内容的背书人或鉴定人，因此这本书是一本超自然的书，所提供的证据是神圣的。

显而易见，这还不够，事实上，即使我们让基督教看起来是有史以来发明或发现的最真实的哲学，它也完全不足以证明要证明的事情。它达到了思想的最高境界；它对任何体系都产生了最有益的影响；它的创始人是人类最崇高的类型——完美的理想；它的门徒和受它影响的人，在它的塑造下，达到了最优秀的品格和最幸福的境界。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应该加以说明；但是，尽管作为事实，它们无疑使这一论点很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是值得考虑

的问题，具有很高的证据价值，但它们并不能直接肯定或确立这一主张的真实性。在所有这些方面，该体系可能是现有的最好的，甚至是可能的最好的，但并不能因此证明它是神启的体系，它可能只是人类创造的最完美的花朵。至于它是否是更多的东西，还有待证明。但是，如果它在这些方面超越了所有其他纯粹的人类产品，并接近于超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程度，特别是如果它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似乎是人类的智慧无法企及的，那么这些事实一旦成立，就会强烈地指向它可能是超人和超自然的起源，因此，尽管它们可能还达不到绝对证明的程度，但它们将具有证据的性质；而这些事实恰恰是人们所期待的神启所应具有的性质。

基督教提出的主张（证据必须支持这一主张），不仅是它是上帝赐予的启示，或总体上是上帝认可的教义，因此在它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上都是最终的和至高无上的，而且它是唯一的和充分的。它排除了所有其他体系。它声称有权独占世界。它宣称，它将取代并摧毁所有其他相互碰撞的体系；它必须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在基督教启示之外的信仰问题上没有真理。我们承认，在所有体系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真理。但是，除了基督教之外，没有任何体系不充斥着致命的错误；因此，没有任何体系不会因其是虚假的、毫无价值的而最终被抛弃。最终的宗教，就其教义、实践、目的和效果而言，是《圣经》中所包含的、超自然地启示给人的体系。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知识的增长已经超越了所有其他

宗教，并把它们甩在了后面，而它们（科学进步与人类知识）只是引导人们进入《圣经》所揭示的更深层次的知识。现在，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已遍及其所有表面和历史，因此，基督教是唯一能够延续到未来的体系。

它也不能满足人们提出的妥协要求，即这一体系应被视为近乎真实的，以便带着主要内容走向未来；而是，它必须完好无损，并具有基督教的力量，而不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保持其影响力；它必须被视为完全真实，必须作为一种启示而盛行。它必须是至高无上的，它的箴言必须主宰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它不允许修改，不允许放弃，不允许妥协。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必须符合它，并为其服务。它永远不会被定罪，没有虚假或错误。基督教的根基要么是上帝赐予的《圣经》，要么是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真理和教义的坚实体系，要么就是毫无根据的教义，毫无根据的做法和亵渎神明的行为。正如古今的诗人和哲学家一样，在他们的古书中也可能偶尔发现一些值得流传的真理；但除非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它所宣称的一切，否则它就是一个无礼的东西，一个在无知的年代里通过狡猾和诡计而得逞的骗局。否则，它的自命不凡，或它的任何特殊教义或实践，都不会比任何其他迷信更有生存的权利。

根据案件的性质，启示应采用渐进的方式。这需要时间。第一个时代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必须有一个有准备的民族来接受、保存、传递和最终集中。清晨之前必须有一个黄昏，必须是一天的

太阳。因此，我们对圣书的要求，并不是说圣书之外没有真理；而是说，无论其他地方有什么真理，圣书中都包含着未经篡改的真理、权威的真理、未经掺杂的真理、集大成的真理、全面而完整的真理，以及带有上帝印记的真理。我们承认，没有一片土地上没有太阳发出的零星光芒——有的甚至有相当大的亮度；但我们声称，照亮世界的集中光芒，当所有其他光芒都将消失在它的亮度中时，仍将以不断增长的光彩继续闪耀的光芒，就是神圣的《新旧约圣经》。在这本书中，有早期得到证实和权威的启示，这些启示是预备性的，也是充实时期适当和必要的预兆；在这本书中，有从天上说话的那位神最终和完整的启示。我们认为，与其他所有体系相比，它是摒弃了其他体系的体系；“当完全的来临时，那有一部分的就消失了”。它是对所有其他制度的评判，将伪善和不完美的制度抛诸脑后。它不是众神中的一位，而是唯一的一位，它的生命是永恒的，它的帝国是普世的。对这一主张至关重要是，除了宣告其神性的预言和证实其教义并使其全部内容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迹之外，它还应能够表明它是光，其中没有任何黑暗——它是真理和生命。

书就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接受了它。众所周知，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它对最先进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它造就了这些国家；至少这是有明显理由的。最有学问、最开明、最真诚的人都是它最虔诚的学生和捍卫者。有些人表示怀疑。随着科学的发展，持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多。怀疑是以积极和好斗

为前提的。这些都是当今的事实。

诚然，基督教从未像此刻这样强大，而且它现在正在做着最好的工作，赢得了最大的胜利，尽管基督教常常被描述为已经衰败并迅速衰落，而它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面对如此激烈的反对，其攻击者也从未如此自信能够成功。

难道要无视反对意见吗？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最明智的做法。他们会建议我们对反对派不闻不问，甚至只字不提。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既不明智，也不正确。征服世界既不是靠臆断，也不是靠傲慢，更不是靠盲目而不容置疑的信仰，而是靠有理有据的真理。

在直接提出问题和举出证明方案之前，最好先排除一两个障碍，因为这些障碍如果不被注意到，可能会妨碍论证的适当效果。

我们提请注意的第一个障碍是对假定的反对，这种反对经常以极大的“确信”提出，即：——所声称的事情，《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这本身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话。

是什么原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是如此不可能，以至于让人

预先做出判断，或者是让人对所提出的要求持不友好的态度，以至于影响公正的审查？

简单明了的说法就是，上帝已经与他的人类子女沟通过了。为什么不呢？如果我们不能不经审查就假定上帝肯定有过这样的沟通，如果我们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要求这样相信，那么，同样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能理性地决定上帝没有沟通吗？否认的理由是什么？是事情不可能发生吗？这是个假设，但有人能提出证据吗？我不知道。我在任何一本可疑的书中都找不到支持这一指控的任何证据。这当然不是表面证据。它与必然的事实相去甚远。没有人可以假装这是一种直觉。所有的类比和初步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如果存在一个位格化的上帝——上帝是有智慧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创造了具有知识能力的人，使他有可能从周围的事物和物体中接受印象和思想，并通过与其他思想的直接交流来接受印象和思想。从表面上看，这难道不是荒谬的假设吗？——世界的创造者无法与他所创造的心灵沟通！无法让心灵知道是他在交流！无论他（上帝）多么渴望，无论他的计划多么重要，无论他的最高目的多么重要，他都无法直接向他的最高贵的创造物的意识传递他的思想！当然，没有人会如此痴迷于如此荒谬的事情。否认上帝的无神论者可能会这样断言，但承认上帝是思想的创造者的有神论者，如果不是痴呆，或是被先入之见所束缚，以致理智模糊，否则就不会犯如此大的愚蠢。如果真有一位上帝创造了自然并建立了自然法则，那么就没有什么能

阻止他在他的奇妙工作中再增加一件事；当然，这件事比已经完成的工作要少得多。与心灵沟通的工作肯定没有创造心灵的工作伟大，使用符号的工作肯定没有传授发明和解释符号的能力的工作伟大。除了盲目的偏见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给神的沟通是不可能的这一假设增添色彩。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一事实，那就结束了争论；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该要求人们带着“这是不可能的”这一想法，以及支持相反观点的初步理由来进行研究。

只有无神论者才会质疑上帝是否有想法、计划、知识和目的，而他的荒谬性将在《上帝之书》中得到论述：另一个地方，而不是这里。所有有神论者都相信，宇宙是上帝思想的褶皱。科学忙于追寻和解释它。它发现造物的每一个原子和每一根纤维都蕴含着法则，而这些法则仅仅代表着神的目的和思想。只有傻瓜才会怀疑这一点。难道上帝已经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方法，让人们了解他在这个计划中的所有思想吗？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对这个计划本身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在某些部门，已知的东西暗示着——不，是明确无误地指向计划的某些部分，而这些部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额外帮助是无法发现的。

证据是，有些东西，而且是最重要的东西，在自然界中并不符合理性。难道造物主无法以任何方式补充这一不足吗？他能在自然中说话，而不在意识中说话吗？难道他甚至不能利用自然本身来

证明比自然所能给予的更深刻的言说吗？在对“不可能有自然界所没有的思想启示”这一观点给予任何合理的重视之前，我们有理由要求为这一大胆而非同寻常的假设【即断言：上帝不能有超越自然的启示】提供一些证据。

因此，是否可以合理地期待或相信（上帝与人）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这并不取决于可能性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不容置疑，而是取决于另一个问题，即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以协调和充实已知（自然）信息的含义，以及是否有事实证明已经进行了这种交流？

（超自然）启示的可能性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就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理由相信真的会有这样的启示？

现在，这种启示是否（有理由）真的发生，只能通过关注上帝的品格和人类的需求来了解，因为（1）前者是在自然界的存在和进行中以及人类历史、规律和过程中发现的，在事物的构成和人类的构成和道德历史中可以辨别出来，而（2）后者则是通过意识和普遍经验观察和了解到的。

（对我们而言），上帝在特定情况下会做什么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我们对他的了解。这些是他的表达方式，是他本人和他的品格的指数，表明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会做什么；或者，在有人

声称他已经做了某件事，或者在某些条件下会以某种方式做事或行动的情况下，我们对他的这些了解为合理判断所声称的真实性提供了依据。

只有当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的需要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上帝）的行动时，才有可能推断出他行动的可能性。

从需要出发的论证是毫无用处的，除非有明显的理由让人坚信，上帝的品格中存在着某种东西，使人从理性上确信他（上帝）会愿意满足他自己所创造之物的需要；这种情况变得明显，就会使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可能性与需要、或需要满足的利益完全成正比。

也许有人会怀疑，是否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让我们的思维确定上帝的存在或特性。他的存在和特性都是我们后知后觉的。他的作为和运行宣示了他；在这些作为和运行的基础上，以及在我们了解这些作为和运行的过程中产生的直觉的基础上，产生了对他的整个知识结构或理性推论。

需求与供给定律

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在需求和供给的规律这一点上，普通观察和科学调查向我们揭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整

个自然界中，只要发现有需要，就会有供应来满足它，而且永远不会缺少吗？难道整个造物，特别是整个生命存在的领域，没有一个例外吗？创造需求的造物主创造了普遍的供给：对眼睛来说，光；对胃来说，食物；对肺来说，空气；对味觉神经来说，味道；对所有生物来说，适应和调整的栖息地和环境；对思想来说，真理；对心灵来说，爱；对品味和想象力来说，美。任何一种能力或需要，无一例外都说明有合适的条件来满足它。

那么，神的意志总是按照他所创造的需要行事，这难道不是一条没有例外的法则吗？难道这一规律还不足以使我们有合理的理由推断出，神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期待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有供应吗？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这个原则恶毒吗？还是有任何理由认为本案是法律的例外？为什么是例外？

需求难道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吗？特别是由他自己创造的巨大需求，难道不是一个初步的理由吗？

这难道不是一种道义上的肯定吗？此外，既然我们发现，最小的需求都是根据一种普遍的习惯来满足的，而这种习惯遍布于所有的存在和历史之中，那么，从道义上讲，这种最高的需求难道不应该是一种例外吗？那么，他是否会进行交流，就取决于他是否

有必要进行交流。如果存在这种需要，那么不仅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对其有利而不是不利，而且根据所有的类比，这种可能性会变成确定性。当我们从我们的责任和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后果的角度来考虑这种需要的性质时，这个论证就会更有说服力。

有这种需要吗？我们能怀疑吗？

所有的自然界都充满了上帝——他是我们理性的光辉，是我们良知的生命，每一个外在的物体都在宣示他，每一个内在的意识都在宣示他，我们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和感受到他的力量，然而，这是否就证明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以渴求了呢？如果我们能更清晰、更全面地发现一些事情，岂不更有帮助？我们看到了他的力量和威严。但我们能说这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吗？难道我们的灵魂中没有一种不足感，没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求，想要了解他的更多，而不仅是他的力量和威严吗？难道我们没有需要澄清的黑暗之处吗？我们是否已经得到了我们的环境所需要的一切光明、支持和安慰？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惦记着我们，怜悯我们，爱我们，并在引导我们，我们的幸福和各方面的福利难道不会增加吗？如果他告诉我们，他有一颗父亲的心：我们可以信任他，我们可以向他祈祷，他永远不会离开或抛弃我们，甚至我们的罪过他也会宽恕，那么，这难道不是我们渴望的吗？难道在我们的忧伤、悲痛、绝望、内疚和预感中，他不需要说一句鼓励和希望的话吗？总之，难道大自然对我们来说就是充足的吗？我们在自己身上和

世俗事物中能找到我们本性所需要的一切吗？创造我们、并把们安置在这里的主，知道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与怀疑、不确定和孤独作斗争，却从未对我们说过一句宽慰的话，或给我们一个温柔的肯定的眼神，这似乎合适吗？最重要的是，如果今生之后是有意识的永恒，而永恒的面貌将取自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那么，作为他，他能让我们一无所知吗？这种想法是可怕的。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以某种方式向我们发出信号。

更进一步说：鉴于我们的丧亲之痛和坟墓中的黑暗，难道我们不需要关于死者的光亮吗？难道上帝会让我们毫无希望吗？他知道人类的悲痛吗？他会抛弃我们，就这样离开我们吗？是否有不朽的存在，难道他不会告诉我们吗？或者，如果没有，他会允许我们抱有希望，却让我们在不确定中度过吗？当然，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不知何时，不知何地，他一定会给我们传递信息。

如果有必要论证“我们需要帮助”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以下方面找到大量的证据：历世历代得不到启示的民族悲惨状况；仅靠自然之光笼罩道德问题的模糊不清；在某些问题上，而且是对堕落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上，自然没有提供任何光亮；在普遍的需求意识中；在基督教给那些拥有它的人带来的多方面好处中；在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有了一本打开的《圣经》，大自然本身就变成了一本不同的书；在我们熟悉上帝的文字时，我们确实与上帝有了更密切的交流，对上帝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中。活着的人，只要有自知之明，没有一个不感到匮乏。内心生活的深刻和恳切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道德问题；每一次新的斗争都会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纯粹的天性使我们处于蒙昧之中。我们需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感受到这一点。解决道德问题的条件，除了来自上帝的某种额外的沟通之外，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确信无疑了。

当有这种明显的需求时，我们就会发现，在一个需求和供给一致的系统中，这种需求很可能会得到满足。如果说眼睛意味着光线、肺部意味着空气、胃部意味着食物，而其中一个的存在保证了另一个的存在，那么同样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适用。供应是超自然的，但这并不减少它的可能性。大自然的供给，从一开始就是超自然的。上帝是它们的创造者。自然系统不过是上帝运作的一种统一方法。在某些方面，自然与超自然是分不开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在被称为自然的既定秩序中，以及在任何被称为超自然的超越该（自然）秩序的情况下，主宰者都是相同的（即上帝自己）。两者的区别只是因形式不同而产生的方法不同。从本质上讲，对有道德的人的管理必须不同于对事物的管理。国家在管理人的行为问题时，发现有必要对自然进行补充。神的政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家，他是这个国家的君主。当他管理万物时，他是以事物的法则，即叠加的必然性法则来治理的。而对人的管理则不然，必须有法律和行政；基本的原则是，只要他（上帝）创造了需求，他就会适当地提供供给。当他创造人，即自由，他

让人们了解他自己，了解他的意志，知道他们的自由行动应该是什么。在任何方面，向自由的心灵立即宣布法律的可能性，就像为眼睛创造光线、为肺部创造空气或为事物的正常运行创造任何规定一样大。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与造物本身是一体的，那么它一定是通过自然之外的交流产生的。如果说，对于无罪的生命来说，管理他们的法则可以被认为是在他们的意识之中，或者是在使用它的时候直接产生的，那么，对于堕落的生命来说，就肯定不是这样了，原因有二：第一，他们的堕落削弱和扭曲了他们的道德感知能力；第二，引入了新的和特殊的需求。

这些新的条件产生了新的需求，加强了对额外帮助的需求。没有罪的人也许能够找到责任的法则，也许能够在没有额外帮助的情况下充分了解道德原则：但我们绝不能肯定，即使是这样的人也不需要更高的启示。有罪的人当然会立即需要一些新的启示，告诉他们如何摆脱他们处境中的危险。罪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罪导致死亡，这也是事实。灵魂在它的摧残下消亡。它与上帝分离。灵魂知道自己有罪。

自然界没有提出任何补救办法。人类的历史表明，作为一个堕落的生命，他无法找到关于上帝的明确观念，也无法找到关于从罪中得救的明确观念。他不得不有自己的想法。蒙昧产生迷信。迷信产生恐惧和绝望。异教的残酷宗教是不可避免的产物。在无知、罪恶和恐惧的重压下，人只能靠自己，无力站起来。他的迷信摧

毁了他。除非揭示上帝的真实品格，揭示摆脱罪恶和权力的途径，否则就无法解脱。最有天赋、最受宠爱的人也不例外。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包括最开明时代的柏拉图或苏格拉底，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充分了解这些重大问题。

即使在启示被赐予之后，即使在启示的最大光辉照耀了无数岁月的中心，那些在启示下成长到最高知识境界的人，也不能没有启示；否则就会陷入最深刻、最具破坏性的错误。即使是在享受了它并吸取了它的教训、教导之后，世界也离不开它。它的暂时遮蔽会带来深刻的精神蚀损：它的退出会让各国陷入亘古的黑夜。所有已知的历史事实以及人类对自身规律和趋势的所有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我们不仅需要真理的启示，而且真理的启示必须得到完整的保存和维护，否则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立即陷入困境。没有启示的帮助，人们既无法获得也无法坚持所需的真理。

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人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在各个时代都阻碍了大众（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对伦理和精神领域中出现的晦涩难懂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怎么可能获得任何明确的思想或避免巨大的错误呢？时代和人类的经验给出了答案。这是不可能的。对于像人这样的道德存在物来说，没有什么比深刻、普遍和永恒地需要启示更清楚的了。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帮助，人是否能对最深奥的真理产生任何近似的概念，这一点令

人怀疑。最伟大的智者是否能够获得这样的知识，使大众甚至他们自己摆脱有辱人格和令人沮丧的迷信，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问题太遥远，太深奥，没有理性的帮助是无法发现的。即使在启示之光的照耀下，最深邃的头脑也会发现，当他们拥有最高的优势时，剩下的晦涩难懂会让他们的所有技巧都无所适从。

令人十分怀疑的是，如果现在《圣经》以某种难以想象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或者如果它的权威被动摇了，以至于使它遭到普遍的唾弃，那么，人类在道德和精神真理方面的所有学问，是否还能在一系列的时代里保持对神圣事物的真正了解。渐渐地，或者更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光明就会消失，普遍的黑暗就会降临，就像一直笼罩着异教徒心灵的黑暗一样深邃而浓密。启示和永久启示的上帝是人类的必需品。太阳必须继续照耀。任何替代的光都无法照亮白昼。因此，上帝必须继续照耀我们的心灵，并且，人类需要一个永恒的启示，一个永恒的家园，否则，人类就会陷入一个人类无法驱散的黑夜。罪人需要比自己所能发现的更多的东西，这是任何真理都清楚不过的了。

我们仍然需要询问：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推测问题，因此必须有足以确定事实的证据支持。

基督教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提出《圣经》就是启示。它的肯定分为两部分：《圣经》是上帝对基督教自身的启示，也正是

人所需要的启示，完全满足了人的所有精神需求。这就是提出的主张。这就是我们要引证和研究的证据。

为了确立这一双重主张，捍卫者们没有必要证明或僭称圣经垄断了所有宗教真理，甚至是所有超自然的真理。事实上，《圣经》明确否认了这一点。

正如我们已经确认的那样，宗教和某些宗教真理与人类一样具有普遍性。上帝的某些东西无处不在，历久弥新。有一道光照亮了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它是一种神圣的光，向内照耀着灵魂的圣殿，向外辐射着自然的秩序系统。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或人类的灵魂不曾对它有过微弱的反映。但是，任何脱离启示（圣经）的东西，无论如何获得，都不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读者可参阅利兰的“神的启示”，以了解对这一主题的更全面讨论。）

我们无法知道古老而真实的启示的一些微弱光束传播到了多远的地方。考虑到普遍的宗教本能、自然之光以及宗教真理作为知识媒介向所有民族和时代进行特别传播的可能性，同时也不贬低任何地方可能闪耀的光芒，我们认为《圣经》是最重要的启示——就其充实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而言，它是无可匹敌的。

现在，世界的思想已广为人知。互联互通已经完成。人类知识和思想的全部内涵都被释放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整体进行比较和鉴赏。在文明人中间，《圣经》作为神圣事物的知识源泉，在宗教体系中没有任何竞争者，这一点已被公认。它正以有规律、无阻力的方式征服并取代其他所有体系。它必须增加，它们必须减少。世界上没有一种宗教的形式不会被不断进步的知识所取代，除非它是以《圣经》为支点的体系。只要人类的本性还在，宗教原则本身就是不可改变的；但有一场较量正在以命运的稳定无情的方式进行着，这场较量最终将决定哪种形式的宗教将存活下来并永世长存。

不久的将来，战场上将只剩下两名战士。今天确实只有两个。其他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活力来激发斗争。冠军悬于《圣经》与回归自然宗教之间。所有其他现存体系都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东方的伟大宗教也是如此，即使在濒临消亡的时候，它们仍然统治着一半以上的民族。佛教和穆罕默德教尽管盛行，但都已颓废消亡，随着文明的进步，它们已没有生存的机会。《圣经》和科学将引领人类前进；或若没有《圣经》，科学、倡导自然宗教就等于占有了世界。非宗教是不可能的。正如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神话在《圣经》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东方宗教中更为古老和紧凑的体系现在也正在消失。在命运之书中，没有比它们的最终消亡更不可避免的了。基督教是强大的杀手。她的《圣经》提供了毁灭的沉箱。但是，一个从她自己的腰部诞生的东西现在也加入了与

她的殊死搏斗。她是否能够保住自己赢得的战场，还是会就此消失，我们拭目以待。如果她的城墙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那么就会轰然倒塌。《圣经》会成为过时的书籍吗？

它将是胜利者。

有一个理由可以保证，它将是胜利者。它已经遇到并战胜了许多微妙而强大的敌人。它的盔甲并非未经考验。它的城墙曾多次遭到围攻。它的防线中能想象出的薄弱环节一次又一次遭到攻击。许多世纪以来，战火不断。胜利有时似乎摇摆不定，但最终，残余的敌人被迫退却，让它无可争议地占据了战场的胜利一方。城墙尚未被攻破。即将到来的敌军如此英勇地前进，武器也得到了改进，他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吗？时间会证明一切。与此同时，它那征服一切的战斗口号，正是响彻数个世纪的“上帝之言”——启示和激励。

自然宗教在竞争中失败是有原因的。大自然传授了一种宗教，但她的教义并不能满足需求。她的教义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她的方法过于晦涩难懂。在这个问题中，有一些因素是她的事实无法触及的。她是见证者的助手，但永远不可能成为启示的竞争者。

上帝在大自然中彰显自己。这是他的产物。它揭示了他的存在、他的力量、他的智慧、他的永恒。上帝在历史中以天意的形式揭

示自己。他在自然中就是他自己，在人类事务中就是他自己。他的手经常显明，表明他是公义之神。他使国家和个人站立起来，也使国家和个人倒下；他在人的意识中启示自己；他在良心和理性中说话；他在他的教会中启示自己，“在金烛台中行走”；他回应悔改者的呼喊，他安慰圣徒，他使不敬虔的人恐惧。自然、历史、意识、经验都充满了神性的显现；有时，对某些人来说是明亮的；许多时候，对许多人来说是模糊的。他在他的话语（圣经）中更全面、更充分、更特别地显明了自己。他在其他地方没有显明的，在这里（圣经）却一目了然。他使用人类语言的简单形式，屈尊于我们的虚弱和软弱，给出了“一条又一条的诫命，一行又一行”。

启示包含了有关他（上帝）本人及其与我们关系的所有实际意义。《圣经》让我们了解他（上帝）的情感和行动原则。这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启示。它说明了我们的起源、我们的本性、我们在被造物中的地位。它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堕落和犯罪的。它展开了我们的救赎计划。它清楚地阐明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律法，指出了所有的义务。它显明了从罪中得救的途径。它揭示了我们不朽的事实。它揭示了灵魂死后的命运。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福祉的重要事情它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它并没有澄清所有的问题，但却提供了所有关于责任和行为的必要信息。

这是圣灵的启示。《旧约》是由受圣灵感动的圣徒——先知们——宣

讲的。《圣经》中的“圣徒”是指被圣灵感动的人。他们是上帝选中的传道者。上帝通过他们说话。《新约》实质上是由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化身）和被选中的门徒所宣讲的，这些门徒先是受到神儿子的教导，后来又受到圣灵的启示，将神儿子的宣讲及其内容写成文字。

我们现在准备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超自然的启示？我们是否得到了超自然的启示？为了证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并且新旧约圣经都包含了这样的启示，我们首先要提出的证据就是这本书本身。它就在这里。它必须得到解释。关于它的起源，我们别无其他解释。这一点比初看起来更重要。它是带着这样的特征流传千古的。它最初就是这样被宣扬的。最初接受《圣经》的人了解《圣经》的来源、与《圣经》起源有关的历史事实以及传播《圣经》的圣人，他们接受并尊崇《圣经》的这一特性。三十个世纪以来，它的旧部分和新部分都保持了这一地位。它曾受到质疑，但从未被推翻。数百万最聪明、最优秀的人都死于对它的信仰。对它的信仰是人类在所有福利要素方面取得进步的最强有力的因素，而且现在仍然是维护和平和引导人类进步的最有力因素。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文献都承认这一点。政府、宪法和法律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对这一真理的信仰是所有高度文明国家社会结构的基础，是自由、博爱和普及教育的源泉。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最优秀的天才和学识对任何其他问题都没有像对圣经这样进行过如此深入的研究；政治家、哲学家、各学派的科学家以及

神学家，他们都为圣经研究做出了贡献；所有的历史都被探索过；古迹被询问过，古钱币被收集过，语言的结构、工具、艺术——总之，所有可能对这一问题有所启发的东西都被研究过，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否定这一主张（即：圣经是上帝的超自然启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没有人能够说这不是一部神书。长期以来，《圣经》一直保持着这一特性，并能在如此严厉的批评下继续保持这一特性，而且《圣经》还为人类的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构成了《圣经》声誉的有力证明。这些都是很难用其他假设来解释的事实。

还有一种观点也与这个问题有关，那就是对《圣经》本身的看法：如果《圣经》不是一本神书，那么它的教义就不是纯粹的虚构；事实上，它是由谎言编织而成的。那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的虚构是如何浮出水面、获得如此力量的，这样的虚假组织又是如何成为世界上存在的最有力的善的机构的。对此，否认必须做出解释。如果它只是人类智慧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能超越人类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仅凭智力的增长，它就应该能够修正、改进和扩大：没有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任何时代的零碎智力，特别是在遥远的过去的简陋条件下的零碎智力，以及在一个本身并不具有卓越的思维能力或特殊的精神知识设施的民族中的零碎智力，能够达到一个知识的高度，并在机会更多的时代之后占据主导地位。人类的知识在各个领域都是不断进步的。这是公认的事实。它源于思维本身的性质和思维存在的环境。因此，最荒谬

的莫过于认为这一次是个例外；在这个最困难的领域里，思维能够在其萌芽阶段就发展出一个如此完整和完美的体系，以至于它对以后所有时代的研究和调查都具有绝对的权威，并且不容改进。要想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获得这样的完美，它必须有一个超人的起源。事实上，关于这种起源，最好的证明莫过于它无法被人类改进。只要确定了这一点，它的非人类起源（即：它是上帝的超自然启示）就得到了证明。

它（圣经）宣称自己有超人的起源，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在其所处理的事务中拥有完全的权威。它宣称自己不是人类所生，而是上帝所赐。《圣经》这本书本身就是人类起源的证明。它是一种启示，因此也是一种权威。它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它不是人类的哲学或发现。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是什么呢？

在研究证据之前，我们还可以简要地谈谈《圣经》的一般特征：
特点 a. 这是一部古书。它比任何其他文字都更加久远。 b. 它源于希伯来文，是人类早期历史的唯一记载。 c. 它是一部综合著作，由一千五百多年间许多不同思想家的著作穿插而成。 d. 它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间关系密切，抹去任何一个重要部分都会破坏整体的对称性。 e. 它流传的范围久远和广泛。 f. 它是上帝的思想、情感、目的和行动的展开，从一开始就与人类历史有关，是历史性的。 g. 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的，是关于事务的，但它是神圣的，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不断提到超验的世界。

它最人性的部分是神圣的。它所介绍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只是因为它们服务于并说明了某些神圣的真理，或者因为它们进入了世界上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精神运动。因此，当我们一走进它的大门，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殿宇之中。香云弥漫了整个建筑。精神总是弥漫并超越世俗。不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不论是家庭幸福还是公共灾难，这里都有一个存在者（上帝）。纵观全局，赋予每一部分以神圣性，伟大的无限本身和庄严、不可见的精神领域，以及隐藏其中的无与伦比的真理，从四面八方触及我们。我们被带离尘世和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时间的喧嚣，发现自己被其中事物所包围和影响，那些事情成为无形而永恒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是上帝的书，其他任何书都不是。他（上帝）是大能的存在，充满了所有的庭院和走廊。他的名字芬芳着每一页。当我们进入其中时，就好像通过未受污染的管道升入至高者的存在之室。从它的美境中，一个崭新的宇宙在我们周围升起：尘世的粗俗和感性消融在天体和永不褪色的乐园中；在它历史悠久的山峰上，我们与上帝同行、交谈；它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以及来自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无数同伴，在我们凝视的时候，换下了尘世的长袍，穿上了不朽之美的圣衣。时间的纷乱历史结束了，我们沉浸在无痛无死的宁静生活中。旧的和暂时的都消失了，新的生命和永恒的荣耀充斥着我们的视野。这似乎并不像一场虚幻的梦。

没有其他书籍能如此影响我们。它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为我们打开

了一扇通往未知现实的大门。就像望远镜能发现隐藏的星星，把它们从深渊里带出来，在那里，本来是只有空洞的空间才能展现在我们无助的视线中，而如今在我们的注视下呈现出它们明亮的真实面貌；同样，它（圣经）更强大的透镜能穿透无形之物，在我们敞开的注视下呈现出属灵的真理与属天的国度，我们看到了它们，似乎听到了他们欢快的歌声。它（圣经）揭开了死亡的面纱，我们透过它（死亡）昏暗但明亮的门户，看到了不朽的现实。它（圣经）打破了有形和暂时事物的魅力，让我们陶醉于无形和永恒事物的景象。它向我们敞开的宇宙，比我们生活和活动的这个世界更加真实，更加超凡脱俗，更加光彩夺目。它让我们愿意一不，是渴望一放弃这一切，以进入那更具吸引力的辉煌之中；它将艰辛和磨难转化为欢乐，为的是保留那些辉煌。一定有某种原因：——这本书的奇异力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所有书籍都截然不同。

如果它是上帝之书，那么一切都很简单。它的作用就在于此。它将在书中占据它理应占据的位置。没有任何人类的论文能如此影响我们。如果它是虚构的，它可能会激发想象力，打动人的同情心，甚至让人一时陶醉；但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能永久地改变人的生活，也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能永久地改变人的生命。只有真实和现实才有特权，才能以绝对的控制力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只有这些才能提升和壮大人类的存在。书的神秘力量宣告了它的独特起源。

内容必须真实。如果是一本神圣的书，它的历史陈述必须是真实的，它的教义内容必须是合理的，它的伦理教导必须是正确的。任何部分的谬误都会对整体造成致命的影响，甚至会削弱其主张，从而摧毁其权威性：falsus in uno falsus in omnibus。尽管检验是严格的，但其崇高的主张要求我们这样做。”上帝是真理的上帝。无穷上帝不可能以特殊启示的形式和环境来传达无关紧要的真理。”

它必须提出一个普通方法无法达到的目的。他不会做任何不需要做的事。特殊的启示必须有其特殊的必要性。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特殊的帮助，许多真理就不可能被人知晓，而是说基本的主要部分不可能被人知晓。鉴于宇宙的思想和系统，它可能会发现其方式的某些部分。要了解其他部分，就需要启示。

其方式和媒介必须是值得和合适的。他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不会贬低或玷污自己。他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必须符合他品格的圣洁和尊严。万物都为他服务；然而，他的传道者是天使和人，他向他们传达他的信息，而他们也成为向他人传达信息的媒介。他将证明他的话。我们确信，在上帝认为最好向他的人类子孙传达的任何启示中，都必须包含这些内容。如果没有这些，启示就不可能被接受者接受或尊重，从而违背了启示本身的目的。认证与启示同样必要。证据必须是完整的，必须是诚实的心灵所能触及的。

尽管有各种可能的证据，有些人还是会怀疑，但上帝不会缺席。

它（圣经启示）有明确的范围和功能。不能要求它超出这个范围。它不是任何分支的物理学著作，甚至不是心理学、哲学或伦理学著作。它承认自然、思想和道德，并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东西，但没有提出自然科学的解说，没有提出任何（自然科学）理论，也不依赖于任何（自然科学）理论。它使用的是大众思想的普通语言。除了上帝是大自然的创造者这一事实，以及他保护大自然、统治大自然、规定大自然的法则、引导大自然的运动、决定大自然的界限这一相关事实之外，它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教导任何（关于自然科学的）东西。对于他（上帝）在物理领域的方法，对于所有纯粹的自然事实和规律，它让人们自由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没有任何科学发现能让他（上帝）在宇宙中享有作者的荣耀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这是他与自然系统的关系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然物理科学本身的范畴）。当科学发现所谓的自然法则在整个系统中统治着每一个最微小的原子时，这不是对自然法则的反思，而是自然法则的荣耀（显明了上帝的无远弗届的权柄）。

心灵或精神也是如此，在整个智力和道德领域——它（圣经）没有提出任何（自然）科学理论。它承认人的灵魂，宣称上帝是灵魂的创造者，并宣布了人的灵魂的责任。它让心灵自由地研究自身的规律，了解自身的本质，发现自身能力的关系和作用方式。

它（圣经）是关于上帝的本性和特征及其与人的精神关系的启示，包括与启示本身相关的事实和历史事件的陈述。它对事实的真实性和所传达的教义的真实性负责。

支持它所需的证据恰恰是证明信仰或信念的事实和教义的证据。

证据的种类：——显然，所指称的事实必须是事实，必须是所需的事实，必须是显示上帝之手的事实；教义必须是启示所可能包含的教义；来源必须是神圣的，也就是说，上帝是这些教义的启示者，或者说，上帝是这些教义的直接和原始的揭示者。这些都表明，证据是完整的；是这个问题的性质所要求的；是让没有偏见的头脑没有理由产生理性怀疑的。

我们不必认为启示的所有部分都具有同等价值，但所有部分都必须是真实的，而且必须以某种方式服务于启示的整体。启示包含在话语中。《旧约》和《新约》的历史部分在许多情况下是钻石的镶嵌物，但却有助于显示神的某些行为，这些行为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而如果不通过历史叙述，这些行为是不会出现的。上帝在历史中显明启示，因此历史的最微小的细节也变得重要起来。

我们对这本书（圣经）的评价是，它从头到尾都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上帝被我们所认识，在这部历史中，上帝通过言行向我们讲述了关于他自己和我们自己的重要事情。

书本身包含的启示比它的历史更重要。如果它是神圣的，它就应该包含这一事实的内在证据。上帝所造之书应不同于人类所造之书。它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宣告其神圣的作者身份，就像大自然宣告其神圣的作者身份一样。《圣经》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吗？对这一点进行公正的审查要求我们审视它的作者、起源的时间和环境，以及它所论述的问题和内容。在某些部分，它是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书籍。毫无疑问，它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至少比基督教时代早一千四百多年，比罗马建国早六百年；比最古老的希腊作家荷马作为流浪吟游诗人向他的同胞讲述“特洛伊之围”还要早；当时埃及还处于蓬勃发展的青年时期；比早已消亡的“罗马帝国”还要更早。

也许当时尼罗河流域的金字塔正在兴建之中，而且早在哲学诞生之前；那时人类的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语言本身也处于成长的最初阶段；除了建筑之外，艺术还没有诞生；除了一些粗浅的天文学论文之外，还没有任何科学知识；在人类接受推理教育之前，在实用艺术刚刚起步的时候；在人类居住在帐篷里，大多没有固定居所的时候；在罗马世界存在之前，在人类居住的已知范围只包括亚洲中部的一小部分和非洲的一角的时候；在航海、农业或商业开始存在之前；在印刷术被发现的三千年之前。

这些预言是该书最古老的部分。大卫吟唱他的神歌比荷马时代早

近两百年，比维吉尔写《埃涅伊德》早六百多年。以赛亚发表他无与伦比的散文比西塞罗发表他的经典演说要早六百年，比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学院和丛林中发表他的哲学要早三百多年。《旧约全书》的完成比罗马学术界的奥古斯都时代还要早四百年。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必须牢记，这本书完全是犹太人写的。开卷时，这个民族刚刚摆脱奴役，从来没有卓越的学识或伟大的思想；从他们那里流传下来的任何思想片段都不包含在这本书中；这个民族没有艺术、没有哲学、没有诗歌、没有学校；他们在圣灵默示的启发下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单一的产物。我们还应该记住，这本书是许多不同人的产物，它们相隔数百年，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写成（然而书的内容却浑然一体、紧密无缝）。

除了这些考虑因素之外，还必须加上它所论述的主题——最神秘、最难以接近的主题，如宇宙论、上帝的存在和完美、上帝的律法、精神世界的存在、更美好时代的到来、人类责任的法则，以及所有那些让人费尽心思的深奥问题。如果从世俗历史的表面上肤浅地看，我们应该说，在这样的时代，由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主题写成的书，是没有价值的，是虚假的。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是在数百年后的古典时代，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的思想，都没有任何值得保留的关于类似主题的片段。一千年后，一切（那些世俗书籍）都沉浸在愚鲁寓言之中。但这本书却历经许多个世纪，完整无缺地流传下来。时间让一切纯粹源于人类的东西都消失了，

却没有给它（圣经）留下任何（衰残的）印象。科学的发现虽然不是直接地源于它（尽管科学的起源与它的间接影响有直接的关系），但却是融入它。摩西的宇宙观，在合理的解释下，就是当今科学的宇宙观。它的律法仍然是各国的理想律法。摩西的叙述是所有人种学和全球各种族根源史的唯一源泉。它不可能有任何谬误或错误。亚述和埃及的古迹见证了它的信实和神奇。它直到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有力的书籍。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要给世人一本书来说明他的品格和律法，以及他对人的天意安排，那么除了圣经外，还会有什么呢？（圣经是上帝的充足而完美的启示。）

我们不敢抹煞《圣经》中关于创世的记载，也不能对其进行丝毫修改。尽管我们很高兴地说，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的伟大教义，但地质学中没有任何事实与《圣经》相矛盾，也没有任何事实延伸了《圣经》。我们不能抹煞《圣经》中关于洪水的记载，也不能抹煞《圣经》中关于全球人口重新聚居的记载，更不能抹煞《圣经》中关于各民族根基分布的记载，因为这些（否认圣经的立场）都是无凭无据的，古老的传统和久经考验的历史都支持《圣经》。关于尼尼微、巴比伦或埃及的故事，我们无法增加或减少任何内容。无论是幼发拉底河畔的沙丘，还是埃及的运河或金字塔，都没有改进或反驳它（圣经）的说法，而最近的研究则以奇特的细微之处证实了（圣经的历史叙述中的）这些说

法。

教导

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的伦理教义，就会发现直到今天，没有任何思想或原则被添加或删除。如果现在召集一个由最有智慧的人组成的元老院来为人类制定一部法典，他们不可能将这本受人尊敬的书（圣经）中没有的原则纳入其中，也不可能将其中包含的原则排除在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有学问的时代都没有一本（世俗）伦理书能够超越产生它的那一代人，或者明显地影响人类的习惯；而这本书（圣经）却无视一切（沧桑）变化，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变化；它赢得了、并仍然在所有开明人士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或多或少地控制着所有的立法和政府。它的箴言就是法律。它的决定不可逆转。它的原则适应所有时代和条件。一个完美的宇宙管理者不可能在任何方面对其进行修改，以改善人类的福祉（因为圣经的教导已经是充足而完美的）。

特殊性

这本书有明显的特殊性。一个片段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往往可以充实整本书。书中提供了真实的人物和生活的画像，而这是任何人在自由描绘理想时都无法比拟的。它所体现出的卓越品质，是任何幻想都无法模仿的。它能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它的建议是通

往一切世俗和永恒美好的最直接的道路。如果其他所有的书都被毁掉，就伦理而言，只有它包含了人类暂时和永恒福祉的一切基本要素。如果《圣经》被普遍接受，其原则被普遍奉行，那么地球将变成天堂。邪恶将从人类中彻底消失，和平、富足和普遍的舒适将赐福于人类。欲望、贪婪和战争将停止，慈善、工业和虔诚将充满所有家庭，使所有种族都感到幸福。

心灵之书

它在心中安家。它使人生命变得美好。它赋予爱最高的地位：——对上帝的至高无上的爱和对人类普遍的爱。它净化动机，净化思想之泉，要求欲望纯洁。它赋予所有生命以神圣感，为家庭带来神圣感，保护财产和人格，保护手无寸铁者和陌生人的权利。它给予童年以温柔，给予弱者以同情，给予穷人和苦难者以关怀。它尊重劳动，消除贫困中的卑微感，为赤贫者开设庇护所。它抚慰悲伤的人，安慰病人，安慰垂死的人。它斥责一切错误，甚至是思想和想象中的错误，谴责一切不洁，禁止残忍和压迫。它以温柔和怜悯的心对待犯错和有罪的人，激励人们为恢复心灵健康而牺牲和努力。

它是堕落者和可怜人的福音。它将慈悲的上帝带到每家每户，将慈爱的天父赐给每个孩子。它为每一桩罪孽提供祭品，为每一个灵魂提供救赎主。它在每一个地方设立祷告的祭坛，为每一种状

况开启怜悯的、垂听祷告的耳。它将生命带入永恒，并向每一个诚实的幸福追求者许诺不朽的幸福。没有什么悲伤是它无法治愈的，没有什么不幸是它无法消除的。最崇高、最高贵的品格是以理想为榜样的品格。每一种艺术上的美感、精神上的芬芳、行动上的助人、知识上的启迪、处事上的温柔、影响上的崇高，都是从它的根上生长出来的。它赋予法律以正义，赋予政府以正直，赋予商业以诚信，赋予劳动以尊严，赋予权力以温柔，赋予优越感以体贴，赋予知识以谦逊。它有一个唯一的目标，所有的圣灵默示和要求都像针尖一样稳稳地指向这个目标——作为人，在所有最高福利的条件下普遍提高人的地位。再精妙的天才也无法发现其中（圣经中）从头至尾的任何一个装置或要求，如果付诸实施就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即人的真正幸福）。世界上没有，也从未有过任何其他书籍包含这样的品质。

它是沙漠世界中的生命之树。这是它的另一个特点。它不是死气沉沉的论文，也不是毫无生气的年鉴集。它给灵魂带来生命。“它是精神，它是生命”。它的真理抓住了我们，就像一本有生命的书抓住了我们。它感动我们，激励我们，与我们纠缠，提升我们，改变我们，敦促我们。它是人间的力量。它扭转和颠覆。上帝在其中运行。世界无法摆脱它的力量，就像无法摆脱引力一样。它的影响深入我们的家庭，渗透我们的文明。它存在于空气中。它朦胧的身影矗立在议会、宫廷和国王的会议中。

在任何重大辩论中，它都能保持平衡。它在实验室和修道院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它掌管望远镜和显微镜、花岗岩采石场和实验室，就像掌管祭坛和讲坛一样，将人类探索的所有成果转化为为它的目的服务。一个人说：

“这套书对世界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希腊的文学作品像香火一样从神庙和英雄事迹的国度飘扬出来，其影响力不及这本书的一半；这本书来自一个在古代和现代都被鄙视的民族。在我们国家的一万个讲坛上，人们都在阅读这本书。在基督教世界的所有殿堂里，它的声音被周而复始地高扬。它光辉的一页永不落幕。无论是平民的茅舍，还是国王的宫殿，都能听到它的声音。它被编织进学者的文学作品中，也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它走进人们的衣橱，融入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当世界的热浪扑面而来时，《圣经》会在人们生病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头痛的人有了圣经，就有了柔软的枕头。逃离海难的水手将《圣经》作为他的第一件宝物，并将其奉为神的圣物。它在我们出生时为我们祝福，为半个基督教世界命名，与我们同喜同乐，同情我们的哀伤，将我们的悲伤调和得更加细腻温暖。它是我们布道的精华。它使人超越自我。我们最好的祈祷都是在它的故事性语言中进行的，我们的祖先和先贤都是用它来祈祷的。胆怯的人即将从人生的梦中醒来，透过圣经的玻璃，他的眼睛变得明亮；他不再害怕独自站立，踏上未知而遥远的路，牵着死亡天使的手，告别妻子、孩子和家。人们将最亲爱的希望寄托于此。它告诉他们上帝和他的圣子，告诉他们尘

世的责任和天堂的安息。愚昧的人们从中找到了柏拉图智慧、牛顿的科学和拉斐尔的艺术。”

“现在，这样的效果必须有充分的原因。用一条电磁链在一个小时内牵住一千颗心，让它们以如此炽热的速度跳动，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么，牵住整个基督教世界，而且是牵住许多个世纪，这又是什么呢？难道人们是用糠秕和谷壳喂大的吗？那些被认为是伟大的作家，他们铿锵有力的声音现在摇曳着整个民族的心灵，但他们很快就会逝去，在一段时间内又会有其他的伟人取代他们，这些伟人又会在他们的时代跟随他们走向辉煌，然后被人遗忘。本世纪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著名作家，但到了下个世纪就会被人遗忘。但《圣经》的‘银线’不会松开，‘金碗’也不会打破，因为时间会记载逝去许多个世纪的历史。火是金属的提炼者；渣滓被堆放在被遗忘的土堆里，但纯金却被留作使用，千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只有真正的功绩才能长久流传；华而不实的东西会在生活的风雨中生锈；虚假的砝码很快就会被识破。只有心灵才能与心灵对话，思想才能与思想对话，灵魂才能与灵魂对话，智慧才能与智慧对话，宗教才能与宗教对话。那么，《圣经》中一定有思想、心灵、灵魂、智慧和宗教；否则，千百万人怎么会找到他们的律法师、朋友和先知呢？一些最伟大的人类机构似乎都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这些机构不是建立在糠秕之上，而是建立在磐石之上。这种明智而深刻的影响的秘密原因是什么呢？它必须在《圣经》本身中找到，而且必须与其效果相称”。

这是一本从最遥远的时代产生的无懈可击的书；一本在所有批评声中都能保持其神圣声誉的书；一本最严厉的审查都无法判定其论述错误、教义谬误或道德过失的书。

这本书在提高人类地位方面所做的工作比所有其他机构所做的工作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本书是由有史以来最优秀、最真实的人和改革者所发表的；他们似乎除了为人类造福之外别无他求，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遭受了无法估量的苦难，甚至在各种磨难下殉难，他们最后自称是受上帝之托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圣经》自称是一本神书，是上帝超自然地赐予我们的。

尽管它的特性必须与这一主张（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有关，尽管从这一来源（其作者、历史、来源、影响、作用）得到的证据很重要，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必须得到更直接、更非自然的超自然证明的支持。上帝说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归根结底，只有上帝才能证明他自己的启示。只有他才能绝对肯定，这些信息来自他自己。他必须以某种明确无误的方式来见证他的启示。当人们宣称上帝通过他们说话时，我们只有他们的话。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他们看起来是好人，没有欺骗的意图，也不狂热或软弱，他们的见证就有一定的分量。如果他们说的话是明智的、有益的，并显示出非凡的洞察力，这就增加了可能性。但是，当我们在其中发现只有上帝才能赋予它

的内容时，或者当我们发现只有上帝才能赋予它的见证——绝对超自然的元素时，它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超自然现象是（上帝的特殊）启示不可或缺的证据。支持启示的证据与启示本身一样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证据的支持，启示就失去了权威性。因此，重要的不仅是上帝要说话，同样重要的是在说话的同时要证明说话的就是他。

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自然和超自然这两个词的含义。布什内尔在其杰出的论文《自然与超自然》中，对这些术语做出了最清晰、最令人满意的定义和区分。

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超自然？我们所说的自然是指包含在自然系统中的事物。自然包括整个被创造的存在领域。上帝并不包含在自然之中，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然表现出他的能力与品格。只有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自然，即高于自然，而不包含在自然之中。他先于自然，永远独立于自然，与自然完全不同，但自然所包含的一切都来自于他。由此可见，自然本身就是超自然的产物。自然界将自身分为两大部门，或从根本上截然不同的存在种类和秩序：事物和力量。

事物是由创造而形成的：事物的一切趋势都受创造时强加给它们的规律所支配，这些规律被称为必然规律。所谓规律，是指预先建立的固定秩序；所谓必然，是指在规律之下的行动，就事物而言，是非自愿的、必然的。根据这些既定的法则所产生的结果，对于事物来说都是自然的；也就是说，都是根据事物的本性产生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由此看来，万物的本性并不是上帝之外的东西；同样，万物中被称为自然的趋势和效应也不是上帝之外或独立于上帝之外的东西；而仅仅是永久性的趋势和效应，或者说是根据上帝所施加的固定秩序并在其之下的趋势和效应。太阳照耀；水寻找它的水平面；种子在适当的条件下生长；火燃烧；撕裂的神经感到疼痛；氧气和氢气在一定条件下按一定比例结合成水；以及所有其他事物都符合既定的规律，不违反这些规律，也不做出不利的行为，这都是按照固定的秩序，即自然规律进行的。

我们再次重申，自然和自然界并不是上帝之外的秩序。它们因上帝而存在，当它们表达了在上帝指定的固定和永久的方法下存在和行动的概念时，这些含义就用完了。

在权力（力量）部门，自然指的是被造的心智——所有被造的心智；自然指的是心智的倾向和活动，这些倾向和活动是根据它们被赋予的权力（力量）并在其范围内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是自然的。思想、意志和感觉是自然的，但只有在一定的条件或固定的

法则和限制下才是自然的；但它，即被造的思想，在上帝之外，既不存在，也没有能力。上帝创造了它，并决定了它的力量和行动条件，在这些条件之外，它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做，但在这些条件之内，它按照自由、而非必然的法则行事，这是它的（意志）法则与事物法则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它不能超越或越过它所接受的自然而行动，也不能产生任何额外力量。在它的自然力量（即赋予它的力量）中，有一种力量是自发的，或具有意志自由的，通过由它支配的有机工具，对它自身之外的自然系统采取行动，从而产生否则不会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万物的自然法则和万物之间的自然法则所没有规定的：就像它可以发明和制造一座房子、一艘船、一台印刷机、一台蒸汽机一样。我们所说的自然是指在既定法则之下和按照既定法则存在和发生的所有趋势和效果。自始至终、上帝是唯一的泉源和源泉。既然上帝先于一切自然和自然中的一切作用，那么他就是真正的、唯一的超自然；而由他创始的自然，其所有内容都源于超自然，但其本身并非超自然。

既然自然包括所有被创造的存在，以及所有事物和力量赖以生存和作用的规律和限制；既然我们对被创造的存在及其趋势和作用力的规律和限制的了解是有限的，那么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了解自然的全部内容，而且更不可能对不属于自然的所有超自然现象做出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特定情况下毫无疑问地确定超自然现象。

有两种方法可以单独或共同满足进一步的要求，这两种方法都是超自然的。一种是在启示证明出现时，通过对被启示者的心灵施加直接影响，使其产生倾向和信服。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普遍的事实，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上帝在他的话语中，通过他的灵为他的话语作见证，就像他在人们的心中普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光照一样。这部分超自然的见证是最重要的，但我们感到，对于建立绝对权威来说，这还不够。为了让人们没有借口，还需要更多的东西。给予启示的神清楚地知道，它将受到人类理性的骄傲和激情的邪恶的强烈抵制。他也知道，人的思想很容易因错误的判断和对自身意识的曲解而产生错觉，并被错误的陷阱所包围，因此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人的思想不仅需要帮助，而且需要保护。他知道，要建立一个真理的王国，它必须能够屹立在不可动摇的根基之上，而这些根基必须包括该主题的性质所允许的各种证明。因此，除了圣灵的内在见证，他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增加第二种（外在的）超自然证明，即神迹证明。

这也是他的超自然证据的关键所在。对它的反对正是因为那些人们认为它是启示的堡垒。没有什么比启示的敌人不断对它进行猛烈攻击更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力量了。

启示源于超自然，有超自然的证据证明。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就不仅被降格为一本纯粹的人写的书，而且失去了任何特殊的权

威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它的英雄们是神圣导师的高贵种族，他们的生命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祝福，他们的中保传道使世人走向上帝。就前者而言，它有权向人类发号施令；它应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和默默服从；它的使命是启迪和提升；净化和拯救；引导罪恶和堕落的人类走向不朽的圣洁和幸福；它是无限慈爱的上帝赐予他需要帮助的人类子女的最好和最高贵的恩惠，理应得到人们的衷心感激。

如果认为神迹和所谓预言的应验只是一种赘疣，可以将其全部剪除，只留下一个未作任何改动和修改的纯粹道德体系，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认为圣经有两种超自然的证明：预言和奇迹。这是上帝为他的话语设置的两大印记，他以此宣告自己是说话者。它们是他的标记手册，无法伪造。

首先，我们介绍预言。我们所说的预言是指对事件的预报和预言，而这种预报和预言的种类和方式是人类的大脑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无法做到的；预言是上帝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目的是让预言者的话语获得上帝的权威。

为了检验这一证据的价值，并充分发挥其力量，我们必须注意论证中涉及的一两点。预言只有在应验之时和应验之后才具有绝对价值。在此之前，它的价值是不确定的，是有问题的。必须有其他的信仰依据，作为信仰的基础，当预言应验时，这些依据就会得到补充和完善。时间越遥远，预言越细微，事件越偶然，其证据价值就越大。如果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一些独立的思想者贡献出离散的部分，在预言的实现中结合成一个意想不到的统一体和完整性，那么这一事实就会增加每个部分的力量。有两点是绝对必要的：所预言之事必须是预先预料到会实现的，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有了这些条件，超自然因素就变得绝对确定了。这种确定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的大脑缺乏预知能力。这是意识的普遍真理——一个永恒不变的特征。

我们被赋予了预见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我们可以知道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我们同在的事物，以及作为个人知识主题的过去的事物，或者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到的过去的事物，但无论是任何单个的头脑还是所有头脑加在一起，都没有能力在一个当前有限的时间内在任何方面洞察遥远未来。我们完全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像完全失明的人无法看见一样无能为力。如果有一天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预知，那就意味着一个奇迹，就好像一个不仅是盲人，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的人突然拥有了视觉能力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后天能力的存在都无法解释，除非有外来因素。这是论证的关键点，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人类拥有的任何能力都不

可能知道真正属于未来的任何事情。可能有其他生命，不像我们这样构成，拥有这种能力，但我们没有。有两组事实似乎与这一立场相矛盾。也许你已经想到了。

首先，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博学的天文学家能够预言，并且已经预言了数千年的天文事件，而天文时间流逝至今，事件已经回应了预言。但这其实也不例外。天文学家所知道的只是某些事实和规律的存在，如行星或恒星的关系和运动。他根据自己的科学方法确定了这些时间，发现它们是完全固定和统一的。在此基础上进行计算，他就能非常准确地确定一千年或一万年的结果，从而确定日食或掩星的准确时间；这是天体机制完美性和计算精确性的崇高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未来知识，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这纯粹是一个数学过程。他根据自己的科学权威预先宣布，如果现在正在发生的运动继续下去，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个时间将会出现一个确定的结果。举例说明如果一个直径为一千英尺的巨轮被安置在某个高处，使它以完全不变的运动速度旋转，比如说，以一百年一英尺的速度旋转，并且在其外围设置一个钻石点，使其在开始旋转时位于框架的某个不动部分的发丝线上、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预言，如果运动保持不变，钻石点将在 30 万年后的某一精确时刻，以精确的分数回到它出发的地方，并穿过发丝线；可能还活着的人会发现它准时到达。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预见性，而只是对运动速度的了解。这个问题可以无休止地变化，可以巧妙地以各种方式复杂化，但不可能有新的

元素加入其中。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我们才在共同观察的范围内预言自然系统中的事件，如太阳将在明天早晨或明年的同一时间升起。我们在预言时不会感到任何不确定性，因为大自然的统一性早已确立，但我们在这样做时完全意识到，我们对于事实本身，我们绝对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有一个普遍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只要持续下去，事件就会发生。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确定性来预言不那么固定的、在科学上可以确定的事情；比如，在 2000 年，蒸汽船将继续往返于利物浦和纽约之间。我们可以把这一点推到 3000 年，但我们不应该那么肯定，因为这表明我们是在猜测。这就引入了第二个看似例外的情况，但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上述规则的例外。

如果根据自然永恒的原则，我们预言将会发生什么，并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在春天播种，在我们猜测的秋天一定会有收获，那么，根据同样的原则，我们计算着人类在一定范围内处理事务时将会发生的事件。我们毫不犹豫地预言，世界仍将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人类仍将出生和死亡，商业仍将繁荣，文明仍将进步，非洲总有一天会成为文明人的聚居地，南美洲仍将遍布强大而秩序井然的国家，所有国家的通信手段都将得到改善，科学将得到更好、更普遍的发展。我们甚至变得更加明确，并说某些特殊的事情将会发生：一场大选正在进行，我们确信我们的最爱的候选人将会成功；一场选战拉开帷幕，我们事先宣布哪个政党将获胜；一场痛苦的争论已经出现，我们预先看到了结果；一个年轻人发

展出某些性格要素，我们预测他的荣誉或耻辱，视情况而定。因此，几乎每件事情的种子都在我们心中，我们会预言其结果；但这一切都没有预知性。我们知道某些现存的事实，并据此推断结果。只要我们的信息灵通，我们的推理能力强大，就有可能我们的结论近乎正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知识，我们得出的是一个理性的结论，仅此而已。我们的推论即使成真，也不具有预言的性质。

预言

对于预言事件来说，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未来事件；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现在的手段可以用来推断它。它绝不能从任何对当前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在预言的结果中，必须有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任何事物所无法追溯的东西。

如果满足了这一条件，那么如果事件发生了，很显然，它（预言）一定是以某种超自然的方式传达给我们的。这正是我们提出预言论证的依据。我们断言并将证明，在无数的事例中，先知们在事件发生之前很久就已经宣布了这些事件，而且没有一次失败；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件的。我们将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情况，并将圣经超自然特性的问题置于其上。

预言是一个广泛的计划。（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对整个领域进行

考察，但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要提醒你们注意其奇妙的广度和崇高性。它以《圣经》的第一章为开端，像溪流一样越流越深，越流越宽，在几个世纪的流逝中膨胀成一条浩瀚的大河，直到四千年的最后，它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中说出了它的结束语和最崇高的句子。它穿越时间的长河，时而描绘古老人群、世界闻名的城市和帝国的命运，时而勾勒人类和制度的命运，但其最主要和最宏伟的功能是追溯神圣王国在地球上的兴起和传播、上帝之子的降临以及他使命的奇迹、他无与伦比的品格和无与伦比的事迹，他初创时的挣扎和逆境，直到他积蓄了无穷的力量，最终扫荡了所有与之对立的迷信和错误体系，登上了世界的宝座，开创了人类普遍和平与幸福的时代：然后，它以更大胆的飞行姿态升起，描绘了地球历史的最后一幕、人类之子的最终降临、物质世界本身的转变以及永恒时代的壮丽曙光。一个人只要被卷入其中的大事件，就会感到自己站在一个无限计划的不可言喻的崇高之中；他正跟随事件的进程，走向无愧于上帝威严的圆满结局。我们所处的位置就在这个惊人计划的中间。在我们过去的六千年历史是一个已完成事件的旅程，填满了迄今为止精确图表的精确尺度；在我们周围的是其完全实现的证据，直到现在；未完成的事件来迎接我们。随着时间的飞逝，我们的信仰所依托的这根由上帝锻造的柱子变得越来越坚固，每一次新的实现都会将它拧成一股绳，从而使我们的信仰得到进一步的升华。用另一种语言来说：——

“灵感翱翔，超越想象的翅膀。万王之王的使者在演讲时，世上王室的华丽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世上王室的威严在崇高的存在面前相形见绌。上帝话语中蕴含着可畏的强调和超人的胆识。‘一只神秘的手在世俗宫殿的墙壁上描绘着末日的刑罚，这些宫殿在亵渎神明的狂欢中摇摇欲坠。世俗国王强大军队的领袖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被搁置一旁。历史变成了国家墓志铭的记录，而在见证其兴起并接受其尘埃的世纪墓园之外，在背景中崛起的是永不毁灭的王国’。——这些先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受圣灵感动？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让那些将他们（圣经中的先知们）的圣灵默示与异邦诗人的灵感相提并论的人向我们解释他们（先知们）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吧。为什么当我们聆听他们的诗歌时，奥林匹斯山变成了蝼蚁之丘，而异教徒的想象力所能创造出的最宏伟的神灵概念被蔑视？他们（圣经中的先知们）怎么会对国家和人类的伟大统治者（上帝）产生如此一致、崇高、威严的观念？他们是如何从自己的牧场和葡萄园中被召唤出来，唱出了二十多个世纪以来一直让各国听得如痴如醉的乐曲？难道这一切仅仅是本土天才的迸发吗？难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仅仅是扎根于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花朵的绽放，而这些花朵在印度河畔或爱琴海畔也可能成熟吗？”

“即使我们以前可能有所怀疑，但展开的预言地图和历史图表一起向我们表明，他们（圣经中的先知们）的灵感来自上天。……一次又一次，先知仿佛站在时间的比斯加山，透过昏暗朦胧的氛

围，看到了遥远未来的岬角、山脉和河道。如果我们发现几个世纪前的预言得到了真实而准确的应验——人类的智慧无法预见的应验，预言本身也不可能带来的应验——我们就不得不得出唯一且不可避免的结论：‘古时圣人受圣灵感动而说话’的结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被赋予这种预报远方事件奇妙能力的圣徒，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能力，即通过展示比一般人对当前事件更高的知识，使人立即信服。他们不仅凭借自己神圣的生命，还凭借智慧和力量的奇迹，让世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从而赋予他们（先知们）的话以权威性，使其神圣不可侵犯，并促使他们（世人）将其作为神谕保存下来。历史上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自己的时代被接受并被视为神圣的导师，因为在他们的大部分预言实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无懈可击的征兆。并不是说预言应验是他们受命的唯一证据。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据；直接的超凡知识是另一个证据——只有通过圣灵默示才能辨别的上帝思想的知识；神迹是另一个证据。超自然现象在（神迹与预言）两者中同样必要。现有知识、洞察力和能力的奇迹，加上非凡的圣洁品格和神圣使命的宣言，是他们被接受的特殊权威证明。它们在当时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标志。对我们来说，它们的价值丝毫未受影响；也就是说，当时真实，永远真实；但时间的距离会损害随之而来的（神迹）迹象，并带来最初并不存在的（神迹）不确定性因素。但是，如果时间削弱了那些与神圣使者紧随其后的（神迹）迹象的生动性，那么它也会在预言的应验中带来补偿，因此，对我们

来说，证据并不比那些最初收到信息的人少，反而会更多。

证据

预言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是累积性的，是圣灵默示不断增长的见证。它是一张不断解开的累积图。每一次新的应验都会成为预言的新证明。我们比那些听到预言的人更能证明先知们的圣灵默示，可能比他们自己更能证明。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见证。应验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今天，我们见证了一个奇迹，一个最伟大的奇迹，那就是几千年前所写下的内容完全实现了。

然而，在对预言进行检验之前，让我们再次关注预言与事件之间的先验关系。这是预言成真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预言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写成的，那么所谓的预言就只能是骗人的假预言，它们就会从超自然的圣灵默示的崇高地位跌落到可鄙的骗术的低级水平。在这一点上，负面批评试图表明立场，但没有成功。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最勉强地给我们一个清晰而完美的案例。尽管批评界夸夸其谈，但却无法使《圣经》所宣称的古代性失效。事实证明，（除圣经以外的、世上的）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抵挡（圣经所面对的）最猛烈的攻击。公平而普通的批评，即在通常情况下适用的被认为足够的规则，绝不会引起坦率的人的怀疑；但神圣的书籍（圣经）却受到了非同寻常的、虚伪的审查，受到了由仇恨激发的方法的影响，其唯一目的就是使它们（圣经内容）失

去信誉。没有理由怀疑，许多人的信仰被削弱了，不是因为公正的理由，而是因为简单的欺诈呐喊和表面的学识炫耀。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既然它（那些攻击事件的言论）已经存在，它就应该被表达出来，因为它有助于发展圣书对任何可能的攻击的无懈可击性，以及它们（圣经内容）满足最不合理的要求的的能力，而且因为在对启示的防御中寻找薄弱之处的愿望导致了对古代的探索，这种探索带来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否则也许永远不会被激发出来。再一次地，世人对遥远年代的唯一了解要归功于圣书。

《圣经》这本圣书就在我们身边。其中被称为《旧约》的部分被全世界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公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证据。被称为新约的部分，所有人都承认，《新约》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著作的真实性从未受到过质疑，就像色诺芬的《阿纳巴斯》、凯撒的《评注》或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样；只是因为它们（新旧约全书）对圣灵默示的非同寻常的自我宣称，以及它们影响人类的方式，因此，产生了不合理的仇恨和抵制。今天，我们该如何解释《圣经》在我们中间的存在？它是真实的吗？也就是说，它是由它所记载的那些人在它声称写成的那个时代写成的，还是后人巧妙地虚构出来的？对此，我们必须回答，它具有绝对真实的所有标志。

首先，它主要是历史性的；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案例表明它篡改了

历史，而最近的发现则无可争议地证实了它的历史真实性。如果一本书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初步证据就是它的来源是真实的，在相反的证据出现之前，必须这样认为；但如果内容是真实的，而且由于缺乏其他信息来源，那就可以证明作者的年代晚于事件发生的年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点无法证明，但幸运的是《圣经》可以证明。《圣经》详细记载了犹太人、亚述人、波斯人和埃及人的历史事实，而这些历史事实是无法从人类已知的其他任何资料来源和任何现存的著作中整理出来的。可以绝对肯定的是，在这些史料的背后，并没有可以从中收集材料的记录；然而，所记录的事实已被莱亚德、罗林森和史密斯最近的勘察发现所证实。这部神圣的历史一定是在很早的时候写成的，当时的事实是可以获得的。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正典的起源。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二个世纪初，也就是在基督教时代的黎明，我们所追溯的整个正典的完整性没有人提出异议。《新约》中约有 200 处提到《旧约》，认为它是当时众所周知、普遍接受的犹太人圣书。从世俗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旧约》正是以现在的形式存在，其真实性没有受到质疑，这是毋庸置疑的。有完整的证据表明，《旧约》在《新约》问世之初就以众所周知的七十士译本形式流传，并且流传了两百年之久。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阿布德拉的赫加特乌斯、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埃及人马尼托、亚历山大的利西马科斯、欧波勒穆斯以及与希罗多德同时代的希腊尼库斯都对它不容置疑。

《旧约》至少在基督诞生前四百年就已存在，并被犹太人接受和视为上帝与他们祖先交往的真实历史。

基督教时代的文献是《圣经》古老性及其可信性的有力证明。正如砾岩或布丁石表明，粘合在一起的鹅卵石和石头在石灰质、硅质和箭石质物质硬化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些物质将它们粘合成一个共同的整体；因此，在过去一千八百多年的所有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对圣书的引用，以及对圣书的指名道姓或其他引用，这表明了它们的早已存在，即原始记录的存在，当时这些流畅的文字还处于形成状态——引用的鹅卵石先于包含它们的坚硬而牢固的基质而存在。否则，它们怎么会出现在呢？我们发现，从基督教第一世纪起，任何时代的现行文献中都有足够多的这些片段，重新组合后几乎可以构成原始文本本身。从这些片段中采掘出的基石，以及为不断增长的人类思想之墙提供主要材料和装饰宝石的基石，被证明是犹太经文中早已存在的岩层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量经文。不仅仅是犹太人斐洛或约瑟夫斯证明了他们的书的古老性，而且，所有从那个遥远的时代流传到我们这里的异教徒作家的作品或作品片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重要的争论中，不可能在主要问题上出现错误。

《旧约》是先知论证的主要来源，它的真实性有许多确凿的证据。

预言本身的应验证明了其来源，但还有其他证据。

公元前 280 年，即两千多年前，这些书籍从希伯来文和迦勒底文的古本被翻译成希腊文，我们有最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早在那个时候，它们（旧约）就作为犹太人的圣书广为人知，并被尊称为圣经。后来的“启示录”（即所谓的“次经”）从未被承认具有同样的尊严和真实性，尽管它们有时被装订在同一集子里。无论是约瑟夫还是斐洛（他大约生活在基督时代，坚持古老的信仰），还是《新约圣经》，都没有提到这些有问题的书籍（次经），而他们对现在被公认为正典的书籍所表现出的尊敬和服从，就像任何时代最正统的基督徒所做的一样。

塔尔格姆 (Targums)，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约瑟夫和斐洛的时代，不晚于第二世纪，很可能在第一世纪，或者更早，如翁凯洛斯 (Onkelos) 和乔纳森-本-乌齐尔 (Jonathan Ben Uzziel) 的塔尔格姆，清楚地表明这些书籍（圣经旧约）与现在犹太人和基督徒所承认的相同。

撒玛利亚人的摩西五经明确无误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00 年，或者可能是公元前 1000 年，它与我们直接接触到的摩西五经是一致的。

最近从基督教之前的古代遗迹中收集到的大量发现都证明了这一

点。

不仅是圣地，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以及被称为大海的疆界等周边国家的书法和地理至今都在证明这一点。在这些土地上旅行，没有人不从它们的地貌特征和遗迹中发现证据，证明犹太人圣书中的故事是来自遥远古代的声音，而且绝对真实。山川河流和整个地球表面都充斥着证据，证明这些著作是真实的，它们来自巴比伦、尼尼微和孟菲斯正处于辉煌时期的时代，而这些事件本身也是众所周知的，活生生的见证人记忆犹新，或者是最近的、有据可查的历史。没有人能够举出与《圣经》记载相矛盾的任何记录、传统或古迹。

除了这些考虑因素之外，还必须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圣书受到最严密的保护，从摩西时代到旧约圣经结束的整个前基督教时代，圣书一直是犹太人民的圣殿读物和家庭读物。古代经文所使用的语言是圣书起源古老的不朽证明。

对立教派的互相监督保证了圣经在基督教时代之前（旧约）或之后（新约）没有任何改变。现在的事实使得任何真正的改变都不可能不被警惕的学生发现，而这些事实在过去的所有时间里都是有效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个困难——我们是否可以有把握地

说，这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在以后的任何时代引入构成圣书的著作，并将其强加于人，使其被接受并占据一席之地，而不受质疑，——作为众所周知、一直被公认和公开承认的国家圣书。

在完全没有相反暗示的情况下，在有纪念碑式的证据和普遍遵守的仪式和习俗的情况下，这些记录的存在和权威性来源于这些记录，——岂不说明了，这些记录本身绝对不可能是后世的骗局吗？有谁能说这种事情在这个时代可能发生吗？如果现在不可能，为什么在任何其他时代都更有可能呢？【即，圣经绝不可能是后世编造的。】

关于论证的全部内容，读者可参阅拉德纳的《基督教证据集》、斯蒂灵弗莱特的《圣物起源》、霍恩的《导言》以及其他类似著作。除此以外，还应该加上莱斯利的“简短方法”、利兰的“神论作家”和“启示的必要性”，因为它们以另一种形式论述了这一主题。没有人能够以公正和不带偏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论点，而不得出结论认为现在在圣典中发现的经书是真实可信的。它们不可能是伪造的。为了本论证的目的，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花费更多的篇幅。

我们现在要说明的是，这本古书不仅充满了真实的历史，而且还充满了以预言形式出现的超自然启示，这些预言已经在基督教时代应验，或正在活着的一代人眼前应验。圣书中历史内容的真实

性和普遍存在的超自然性，是由应验的预言及其奇妙的一致性显明的。从各方面来看，其特性足以消除任何坦率和理性头脑中对其神圣性的怀疑。

我们从众多预言中挑选出两类作为检验范例：一类是与耶稣基督的人格（位格）和使命有关的预言，一类是与犹太民族有关的预言，还有一些是与其他民族和王国有关的预言。之所以选择后者，是因为它们的应验就在我们眼前，无可辩驳。它们显然是只有通过超自然的交流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而第一类、那些与基督有关的预言——所谓的弥赛亚预言——主要就是这类预言。它们涉及的是一个即将降生在世上的人，他的品格和使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说明的是，他的整个品格、历史和使命早在他出现之前就已经被详细描述了；描述得如此详细，以至于只要改变一下先知著作中的时态（“将来时”变为“过去时”），就会从本质上将其转换为对真实历史的叙述。我们将安排分组，以便按顺序展示那些决定他的家谱、他应该出现的时间、他应该出现的地点、他出现时的不寻常情况、他的生活事件，包括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人们对他的行为、他奇异的死亡和复活，以及他的到来对他自己和后世的影响。我们将能够展示一系列最奇妙的预言，这些预言不可能不是由一个对未来有完美认识的头脑口述的。

也许在我们开始揭示这一奇妙的启示之前，我们应该停留片刻，思考一下这一完全奇怪而又非凡的现象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

们在研究基督的时候，应该带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它解释了整个事件的奥秘。我们给出了这本书（圣经）本身所提供的理由。

它（圣经）断言，人已经与上帝疏远，并受到罪的辖制。我们都悲哀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能怀疑这一点吗？为此，上帝必须与人沟通。人是无知的，需要光明；人是疏远的，需要吸引；人是堕落的，需要内在的帮助。同样，我们痛苦地知道这是事实。上帝决定派他的儿子成为人类的救世主。这难道不是我们对天父的期望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准备一个有效的计划，一个符合堕落儿女状况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他（人类）的理性，要有适当的动机来激发他的情感，要有必要的帮助来解决他的匮乏，更还要有一个计划来维护他（上帝）应有的权威，没有这种权威，即使是他的仁慈也会被人轻视，也无力行善。他（天父上帝）将派遣他的儿子，但他必须先应许，后实现。他将激发人们的希望，并准备好实现希望的方法。这就是先知们说到他（基督）时“被圣灵感动”的原因。他（基督）是世界的救世主，现在也是如此。由此看来，他的到来需要多年的准备，先知们需要写下许多关于他的记载，所有的情况都在合谋增强人们对他的出现的渴望，使他的出现伴随着奇妙和超自然的征兆。这是情况所要求的，因为这是神的儿子在人中显现。为了拯救我们的种族（人类），这种方法并不奇怪。预言是介绍和证明神圣方法的必要手段。

无穷的智慧认为，预备期应该很长。这看起来很难吗？如果这些预备期是必要的，那就不难；如果在此期间，他通过其他仆人带着应许而来，而这些应许对那些接受应许的人来说是救赎，那就不难；如果通过这种方式，他能最好地实现他对世人的仁慈目的，那就不难。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件事：正是通过这种延迟，我们和所有后世的人才能接受、并进入救赎。这些预言是他的子民赖以建立希望的应许，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黑夜镀上了一层金色，现在它们应验了，成为我们建立信仰的基础。写下这些预言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救世主的到来，相信了就能得救。写下这些经文，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救世主已经降临，相信了就能得救。这些就是理由。

关于基督的预言

首先，我们要关注有关他（耶稣基督）家谱的预言。奇怪的是，这完全是毫无预谋地把我们引向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预言。这是由上帝在伊甸园里亲自宣布的，由摩西记录下来。至于摩西是直接受到启示，还是通过传授得到了它——事实上，整个创世记也是如此——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件事表明，上帝是最初的源头。这就是对试探者（蛇、撒旦）的审判中所包含的奇妙预言，它包含了整部福音书实质内容的萌芽：“因为你作了这事，你就受咒诅，胜过一切牲畜，和田野里的一切走兽；你必终生腹背受敌，吃尘土；我要使你与那女人为敌，你的后裔与她的后裔为敌；那女人必伤

你的头，你必伤他的脚跟”。之后的发展对这段箴言的启示决定了它的弥赛亚预言性质。它包含了一位救世主的应许，这位救世主应该是女人的后裔——毫无疑问，这是指上帝的儿子在圣灵的荫庇下，在童女的腹中超凡诞生；三千多年后，以赛亚又重复了这一预言：“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些经文同样表明，他（耶稣基督）是人类所生，不是其他种族，然而非同寻常的后代。我们将有机会再次提到这些经文中的每一段。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一点是，他将以肉身显现。显而易见，这一点（道成肉身）虽然尚不明确，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却是确定的，那就是，那要来的（救主）是一个人，而不是天使。这个预言达到了所有预言的两个目的：它宣告了一个真理，并提供了一个考验。

宗教文化

毫无疑问，一种有用而充分的宗教崇拜立即建立了起来，并丰富了我们尚未得到的更多启示信息，这些启示的建立适应了地球上精神发展的开端。祭祀制度有迹可循。祭祀的意义肯定已经被理解。以诺是公义的传道者，他与上帝同行。挪亚接受了启示。

洪水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但它描述了人类日益增长的邪恶，最终导致耶和華可怕的审判，将他们从地球表面扫除，只有一个家庭除外。（洪水预表了神将对所有世人的终极公义审判；挪亚方舟

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洪水之后，我们看到了上帝与开始在世界上繁衍生息的新种族之间的交往，并直到亚伯拉罕时代，继续地直接提到伊甸园的应许。

重要的不仅是重申神圣的应许（如果清楚地理解的话），而是对它进行适当的保护，以防止欺诈。预言必须足够多、足够细，以使它的实现清晰明确。

两千年过去了，新的种族开始繁衍，遍布全球。为了守护旧的启示，为新的启示做好准备，上帝认为明智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家族，这个家族被无穷的预知能力认定为最适合他的目的，他要把启示托付给这个家族，把应许兑现给这个家族。救世主必须来自某个家族——上帝选择了亚伯拉罕家族。不能说这意味着偏袒，因为必须选择某一支，而且祝福是普世的。他在迦勒底找到了一个人，亚伯拉罕，在他身上有正直的因素，他（上帝）用这些话向他（亚伯拉罕）特别强调了伊甸园的应许：“我必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与你，使你的名大，你必成为祝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世记》第十二章第 2、3 节；第二十二章第 18 节。这个应许清晰明确。亚伯拉罕被选中时已经七十五岁，膝下无子。他被要求离开自己的故土和亲族，前往一个应许给他的子孙作为产业的未知国度。他对（妻子）撒拉不能生孩子感到绝望，在她的怂恿下，他与她的女仆夏甲生了一个儿子。直到十三年后，年迈的撒拉才

自己成为母亲。夏甲的儿子叫以实玛利，撒拉的儿子叫以撒。按照上帝的旨意，这两个儿子都要出人头地，但方式不同。他们都将成为民族的首领，他们的民族有着明显的对比和最不同的历史。关于以实玛利，”上帝说他将是一个野人；他的手要攻击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手也要攻击他。．．．他长大了，住在旷野，成了一个弓箭手”。《创世记》第十六章第 12 节；第二十一章第 20 节。还有比这更真实地描述他（以实玛利）的后裔—游牧的阿拉伯人吗？但上帝对以撒说：“我必使你的后裔繁衍如天上的星宿，并将这万国赐给你的后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二十六 3、4。上帝这就把应许固定在以撒和他的后裔身上，并把以实玛利的后裔从继承中剔除；表明了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谨慎态度。以撒还有两个儿子，也是重要人物，以扫和雅各。以扫是长子，（按照长子权），应许自然会传给他，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娶了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以东人的源头。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一样，都被（应许之约）拒绝了。但上帝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你所躺卧之地，我必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如地上的尘土；你必向东西南北扩展、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创二十八13、14。因此，应许在雅各和他的后裔身上得到了延续。

雅各娶了拉结和利亚姐妹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是雅各母亲（利百加）的哥哥拉班的女儿。雅各与这两个妻子和她们的两个侍女（成为他的次妻的）生了十二个儿子：利亚生了流便、西缅、利

未、犹大、以萨迦和西布伦，她的婢女给利亚生了两个儿子迦得和亚设——一共八个。拉结比利亚更受宠爱，但她不能生育。她的婢女给她生了两个儿子：但和拿弗他利；上帝怜悯拉结，最后她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这些儿子将成为一个伟大而统一的国家的共同首领，但每个人都将是自己名字命名的支派的首领，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独特的财富和特征。弥赛亚的应许应该传给哪个部落？如果不确定，就会造成混乱。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按照长子继承制，应传给利亚所生的长子流便；如果不是，则应传给心爱的拉结所生的长子约瑟。但事实上，两者都不是。雅各下埃及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约瑟在他（雅各）之前，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大有作为（即成为埃及宰相）。雅各带着他所有的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此外还有约瑟和他的家庭，在（埃及的）哥申得了一块地方，一直住到死。他（雅各）的死亡场景是圣经记录中最引人注目的死亡。

他（雅各）的儿子们围绕着他，接受他临终前的祝福，并向他们宣布了关于每个人的奇妙预言，这些预言在他们后来的历史中得到了应验。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玛拿西）被视为不同的支派；利未支派被从（十二人）名单中删除，成为主的（祭司）支派；（因此，以色列的众子仍然是十二支派）。

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当雅各的手放在利亚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头上时，他说出了令人难忘的话语，指出

了弥赛亚的血脉：“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 xlix, 10。这个异象仍然俯瞰着将近一千七百年远景；在这个时间的尽头，细罗，和平的王子，应许的种子，将从犹大的后裔中出现。之后是两百年的奴役，期间（圣经的记录中）没有任何预言征兆。然后是摩西和四十年不间断的神迹，接着是士师和扫罗的四百年，这些年充满了奇迹。到了最后，上帝再次缩小了神迹的范围，选中了犹大支派的耶西家族，将七百年前垂死时的雅各看到的权杖交到了耶西最小的儿子大卫手中。于是，人们知道了将要来临的那一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从那以后，人们一直称他（基督）为大卫的后代。三百年后，也就是离应验还有七百多年的时候，以赛亚写道：“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

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耶西的茎上要生出一根竿来，他的根上要长出枝子来.....耶西必有根，作百姓的旌旗；外邦人必向他寻求，他的安息也必荣耀。赛十一，1-10。一百年后的耶利米说“我必为大卫兴起公义的枝子，君王必掌权兴旺，在地上施行审判和公义。.....这就是他的名，他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 xxiii, 5, 6。因此，从伊甸园的一般性应许开始，我们就有了一条金色的家谱线，一直延伸到后世。三千四百年来，夏娃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耶西、大卫，以及大卫之后的“大卫”（耶稣基督）一脉相连。现在，家族谱线已经确定无疑。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注意到的下一个方面是与时间有关的预言。如果现在我们找到了他要来自的家庭，并找到他将在预言中出现的时间，我们的惊讶就会更加强烈。上帝的时间与我们不同。在他那里，千年如一日。他并不匆忙。他可能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来为他的孩子建造一所房子。因此，在建立他的神圣王国时，可能经过世代代，直到奠下基石，永远不再移动。在二千三百年间（即亚当夏娃之

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前），他的应许没有任何关于实现时间的提示，这就成了一个谜；但一千七百年后，当它实现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此期间，他并没有忘记或抛弃这个民族。他在派遣使者，他在创造奇迹，他在向万国表明他是上帝，他在为所有事件的发生做准备；但他对所有事件完成的时间的第一个暗示，是在已经引用过的雅各临终时所说的话中：“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再看一看这位垂死的族长（雅各，即以色列）所说的这番话有多么奇妙。他看到的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景。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犹大还没有权杖。整个民族总共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是他乡的异客和俘虏。这些话就像漂泊的梦境，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心灵；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位垂死的先知俯瞰着整个世纪，六百多年后，他看到他的子孙扩大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王国；犹大的血统获得了王权的徽章；他的手中握着权杖；在一千六百多年后，他看到无与伦比的君王“细罗”（赐平安者）进入他的视野，然后犹大的权杖从他手中落下。他用一句话总结了异象：“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很明显，在异象中，这两个事件是相关联的；一个事件（即，权杖离开犹大）发生在另一个事件（即，弥赛亚来到）之前；它们同时出现在异象中。谁也说不准是什么时候，但这两个事件会

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成对出现，其中一个事件的出现将决定另一个事件的出现。因此，预测在时间上变得绝对具体。

无论事实上多么看似不确定，预言在时间上却是完全确定的；应许的实现（即，弥赛亚的来到）必须在另一个显著事件（即，权杖离开犹大）之前，但几乎与之同时发生，这就决定了它的确切位置。之后，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关于（弥赛亚来到的）时间的暗示。与此同时，预言家们满口都是（弥赛亚将要来到的这一）事件本身。这一点从未被忽视。摩西、大卫、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弥迦和其他一些先知都充满了这一点。它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希望和憧憬。

在被掳时期的先知但以理揭开的奇妙的幻象中，再次指向了弥赛亚将要来到的时间。这还是未来五百年的事。首先，他看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梦中的）巨像和击打巨像的石头的神的异象，异象中出现了下面的话：“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以理书第二章 44、45 节。这个预言还有其他用处，但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它确定了所有

事件的发生时间；它将发生在这些国王的时代，当“巨像”中的各个王国出现时。

日期又是由事件决定的；但现在我们有了其他事件来同时表示时间，误解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犹大的权杖必须同时离开，王国也必须同时被石头击碎。它们本是互不关联的事件，但异象却将它们并存起来。它们是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两个“引路人”（以时间上的意义而言）。几个月过去了，这位先知又完成了一次拯救。尼布甲尼撒死后，大流士（大利乌）继承王位。在伯沙撒在位期间，但以理的异象仍在继续，但这些异象都是关于地上帝国的兴衰及其与石头王国的关系；但在大流士（大利乌）在位期间，他（但以理）得到了一个具有显著意义的启示，触及到了当前的问题。

先知（但以理）细腻地描述了，他（但以理）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到这一启示的。他首先声明，他从先知耶利米的著作中得知，被掳的岁月即将结束。耶利米曾说过“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我必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二十五章 11、12 节。但以理知道大限将至，便开始祷告。他的恳求和忏悔都有记载。就目前看来，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恢复上帝荒凉的（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让他被掳的同胞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但以理）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

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阿，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或作彰显）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者或作所）。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但以理书 9: 20-27。

对于这个最奇妙的预言，人们从未怀疑过它的救世主（弥赛亚）性质。它的部分内容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但主要内容却清晰明了。它从一个给定的事实，即恢复和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确定了弥赛亚降临的时间，从那时起到弥赛亚被剪除，应该是七十个七，或四百九十年。我们在《以斯拉记》中发现，在不同时期颁布了三项法令，看似与同一事件有关，但实际上内容各不相同。首先是居鲁士（古列）的法令，颁布于公元前 536 年（被掳开始于 589 年）；因此，该法令是在耶利米预言的七十年被掳期结束前大约 16 年颁布的。值得注意的是，它授权重建圣殿，但没有授权重建城市，也没有授权（犹太人）部落回归。随后，一些志愿朝圣者进行了微弱的重建尝试，但由于撒玛利亚人的反对，很快就放弃了。经过十六年的间隔，在七十年结束时，居鲁士（古列）的继任者大流士（大利乌）颁布了第二道法令，延续了前一道法令。公元前 515 年，圣殿开放，但尚未完工，大部分被掳者仍滞留在巴比伦，耶路撒冷几乎无人居住。一些人聚集到古城（耶路撒冷），开始重建。亚哈随鲁的统治介于大流士（大利乌）和亚达薛西的统治之间，以斯帖记述了亚哈随鲁的统治，但以斯拉没有记述。他（以斯拉）只写了与被掳归来有关的事情，在亚哈随鲁统治期间，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亚达薛西现在在位。重建（耶路撒冷）城市的企图遭到了抱怨，他们受到了亚达薛西的限制，这表明这并不是先前法令的本意。以斯拉记第四章 7、24 节。这是最重要的记载。它说明了重建圣殿的努力在居鲁士、大流士（大利乌）和亚哈随鲁（他的继任者）统治时期，以及现在在亚

达薛西统治时期是如何失败的。以斯拉记第四章是以下各章内容的总结。直到这位亚达薛西-隆基曼努斯更新并扩大了居鲁士和大流士颁布的法令，这片土地才得以从荒凉中建设。以斯拉和尼希米受命召集他们的同胞，重建他们的城市，建立他们的政府（以斯拉记第七章至末尾，以及尼希米记）。事实上，前面所有的法令都是暂时的和初步的。这项法令使它们更加完整，并赋予它们效力。该法令颁布于尼散月，即公元前457年；如果加上他（耶稣基督）的三十三年在世时间，就是但以理的四百九十年。

然而，我们还有一次关于时间的预言；这就是哈该的预言。他（哈该）在被掳期间和被掳结束时行使先知职权，（作为先知）紧接着但以理，可能是根据居鲁士（古列）法令返回的少数被掳者之一，并可能协助了第一次重建圣殿的尝试，而且肯定是在大流士（大利乌）的哈格尔法令下参加并鼓励（重建圣殿）工作的。主的灵临到了他（哈该），在（圣殿）建筑之外，他看到了（圣殿）建筑所象征的属灵圣殿，看到了弥赛亚荣耀的国度升起并充满大地，并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圣殿）房子应该建造起来，虽然在华丽方面逊色，但在荣耀方面应该出类拔萃：“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哈该书》第二章 6-9 节。

与前面的预言一样，这个预言也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它是弥赛亚式的预言，这一点没有争议。它确定了弥赛亚降临的时间，以及他在三十年后开始传道的的时间，当时圣殿正在建造之中。

此外，关于（弥赛亚到来的）时间，我们有玛拉基的预言：“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要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耶和华，必突然来到他的殿，就是你们所喜悦的立约的使者，他必来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现在，这里有五个关于弥赛亚在地上显现时间的不同预言。不可能把它们解释为指任何其他事件；犹太教和基督教会的共识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解释的。毫无疑问，第一个预言是在事件发生前一千七百年发表的；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预言是在事件发生前五百三十多年发表的，第五个预言是在事件发生前四百年发表的。第一件事所指的是，这（弥赛亚的到来）是在犹太国（即将）被推翻之前发生的；第二件事所指的是，这（弥赛亚的到来）是在从尼布甲尼撒塑造的王国后的系列王国（即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希腊王国）依次倒台（并被罗马帝国接续）时发生的；第三件事所指的是，（弥赛亚的到来是）在重建圣城的法令颁布后四

百五十七年发生的；第四件事所指的是，（弥赛亚的到来是）在（重建的）第二座圣殿还存在时发生的；第五件事所指的是，也是最后一件事，（弥赛亚的到来）是在施洗约翰传道时发生的。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它们的存在没有任何联系的基础。就像道成肉身这件事本身一样，它们都是未来的事，在预言的时候，它们的原因并不存在。其中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任何人都无法知道的；但在遥远的时代，它们会与另一个事件同时发生，这却是只有无限者才可能拥有的知识之谜。每个先知都看到了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弥赛亚的到来时间与预言所指的另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同一个时代）；整组事件包括六个（即上述五件事情、以及弥赛亚的到来）；其中一个（即弥赛亚的到来）决定了所有事件的日期：（所预言的）事件完全彻底地实现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于基督诞生地的预言。从结构上看，这本可以不用具体提及就能确定，因为很可能是在犹大的部落地区和大卫的城镇附近。但是，无穷智慧的神认为最好将其完全确定下来，因此，他启示他的仆人弥迦，在事件发生前七百五十年写下了这些话，新约权威确定了这些话的弥赛亚性质，而且从未引起过争议：“但你，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是微小，但

那在以色列作王的，必从你那里出来”。伯利恒是大卫家族的郡城，就建在大卫带着他父亲耶西的牲畜放牧的田地上；俗称大卫城。

世界的总体状况和一些具体情况也是预言的主题，它们与弥赛亚的降临相伴或同时发生。在弥赛亚降临之前，世界将发生一场巨大的动荡：“看哪，我要震动万国”。这将成为人们的共同期待：“万民所盼望的必来到”；一颗星的出现预示着他的诞生：“我将看见他，但不是现在：将有一颗星从雅各身上出现”。

论据

因此，我们能够找到四条汇聚在一起、但完全彼此独立的预言线，就像许多金线从遥远的时代流传下来，最终汇聚在一点上，线的力量清晰明确，没有任何断裂：第一，有一条线清楚地标明了他的家谱和门户的元素；第二，有一条线确定了弥赛亚出生在世界所有家庭中的哪一户；第三，有一条线指出了他出生的确切城市；第四，有一条线描绘了这一奇妙事件发生时的时代背景。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它们就矗立在预言著作（圣经）中，任人查阅。论证的力量在于其综合要素。一个预言的实现是有力量的，但它可能被归因于可能的意外——一个令人高兴的猜测。但是，当预言的应验数量众多——来源众多，主题各异时，我们确信，除了超自然的启示之外，任何其他假设都无法解释这一点。任何聪明才智都无法逃脱这里提出的论点的力量。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了

预言的悠久前因；预言的内容是自然理性所无法推测的；预言非常清晰、多样且细微；预言的实现是完全的。没有一个预言是没有实现的。历史中的面容与预言中的肖像一一对应。新约的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在时间的长河中，他将来到满怀期待的世界。

让任何人思考一下这些奇妙的事实，并回答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圣书本身所规定的说法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理论可以解释这些事实，即这些话语是神所启示的；或者，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肯定的那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祂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祂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第 i 章第 1 节。或如彼得所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一 21 节。

摩西无疑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至少 1500 年写下了最古老的经书（摩西五经），从摩西开始，我们发现一直到玛拉基（玛拉基书在【弥赛亚到来】事件发生前四百年结束），都穿插着这些关于弥赛亚即将到来的奇妙预言。

如果这些预言仅仅是关于弥赛亚的、只留下一些含糊不清的言辞，用来指某个时候可能在某个地方出现的某个杰出人物，那么它们

可能就会被归类为只是类似于异教徒神谕所做的类似解救；但我们已经看到情况并非如此，不可能有这样的解释。

独一无二的人

以“弥赛亚”之名宣布的这个人所有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现在将引起我们的注意。重要的是，弥赛亚应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他应该出现在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哪个部落、哪个独特的家庭中。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一点的追溯是极其谨慎和细致的，不允许有任何错误或疑问。重要的是，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欺骗危险，必须明确他应该在什么时间出现。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已经确定得极为精确，不仅精确到世纪，而且精确到时间。

没有任何不确定或怀疑的余地。同样重要的是，地点至少应大致确定。同样没有任何含糊之处；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在这里。

这些预言所包含的书籍是国家所尊崇的书籍；其中载有国家的法律和法令，以及从建国以来国家的生活、制度和风俗的历史。根据一项最神圣的法规，它必须被世代地传授给孩子们。关于“细罗”、“弥赛亚”、“伟大的民族救世主”的应许是最神圣的财富，是以色列人的希望，是所有事件中的事件中心，是他们永远期待的。随着时间的临近，每一代人都更加焦急地期待着。

时机终于到来。降临的日子被宣布了。在伯利恒，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人们宣布他就是被传颂已久、等待已久的弥赛亚。毫无疑问，他符合上文已经指出的三、四个方面的条件。他在正确的家庭、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环境中。如果要实现应许，就必须在此时此地。预言的交汇点已经出现。

更严格的测试。

他（耶稣）是预言中的弥赛亚吗？他必须经受更严峻的考验。在那个时刻，一个男婴在伯利恒诞生是实现预言的必要条件，但这还不够。仍有可能发生裂变。诚然，预言中发现的事件的结合足以表明先知们一定是受到了圣灵默示的启发；但要使这位弥赛亚之位名副其实，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实施这一计划的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串通，有必要描绘出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品格，而且这个品格应该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无法伪造。因此，弥赛亚将是一个独特的人物——比小说中出现过的任何人物都要陌生——“千古奇人”。他也必须承受这种压力。

如果只是简单地宣布他是“奇妙”者，让这个词含糊其辞，也许是安全的；如果让人对他的出现产生期待，甚至会冒很大的（预言落空的）风险（如果这预言不是出于上帝的超自然的启示）；但也许在所预言的时间和地点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让人觉得有足够的可信度，以满足（世人）猜测的要求。

但案件并非仅如此。这不是什么模糊的“奇妙者”。同样是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大胆地宣布，一个伟大的人物将在某个时候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将是弥赛亚；他们更进一步，大胆地预言他将出现在哪个国家地区、哪个部落、哪个家族；他们还更进一步，详细地宣布他将出现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冒险更进一步，预言了他将在哪个领域、哪个城市出生；他们的冒险更进一步，描绘了他的品格和他一生中发生的所有事件——这是最大的冒险。但是，他们的冒险远不止于此。如果他们只是简单地描绘一个人，（若他们不是出于上帝的超自然启示），也许还有机会猜测成功。人的品格有普遍的相似之处——部落和传承特征。在所有人的生活

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任何一个人都会与之有几分相似。一个善于观察、睿智的人类学者可能会描绘出一个共同类型的品格，几乎所有特定民族的人都可能与之相似。

但现在，奇怪的奇迹出现了。这些（圣经旧约中的）先知在不同的时代穿插出现。他们互不相识。即使是关于他们所预言的弥赛亚的一般特征，他们中也没有人敢描述或预言。每个人都宣称了一些事情——一个事件、一个特征、一个情况，或者附带暗示了一句话、一件事。这些基本元素部分必须形成一个复合整体——在一个可能的特征中融合统一与和谐。当这些片段汇集在一起时，必须构成一个整体——一个完美而完整的传记，一个在什么时候都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的存在者；而弥赛亚就是完成这一奇妙勾勒的英雄。

让我们来关注这些奇怪甚至令人震惊的事实。揭示预言中的描述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有原作与之比较。我们发现，两者的相似度堪称完美。古书（旧约）中的肖像与新书（新约）中的原作相吻合，“就像脸与脸相吻合一样”。

古往今来，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物与（旧约中关于弥赛亚的）这幅肖像有任何相似之处。原作不仅独一无二，而且超凡脱俗，超人一等，神圣不可侵犯。先知们如此大胆地描绘他，历史学家如此宣称他，时代也如此褒奖他。有人说得很好，即使是现在，人类

也没有能力借助时代发展的优势，在（弥赛亚）原型肖像被描绘出来之后，发明出这样一个英雄，或者对这个奇妙的原型肖像提出改进的建议；更不可能想象出一个真实原型来与之相呼应。然而，这些古老的先知们却大胆地宣布，在时代前进中的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他（基督）将成为现实。历史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世界救赎主的原型。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基督降临之时，人们普遍期待弥赛亚的到来。但以理书的预言是众所周知的，犹太人相信，四百九十年的时间一到，弥赛亚的预言就会实现。他们真的在等待这一重要事件的到来。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期待。伪装者层出不穷，欺骗了許多人。犹大手中颤抖的权杖即将离去；圣殿依然屹立，但它的毁灭就在不远的将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奥古斯都打算推翻犹太国。到那时为时已晚（因为弥赛亚要在犹太国长久地覆灭之前来到）。上帝的话语永存。在遥远的宇宙深处，人们看到一位天使以天国使者的速度，在星空中向我们的世界飞来。他的目的地是拿撒勒。他被派往一个犹太少女那里，向她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她将成为一个超人孩子的母亲，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耶稣。于是，成真的一幕拉开了帷幕；几个月过去了。

这是国王降临的第一个信号。一个月后，四百五十七年将结束。奥古斯都的法令颁布，这是第二个信号。传令官召集人们前往各自的部落城镇，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罗马的征税簿上。只剩下一

个月的时间了。马利亚和约瑟出发前往伯利恒；这是第三个信号。时候到了；再过一两天，婴儿就会出现在马槽里。圣殿将屹立不倒，直到他（耶稣基督）长大成人。三十年过去了，犹太旷野中有人（施洗约翰）喊道：“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是预言家施洗约翰的呼喊。因此，相关的预言在作为救赎主和君王降临的先锋、施洗约翰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应验。

但是，这些预言虽然奇妙，却还不是仅有的预言，甚至也不是最引人注目的预言。这些预言如此详尽地宣告了一个人的诞生，而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将以最独特的个人和历史的非凡特征而与众不同——从他的传道职业生涯的开始到结束，都是完美独特、自成一格的。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历史中都是如此。

他们（旧约中的众先知）大胆地描绘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其中常常涉及明显的矛盾，但最终都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先知们将自己的声誉寄托在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冒险上。如此离奇和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是圣灵默示的驱使，是不可能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的。他（耶稣基督）将出生在伯利恒，但将是一个拿撒勒人，并将从埃及被呼召出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预言了他奇妙的品格和他所拥有的神性本身。因此，他是一位“神人”。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要宣讲属灵的教义——报告主的禧年，为被捆绑的人打开牢门。他比任何人都有智慧，是世界

的光。他将是伟大的神迹创造者，让瞎子看见，让聋子听见，让瘸子站起来。他将被人们欢呼为王——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式就是这样描述的。然而，他将被那些焦急等待他到来的人所拒绝。他将被出卖，以三十两银子被卖掉。在审判中，他被定为恶人，没有朋友，也没有自卫（自辩）就屈服了。他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的一根骨头都不会被折断，而他的身体将被刺穿。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而是为他人的罪而死。他将从死里复活，升入天堂。这些、以及他独特而奇妙的一生的许多其他细节，在他出现在地球上的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指出了。尽管他被弃绝、并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仍要在人中建立不朽的国度；他的名字要名扬四海；外邦人要来就他的光，君王要来就他复活的光辉；他要被举起，所有人都要聚集到他那里；总之，他个人品格和工作的每一个显著特征都被清晰而全面地描绘出来。除了这些人（旧约先知）得到了特殊的（上帝）授权之外，谁还能以任何其他原则来解释这些事实呢？事实不容否认。预言与历史的巧合是不可能用幸福的意外或欺诈的原则来解释的。如果预言仅限于普通人身生活中的事件，或者预言晦涩难懂，或许可以归因于巧妙的推测；但如果预言构成了一连串完全独特的事件和特征，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一连串连续的奇迹构成了整个人生的网络，又怎么可能只是巧合呢？

任何想象力都不可能编织出这样的梦境；它又怎么可能成为现实？以理智推断，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选择。只能有一种解

释。这个奇妙的化身（耶稣基督）是来自天堂的使者。这些圣人（旧约先知）受到上帝的启示，预言了他的降临，从而为他的使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本案中的见证不是他们（先知）的见证，而是上帝的见证，我们可以相信。

阅读附录。我们从吉斯的“基督教真理的证明”中摘录了部分内容。它以并列的形式介绍了所有的弥赛亚预言，并以最简洁的形式介绍了新约中关于预言实现的记录。在阅读时请记住，预言书中没有一段不是在应验事件发生前四百多年写成的。这种说法不是猜测，而是绝对肯定的。没有任何可能使这一立场失效。

我们现在所声称的是，上述预言的应验是证明。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是最强烈的，我们愿意把《圣经》和基督教的主张寄托在这个问题上；即在预言中使用了超自然的力量不仅可能是真的，而且不可能不是这样；就像不可能二加二等于五，不可能整体大于或小于它的所有部分，不可能等同于同一事物的事物不等同于彼此，不可能有果而无因一样。只有上帝才是创造者。

（关于旧约惊人预言的）这个论点并不新鲜。一千八百年来，这个难题一直摆在世人面前。古代的怀疑论者无法回避它。现代的不忠主义在它面前哑口无言。它是无法应对的。它是上帝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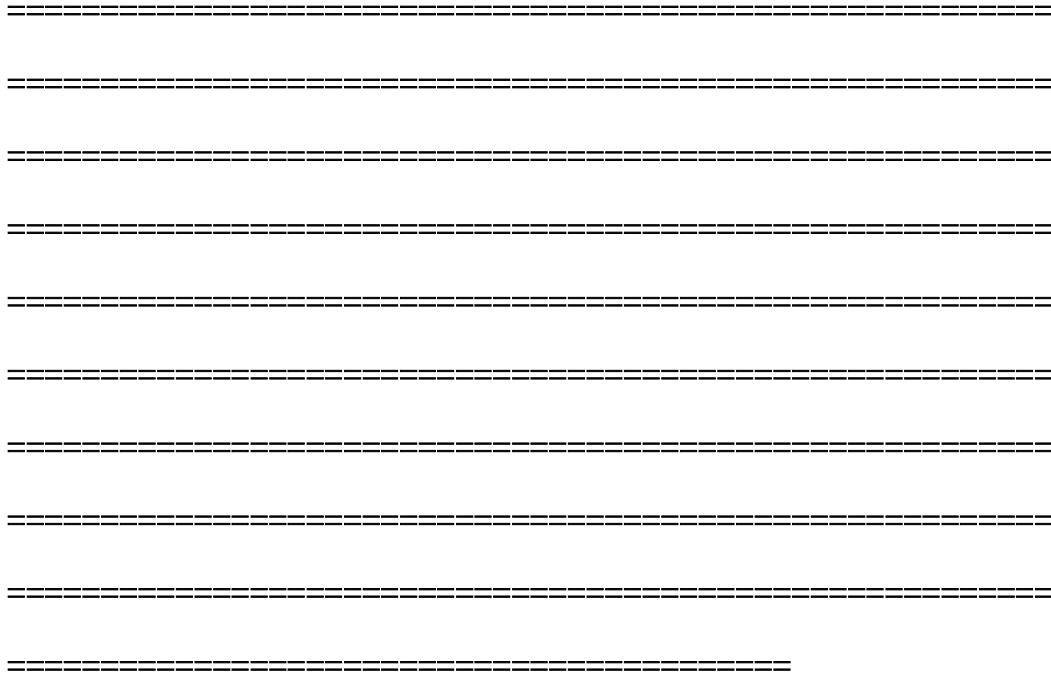
话语神性的亲身见证。我们站在这里，藐视我们的敌人。除非他们能证明人类有能力预见无数同时发生的偶然事件、而这些事件在预言者生活和写作的时代不可能有任何征兆，否则，这些事实和应验必须表明，圣书的作者并非人类（而是上帝）。

如果这里提出的论证是一个谬误，那么指出谬误所在应该不难。论证的计划并不模糊。它没有任何难以理解或模棱两可的部分。它丝毫不牵涉复杂局面。这是最简单的对偶形式。人类的思维无法预见偶然事件。《圣经》是由一个能够预见许多偶然事件的头脑所撰写的。因此，《圣经》不是人类创造的。让怀疑论者试一试挑战这两个前提，他会发现它们就像数学公理一样不可动摇。让他（怀疑论者）去研究结论，他会发现结论和每个前提一样坚不可摧。

绝对没有其他合理的选择（即没有其他的可能解释）。关于救世主的预言确立了基督教的两个超自然特征，这两个特征不可能成功地被反驳；即在《圣经》中，上帝直接向人类传达了关于事实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知道的，因此证明了《圣经》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

这一事实具有无限的意义。一旦完全掌握了这一事实，关于基督教的神圣起源问题（的争论）就永远结束了。它解决了圣书的权威问题。它使异端邪说变得既不理性又不虔诚。其次，它们（新

旧约全书) 确立了基督作为天国使者(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的超自然特性。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之上, 地狱之门永远无法战胜它。



关于国家的预言

现在, 我们从这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中转过来说, 我们已经看到, 这些预言是如此奇妙和难以(进行自然的)解释, 是的, 除非是上帝的(超自然)启示, 否则是不可能解释的; 我们要求注意另一类同样奇妙和数量更多的预言,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它们同样肯定地证明了上帝在它们这些预言中的直接作用。现在, 我们指的是关于王国、国家、城市和民族的预言; 特别是关于犹太土

地、犹太民族和耶路撒冷城的预言，还有关于其他土地和民族的预言，如以东（或伊都米亚）、亚扪、非利士、摩押、埃及、尼尼微、巴比伦、阿拉伯以及其他土地和民族。

我们将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特别研究，但在此之前，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在讨论中需要注意和牢记的几件重要事情：

第一点：预言之灵是《圣经》所独有的。在现存的、或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任何其他书籍甚至口述传统中，都找不到经得起推敲的预言。它们中没有一个符合证明超自然机构所需的检验标准，而每一个圣经预言都证明了这一点。就我们所能发现的而言，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没有任何例外。

（关于圣经中这些预言准确的程度，我们请求读者立即仔细研究吉斯的宝贵论文“基督教真理的证明”。在这里，读者一眼就会发现预言和应验被整理成平行的一栏，我相信他一定会对结果感到惊讶。对于吉斯的论文，我宁可原封不动地照抄，也不愿因改写而影响效果。也可参阅他最近出版的《预言》一书。）

第二：预言的精神在《圣经》中无处不在。它并不罕见或特殊，而是普遍存在于每一卷书中，几乎涉及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事件。

第三：圣经的预言是细微的、具体的，在语言和应用上也是明确

的。

第四：它涉及的事件往往发生在当时遥远的未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极其遥远；在作出预言时，任何现有的情况都无法预料到；在某些情况下，预言涉及的事物本身在作出预言时还不存在。即，当时不存在的事物成了预言的主题。

第五：现在要研究的预言有一个特殊性，那就是虽然这些预言记录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且众所周知、在那段时间里圣经预言一直在人类中间流传，但现在，预言的实现就在我们眼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因此，圣灵默示的证明不仅现在可见，而且奇迹正在发生。由此可见，预言的论证不仅是完整的、不可抗拒的，而且是不断累积、不断增加的。

如果这些事情确实如此，而且我们将继续证明它们确实如此，那么就没有任何余地可以让人对其他尚未实现的预言部分产生不合理的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眼前就有证据证明，预言虽然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却是圣卷（圣经）的特征，因为对上帝来说并非不可能。

第六：如果《圣经》中只有一个明确无误、绝对肯定的预言，那就足以永远确立超自然的预知能力；证据将是肯定的，因为人类无法解释这一个预言。但是，如果一个预言就足够了，那么圣经

各书中普遍存在的许多预言的事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见，在圣经中，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有限的、不确定的，而是持续的、不间断的，至少可以证明其作者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即上帝）。每一个预言都是一个示范。每一次预言的应验都是一次证明。

第七：在圣经中，在众多的预言中，没有一个可以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一事实使论证更加有力。即使只有一个预言经得起考验，那就会使证据无懈可击；但如果一个预言乘以数百个预言，却没有一个经不起考验，那就更加无懈可击了！

第八：所预言的事件本身就是不符合常理的事件，本身就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预言的事情，不仅不是自然而然可以预料的，而且与观察和经验所表明的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似乎不太可能，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极不可能的。

第九：从圣经预言中得出的另一个有力论据是，洞悉未来的愿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愿望。但是，除了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书中出现的先知和预言家之外，在所有其他情况下都不存在这种能力；这证明了除非是神赋予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也支持了这些（旧约）先知所提出的他们是受上帝特殊启示的说法。

他们（众先知）得到了这样的帮助。不可抗拒的证据表明，预言

之灵是超自然的。

读者已经阅读了上文建议的参考书目（吉斯的宝贵书籍“基督教真理的证明”），也许已经了解了现在正在研究的这一类预言的广泛范围。预言和应验的安排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除非是为了提请读者更具体地注意从这些预言中挑选出的几个最显著的预言，以便进行更仔细的研究。

关于犹太人

我首先选取的是关于犹太民族的预言。预言的起始段落——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同的先知会不时地重复预言——载于申命记二十八章，是摩西在基督教时代之前 1450 年发表的，它的应验至今仍是公开的预言。该预言的作者是摩西，时间也早于上述日期，这一点不容置疑。这里引用的预言是他的告别演说的一部分，是在他离开他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的（以色列）人民和离开世界的前夕发表的。他奉上帝之命，在法老面前创造奇迹，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他带领他们穿越旷野，连续创造了近四十年的奇迹。他在山上接受了从天而降的律法，山上闪烁着耶和华与

他们同在的明显标志。由于年事已高，他（摩西）现在要离开他们了。他们已经到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是赐给他们父亲亚伯拉罕的那块地（迦南美地），他们准备过河去占有它。上帝已经通知他（摩西），不允许他和他们（以色列人民）一起进入约旦河。他们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告别，他的告别吩咐与嘱托。在所有的历史中，没有什么能有与之相提并论的悲壮和崇高。他的嘱咐在各方面都符合当时的场合。

首先，他回顾了上帝与他们祖先的交往。叙述以申命记二十六章开始：然后，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接着，他与众长老一起神圣地嘱咐他们（以色列人民）要维护和遵守从天领受的律法。他接着描绘了顺从将带来的福分，以及如果他们不顺从必将带来的灾祸；这一切都使这一嘱咐更加庄严肃穆。读者在继续阅读之前，请翻开这篇讲话（申命记26-33章），通读一遍。在历史或浪漫主义作品中，没有任何作品能与之相提并论。这篇讲话的威严可与上帝亲自撰写的讲话相媲美。这一事件表明，摩西就是耶和华本人的喉舌。只有最冷酷无情的人才能在阅读时不被它的神性所感动。

在这篇庄严的讲话中，出现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预言；它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

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消。.....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耶和华就必将奇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翻开利未记二十六章，读者会发现其中也包含了这篇讲话中许多预言的实质内容。读者也可以通读这几章。这些预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这个预言在某些方面是神圣记录中最引人注目的。至少在一个方面，它是独特的；它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显而易见地应验了。

它蕴含着一个永恒的奇迹，与其说是在它所展示的事实中，不如说是在它的实现中。在描写悲剧方面，世界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与之相媲美的作品；而在准确预测方面，它则是无与伦比的。在摩西宣布了忠实遵守他从上帝那里传给他们的律法之后应该得到的祝福之后，他描绘了如果他们不遵从、不顺服上帝的律法，必然会遭受的灾难。我们选取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并将圣经中其他部分来源的一些预言归纳在它周围。之所以这样选择，完全是因为所预言的事情似乎完全不可能发生，而且我们现在是其应验的直接见证人。它写于三千二百多年前。除此以外，还应加上以下内容：

利未记26：13-45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作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你们若不听从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痲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地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覆你们的天如铁，载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地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

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秤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又要毁坏你们的丘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城邑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

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记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尽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记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作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

申命记4: 27

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國里，你們剩下的人數稀少。

申命记28: 14-68

你若不听从耶和華你神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抔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華因你行惡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臨到你，直到你被毀灭，速速地灭亡。耶和華必使瘟疫貼在你身上，直到他將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華要用癘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或作干旱），霉爛攻击你。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華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臨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華必使你敗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

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作食物，并无人哄赶。耶和華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癬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華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她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華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華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事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華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

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事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事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

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她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她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奇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

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

那边，你必在那里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奴婢，却无人买。

这些都是摩西的预言。

在（旧约圣经中）后来的先知著作中，类似的预言比比皆是。八百年后，耶利米写道：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1-4节；

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至死亡。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

的，必被掳掠。耶和華說，我命定四樣害他們，就是刀劍殺戮，狗類撕裂，空中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吞吃毀滅。又必使他們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都因猶大王希西家的兒子瑪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耶利米書第十六章11-13節；

你就對他們說，耶和華說，因為你們列祖離棄我，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們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因為各人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行事，甚至不聽從我，所以我必將你們從這地趕出，直趕到你們和你們列祖素不認識的地。你們在那裡必晝夜事奉別神，因為我必不向你們施恩。

耶利米書第九章第15、16節。

所以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看哪，我必將茵陳給這百姓吃，又將苦膽水給他們喝。我要把他們散在列邦中，就是他們和他們列祖素不認識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劍追殺他們，直到將他們滅盡。

耶利米書二十四章 9、10 節。

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耶利米书十五7；

我在境内各城门口（或作我在这地边界的关口），用簸箕簸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

耶利米书二十九18。

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

《以西结书》稍后也采用了同样的措辞：“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以西结书第五章第10节。

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15节

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阿摩司书第九章第 9 节

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 27、28 节。

我的仆人雅各阿，不要惧怕。以色列阿，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靖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阿，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不罚你或作以你为无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何西阿书第三章第 4、5 节。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作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以下，我详细引述了吉斯关于《（圣经）预言》的论述，因为使用他的原话并将功劳归于他，总比利用他的劳动成果，用不那么完美的转述来破坏结果要好：

“所有这些关于犹太人的预言都是以历史的清晰度和真理的可信度作出的。它们描述了他们流散的方式、范围、性质和持续时间；他们的迫害、盲目、受苦、软弱、恐惧、懦弱、无休止的流浪、顽固不化、贪得无厌，以及严重的压迫、持续的掠夺、（与万民）明显的区别、普遍的嘲弄、不灭的存在，以及他们种族的无限扩散。他们将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在敌人面前被打得遍体鳞伤，人数所剩无几。罗马人摧毁了他们的城市，蹂躏了他们的国家；从饥荒、瘟疫、刀剑和掳掠中逃出来的居民被强行驱逐出犹太地，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样逃到周围的所有地区。但是，他们暂时还坚守在他们祖先世代代拥有的这片土地上，他们视这片土地为上天分配给他们种族的遗产；他们不会因为任何一次挫败而放弃对这片土地的占有，无论挫败有多大。他们遭受了无与伦比的苦难，他们的亲人被屠杀，他们的财产和家园损失殆尽，他们的权力被消灭，他们的首都被摧毁，他们的国家被提图斯（Titus）蹂躏。然而，逃亡和流亡的犹太人很快又回到了他们的故土；六十年过去了，当他们被一个冒名顶替者所欺骗，被对胜利的弥赛亚的希望所诱惑，被难以忍受的压迫所激起反抗的时候，他们通

过积极、团结而又疯狂的努力，重新征服了犹太地，摆脱了罗马人到处压迫他们的势力，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们的热情和绝望使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之久，据说，除去死于饥荒、疾病和火灾的大批犹太人外，有五十八万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被杀，最终导致他们全军覆没，最终被放逐。他们四面受敌，被罗马士兵分割斩杀，用异邦历史学家的话说，只有极少数人逃了出来。他们的五十个据点被夷为平地，他们的城市被洗劫一空，并被大火烧毁；犹太地被夷为平地，成为一片荒漠。尽管类似的命运从未降临在任何其他民族身上，但却证明了他们种族的灭绝或最后的苦难，这一可怕的预言在犹太人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而他们却在每一个国家里，在被放逐出自己的国家时，仍在等待着几乎无休止的灾难的累积，并延续到以后的许多时代。城市将荒废，没有居民。每个城市都将被遗弃，没有一个人住在里面。他们在怒气、忿怒和极大的忿怒中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连根拔起。以赛亚书第六章 11 节；耶利米书第四章 29 节；申命记第二十九章 28 节。阿德里安皇帝的一项公开诏书规定，犹太人若有以下行为，即为死罪：禁止他们踏足耶路撒冷，甚至禁止他们远距离观看耶路撒冷。异教徒、基督徒和穆罕默德人（伊斯兰）交替占领过犹太地。它曾是撒拉逊人的猎物；以实玛利的后裔经常侵占它；只有以色列子民被剥夺了对它的占有权，尽管它（耶路撒冷）是地球上唯一可以遵守其（犹太教）宗教教规的地方。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在所有国家的更迭和许多民族的消亡中，只有犹太人不仅一直是他们祖先土地上的异乡人，而且自

他们流散以来的任何时期，只要有人获准在那里居住，他们就会受到比其他地方更加恶劣的待遇。十二世纪，图德拉的本杰明游历了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他发现犹太人到处受到压迫，尤其是在圣地（耶路撒冷）。时至今日（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者为了不将遗骨安放在异国他乡而在年老时前往那里的犹太人，同样受到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欧洲人的虐待和辱骂），穆斯林专制者的傲慢姿态和贫穷无助的犹太人的卑微境况被先知描绘得栩栩如生：“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申命记二十八章 43 节。”

“但比起他们分散的方式，他们分散的范围更为显著。许多预言都对此有所描述，并在数千年前就预言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

‘他们分散在列国中——在炎热中——在人群中，甚至从地的这头到那头’。‘他们被迁到世上所有的国度；他们的全部余民被分散到四面八方；他们被分散到各国，在列国中被筛分，就像筛子筛玉米一样，却没有一粒落在地上；虽然被分散到各国，但他们仍与各国截然不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认识犹太人。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世界公民，没有国家。无论是高山、河流、沙漠还是海洋，这些其他民族的疆界都无法阻挡他们的流浪。他们遍布波兰、荷兰、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他们的分布稍为稀疏。在恒河以东和以西的波斯、中国、印度，他们在异教徒中人数较少。

他们曾踏过西伯利亚的皑皑白雪和灼热沙漠的滚滚黄沙；欧洲旅行者听说，在他无法到达的地区，甚至在廷巴克图以南的非洲内陆，都有他们的存在。从莫斯科到里斯本，从日本到英国，从婆罗洲到大天使岛，从兴都斯坦到洪都拉斯，在所有的地区中，除了犹太人之外，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居民会像如此”。

“但是，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历史，以及他们流散后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验证了（圣经中）有关他们的最微小的预言；这些经过充分证实的事实，不容争辩，也不容反驳；还可以加上预言中对他们的描述。用详尽的犹太人历史学家巴斯纳吉的话说，‘国王们经常使用严厉的法令和刽子手来针对他们；对煽动叛乱的群众所进行的大屠杀和处决比对王公贵族惨烈得多’。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无论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穆罕默德教徒，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是截然相反的，而他们联合起来想要毁灭这个民族，但却未能如愿。摩西的荆棘丛被火焰包围，却始终燃烧不尽。犹太人被赶出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只能使他们分散在宇宙的各个角落。他们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经历了苦难、迫害和血流成河。他们分散在全球各地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许多记录也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不仅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一和第二世纪，他们两次被逐出自己的土地，而且在随后的每一个世纪，这个曾经被拣选但现在却被长期弃绝的种族都遭受了新的灾难。他们的苦难史就是一部持续不断的恐怖故事。反抗是受压迫者的天性，而他们频繁的骚乱又导致了新的贫困和苦难。皇帝、国王和哈里发（伊

斯兰)都联合起来将他们置于同样的‘铁枷锁’之下。君士坦丁镇压了他们发动的叛乱，并命令割掉他们的耳朵，然后把他们作为逃亡者和流浪者驱散到不同的国家，他们在那里惊恐地向自己的同族讲述他们的苦难和恶名。五世纪时，他们被逐出亚历山大城，而亚历山大城长期以来一直是他们最安全的度假胜地之一。查士丁尼的立法原则本应是更明智、更人道的政策，但他在敌视和镇压方面却不逊于任何一位前任。他们对他们非常严厉。他废除了他们的犹太会堂，甚至禁止他们进入山洞进行礼拜，不允许他们作证，剥夺了他们遗赠财产的自然权利；当这些压迫性的法令导致犹太人中的叛乱运动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许多人被砍头，对他们的处决如此血腥，以至于正如明确记载的那样，那个国家的所有犹太人都在颤抖；他们被赋予了一颗颤抖的心。在暴君法卡斯统治时期，叙利亚的犹太人中爆发了一场普遍的骚乱。他们和敌人进行了同样绝望的斗争。他们在安提阿取得了统治权；但一时的胜利只会导致更深的屈辱，以及比以前更严重的残酷对待。他们很快就被制服并俘虏；其中许多人被致残，其他人被处死，所有幸存者都被放逐出城。格里高利让他们暂时摆脱了压迫，但这只会让他们在赫拉克留斯的残酷压迫下被掠夺得更彻底，遭受的苦难更深重。这位皇帝对那些居住在他自己统治范围内的犹太人施加了各种各样的惩罚，并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帝国，但这并不能满足他对他们的仇恨，他在其他国家对他们施加了如此有效的影响，以至于他们遭受了从亚洲到欧洲最远端同时发生的普遍迫害。在西班牙，皈依、监禁或放逐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在法国，

等待他们的也是类似的命运。他们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徒劳地寻求脚底的安宁。即使是广袤的亚洲平原也没有给他们提供安身之地，而他们的鲜血却常常染红欧洲的山丘和峡谷。”

“穆罕默德的谎言已成为无数人的法律和信仰，从《古兰经》的戒律开始，他（穆罕默德）就在追随者（穆斯林）的心中灌输了一种对被鄙视的犹太人的仇恨和敌意。他很早就树立了迫害犹太人的榜样，穆罕默德人（伊斯兰）至今仍在模仿。黑吉拉三年，他围攻了犹太人在黑吉萨拥有的城堡，迫使那些逃到他们那里避难和防卫的人无条件投降，将他们驱逐出境，并将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穆斯林人。他第二次瓦解了他们重新聚集起来的力量，屠杀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向残余的人征收永久性的贡品。罗马教会一直将他们列为异教徒对待。不同大公会议的教规宣布将那些支持或赞成犹太人反对基督徒的人逐出教会；责令所有基督徒不得与他们（犹太人）进食或进行任何交易；禁止他们（犹太人）担任公职或拥有基督徒奴隶；指定他们以标记区分、便于被他人辨别；下令将他们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带走，并将他们带到罗马。此外，为了说明他们的地位低下和遭受的苦难，甚至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也常常不得不规定，无缘无故剥夺犹太人的生命是不合法的。哈兰的《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生活》一书篇幅不长，但意义重大：‘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民众侮辱和压迫的对象，经常遭到大屠杀。别人过节的时候，往往是他们遭受嘲弄和迫害的季节’。在贝济耶，从棕枝主日到复活节，他们都会遭到石块的攻击，这

是一个侮辱和残忍的纪念日，通常会造成流血事件，而主教的布道也会经常煽动民众这样做。法国国王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吸纳钱财的海绵；向犹太人勒索钱财到了如此地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个非同寻常的民族以无坚不摧的毅力承受了一系列的迫害和宽容，并以积累财富的才能与掠夺者的勒索保持同步。腓力-奥古斯都免除了他统治下的所有基督徒欠犹太人的债务，并为自己保留了他们五分之一的财产；之后，他将整个犹太人民族逐出了法国。圣路易两次放逐、两次召回犹太人，查理六世最终再将他们逐出法国。根据梅泽雷（Mezeray）的说法，他们曾七次被逐出法国。他们被逐出西班牙，根据最低的计算，有十七万个家庭离开了那个王国。在凡尔登、特雷韦斯、门茨、斯皮尔斯、沃姆斯，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掠夺和屠杀。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因佯装的短暂皈依而幸免于难；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封锁了自己的房屋，将自己、家人和财产投入河流或火焰中。每一次十字军东征，对犹太人的屠杀和掠夺都会重演。在同一时期，英国的犹太人也遭受了极大的残忍和压迫。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整个国家联合起来迫害犹太人。马萨达城堡是他们（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堡垒，近千人在那里以类似的方式丧生。他们（犹太人）是如此被鄙视和憎恨，以至于男爵们在与亨利三世争斗时，为了讨好民众，下令立即屠杀七百名犹太人，洗劫他们的房屋，烧毁他们的犹太教堂。理查德、约翰和亨利三世经常向他们勒索钱财；最后一个人采取了最肆无忌惮、最不遗余力的措施，通常用他们的财产来支付他的特殊开支，并使其中一些最富有的人陷入贫困。

最后，他的勒索变得如此之大，他的压迫变得如此之痛，用历史学家的话说，他让这些可怜虫们渴望离开王国；但他们（犹太人）甚至连自我放逐都被拒绝了。爱德华一世结束了他们的苦难，没收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并将他们驱逐出王国。超过一万五千名犹太人失去了任何住所，被掠夺殆尽，家园沦为废墟。将近四个世纪后，这个受虐待的种族才回到英国”。

“无需详述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一些显著的情况就可以证明，犹太人在任何地方都受到特殊的压迫。法国第一次明确的立法尝试就是针对犹太人的法令。世界上最崇高的自由宪章之一——不列颠人引以为豪的《大宪章》——仅针对他们（犹太人）就将一项针对犹太人的行为合法化了。不公正体现在流散后的许多年里；他们在欧洲、亚洲或非洲都没有找到安身之地，而是深入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找安身之地。在穆罕默德（穆斯林）国家，他们一直受到迫害、蔑视和各种虐待。一般来说，他们被限制在每个城市的某个特定区域（就像以前在伦敦的老犹太区一样）；他们被限制穿着特定的服饰，在许多地方，他们在规定的时间被关起来。在哈马丹，就像在波斯的所有地方一样，他们是一个卑微的种族，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他们的生活非常悲惨，每月向政府交税，不允许耕种土地或拥有土地财产。他们不能公开露面，更不用说举行宗教仪式了，否则就会遭到蔑视和鄙视。博卡拉王子的收入来自五百个犹太人家庭缴纳的贡品，这些贡品根据每个家庭的经济能力进行评估。在赞特，他们生活在悲惨的贫困中，遭受着巨大的

压迫。在的黎波里，当任何罪犯被判处死刑时，第一个碰巧在场的犹太人就被迫成为刽子手；这是以色列子民的耻辱，任何摩尔人都不曾遭受过。在埃及，他们不断受到蔑视和迫害。在阿拉伯，他们受到的蔑视比在土耳其还要严重。最近到过亚洲和非洲的旅行者都说过这样的话：犹太人自己对遭遇的任何善举、甚至是正义之举都感到惊讶，而当地人则对他们愤怒满胸。”

“虽然犹太人在欧洲较文明国家的境况最近有所改善，开始预示着那一天的来临，他们手中的战栗之杯将被挪走，但此时此刻，他们所遭受的侮辱和苦难仍有新的例证。来自土耳其的最新证词表明，奥斯曼人（土耳其人）对犹太民族的蔑视仇恨是无法表达的；最普通的土耳其顽童在路上也会对这个被遗弃的流浪的以色列种族进行侮辱。”

“这些记录显示，犹太人被驱逐到各个国家，他们的脚底没有得到安宁；他们在敌人面前无法站立；他们手中没有力量；他们的贪婪证明了他们的悲惨；他们被不断地糟蹋；他们总是被压迫和压垮；他们因所见的景象而疯狂，正如马萨达和约克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悲惨景象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常常处于饥饿、干渴、赤身露体和匮乏之中；他们的心一直战战兢兢，愁眉不展；他们常常没有生命的保证；他们的灾难奇妙而巨大，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在许多世代中，他们一直是一种征兆和奇迹。”

“但预言还没有结束。有明确的预言说，犹太人将拒绝福音；由于弥赛亚的外表卑微，他们心肠刚硬，不会相信受难的弥赛亚；‘他们将被瞎眼和惊愕的心所击打；他们将长期耳聋眼闭，心肠刚硬；他们将在正午摸索，如同瞎子在黑暗中摸索’。他们保留了预言（旧约圣经），却不辨别预言的光亮，因为他们的传统遮蔽了预言。他们接受的许多观点是如此荒谬和不虔诚，他们的仪式是如此无意义和轻浮，他们的礼仪是如此琐碎、荒谬和可鄙，以至于对它们的描述如果不是对他们的习俗和礼仪的抄录，不是从他们的生活中摘录，就没有可信度。”

申命记28：29

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

他们在正午摸索，就像瞎子在黑暗中摸索一样。如果还需要任何其他事例来说明对事件的预言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预见，那么所有民族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就明确地显露出来。”犹太人在万国中成为谚语、惊骇、传言、奚落和讥笑”，这是最奇妙的事实之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其预言之不可思议，其成就之神奇，都是不需要任何说明或证明的事实，在天下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见证人。圣经中许多关于犹太人的预言，其预言的意义更为深远，但仍有待实现，这些预言如果不是留给当代人，也是留给

后代人的见证。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关于他们的预言一样，虽然他们的敌人已经完全灭亡，但他们自己并没有被彻底毁灭；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罗马人，虽然都是曾经存在过的最强大的君主国，但他们如今在世上却没有一个代表；而犹太人，虽然被压迫、被征服、被放逐、被奴役、被蹂躏，但他们却幸存了下来，直到现在还遍布世界。在犹太周围的所有国家中，只有波斯人将他们从巴比伦的囚禁中拯救出来，而他们（波斯）仍然是一个王国。

“《圣经》还宣称，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即上帝将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作为永远的财产，永远不会被毁坏；而以色列的后裔将从异教徒中被带走，从四面八方聚集，带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永远住在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自从应许亚伯拉罕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千七百年；如果这个应许不是只给亚伯拉罕一个人的后裔，而是给其他人的后裔，那么现在这个应许就不可能实现，因为今天世上没有任何其他与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或几乎任何民族）的已知和公认的后裔，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一个国家的人民，与它周围的一些君主国相比，其范围和权力都非常有限，却首先在愤怒、忿怒和极大的愤慨中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古代帝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也从未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它们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后来，他们（犹太人）虽然分散在各个国家，在所有国家中也找不到安宁，却经受住了

十八个世纪几乎无休止的迫害；经过这么多代人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形式，或者可以称之为他们的个性特征，这无疑民族史上记载的最令人惊叹的事件；如果不承认这是一个超自然“记号”，那么它在现实中，以及在表面上，也都是一个“奇迹”，是历史哲学范围内最无法解释的。但是，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如此永久的掠夺，如此多的无尽的苦难（在此期间，他们的生命悬而未决）之后，他们仍然拥有巨大的财富，就像他们实际上一直所拥有的那样；而且，这一事实与预言完全一致，预言描述他们在最终回归犹太时，带着他们的金银，吃着外邦人的财富。《以赛亚书》第 lx 章第 9 节；第 lxi 章第 6 节。

此外，虽然他们是“人数稀少”的被掳者或逃亡者，而且在他们“四散逃亡”时是一个已灭亡王国的悲惨余民，但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这一点在描述他们返回犹太时的状况的预言性声明中已明确暗示；在他们流浪了那么久之后，那块土地将会因为居民的缘故而变得过于狭窄，而且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地方；这些事情对于那些认真思考这些事实的人来说，就像揭示这种不可捉摸的命运是圣灵默示的明显指示一样，清楚地表明了支配一切的天意的运作。

关于犹太人的预言和事实就是这样；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最弱小的逻辑学家也能得出道德论证。如果他们被彻底毁灭；如果他们混迹于各民族之间，被同化、消融；如果他们在流散后近十八个

世纪的时间里作为一个民族灭绝了；或即使他们隐居在一个地区并保持团结；如果他们的历史与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相似——那么，人们可能会试图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对他们命运的预言，无论多么符合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应该作为圣灵默示真实性的证据而得到支持。或者说，如果犹太人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状态不是如此奇特和特殊，以至于可以不折不扣地证明有关他们的预言的真实性，那么异教徒又会以怎样的胜利来证明这些（圣经）预言对圣经灵感（上帝之超自然启示）的观点是致命的！当犹太人分散在全地上；当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当他们不断被掠夺，却从未被毁灭；当最奇妙、最令人惊异的事实，如从未在任何民族中发生过的事情（赛四十九，19；撒下十，10）构成了他们历史的普通叙述，并从字面上应验了关于他们的预言，难道信徒不可以向他的对手挑战，要求他出示这样的证据来证明他对于圣经的不信吗？圣经提供了一连串不间断的证据，每一个环节都是预言和事实，绵延许多代，至今仍未终结。尽管这些事件各式各样，千奇百怪，都是通过人类的手段和次要原因促成的，但它们同样具有预言性和奇迹性；因为手段和结果一样不可能被预见，原因和事件一样不可捉摸；它们曾经是，而且在无数的事例中仍然是通过基督教敌人的手段完成的。无论谁想寻求奇迹，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再伟大不过的神迹和奇迹。基督徒可以从这个四面都坚不可摧的基督教堡垒中藐视敌人的一切攻击。

关于犹太人的预言就像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一样清晰。它们（圣经预言）就像现存的最古老的记录一样古老；而且从来没有人否认，它们都是在其中每一个预言之事实实现之前发表的。人类的智慧无法想象这些事件的发生，整个自然界也从未出现过与之相似的事件。而事实是可见的、现成的，甚至连一根头发丝都适用。摩西作为一个未受启示的凡人，能够描述以色列人的历史、命运、分散、待遇和处置，直到今天，或者三千二百年来的情况吗？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人见证同样和类似的事实，就像它们被证明是真实的一样奇妙吗？

他们会显露这么多未来的秘密吗，而他们必然对这些秘密一无所知？可能性对他们来说是无限不利的。因为人的思维经常会对最近的事件和最可能的结果产生不确定的波动；但对于遥远的时代，当数千年过去之后，对于与之相关的事实，与之前所有的知识、经验、类比或概念相悖的事实，人的思维会觉得它们对凡人来说就像死亡一样黑暗。只看犹太人的离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情况——他们的城市是如何荒凉的，他们的圣殿是如何荒凉的，而圣殿以前是他们常去的地方，现在被夷为平地，像田地一样被犁过，他们的国家被蹂躏，他们自己被大量杀害，倒在刀剑、饥荒和瘟疫面前——残余的犹太人是如何被留下的、他们被掠夺，被迫害，被奴役，被掳掠，被赶出自己的国土，不是被赶到可以安全生存的山区，而是被分散在万国之中，任凭这个到处都憎恨和压迫他们的世界摆布——支离破碎，就像大风暴中的船只残骸，像碎片一

样散落在大地上，非但没有消失，也没有与万国融合，而是仍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在每个王国都是一样的，保留着相似的习惯和风俗，信仰和礼仪，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虽然没有以弗得，也没有祭祀，在每一个地方都受到同样的侮辱和嘲弄、在他们的苦难中繁衍，在他们的敌人中生存，目睹许多国家的灭亡和所有国家的动荡，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掠夺，尽管他们对它们的爱依然如故，而这成为他们罪恶的绊脚石。他们往往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支离破碎，但却整齐划一，亘古不变。他们遍体鳞伤，却从未倒下——他们虚弱、恐惧、悲伤、受苦——他们常常被自己的悲惨遭遇逼疯——他们在谈论者的口中，成为所有人的嘲弄、笑谈、讥讽和恶名，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全世界唯一通用的谚语：——每一个事实，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无法猜测的；凡人，纵观世世代代，又怎能在遥远的过去预言这些在后世显而易见的奇迹中的任何一个？除了拥有完美预知能力，甚至对自由（人）的智慧和道德主体的意志和行为了如指掌的万灵之父（上帝），还有谁能揭示他们（犹太人）无边无际却又无休无止的漂泊，揭开他们所有的命运，揭开犹太人和他们的敌人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气候下的心思呢？世界的创造与这些事物的揭示一样，都是或然的杰作（即不是必然的、凡人能够预测的事情，而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是出于上帝的全能、全知）。这是上帝力量和先见之明的显现，是许多思想的积累。

他们（犹太人）的保存是预言和应验中最奇妙的部分，只能用他

们在完成其余未实现的预言中的进一步作用来解释，届时，上帝将以某种不可预见的方式，从万民中将他的选民聚集在他们的弥赛亚长期被拒绝的旌旗周围，并将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土地归还给他们。我们不会冒然解释未完成的预言，但这奇妙的犹太民族将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点我们并不怀疑。

如果犹太先知（旧约众先知）只是猜测者，他们的猜测自然会局限于他们所熟悉的事情——与他们自己种族有关的事情；尤其是因为在撰写这些著作（圣经旧约）的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很少，尤其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唯一子民，视其他民族为弃民，与应许和启示无缘。对于任何一个熟悉早期历史的人来说，这些先知著作（圣经旧约）的广泛性和准确性都是令人惊讶的；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预言内容的惊人准确性，不是从其他国家的当代年鉴中得到的证明——如果它们拥有年鉴的话，也早已消亡了——而是从所提到的各个国家的遗迹和地理特征中得到的证明，它们与散落在（圣经旧约）预言篇章中的附带典故完全吻合，而且从这些古老国家的文明中产生的文明，仍然证明着它们的原始特征；尤其是在他们当时遥远的未来历史的细枝末节中，这些细节已经得到了惊人的应验，其证据属于历史时代，甚至可以追叙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注意其中的一些细节，它们的奇妙程度并不亚于我们在上文已经注意到的有关犹太人本身的细节。

关于以实玛利的预言

在古代圣经旧约中，关于以实玛利的预言在某些方面是最引人注目的，因此我们选择了这一预言。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与埃及使女夏甲所生的儿子。他被排除在救世主的行列之外，但却成为特别预言的对象。这个预言可以追溯到近四千年前亚伯拉罕的时代，由摩西在三千三百年前记录在案。它是这样说的，“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创世记》第十六章第 11、12 节。还有其他关于以实玛利的预言也是如此：“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创世记》第十七章第 20 节。

在上面这两部分中，这些预言都是非凡的——是人类的远见和想象力所无法预言的。为什么以实玛利是个为人像野驴的人？为什么他的手与每个人作对，而每个人的手又与他作对？为什么他住在弟兄们中间，却不与他们同化？为什么他的腰里会生出十二个王子？这样的事实在任何一个人的记录中都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为什么他是唯一的例外，这又是如何预知的呢？然而，亚伯拉罕这位非婚之子的后裔却真实地预言了这一奇迹。阿拉伯人种是这一奇妙预言真实性的永久纪念碑。这个奇迹就像犹太人一样明显，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不与其他种族同化。今天，在阿拉伯半岛荒凉多石的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与近四千年前的画像一一对应，就像在任何地方漂泊的犹太人与同一超人艺术家在同一时间所画的画像一一对应一样。以实玛利和以撒一样，是先知预言圣灵默示的永久纪念。任何其他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从而无可置疑地显明了圣经的超自然性，显明了是上帝的超自然启示）。在古代所有民族的战争中，他们（阿拉伯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在其他种族的冲击下，他们永远抵制联盟和干涉；以实玛利的血液仍然在他们的血管里肆意流淌；他们的家园仍然是帐篷。他们自由自在，就像狂风席卷海岸一样，他们仍然在祖先居住过的沙漠中游荡，是陌生人的恐惧和文明的不解之谜。阿拉伯（游牧者，沙漠居住者）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了预言中的一切。

如果不作过分的扩展，我们甚至无法说出有关亚扪和摩押、以东

的预言。希望扩大研究范围的读者可以阅读威廉-本戈-科尔利尔或吉斯关于预言的演讲，或者牛顿的演讲。读者将在这些详尽的论文中找到全面而详尽的论述。如果读者不厌其烦地走遍这片土地，他就会在三千年前的预言著作中发现一本现存的最好的手册（圣经），它解释了他所遇到的各地的风土人情，也是解释这片土地上播撒的废墟的唯一图表。上帝如此安排，以至于每一个海岸和山脉都成为他的古代先知的真理和灵感的永久见证。

关于推罗和尼尼微、西顿和非利士的预言也同样引人注目，所有这些预言都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得到了应验，但我们必须略过这些预言，请读者参阅前面提到的同样的信息来源。关于所有这些地方，旧约先知们都预先写下了历史，其细节之详尽令我们惊叹，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细节至今仍清晰可见。现代旅行者发现，没有比关于这些土地和骄傲的城市在其辉煌时期所使用的语言更合适的（预言）词语来描述他们今日的观察结果了。（旧约）先知以旅行者无法超越的生动性和准确性描绘了当前的事实，其描述绝对真实。

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在这幅（圣经旧约）图画中添加任何内容——这幅图画中没有缺少的色调，没有多余的部分。这不是一个某些部分可能与现实相似，而其他部分却没有相应现实的记述，而是一个对每个部分，无论大小，都精确无误的叙述。读者可以在上面所提到的（关于详尽地总结介绍旧约预言的）书籍中看到更多

的参考内容。这些内容暂且不提，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关于巴比伦和埃及（希伯来人被掳之国）的预言的更多内容。

关于巴比伦的预言

如果说有哪座城市似乎可以对任何关于其灭亡的预言都不屑一顾，那这座城市就是巴比伦。它的城墙被认为是世界奇迹之一，看起来更像是大自然的堡垒，而不是人类的杰作。

关于巴比伦城墙的范围有不同的说法，希罗多德认为周长为 480 斯达德；普林尼和索利努斯认为是 60 罗马里，或同等范围；斯特拉波认为是 385 斯达德；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认为是 360 或 365 斯达德，这两个人都访问过巴比伦，根据他们略有不同的证词，最后一种说法与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说法几乎一致，即 368。希罗多德文本中的 480 而非 380 可能有误，普林尼和索里努斯可能抄袭了这一文本。多出的 20 或 25 斯泰德的差异可能是由

于测量线是在壕沟外侧，而不是紧靠城墙。这样，各种说法就可以基本吻合了。雷内尔少校估计城墙的范围为 34 英里，即两边各 8.5 英里。高耸的城墙、层层叠叠、与城墙一样高的悬空花园、阻挡幼发拉底河的堤坝、百座铜门以及毗邻的人工湖，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凡人最伟大的工程都集中在了一点上。

然而，就在它国力强盛之时，根据最精确的编年史学家的说法，在敌人的脚步踏入巴比伦之前的一百六十年，预言的声音就已经宣告了强大而未被征服的巴比伦的末日。经过漫长的岁月，巴比伦逐渐归于尘土，其衰落的过程是显而易见的。当伟大的巴比伦周围只剩下辉煌记忆的时候，人们对没落的巴比伦的描述与现在每一位旅行者对其废墟的描述一模一样。有关巴比伦的预言可以从最早的时期到最近的实现时期联系起来看。

迦勒底肥沃无比，直到基督教时代之后，它还保留着巴比伦尼亚的名称，如果说有哪个国家可以与巴比伦的伟大相媲美的话。它是整个东方最肥沃的地区。巴比伦是一个广阔的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点缀其间，使之更加富饶。

在这种温暖的气候和肥沃无尽的土壤中，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在如此广袤的地区，都没有出现过与之相媲美的丰饶物产。希罗多德说，他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里奇妙的肥沃，除了目击者，没有人会相信；虽然他是用希腊的语言写作，而希腊本身就是一个

肥沃的国家，但他表示自己意识到，他对实际所见的描述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圣经旧约关于巴比伦和迦勒底人土地的预言数不胜数；经过漫长岁月的流逝，这些预言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得到了证实，并最终得以完全实现。上天的审判不是随意的，而是确定的；不是任意的，而是公义的。这些审判之所以针对巴比伦人和迦勒底居民，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偶像崇拜、暴政、压迫、骄傲、贪婪、酗酒、虚假和其他邪恶。他们的偶像崇拜是如此卑鄙和残暴，或者说，他们是如此使宗教的名义屈从于他们的邪恶激情，以至于最令人憎恶的习俗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形成了他们的一些宗教仪式，甚至异教徒的作家也只能用愤慨和憎恶的语言来谈论这些习俗。尽管迦勒底人得到了无数的祝福，但他们并不重视上帝的荣耀；示拿平原上覆盖着的人类的所有荣耀，由于盛行的恶习和持续不断的各种罪行，以及对这些恶习和罪行的惩罚，变成了残骸、废墟和彻底的荒凉；上帝的话语（除了他的话语还有谁的话语？）必然彰显。

以赛亚书十三章。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净光的山竖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

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 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哄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 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 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 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 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忿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伏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精金还少，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 在忿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聚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必激动玛代人来攻击他们。玛代人不注重

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耶利米书51章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毀滅的風刮起，攻擊巴比倫和住在立加米的人。我要打發外邦人來到巴比倫，簸揚她，使她的地空虛。在她遭禍的日子，他們要周圍攻擊她。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貫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憐惜她的少年人。要滅盡她的全軍。他們必在迦勒底人之地被殺仆倒，在巴比倫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猶大雖然境內充滿違背以色列聖者的罪，卻沒有被他的神萬軍之耶和華丟棄。你們要從巴比倫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

在她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她的酒就颠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她哀号。为止她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她却沒有治好。离开她吧。我们各人归回本国。因为她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意攻击巴比伦，将她毁灭，所以激动了玛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了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作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阿，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已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各人都成了畜

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分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争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其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迦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竖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腊，米尼，亚实基拿各国招来攻击她。又派军长来攻击她，使马匹上来如蚂蚱，使列国和玛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

预备攻击她。地必震动而瘠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争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闩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城原文作女子）好像踣谷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她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她。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迦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她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

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示沙克（就是巴比伦）何竟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她被许多海浪遮盖。她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必刑罚巴比伦的彼勒，使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其中出去。各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她全地必然抱愧。她被杀的人必在其中仆倒。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她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仆倒，照样她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仆倒。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

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唉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她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她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号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迦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众水，波浪匍匐，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她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致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玛西雅的儿子，尼利亚的儿子西莱雅与王同去（西莱雅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西莱雅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阿，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

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她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围攻巴比伦的敌人、巴比伦人的怯懦、攻城的方式，以及围城中所有引人注目的情况，都是先知们预言和描述的，就像古代历史学家所描述的事实一样。

关于埃及的预言

埃及是最古老、最强大的王国之一，旅行者的研究方向仍然是探索其无与伦比的权力纪念物。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建立过如此伟大和持久的纪念碑。在其他古代君主国的城市废墟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的遗迹，而埃及的那些人造山——金字塔——在 30 英里之外就能看到，而且没有任何日期记录，却经受住了时间的摧残，毫发无损。在古代，埃及王朝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王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产生过如此悠久的国度。埃及人的学问是众所周知的。古代历史学家所记载的城市数量和人口几乎超越了可信度。自然与艺术的结合使这里成为最富饶的地区。它被称为世界粮仓。它被划分为几个王国，其势力常常扩展到周围的许多国家。然而，犹太先知们并没有因为知道埃及的伟大和荣耀而不敢宣称埃及将成为一个卑贱的王国，再也不能凌驾于万国之上。

每一个（圣经旧约）预言的实现都清楚地表明，每一个预言都是圣灵默示的驱使。

埃及是许多（圣经旧约）预言的主题，这些预言在古代都得到了应验；埃及至今仍保留着圣经预言为其命运打上的每一个印记，正如它在许多时代所保留的一样：

“他们将是一个卑贱的王国。它将是最卑微的国家。它也必不再自高于列国，因为我要削弱他们，使他们不再统治列国。”

以西结书29: 12-15

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四十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四十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忒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

在基督教纪元前约三百五十年前，埃及完全臣服于波斯人。之后，它被马其顿人征服，并被托勒密人统治了二百九十四年，直到公元前三十年左右，它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它长期臣服于罗马人，先是归属罗马，后来又归属君士坦丁堡。公元 641 年，它被移交给萨拉森人（穆斯林）统治。1250 年，马穆鲁克人（穆斯林苏丹的奴隶兵）废黜了他们的统治者，篡夺了埃及的统治权。一种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奇特、最令人吃惊的政府模式建立并维持了下来。每一位继任的统治者都从一个外人和奴隶升格为最高权力者：没有前统治者的儿子，也没有埃及本地人继承主权；而是从一个新的外来奴隶种族中选出一位首领。1517 年，埃及开始向土耳其人称臣纳贡，马穆鲁克人保留了大部分权力，每个帕夏都是

压迫者和外来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每一次解放埃及或建立埃及君王的尝试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而且往往对有抱负的人来说是致命的。

这就是埃及的现状。二十三个世纪前，埃及失去了她的自然君主，她肥沃的土地先后沦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希腊人、阿拉伯人、格鲁吉亚人的猎物，最后沦为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名的鞑靼人的猎物。马穆鲁克人被买来当奴隶，又被引进当士兵，他们很快就篡夺了政权，并选出了领袖。如果说他们最初的建立政权是一个奇特的事件，那么他们的延续也同样非同寻常。他们（那些奴隶兵、埃及掌权者）被从原籍国带来的奴隶所取代。压迫制度有条不紊。旅行者所见所闻的每一件事都在提醒他，他是在奴隶制和暴政的国度里。没有比让一个国家的本地人在陌生人和奴隶的专横统治下永远受奴役更不公正、更荒谬的宪法了。然而，埃及五百多年来一直是这种状况。巴哈里特王朝和博尔基亚王朝最杰出的苏丹本身就是从鞑靼人和切尔卡西亚人的队伍中晋升上来的；四十二个酋长或军事首领的继任者不是他们的儿子，而是他们的仆人。

古代先知预言了什么？“我要把这块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毁于陌生人之手。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埃及地不再有王子。埃及的权杖必将离去。”预言还说：“他们将是一个卑贱的王国；它将是最卑贱的国家”。从预言的日期算起，两千四百年过去了，一位对

宗教嗤之以鼻的人，却亲眼目睹了事实，他这样描述：“在埃及，没有中产阶级，既没有贵族、教士、商人，也没有地主。旅行者遇到的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悲惨气氛，向他指出压迫的强暴和奴隶制带来的不信任。居民们的愚昧无知同样阻碍了他们认识到罪恶的根源或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无知遍布各个阶层，影响到道德和物理知识的方方面面。除了肠道疾病、公共苦难、敲诈勒索、私生子和谋杀之外，人们什么也不谈论。司法本身不拘一格地处以死刑”。

其他旅行者将最可恶的恶行描述为普遍现象，并将人民的道德品质描述为堕落至极。神庙和宫殿的废墟比比皆是，泥墙小屋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住所，由此可见这个国家的荒凉。埃及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统治区所包围；（圣经）预言将埃及标示在荒凉之中，这确实是真的：埃及“将在荒凉的国家中荒凉，她的城市将在荒废的城市中荒废”。长期以来盛行的有计划的压迫、勒索和掠夺，以及每个土耳其帕夏为自己的权威和权力进行的压榨，使这个国家“一无所有”，仍然显示着它是如何被外人的双手所浪费，“它是如何被卖到恶人的手中”。

以西结书29章

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阿，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預言攻擊他和埃及全地，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埃及王法老阿，

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殓，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作食物。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色弗尼塔直到古实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四十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四十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四十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忒罗。在那

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作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角发生，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结书30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阿，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

杀之人仆倒的时候，古实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址必被拆毁。古实人，弗人（或作吕彼亚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从色弗尼塔起（见二十九章十节）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荒废。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实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这事临近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被杀的人。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

怕。我必使巴忒罗荒凉，在琐安中使火着起，向挪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忿怒倒在埃及的保障上，就是训上，并要剪除挪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训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弗白日见仇敌（白日或作终日）。亚文和比伯实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答比匿折断埃及的诸轭，使她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退去。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阿，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唉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

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以賽亞書19: 1-16

論埃及的默示。看哪，耶和華乘駕快云，臨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兢。埃及人的心在裡面消化。我必激動埃及人攻擊埃及人，弟兄攻擊弟兄，鄰舍攻擊鄰舍，這城攻擊那城，這國攻擊那國。埃及人的心神，必在裡面耗盡。我必敗壞他們的謀略。他們必求問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術的。我必將埃及人交在殘忍主的手中。強暴王必轄制他們。這是主萬軍之耶和華說的。海中的水必絕盡，河也消沒干涸。江河要變臭，埃及的河水，都必減少枯干。葦子和蘆荻，都必衰殘。靠尼羅河旁的草田，並沿尼羅河所種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風吹去，歸於無有。打魚的必哀哭，在尼羅河一切釣魚的必悲傷，在水上撒網的，必都衰弱。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織白布的，都必羞愧。國柱必被打碎，所有佣工的，心必愁煩。瑣安的首領，極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謀士，所籌畫的，成為愚昧。你們怎敢對法老說，我是智慧人的子孫，我是

古王的后裔？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琐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房角石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耶和華使乖谬的灵，搀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作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棕枝与芦苇，所作之工，都不成就。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華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战兢惧怕。

以西结书32：1-15

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话临到我说，人子阿，你要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主耶和華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

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華说的。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仆倒的日子，他们各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兢。主耶和華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仆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这水。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像油缓流。这是主耶和華说的。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河流或尼罗河的古老支流远离河道，运河干涸，溪流随之枯竭，这可能是造成埃及大部分地区荒芜的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原因。在尼罗河畔，只要有灌溉的地方，只要有小河在植物周围流淌，并流向田野里的所有树木，植被的奇妙繁茂就会让欧洲人大吃一惊；在我们寒冷和相对缺乏阳光的气候条件下，病恹恹的温室植物[在埃及那里]会呈现出巨大的形态。然而，这些富饶的边缘地带现在是局部的和狭窄的；在一些地方，就像在罗塞塔一样，前进的沙丘（通过其倾斜的两侧，可以看到树木的茎、上部枝条和最顶端的树枝被埋葬或正在被埋葬，标志着尚未停止的荒芜的进程）威胁着毁灭，就像被判处站在涨潮边缘的重罪犯一样。但是，在埃及的大部分地区，荒凉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尼罗河的溪流现在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与以前的情况大相径庭。

尼罗河河床现已干涸，当地人称之为Bellohmah，距离尼罗河最近的支流也有八十英里远。中间长宽不一的地方被标注为“巨大的沙质平原”，一条长长的运河部分与之相交，现在除了洪水泛滥的时候，运河已经干涸。沿着海边，土地平整，树木稀少。而在埃及的东边，尼罗河的佩鲁西支流已经淤塞；尼罗河流经的平原，除了几个死水潭之外，与现在四面环绕的沙质沙漠毫无区别。在中间地带，甚至在尼罗河水流现在占据的狭窄得多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河流和运河的干涸痕迹，沙漠覆盖了许多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曾使埃及跻身于主要王国之列。除了罗塞塔和达米埃塔

的周边地区以及几个悲惨的村庄之外，旅行者在穿越曾经富饶的埃及三角洲时，都要经过一片沙漠；在曾经溪流潺潺、小河潺潺的地方，水皮袋子是旅行者的必备装备，只有在经过八、十个小时或更长的旅程后才能重新装满水，有时还要在一口不健康的死水井边重新装满水；而在这个国家，牛群是不会喝这种井水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埃及曾经肥沃的土地上，沙漠已经蔓延了很大一部分。和其他国家一样，埃及最近的旅行者现在看到并承认圣经预言的奇妙实现。

林赛勋爵说：——

我们久久凝视着周围和脚下的景象（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可怕的荒凉！不，已经分崩离析。第二座塔楼，也就是东边的塔楼，只是一堆石头，倾泻而下——正如圣经预言和现代旅行者所言。我回到大方尖碑前，在它匍匐在地的同伴的断柱上，花了一些时间来缅怀散落在我周围的废墟景象。上帝的手如此明显地摧残了这一切，应验了我当时看到的诺阿蒙荒凉景象的预言。真理之神的手确实“对埃及的所有神明实施了审判”，但尤其是对其虚假的代表，即这个最巨大的地上神庙的偶像；它的宫廷里一片死寂；“诺的众人”被斩尽杀绝；帕特罗斯“荒凉”；“舍的土地仍然是最卑贱的王国”——预言的话语如此肯定，预言的实现如此明显。．．．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参观孟菲斯遗址以及达舒尔金字塔和萨卡拉金字塔。土丘、堤坝、几块碎石和两座巨像（几年前被卡维利亚挖出）是下埃及古都的唯一遗迹。我们骑行数英里，穿过棕榈

树和金合欢树林、耕地和荒沙，我们知道这里一定是孟菲斯的遗址，但孟菲斯古代宏伟建筑的其他遗迹都已消失。诺夫（挪弗）确实是“荒凉的废墟”。

耶和华神如此说：“我也要毁灭偶像，使他们的像从挪伯停止。我必使帕特罗斯荒凉，在琐安（或作“坦尼斯”）放火，在诺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怒气倾注在埃及的力量——辛身上；我必砍断诺的众人，在埃及放火：罪将遭受极大的痛苦，诺将被撕裂，诺夫将每天都有苦难。阿文（赫利奥波利斯）和皮比塞斯（普巴斯图因）的年轻人将倒在刀下；这些城市将被掳走。在特哈弗涅斯，当我在那里折断埃及的轭时，日子也将暗淡下来；她的强盛也将在她身上停止。．．我必这样在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尽管古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了埃及的城市数以千计，但所有（旧约）先知时代存在的城市早已成为废墟。埃及昔日富饶多产，如今除了部分地方仍有尼罗河水灌溉和耕种外，其他地方都已光秃秃、人烟稀少。开罗和亚历山大这两座大城市被沙漠所包围。除了罗塞塔和达米埃塔，以及一些悲惨的村庄之外，从亚历山大港到阿里什，或者从一端到另一端，在下埃及境内看不到一个城镇。底比斯曾经以其百座城门而闻名于世，从其宏伟的遗迹来看，它可以被称为废墟之都。孟菲斯的木乃伊如此之多，尽管这座城市已经毁灭，但木乃伊依然存在；在宫殿和神庙坍塌成难以辨认的

一堆堆之后，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形依然保持着完美的结构。赫利奥波利斯现在只有一座直立的方尖碑，告诉人们它周围的土丘曾经是“太阳之城”。亚历山大城的一条街道及其中心广场，建于（旧约）先知时代之后，所占空间比现代城市还大。在布巴斯提斯（Bubastis），即现在的特尔巴斯塔（Tel Basta），《圣经》中的皮贝赛特（Pi-beseth），有一些高大的土丘，还有一些帕什特古城的遗迹。在三角洲的不同地方，还有许多其他的土丘，标志着古代城镇的遗址。

正如耶和华昔日在琐安田野上创造奇迹一样，这座城市（其位置毋庸置疑）如今也在其废墟上印证了它古代的伟大，以及它预言命运的印记。琐安的遗迹鲜为人知，旅行者也只是对其进行了部分描述，因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桑（San），或者按照当地阿拉伯人的说法，扎安（Zaan），是一个用泥土和砖块建造的小渔村。古城遗址就在附近，但高出平原很多。一般来说，这些遗址没有被沙土掩埋，而是由大量泥土、碎砖和瓦片堆砌而成。主要遗迹都是倒塌的，几乎呈直线排列，似乎属于同一系列宏伟的公共建筑。在离村庄最远的地方，高高的沙丘使人看不到任何废墟或建筑，如果那里曾经存在过的话，那也是很有可能的。首先出现在沙丘上方的是两块方尖碑碎片，一块长 27 英尺，另一块长 16 英尺。在六十码远的地方，地面上有二十多块大花岗岩，显然是古代建筑的一部分，在更远的地

方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花岗岩。除了最后这些，还有方尖碑的碎块，上面布满了垃圾，还有一个坐着的石人或石像，高 11 英尺，坐在一块高 5 英尺、宽 4 英尺的石块上，但几乎是水平躺着，头朝下，好像在舔灰尘。在同一方向约三十六码远的地方，有三座断裂的方尖碑，其中一座的顶部或上部已经断裂，长二十四英尺，横卧在那里，而下部则分成另外两块碎片，斜斜地插入沙中。第二座方尖碑位于其附近，两端隐藏，中间断裂：虽然长达 30 英尺以上，但显然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可见的最窄部分直径为四英尺。第三座显然处于未完工状态。除其他证据外，这也表明耶和华是一位迅速打击埃及的使者，他的审判突然降临埃及。在距离方尖碑 50 码远的地方，还有两座方尖碑毗邻而立；在离这两座方尖碑稍远的地方，有七八十块大石头或花岗岩石块挤在一起（其中有些是六英尺乘四英尺），其中大部分藏在地下，还有一些散落在四周。废墟的碎片散布在很大的范围内，在这些碎片中，可以发现许多比加沙地带更大的玻璃碎片，这清楚地表明耶和华曾“在琐安放火”。

难道还有比这些关于埃及的预言更没有歧义的词语，或者还有比这些预言更奇妙的事件，或者还有比这些预言更不可能被人类预见的事件吗？埃及国王的漫长世系始于世界的最初时代，当它还未被打断时，它的最终结局就已经揭晓。异教徒曾经试图从埃及君主的数量和统治时间来证明埃及是大洪水时代之前的一个王国，这就使这些关于埃及的预言的奇妙性质变得更加突出。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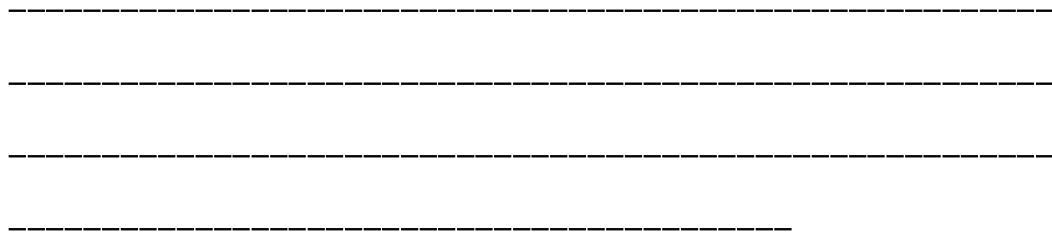
千多年前开始的两千年中，埃及从未没有过自己的君王，这似乎排除了发生这些预言事件（预言指出埃及将要长久性低微、没有自己的君王）的可能性；而过去两千年的经历却充分验证了这一点（埃及在过去两千年中一直被外族统治）。虽然埃及经常对犹太和周边国家实施暴政，但犹太先知们预言，埃及自己的权杖将会离去。

国王之国（因为其在旧约先知时代的当代和历代君主的人数都可以证明这个称谓的正确性）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君王；它将被陌生人之手毁灭。他们（旧约先知）预言，它将是一个卑贱的王国，一个最卑贱的国家；它本身将是荒凉的，被荒凉所包围，它再也不能凌驾于万国之上。这些预言描述了它可耻的屈从和无与伦比的卑贱；它过去和现在的堕落与其昔日的强大和骄傲相比，就像现在泥墙建筑的脆弱与其不朽金字塔的稳固相比，并无丝毫相似之处。这样的预言，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无可置疑地证明，它们（旧约预言）一定是全知全能的宇宙主宰的启示。

我们在此结束对预言的引证，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穷尽了圣书中的所有预言，甚至是所有较为显著的段落，而是因为图表过于庞大，无法一一探讨；更因为所引证的预言满足了论证的所有要求。如果说有什么命题需要大量证据的话，那么这里提供的支持犹太（旧约）先知是受上帝启示的命题的证据就是这种类型的。它没有任何弱点；它是绝对的证据。

在这些奇妙的预言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丰富性、细微性和奇特性；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们所涉及的事件使预言成为世世代代的永恒纪念——这些事件不会成为消失的历史，也不会逝去、让人们有可能对它们是否是应验的事实提出争论，而是，它们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永远可见——一个永远存在和持续的见证。

麦尔文主教说得好：“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与它所应验的预言联系在一起，它就是双重奇迹。在这里，这个奇迹对每个人的感官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所有国家都是它的目击者”。



是什么心灵弥漫在这些无与伦比的（圣经旧约）篇章中；它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对它来说，未来就像过去一样；它穿越时空，横跨万国，在它神秘的注视下，所有的事件似乎都赤裸裸地躺在那里；对它来说，不仅时间和人类历史似乎是开放的，而且永恒本身和所有的世界似乎都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答案只有一个：当我们翻开这些神圣的书页时，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上

帝。预言家们自觉地处于一种超自然之上帝的力量的掌控之中。照耀在我们周围的光不是尘世的光芒；这些光亮不是人类的；我们不可避免地确信有一种超凡的存在；灯烛的气味不在这里；闪光不是人类天才的闪光。我们站在一座伟大的殿堂里，它的穹顶直插云霄，它的墙壁束缚了时间，在它的光芒中，我们穿透了永恒。这是神的殿堂，神是殿堂的光和荣耀。

人类的书可能丰富而美丽，但它缺少荣耀圣书的天光。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

把人类的书籍——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放在它（圣经）旁边，它们（人类书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与它的深邃相比，它们的探测是多么浅薄！与它的广袤相比，它们的范围是多么狭窄！与它的浩瀚相比，它们的飞行是多么微弱！这是为什么呢？有人不知道答案吗？这些都是人的书，他们的生命有限，他们的能力孱弱，他们被限制在狭小的时间和空间里，他们在感官和现象的领域里摸索。因此，他们是狭隘而无足轻重的世人。他们表现出昆虫的尺度。但是，这圣经是上帝的书。从永恒中降下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这本书的作者；万物在他里面，也从他而有；他指定了造物的诞生，也引导造物走向终结； he 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一神；他知道万事万物。这是对其（圣经的）独特性、其漫长而庄严的思想长廊、其广阔而无尽视野、其深不可测的知识深度和登峰造极的知识高度、其无穷无尽的广度和范围的唯一解

释！这就是作者之间的差异：人（其他人类书籍的作者）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上帝是圣经的真正作者）之间的差异：无限的认识者与有限的猜测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永远是不可估量和不可消除的。

如果有人想进一步了解先知论证，我们建议他阅读《先知论证》一书中更为详尽的讨论。

牛顿、吉斯、拉德纳等人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更深入的探讨和更全面的阐述。附录中的论文经过删节，篇幅极为简短，但阅读和研究这些论文大有裨益。我们无法想象有任何情况可以增加论证的力量，也无法说明它有任何不足之处。任何聪明才智都无法回避它的力量。《圣经》可以被人顽梗地拒绝，但关于其产生的超自然因素的证据却从未被反驳过，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永远也不可能被反驳。拒绝接受《圣经》的态度，是对理性的蔑视，只能归咎于纯粹的意志、是偏见和罪恶激情的产物，如果不是更可耻的东西的话。一般的坦率和诚实至少应该迫使人们承认上述证据的事实性、真实性、以及超自然性。

时间的长河有可能改变和抹杀事实，使曾经确凿无疑的证据失去效力，也有可能使曾经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毁于一旦。有些证人的

证词可以决定某个案件，但他们死后，由于没有适当的方法保存他们的证词，证词也就失去了作用。自相矛盾、混淆不清、不明确或不可信的因素很可能潜入证据中，从而使证据失去效力。记忆力衰退、罪恶激情、利己主义、不诚实、缺乏智慧等等，千头万绪，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损害证据。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能根本无法提供证据。案件就必须存疑。最好的理由和最大的利益往往会因为意外而失去必要的支持，从而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

世界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各国人民的利益不断变化，面临令人目不暇接的见证。

每一个新时代和每一种新文明的到来，就使得人们对过去和逝去的事物失去了兴趣，而对即将到来的事物充满了渴望；所有这一切都合谋将过去的时代埋葬在遗忘之中，甚至埋葬在时间的影响之下，更有甚者，埋葬在遥远的过去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剩下的东西很快就会变得不确定。人们往往无法辨别真假。神话和传统的夸张以及想象笼罩着遥远的古代。对于遥远的过去，我们几乎只能确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太确定。这就是规律。对于来自遥远年代的每一件事，我们的思想都倾向于持怀疑态度；这一点不足为奇。对于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更是如此。我们会立刻把它们当作愚蠢的故事和纯粹的童话故事抛弃；这并不奇怪。

如何克服证明启示的困难，然后保存和延续证据，是无限的作者（上帝）必须解决的问题。人类的任何手段都无法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这需要上帝证明他的超自然的启示，并设计一种方法永久保存他自己的见证，使其永远可用。对人类来说不可能的事，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他知道如何保管自己的话语，不仅知道如何提供证明这是他话语的原始证据；还知道如何在未来的时间里完整地保存证据；更知道如何逐代增加证据，让时间的流逝增加证据的数量与力量；从而向我们这些时代的终结者证明他的启示，甚至比向接受启示的先辈们证明得更充分。这是一个奇特的方法。我们依赖于传统，如果能有记录，那就更好了；如果能加上经久不衰的遗迹，我们就可以更放心了。

这就需要充分的证据。传统各不相同；书面历史容易被篡改—变得模糊不清；精确解释的手段变得不足；甚至纪念碑也会坍塌，或者被遗忘。其结果是，“我们透过玻璃看到的是晦暗的”，对过去如此，对未来也是如此。

现在，上帝深知这一切，为了验证和保存他的启示的证据，他设计了一个新的、永远无懈可击和不断增强的证据——预言的证据；证据永远从未来来到我们身边，每一个明天都比每一个昨天更强大。它记录的是帝国的废墟；国家的变迁；民族和文明的湮灭；他自己教会的永恒财富；他的启示不朽的生命力；各国的兴衰与征服；埃及、叙利亚、菲尼西亚、阿拉伯、伊都米亚（以东）、

巴比伦、尼尼微、犹太和所有古代著名地方的状况和许多世纪的历史。这些都是他的见证人。它们不会死去。它们不会忘记。它们不会自相矛盾。它们中的一些三千年前就在陪审团面前，其中最年轻的将近两千年。它们仍然站在证人席上，虽历经岁月的风霜，但依然鲜活，今天向我们所作的见证，比以往任何时期向我们任何一代祖先所作的见证都更加充分。岁月并没有剥夺他们的证词，反而使其更加丰富。任何盘问都不会削弱证人的证词。没有也无法提出反证。岩石和沙丘永远讲述着同一个故事，而从残骸中挖掘出的石板、木乃伊、钱币、雕塑和石碑只会增加证词的分量。

检验是绝对的。这里有一个不能被拒绝的证人，不可能判定他是错误或虚假的；他的证词不仅造成了一个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不可能反驳的问题。

上帝自己才是真正的见证人，只有他才能成为见证人，就像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自己的作用。国家、民族、帝国、城市的未来是他所使用的语言——宇宙中没有其他生命可以学习或使用的语言；时间的永恒前进诠释了他的话语。这些与我们同在的纪念物，无论是石头（建筑物与纪念碑）还是肉体（世人），都证明了圣经作者的身份就是上帝。预言的实现绝对证明了他（上帝）就是创造者。

预言没有失败。

（预言中）如果有许多冒险和许多失败，只有偶尔的成功，如果失败总是发生在最难预见的冒险中，而成功则发生在所有可能有理由猜测的情况中，那么这个论点实际上就毫无价值了。但是，如果预言的次数很少，而且显然都是推断那些依据不存在的事件，那么即使是少数几次预言中的一次，也会构成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预言中蕴含的不仅仅是人类的智慧，而且在一个没有其他书籍包含任何类似内容的世界中，也会证明作者的超自然能力。

然而，理性又迫使我们如何评价（圣经这样）一本书的作者呢？这本书（圣经）的大部分篇幅都在预言一些跨越时空的事件；这些事件与预言发生时存在的任何事实完全脱节；这些事件完全不同于任何已知的事情，与所有的经验相反，在所有方面都不可能发生，往往看起来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所预言的事件进入了世界生活的各个层面；一系列数以百计的此类预言，我们没有理由不准确地理解这些预言的意图，其中没有一个所预言之事件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预言实现的证据现在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今天活着的一代人面前。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些不信者的问题所在。怀疑论会为我们提供

解决办法吗？它什么也不会做。它会用粗俗的玩笑来取乐，它会伸出蔑视的嘴唇，它会说出令人膨胀的蔑视之词，但它绝不会以任何与问题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相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如果否认上帝是圣经的作者，否认圣经的超自然性，那么如何解释圣经中的这些惊人古老预言的精确实现）。

在此，我们将以预言作为论据。我们这样做是坚信它是无法回答、无法反驳的。同时，我们也承认，预言的有效性对于基督教的确立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是认为预言不重要而忽略它，还是推翻它，都是取消了基督教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证据之一。

只要这根柱子还在，就没有什么能打败基督教的事业：没有所谓的与科学不符；没有对其教义的攻击；没有对其名称的辱骂或丑化；没有对其历史的攻击；没有庸俗的嘲笑或预言，没有亵渎神明的谩骂；没有古代学问或现代知识的新发展；没有对心灵世界或物质世界的法则和力量的新见解。只要（圣经预言）这根柱子屹立不倒，这些东西或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撼动上帝建造的启示之殿。人类理性、欲望和激情的愚蠢与骄傲，人类罪孽的愤怒，以及恶魔般的机智和策略，都将徒劳地合力摧毁它。这种攻击，无论持续多久，无论如何加强，都会像暴风雨击打地球岩石地基一样无力。除非人能够绕过上帝，或者在魔鬼的帮助下战胜上帝所创立和守护的真理，他的启示之言才能被推翻。

但是，你们这些自称忠于上帝并冠以基督教之名的人，如果拔掉这根柱子，加入围攻者的行列，否认其超自然的作者，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在其基础上摇摇欲坠，变成一片废墟，而基督教，尽管有其所有的美丽和辉煌的成就，也会加速衰落，最终被人遗忘！

证明。

论证的庄严无愧于无限的作者（上帝），他为论证的构建付出了漫长的岁月。从伊甸园开始，他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完善它。他在各个时代和各种环境中努力使其完美彰显。他高耸入云，历久弥新，没有留下任何敌人可能发现的弱点，没有留下任何恶意可能嘲笑的隐晦，没有留下任何狡猾不信者可能逃脱的借口和漏洞。它历经帝国的兴衰，历经人类的变迁，至今仍保持着常胜不衰的力量。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它将比现在正处于辉煌时期的世界帝国和现在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各种哲学都更要长盛不衰。他掌握着永恒，他的生命的荣耀在一切衰败中永存，他的国度没有尽头，他仍将在与我们相遇的漫长岁月中守护着它（圣经），就像他在最近或早已消逝的过去的深深阴影中守护着它一样。无论其他什么可能失效，他的（圣经）预言永远不会失效；而是直到时间的尽头，都将绝对证明他已将启示传递给世上的人。它（圣

经)的力量只会增强,不会减弱。还有一些(圣经中的)预言有待实现。它们的时刻尚未到来。有些预言正在实现,有些即将实现。随着这些预言的陆续实现,每一个新的应验本身都将成为一个额外的、独特的证据。

在开始应验但未完全应验的预言中,有关于异教和穆罕默德教最终被推翻和灭绝的预言,以及不是罗马教会,而是教皇的垮台——根除其在古老信仰的信条上添加的异教内容的预言;预言基督教作为上帝的国度将在世上普遍盛行并永久确立,成为人世间唯一的宗教;预言在末日来临前的最后冲突中,会出现叛教、堕落、嘲笑以及巨大而普遍的罪恶的爆发,随后真理和公义将取得普遍的胜利;预言人子(耶稣基督)最后将在天云中再来,由他的众天使大能护卫;预言世界末日和永生时代的开始,所有信徒将得到最后的救赎,他们构成永生上帝的教会,是所有时代和环境受血洗和救赎的人;预言撒旦和他的追随者最后将被放逐到永恒灭亡的外在黑暗中。

在预言应验之前,任何预言都不会被完全理解。预言的应验就是对预言的解释,它总是能消除预言的模糊性。我们现在无法完全解释《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也不知道(圣经)两约中尚未实现的预言的确切含义。但是,当事件发生时,就不会再有任何不确定性了。在此期间,已实现的预言将保证未实现的预言的可信性。天地都要逝去,但上帝的话语一点一滴都不会落空!

在未实现的预言中，没有什么比已实现的预言更不可能的了；可以说，没有什么比已实现的预言更不可思议的了。过去的历史已经过去，我们的信心不必再为未来匆匆将来的事情而踌躇。

奇迹（神迹）论证

我们故意颠倒了通常的顺序，先提出预言的论据，然后再提出奇迹（神迹）的论据。从时间上看，奇迹在证明顺序中是第一位的，习惯上也赋予了它排在第一位的理由。预言只有在时间推移后才成为证据，而奇迹则在时间推移之前。没有超自然的力量，预言本身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预言实现之前，它并不能证明超自然的力量。神迹是在启示发生时立即出现的证据。在支持“我们有

（上帝之）启示”这一立场的论证中，首先引入预言的理由是：第一，时间的推移足以使我们现在可以从预言中获得证据；第二，证据现在就在我面前，而且无可争议。在本书前面的论证中，这些事情已经显现出来。如果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它们就是确凿的证据。

预言的实现证明了奇迹在最初的预言中的作用，因此既确定了奇迹的事实，也确定了证明奇迹的可能性，还确定了预言是根据神的方法和目的在奇迹中加以利用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猜测，而是既定的事实和原则，从今往后，无需进一步证明，就可永远用于论证。上帝创造了奇迹。证据就在我们眼前，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在应验的预言中，理性上是无法质疑的，就像一个人无法质疑他的眼睛一样。

但是，在提出神迹的论点之前，先引入预言的论点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预言宣布，弥赛亚将通过神迹证明自己是弥赛亚；由此可见，神迹是可以期待的。这样，预言就成了神迹的一种附带引言。如前所述，所有关于弥赛亚来临的预言，包括他的家谱、来临的确切时间、出现的地点以及伴随他来临的神迹，都已经得到了准确的应验。事实上，在基督降世之前，他就已经（在旧约圣经中）预言了他将展现神迹的资质，这就使得他必然是一个创造神迹的人。神迹是注定的，也是可以期待的。

（圣经旧约）预言中提到的人（弥赛亚）不是普通人。他被预言为来自天堂的特殊使者——上帝之子。

没有一个神智清醒、智力正常的人不知道上帝的存在，无论他如何抵制上帝的观念，他都知道他不仅相信真正的奇迹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奇迹真的出现，它们将是可辨别的，并将迫使我们相信。如果有人带着这些证据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会愿意给他我们的信仰，而且这些证据有可能克服一切理性的怀疑，迫使我们相信。我们在自发地要求奇迹时，假定了奇迹发生的可能性、奇迹作为证据的必要性、奇迹作为证据的充分性，而且奇迹的存在应该排除进一步的犹豫，或对自称为天国使者的人的怀疑或可能的拒绝。

我们本能地认为，奇迹的证明应该是绝对的，在超自然的证明变得清晰、肯定和不可抗拒之前，我们不应该相信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我们本能地认为，对这种特性的伪装或正式宣布，应该引起人们对其理智或诚实的怀疑。

正确的理性和宗教要求我们坚持的这一理由，正是基督本人所坚持的理由。基督诉诸神迹，认为神迹是他的主张不可或缺的证据。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人就有理由不信。他的意思是，神迹是必要的证据，他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没有人会质疑他的话：“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

差来的”。约翰福音第五章 36 节。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5节。

施洗约翰因自己所作的见证被关在监狱里，就派使者去问他（耶稣），他是否真的是基督，还是应该另寻他人。耶稣基督对施洗约翰的回答明确而令人信服——“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路加福音第七章第 22 节。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马太福音9：4-7.

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显出他的荣耀，门徒就信了他。约翰福音第 2 章第 11、23 节。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节。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24节。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使徒行传第二章 22 节。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10、11节。

没有什么比耶稣的教导更清楚的了，那就是神迹是证明他的使命

的适当凭证；他的主张的依据是（旧约）先知们超自然的见证和他超自然的作为；这些都是确凿的证据，足以使世人因拒绝听他和接受他的话而有罪；这些不是一个人的见证，也不是属肉体血气之人的见证，而是上帝自己的直接见证。

拒绝神迹，就是拒绝神迹所认证的基督；就是拒绝他自己所诉诸的证据——关于他的神圣使命的充分证据。

那些拒绝接受神迹的人也拒绝接受他（耶稣基督）的神圣使命，在某些情况下还坚持认为他仅是一个虚构神话，这难道不是很重要吗？请特别注意这一点。

有两类“思想家”宣布反对神迹。这两类人在很多方面都有本质区别，但在这里却趋于一致。

第一类包括所谓的所有不信者，即所有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异教徒、以及公开和公然嘲笑一切宗教的人——上帝及其教会的同盟敌人。他们是一群混杂的人。他们中的少数人因学识、智慧、看似无可指责的品格，无疑还看似有良知而令人尊敬；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都名列前茅；但在这整个阶级中，大部分人道德败坏——他们是对上帝的大胆亵渎者，作为腐败

者和堕落者联合在一起——肮脏、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诽谤一切真理和正义——人类的害虫和道德亡命之徒。他们主要出现在大城市，但也遍布整个基督教世界。德国因他们而肆虐，英国和美国因他们而遍体鳞伤。所有公共福利的敌人都从这一阶层中招兵买马。

在这个阶级中，既有看似道德高尚的人，也有被人类道德社会排斥者；他们的这些特征有时给这个阶级带来了一种受人尊敬的欺骗性诱惑，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要解释这种混合现象也并不困难。偶尔发现一些看似最优秀、最纯洁的人站错了队，这并不奇怪，不是因为他们变态，而是因为他们判断失误。人的局限性、内心深处的清高与骄傲、和这种或那种误导性影响的偶然性，足以解释诚实的差异现象，即使在最普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阶级的道德地位就是其敌视奇迹的原因。

所有阶层的人都本能地意识到，如果承认奇迹，那么神圣的宗教就有了真正的基础。因此，神迹受到了攻击。攻击本身就是对证据的力量同意。如果承认奇迹的同时又可以不承认它们支持启示的主张，那么就不会有人否认它们（奇迹）了。正是因为承认奇迹确立了怀疑者有兴趣推翻的某种教义，奇迹才会被否定。

第二类攻击奇迹的人，实际上是攻击所有超自然主义、甚至是真正和正确意义上的启示本身，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他们自称为自由基督教。它在周日举行赞美诗、祷告和布道仪式。它建造教堂，印刷《圣经》，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立传教会。它在贫困和卑微的人群中开展慈善和高尚的人道主义工作。它的道德观看似高尚而高雅：在某些方面，它往往具有美好的基督教精神。毫无疑问，它的信徒中有许多真正的基督徒——最有基督精神的男男女女，他们潜意识中的信仰比他们的信条根基更深。它的上层（表面）与钱宁一样是基督教，下层（底层的信条教义）与康威一样是异教（他们都反对或不承认基督的超自然神性与超自然教导），与印度的异教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密宗佛教和自由基督教的底层，有着很多异曲同工（它们都具有强烈泛神主义色彩，反对或否认上帝的大能与超自然代罪救赎）。

第二类人摒弃了奇迹。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一事实的全部含义。它给自己披上基督的外袍，自称基督的名字，坚称自己是基督徒。

在基督教信仰相当重要的教义上，神学家们有余地承认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并不意味着将持不同意见者中的任何一个极端都非基督教化。他们可能各自持有基督所传递的真理的实质或真谛。他们的分歧是信仰阶段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解释上的分歧——

往往只是逻辑上的一口头上的区别，或“薄荷和茴香的什一税”。

但是，基督教必须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一旦被拒绝，就会把拒绝者置于基督教之外。无神论者不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基督徒，也不能被别人称作基督徒，否则这一定令人怀疑。当人们拒绝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从天上来的使者，在地上建立神圣的王国时，是否达到了这个阶段？当一个人否认圣经中超自然的启示时，是否达到了这一阶段？当一个人宣称基督只是一个人；当他断言他（基督）没有实现任何预言；预言本身只是一个神话；他没有创造任何奇迹；他没有说过上帝直接交付给他的话；他的教导与任何其他好人的教导相比，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威或来源时，这是否达到了这一阶段？当一个人宣称，基督或他的教义没有任何神的凭据；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虚构的，或者仅仅是人类的神秘表演；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新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夸张的，实质上是寓言，——这是否达到了这一阶段？当这些东西被公开、并写入信条时，这是否要求我们称这些信条为非基督教信条，并促使我们将其定性为对基督教本身的致命背离？

它（所谓的“自由基督教”）在哪里是基督教？这种（“自由派”）基督教会成员是根据什么原则承认自己是信徒群体的一员呢？它（“自由派基督教”）的讲坛看似教导良好的道德；它甚至将基督奉为道德的主宰；它将基督作为效法的榜样；它甚至称他为“亲爱的基督”；它甚至更进一步，以他的名义祈求祝福，甚至偶然

称他为“我们的救世主”；它在某些崇高的时刻将权威归于他，但却始终坚持上述（否定超自然主义的）信条，抨击正统，甚至憎恨这一名称，认为它（正统的、超自然主义的、以圣经为完全无误之权威源泉的、基督教信仰）是无知的迷信，只能容忍，直到智慧的增长将它（正统的超自然主义基督教）从地球上驱逐出去。我们有理由承认它（所谓的“自由派基督教”）是真正的基督教吗？

对于“自由派基督教”而言，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他生活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他的教义在哪里？对于自由派基督教而言，他（耶稣基督）肯定不是：———圣灵所生的马利亚之子；他从天上降下，以人的肉身显现；他实现了古老的预言；他是由圣灵所创立的；他在约旦河举行了就职典礼，从敞开的天堂传来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医治了病人，使死人复活；他被处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在众多见证人面前显而易见地升入天堂，他将在世界末日再次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

对于自由派基督教而言，宣称自己创造了世界的并不是这位基督。他们（自由派基督教）的信条宣称基督是一个寓言。它放弃了基督的神性。它宣称事实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位基督。这些所谓的自由派基督徒的基督从何而来？他（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他在何时何地生活和教导？他的生平和教义在哪里？他们说，他们的基督没有创造奇迹。他们说，他们的基督没有实现任何预言。他

们的基督没有超自然地来自上帝。

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上帝。如果他们能告诉这个时代他们在哪里找到他们的基督，那么他们就会在清除宗教氛围中的错误和误解的乌云方面做得很好。

他们（自由派基督徒）会让我们在《新约全书》中找到他吗？在这本神圣的书中，哪一部分描绘了他的品格？

试图分析他们的问题回答将导致以下结果：第一，他们所假借的基督徒之名，应该被解释为只是一个假名，在这个假名下，他们巧妙地传播异教教义；他们所假借的基督，并不是一千八百年前生活在犹太地的基督：———基督教时代和基督教世界的名称都来自于他，基督教文明也是靠他发展起来的，他是人类最优秀和最美丽的根源；他的影响使人类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到了完善和净化；所有为实现理想而做出的英勇牺牲，所有对时间和超越时间的希望，都源于这些灵感；使徒们的基督教和光荣的殉道者队伍，以及今天仍在为曾经交付给圣徒的信仰而奋斗的男男女女，他们通过自己的传道和工作使荒漠的世界绽放光彩，他们不受阻碍，将很快为每一个人类的孩子提供一个主日和一个教会，以登山宝训为其律法，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为其永恒的图表。

需要说明的是，自由派基督教所说的这位“基督”，不是：——

——历世历代基督徒的名字中的基督，也不是殉道者圣司提反在异象中看到的那位基督；当时在漫天的杀戮石块中，天堂打开了，他（司提反）看到耶稣坐在天父上帝的右手边；也不是无数垂死的圣徒所仰望的那位基督、他们的和平与希望；他们唱着歌走进并经过了死亡谷：

“我不愿永远活着在这个世上；

不，欢迎进入坟墓！

自从耶稣躺在那里，

我就不再害怕它的阴暗”。

自由派基督教所说的“基督”，不是圣经里所记载的那个真实的基督，而是一个纯粹神话的基督；甚至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一个古人从未听说过的基督，而是一个现代神话的基督——一个幻想的产物，一个从未曾活过的基督，一个梦，一个纯粹的发明，一个诱饵。

应该解释的是，这一（自由派基督教）新信条中的所谓“基督”是真正基督的替代品，它采用了基督徒的名称，保留了名义的《圣经》，并将其放在讲坛上，作为对不明真相者的圈套；而他们所谓的（自由派）基督教并不自诩为神圣的宗教教义体系，在任何适当的意义上也根本不是宗教：除了纯粹的人类发明之外，它没有任何权威可言；它（自由派基督教）是一种哲学，一种自然神论-自然主义；它不要求从另一个世界获得任何光亮，也不承诺向

另一个世界洒下任何光亮；它对人的梦想能力之外的责任和命运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基督的名字之所以被附在它身上，是因为它在一本神话书中找到了关于一个人的传说，这个人被谎称活过并做过奇妙的事情，围绕着他的巫师之名聚集了一种魔力；还因为这个名字会让一些还没有完全从这个名字所激发的迷信中解脱出来的人感到安心——他们仍然需要一个讲坛、赞美诗、祈祷文和一个护身符般的名字，即使它是一个神话。

这一类否认神迹和一切启示的人（所谓自由派基督徒），比公开亵渎神灵的人更让人难堪。他们声称自己是某种表亲，他们是如此亲切，他们是如此充满恭维，他们是如此受人尊敬，以至于似乎很难撕下他们的面具，把他们当作间谍和叛徒驱逐出阵营。

他们如此巧妙地刺杀上帝的基督，用犹大之吻，用甜言蜜语的赞美，就在他朋友的家里；致命的刀刃装饰得如此精美，以至于反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暗杀）似乎是无情的。毕竟，他们不是已经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吗？有谁敢说，髑髅地的基督被吊在绞刑架上，被处以死刑，比现在被这些自由信仰的大祭司们钉在十字架上更残忍？他们（自由派基督教）在每个主日都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在祷告和赞美诗之后，用舌头舔着“我们亲爱的救世主”的蜜语，用匕首穿过他的心包，刺入他心脏的中心？

把否认预言的超自然性和奇迹（神迹）事实的自由主义（所谓“自由派基督教”）称为基督教肯定是名不副实的。它可能看似是“诚实”的，可能看似是有学问的，可能看似值得被尊重——作为人类的发明或发现，哲学的顶峰；但它不应该被称为基督教或基督信仰。如果根据福音（基督信仰）传播者——以及深奥的先知们的判断，基督的名字因某种原因必须与之（“自由派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还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让它被称为“反基督”、“敌基督”，而不是“自由基督教”；或“非基督教信条”，或“基督受难教会”，或“虚构的基督”，或“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它（所谓“自由派基督教”）必须以崇拜的形式来装扮自己，那就让它的圣地（“自由派基督教堂”）被冠以某种名称，表明它们是异教徒的圣殿，在那里，基督被明确地诋毁和拒绝、被唾弃和蔑视。如果它们的信条必须提及基督或基督教，建议使用上述这些名称中的某一个（例如“反基督教”、“敌基督教”）。

如果可以省略上述这些提法，只用“主义”取而代之，那么在各种主义中，它是信仰或无信仰的新阶段，就像众多主义中的任何其他主义一样；那么它可以被称为自然主义，或自然神主义论，或“最新主义”。最后一个也许是最好的，因为这更符合它作为思想的最后结果——所谓“最好的”东西——的主张；或者，它可以借

用或恢复法国在恐怖统治时期“启蒙派”全盛时期采用的名称——“理性崇拜”。为了这一新教派的更大荣耀，我们建议采用上述名称中的某个名称或发明一个更好的名称，并正式宣布这一名称，同时为这一新宗教举行开教仪式和与之相称的仪式。伊斯兰教有清真寺，儒教有庙，犹太教有会堂，基督教有教堂。或许可以用其他名称来区分举行这些新仪式和颁布这些新教义的地方；为什么不叫“理性之殿”呢？新教派可以不使用现在使用的《圣经》、祷文和赞美诗，而是为其经过删节的、更加“理性”的崇拜发明一些不提及基督或不提及《圣经》的新歌曲和新祷文。为什么不把莎士比亚，或罗伯特-埃尔斯米尔，或众多笑话、机智和智慧书籍中的某一本放在他们新的讲坛上呢？

新教派（所谓“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启蒙主义”、“自然神主义”）是否会要求规定举行仪式的时间，我们无从得知。如果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选择一天作为他们的神圣日，比如星期五。这样做有几个目的：这将是一个明确的区别标志；这将是对他们力量的一个考验；这将有助于表明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的提高，并将新“宗教”的有益影响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他们将永远展开它的工作。

基督教会或（正统）基督教根据其创始人（耶稣基督）的权威相信奇迹：————基督教的教义实质是上帝奇迹般地将启示从天上传给人的；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化身，是圣灵在马利亚腹中奇迹

般地孕育出来的，是上帝的儿子，他在世时，凭借上帝的直接力量创造了无数奇迹，证明了他的身份和他的教义；他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但又奇迹般地从死里复活，并在许多天后奇迹般地显形升天，他将从那里再次降临，审判生者和死者。———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髓；没有基督教信仰，任何人都无权冠以基督教之名，因为基督教之名包含着这种信仰，如果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冠以基督教之名，就会产生误解。基督教是这一信仰的产物。如果没有这种信仰，地球上就不会有基督教会。信仰的消亡就是制度的消亡，是其他东西的替代。

我们已经提出了建立在预言基础上的论点来支持这一论点（即，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启示性、超自然性；它建基于预言与神迹的基础上；它包含着无可辩驳的、无可否认或忽视的、详实有力的、超自然证据），我们认为这一论点是不能被否定的，它必须永远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证据之一。

现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体系所依赖的、而且必须永远依赖的第二个重要论据，即神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系统中，这两个论点（预言与神迹）是并存的，缺一不可。但预言必须得到应验，才能成为证据，也就是说，才能表明它们是神迹，或者是超自然直接作用的产物。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它们是超自然的。然而，当（圣经旧约）预言包括

了弥赛亚将创造神迹的预言时，超自然的神迹就成了预言实现的必要条件。（今天的我们）要使证明完整，必须两部分都完整。

什么是奇迹（神迹）？神迹是由上帝的直接作为所创造的任何效果，其目的是认可某人是上帝的使者，证明他所宣扬的某些主张，或证明他所传达的某些教义或公告。泛泛而言，如果神迹是由上帝的直接作为创造的，而不是以上帝的普通一般性自然工作方法创造的，那么该事件（例如我们普通人在生活中可能经历的来自于上帝的非凡恩典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神迹，但不是我们在这里使用该术语的严格上的意义。

在基督教的定义中，创造奇迹的目的也是（神迹的）一个因素。这个定义排除了所有在自然法则下发生的效果，无论是普通的、还是非凡的，在既定的、还是不规则的情况下发生的。所谓“在自然法则下发生”，指的是自然系统中规定的效果，不需要其他机构，也不需要其他形式，只需要进行有序运动的机构。有人认为，这些有序的效果是由上帝的内在作用产生的——整个系统都是由他创造和运行的；但是，虽然是由他产生的，这些效果却缺乏奇迹（神迹）的因素，因为它们是在既定的系统中规定的，是固定和永久秩序的持续的一部分。它们宣布了神的作用，但并没有认可神所派遣的人，也没有确立神所传达的教义；由于它们的存在和发生完全与特定的人无关，也与神所发表的任何言论无关，因此它们在基督教意义上并不是奇迹。

这个定义排除了次要因素所产生的一切影响，无论“次要因素”这个词是否包括上帝以外的事物或人；也就是说，它排除了事物中具体存在的、或被认为是事物中固有的、被称为自然力的任何力量在固定的秩序下运行或操作所产生的任何影响；也排除了任何被造物通过赋予他或它作为被造物的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即他或它自己能够做的任何事情。

该定义包括上帝为既定目的所产生的一切效果；然而，虽然该定义要求上帝是直接的作为者，而且效果应是为既定目的而产生的，但它允许效果通过次要代理人实现，并由次要代理人使用其本身并不拥有的能力。

所产生的效果可以是对物的，也可以是对人的，可以是自然力量的服从和运用，也可以是自然规律的逆转、中止、新的方向或超越，但不管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还是另一种形式，或者是其他形式，要成为基督教意义上的神迹，就必须显示上帝以超自然的方式直接促成了所述的目的。

奇迹（神迹）的哲理是，奇迹是自然系统的创造者（上帝）在自然系统中、或在自然系统上产生的效果，目的是为了实现在自然系统有序的和永久运行的哲理所没有规定的目的。它们并不意味着大自然的计划有任何缺陷，而是，大自然的创造者（上帝）有更

高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大自然中运作，并通过大自然以新的和特殊的形式展示他的能力。大自然，他（上帝）的造物，就这样成为他（上帝）的仆人，为了比它（自然）通常服务的目的更高的目的，带来超越其既定过程的结果。

这样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不可预见的目的。当时机成熟，预见到的情况出现时，他（上帝）的力量就会产生此时想要的效果，以满足预见到的需求。奇迹是他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机成熟时，就会出现，就像自然系统正常运行中的普通过程一样。奇迹（神迹）在固定系统的运行之外，但它是无限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比自然系统的规定更广泛。对奇迹（神迹）的需求并非源于自然系统的任何缺陷。

就其（自然系统）目的而言，系统是完美的。创造奇迹的契机来自于创造秩序的需要，这种秩序超越了它（自然系统）的法则——即自由的生命。奇迹，在对他们（人的自由、属神的生命）进行管理，在把他们带向他们的预先安排的（属神）命运时，变得很正常。这只不过是无限的造物主在他降临的时刻到来时，根据他们（世人）的品格本性所显露的迫切需要，而来到他们身边。

在定义中，我们说过，“奇迹（神迹）是为了证明一个人所宣称的某些特定主张，或证明他所传播的某些教义或学说”。因此，奇迹

（神迹）成为启示学说、以及所使用的超自然机构的证明。

有时有人会问：“真理不就是真理吗，无论是否得到证明；为什么还要出现奇迹呢？”又有人问，“奇迹是如何证明教义的？”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是的，真理就是真理，无论是否得到证明，也无论是否得到启示，在一种情况下和在另一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但是，除非得到启示，除非有奇迹的证明，否则我们可能不可能知道它是真理：然而，为了让我们知道它是真理——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因此，上帝证明它就变得不可或缺了”。对于第二个问题，“神迹如何证明教义的真实性？”我们的回答是：“神迹是上帝的见证；而上帝的见证也证明了教义的真实性。奇迹本身与教义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等价关系，但奇迹成为证据是因为它是上帝的印记。神迹是教义的见证或认可；正是这一事实确立了教义”。

巴恩斯博士精辟而明智地指出：“要将奇迹与普通事件区分开来并不困难，而且为了获得这一概念，也没有必要假定奇迹是自然法则的暂停，正如神学家通常所确认的那样；或者是对自然法则的违反，正如休谟先生所乐于确认的那样；甚至是引入了更高的自然法则以适应这一场合，正如托马斯-布朗博士似乎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在奇迹发生的地方已经有自然法则在起作用，那么这些

自然法则当然会暂时 ‘中止’。至于在任何情况下是否会 ‘违反’ 这些法则，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只是引入了更高的法则，这些问题也许是我们无法解决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无助于我们理解奇迹的真正本质。我们的想法是，唯一的先决条件是神的意志和神的力量。这就是结果的全部。这就涵盖并解释了一切。”

与启示宗教的证据有关的特定观念是，这种力量是为了证明一个自称是来自天堂的使者的人，或者是为了确立某种教义或真理，让人们相信。神力在产生独特效果时的特殊行为被称为神迹，这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而且确实直接证明了一个特殊的使者或信息。自然界的每一种运行都指向他（上帝），都是他的大能所创造的奇迹：但我们保留奇迹这个词，是为了表示他的大能在普通事件之外的某种特殊表现，这种表现直接证明了他的作用，证明了他的某种特殊教义或仆人。

人们为什么要认为奇迹是不可能的呢？相信没有上帝的无神论者可能会回答：“奇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假定存在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但并不存在这种力量”。泛神论者认为上帝就是自然，或自然中的规律本身；他们的答案可能是：“除了自然，没有其他力量，自然也没有超越自身的力量；因此，不可能有奇迹或超自然的作用”。无神论者和泛神论者都有权——是的，必须——否认奇迹的可能

性。与他们争论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根据他们的理论奇迹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他们的理论是否真实，从而使奇迹变得不可能的问题。这一讨论在有神论标题下有详细阐述。

有神论者凭什么否认奇迹的可能性呢？在这一讨论中，他相信“有一位上帝——宇宙是他永恒力量和智慧的产物”。首先，这一论点涉及到：宇宙本无，唯有上帝；他仅凭自己创造了宇宙及其所有内容；宇宙中的一切都由他创造——这一切都是超自然的产物；也就是说，整个工作是由一种在被造之物之上、之先和之外的力量完成的——这种力量不是从被造之物中产生的，而是独立于被造之物而存在的，并赋予被造之物以存在；因此，自然界所显示的全部力量都是超自然的；自然一词只代表一组可定义的产物，而这些产物和方法是既定的、统一的，整个自然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奇迹集合体。如果有神论者的这一确信是真的，那么现在说奇迹是不可能的，就变得多么荒谬。难道创造万物的主现在没有能力做任何未曾做过的事情了吗？难道最原始的努力已经彻底地、永远地耗尽了他吗？难道他继续维持着行星的运转，使恒星天体永存，使所有的自然界保持着永不衰减的和谐，而他却没有能力中止其中的一个规律，或改变其中的一个结果吗？难道他创造了生命，创造了所有奇特的、具有多种功能的有机体，而他现在却没有能力通过直接输出力量来治疗疾病、或愈合残缺的肢体或腺体吗？如果他想表达他对使者或教义的认可，或者如果他想差遣使者来到人间，难道大自然已经让他筋疲力尽或束手束脚，以至于他不

能做任何一件事来表明这是他做的吗？我们直觉地知道，如果有一位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那么，如果他乐意的话，他不可能不、也完全可以、采用新的和特殊的方法来工作。

但如果有人说他不会，或者更温和地说，他不可能创造奇迹，这就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以理性的名义要求的是，不允许出现说他不会的荒谬说法。

奇迹并非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说可能永远不会创造奇迹呢？如此大胆而又经常重复的断言，应该有充分和现成的理由。表面证据是什么？是任何已知前提的必然归纳？还是一种直觉，认为他一开始就会发现一个如此完整的系统，以至于永远不会在这个系统上或系统内出现任何修改后的行动？难道说，因为存在着普遍的统一性，所以就永远不会有新奇的东西出现？难道说，因为他在漫长的岁月里追求着同一条行动路线，所以他就不可能在以后的岁月里引入其他但并不矛盾的路线？

有人说，（上帝行神迹）这种说法意味着最初的计划不完美或有缺陷，需要对其进行修补或修改，这有损于神圣的智慧；有人说，这种说法假定（上帝创世的）计划会因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而改变，从而使（上帝）创造性的智慧沦为可变的、多变的权宜之计。

但事实并非如此，该（神迹）理论不涉及任何此类问题。奇迹（神迹）并不是为了使大自然的体系改善其缺陷。它们（神迹）并不意味着针对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或对先前失误的补救。它们不会破坏和谐。恰恰相反，它们不是对永久和谐的干扰或阻碍，而是为了宣告和谐的创造者的存在，并使他（上帝）能够对他希望向受造物作出的启示给予适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认可与证明，而受造物的本性原本就是需要和接受这种启示的。这只是在执行他最初的计划，而不是因为发现了不可预见的缺陷而进行的修补。他在造人的时候就知道，在把他们带到他们的终极目标，进入他们前进的各个阶段时，他需要给他们启示，并通过他为此目的所使用的奇迹来建立沟通。这不是失误，而是美妙的和谐。

正如启示所充分表明的那样，他（上帝）的计划是一个渐进的计划，那么，渐进的运动难道不会涉及奇迹吗？假如事实证明，在很宽的间隔时间内有许多不同的创造：在这种情况下，超自然的干预难道不会被证明是一种行动法则，或者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而他的计划将永远在他个人工作的历史中凸显出来吗？假设他在创造了物质宇宙之后，又在其上创造了智慧生物：新的和新增的秩序难道不会产生旧秩序无法满足的、新的和新增的需求，而要满足这些需求，就可能需要对旧秩序进行干预，以证明新秩序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旧秩序的主宰；或者，如果不干预或改变旧秩序，他难道不会对其进行增强吗？如果他在旧秩序中增加一些东西来满足新秩序的要求，这岂不是与我们对他的了解最和谐吗？

假如新造的人不同于旧造的人，就像泥土不同于头脑，具有道德性质的人（即，人具有自我意识、自我认知、自由意志、道德责任、道德性质；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不同于自动机器，那么，我们难道没有理由认为他（上帝）会采取特殊的方式来对待它（人的自由生命）吗？如果它（人的生命）的本性要求它知道自己的律法，那么他难道不能采取某种方法来宣布律法，并让受造物知道是他宣布了律法吗？有谁能说，他（上帝）采用超自然的方法来证明他的救赎——让受造物（人）相信强加的法则既不是出于人自己有限而错误的能力的自负，也不是出于其他人和他自己一样容易犯错的压迫或管理他的手段，而是出于上帝的启示——这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吗？

假设这个新生命（新造的人的永远生命）是为不朽而设计的，它（新造之人的生命）的最高福祉要求它了解造物主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它所能接触到的任何自然信息来源都无法轻易发现、或根本无法发现的，那么造物主会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来满足它的需求，这难道不可思议吗？

如果我们能够进行不带偏见的研究，那么合理的结论就会恰恰相反，超自然救赎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高，而对超自然救赎的需求就会变得很迫切。毫无疑问，人类需要这种帮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毫无疑问，人类可以而且确实可以通过正确自然地使

用自己的能力，意识到造物主的存在。同样，毫无疑问，人也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他的责任。通过同样的理性，他获得了自己不朽的想法，并或多或少地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但没有人可以假装在所有这些方面不需要更多的启示。他自己的挣扎、怀疑和恐惧对他不利。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偶像崇拜、迷信、低级和卑微的幻想，都是不间断的反映。如果死亡之后的永恒的利益超越了肉体生命的利益——如果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庄严——如果此时此地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超越自然——那么，这些道德现实真理，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比我们在自然世界中发现的更充分地传达出来。如果说，造物主有这样的愿望，那么他就会保证提供这些启示信息，并以他直接认可的权威性来保护这些启示信息，这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呢？我们切肤之痛地意识到，每个人的灵魂都渴望了解他（上天、上帝）的思想。他制造这种渴望，是为了折磨我们吗？从表面上看，他永远不会满足我们的渴望吗？一句话就能起死回生，难道他永远不会说出来吗？凭什么说他不会用言语与我们交流？他创造了我们，让我们通过语言直接、专门地了解某些——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理念和信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为他不会使用这一工具（语言）呢？难道他不是语言的创造者吗（是他使我们能听、能看、能言、能思想、有理性）？难道他自己不能使用语言吗？如果说语言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类的创造，那么，创造人类的主（上帝）岂不是也创造了人类的理性与潜能，使他成为语言的创造物，也就是说，使他（人类）需要语言，并有能力发明语言？那么，创造了人类的这种语言需要的

上帝，难道会不明白语言的用途吗？如果语言是为某种目的服务的，那么创造具有使用语言能力的人的上帝，自己难道不能使用语言吗？

有些真理是无法用（语言之外的）其他方式来传播的，这些真理是最伟大的真理；如果有可能以什么方式传授，那么最自然、最适当的媒介就是语言，它是思想最完整的仆人，如果不是唯一的仆人的话。许多启示都是通过神迹和异象传达的，但最深刻、最重要的启示却是通过圣灵对人意识所说的话语，或通过化身为智慧的嘴唇所宣读的话语传达的。

大自然蕴含着启示。大自然向我们诉说着上帝，并且它自己来自上帝。有人批评“自然”这个词的使用容易引起混淆，这是有道理的，但经过适当的解释，它是恰当的。自然是上帝的作品。只要是有意义的，只要是可以确定其意义的，作品就会揭示出作者的思想。它的意义可能是狭隘和模糊的，但它让我们了解了它（上帝）的一些东西，所以它是一种“启示”，我们知道它是权威的，只是因为它是他的作品。正是他（上帝）被发现的存在，以及在其中（在自然中）的存在，验证了自然的教导。即使在这里，证明也是超自然的；也就是说，自然之所以成为教师，只是因为它是超自然的结果，被超自然所渗透，从而表现出一种不属于自身、而是超越自身的思想和力量。因此，话语（圣经）必须有同样的超自然证明。它（圣经）必须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能够知道

它是上帝的话语，然后它才能被赋予上帝的权威，或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具有启示的力量。

由此看来，对于奇迹（神迹）的可能性，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声称其不可能。除了纯粹的假设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依据（换言之，人若不是顽梗不信，就没有理由否认神迹的可能性）。而对于奇迹（神迹）的可能性，却有许多充分的理由一足以让人对奇迹的发生产生合理的预期。

因此，我们发现，在所有特殊的神圣显现场合，心灵都有一种期待它们（神迹）出现的倾向或自然趋势。这就证明，作为人的心灵，在没有偏见的基础上，或在某种原始冲动的驱使下，认为它们（神迹）很可能发生。它们属于宇宙计划的最高概念。自然是上帝显示的一个阶段，是上帝工作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上帝还有其他方法；自然本身也为其他方法奠定了基础。

如果他（上帝）以语言与我们交流，难道他不是一定会采用最能证明是他在与我们进行交流的方法吗？难道我们认为他会在这一点上无动于衷吗？从他与我们关系来看，他显然有意愿与我们沟通，而且他不会让我们对信息的来源产生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除了一些以明确无误的方法和措辞宣告他的标志之外，他还能采用什么证明呢？这样的假设当然是合理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的启示被赐予，那么上帝会恩典地以神迹伴随，从而

使我们对他的启示确信不疑。否认奇迹的人会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如果这个凭据被破坏，那么根基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要这个凭据完好无损，任何反对它（启示）的阴谋诡计都不可能得逞。神迹不仅是一种可能的证据，而且是一种绝对的、不可抗拒的证据，是上帝自己的直接见证。在它面前，任何疑问都不攻自破。整场战斗必须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不仅是它的充分性，而且是它的真实性。

从表面上看，这种方法（神迹）很有可能被（上帝）采用。如果上帝要传达信息，他无疑会使用奇迹般的方法。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假如上帝真的提议拯救人类，而这是必须让人们知道的、但他们自己却没有能力知道，而且即使提出来、他们也没有自然证据或任何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除非让人们看到这是他（上帝）的拯救，那么，如果没有奇迹，他怎么能继续呢？说这是他自己的化身，就像所宣称的那样，如果没有奇迹，人怎么能确定是他呢？如果说这是受启示的解救——即直接传达给某些人（包括使徒们）的思想，没有神迹，他们怎么能证实呢？因此，从表面上看，发生奇迹的可能性与上帝向人们传达某些真理知识的可能性是成正比的。人的需要和上帝的本性都说明奇迹是可能发生的；（上帝的）正义和爱为奇迹的发生提供了先验的理由。创造不朽的生命使造物主有意愿、根据自己的旨意对待他们（世人）。

——这个启示有奇迹支持吗？是否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上帝的启示？——在奇迹之后，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第三个难题，在我们继续论证奇迹的实际发生之前，似乎有必要注意到这一点。

据称，如果要承认奇迹的可能性，甚至是概率性，甚至承认奇迹的实际发生，那么就不可能通过证词来证实它；因此，奇迹只能对它的实际见证人具有证据价值。辩驳这种反对意见在基督教辩护学中占据了太多的篇幅。它是休谟先生的发明。它在（现代怀疑主义者的鼻祖）休谟先生心目中的历史足够奇特。

休谟先生的论证最为精彩。这个论点占据了大量篇幅，如果不注意到它，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显得不完整，即使很明显它已经受到了不应有的关注。如此似是而非的论证，经考证却在如此多的细节上毫无价值，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

引起如此多批评的论证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表面上有力，但实际上软弱无力；它在整个关于奇迹的争论中似乎是得出惊人的结论，但在此案中却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它有着休谟式的严密而紧凑的逻辑，但它对整个问题的实际透明的乞求，一经审视，是再

明显不过的了。在大辩论场上的思想斗争史上，也许没有一例如此华而不实的假话，它既混淆视听、误导危险，又无能低能。我们引用他自己的话。

他（休谟）说：“奇迹，有任何人类证词支持的奇迹，与其说是论证的对象，不如说是嘲笑的对象”。他提出了一个证明案例，他说，这个案例是充分的：——“我们确立了这样一条格言：任何人的证词都不可能具有证明奇迹的力量，也不可能为任何宗教体系奠定公正的基础……。我们从目击者的报告中相信或确信任何事实，除了经验之外，别无其他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到了人类证词的真实性，以及事实与目击者报告的通常相符性。现在，如果所证实的事实有令人惊奇之处——如果它是我们自己很少观察到的事实，那么这就是两种相反经验的较量，其中一种经验的力量会摧毁另一种经验的力量。此外，如果证人所证实的事实并不只是奇妙，而是真正的奇迹；如果证词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对立，其中更有力的证据必须占上风。奇迹是对自然法则的违反；由于坚定不移的（日常）经验已经确立了这些（自然）法则，从事实的本质来看，反对奇迹的证据是任何经验论证所能想象到的最完整的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可否认的结果就是，任何证词证据都无法达成对于奇迹的证明。因此，一个奇迹，无论得到怎样的证词证明，即使在最低程度上，也永远不会变得可信”。

许多作家都对（休谟的）这一论点做出了充分而精辟的回答，但它作为怀疑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已广为人知，以至于如果不提及它，任何关于奇迹的讨论都不能被视为完整。当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研究时，就不会有什么新的观点了。因此，我们利用亚历山大博士的回答，不加修改地引用了他在其“基督教的证据”一文中的、针对休谟的、精辟论述。他（亚历山大）说：

“在此，我想就休谟先生论证的实质内容发表一些看法，以说明其全部论证力量都取决于对错误原则的假设和对模棱两可术语的巧妙使用。

“1. 这里给出的奇迹定义会在不知情的读者心中造成一些偏见。它被称作‘违反自然法则’，带有一种不利的含义，好像违反了某种义务，造成了某种伤害。但简单的事实是，自然法则不过是神力在治理世界时的普通运作，其存在和持续完全依赖于神的旨意；而奇迹（神迹）不过是以不同于普通的方式发挥同样的神力；或者它可能仅仅是人们通常观察到的神力在世界上运作的暂停。

“2. 休谟先生的论证既适用于感官的证据，也适用于来自证词的证据，并将证明（如果能证明什么的话），即使我们目睹奇迹，也不可能相信奇迹。他说，‘同样的经验原则使我们对证人的证词有了一定程度的（反对）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也使我们对他们

试图确立的事实有了另一种程度的确信，从这种矛盾中必然产生一种抗衡，以及信念和权威的相互摧毁’。从感官得到的保证和从经验得到的保证之间也必然会产生同样的反作用和信念的相互破坏。休谟先生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相信有利于奇迹的证词，并不是因为证词没有力量，因为证词本身就足以产生保证；而是，即使这种保证再强大，也不可能比从普遍经验中得到的保证更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休谟）说，就有了反证。显然，根据这些原则，在经验和感官之间，同样的矛盾证据也必须保持较量。如果一个证据比另一个证据更有力，‘更有力的证据一定会占上风，但其力量的减弱与其对立面力量成正比’。但在感官与坚定不移的经验之间，双方的证据都是完美的，因此‘信念的抗衡与相互摧毁’必然发生。根据休谟先生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较量，即使我们目睹奇迹，我们也不会相信它；因为虽然两边（经验与感官）都有大量的证据，但由于存在着一种较量，所以两边都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休谟先生是否会反对这一结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从他的论证中逻辑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就像他将其应用于案例中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推理导致了多么严重的怀疑论。

”3. 休谟先生对奇妙和奇迹作了不必要的区分；因为虽然两者确实有区别，但对他的论点来说却没有区别。他推理的力量并不在于事件是否神奇，而在于事件是否与普遍经验相反。因此，如果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它也同样证明了，任何证词都不足以证实以前

未曾经历过的自然事件。如果有那么多的目击者声称他们看到流星石从云中坠落，或者电解液熔化金属，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就一定不会相信他们。

“4. 休谟先生关于奇迹的相反的经验，只能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同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有相反的体验，否则就不可能有其他相反的体验。

他（休谟）巧妙地把“暹罗国王拒绝相信关于霜冻影响的第一份报告”与“违背经验”和“不符合经验”区分开来，这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事实除了不符合经验之外，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违背经验。除了在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的经验中没有出现过奇迹之外，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反对奇迹的经验。当我们用没有歧义的语言表达作者的命题时，它将等同于：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永远不能根据任何证词被相信；没有比这更容易被认为是错误的了。如果人类采用了这位怀疑论者的原则，那么在世界之初，人类会处于怎样的境地呢？

“5. 休谟先生在使用经验一词时有两重含义，根据最适合他的目的从一种含义转换到另一种含义。有时，它指个人的经验；有时，更常见的是指整个世界的经验。现在，如果把它理解为我们个人的经验，那么论点就会是，没有我们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是无法通过证词来确定的；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人类知识的大部分就会

被一刀切掉。最多的一类事实是我们从别人的证词中得到的，其中许多与我们的亲身经历完全不同。许多学识渊博的人从不费力去亲眼目睹哲学和化学中最奇特的实验，但他们对这些实验的真实性却非常满意，就像他们亲身经历过一样。

“尽管建立在证词与经验对立之上的论证必须与个人经验相关才能成立，但休谟先生通常使用的论证方法是，他认为，‘自然’一词是指古今所有人的经验。他在文章的大部分地方都赋予了这个词广泛的含义；因为正是通过经验，我们才知道自然规律是统一的、不变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词的含义。他说：‘死人复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现在，根据‘经验’这个词的用法，他所谓的论证只是对争议点的假设；逻辑学家称之为*petitio principii*，即乞求问题（即循环逻辑）。因为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奇迹是否曾经发生过吗？休谟先生又是如何证明奇迹从未出现过的呢？他提出了一个论点，旨在证明没有任何证词能够证明奇迹的存在；这个论点的主要前提是，所有的经验都与奇迹背道而驰。但是，如果奇迹曾经发生过，那么它们并不违背普遍经验；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见证过的任何事情，都是普遍经验的一部分。那么，以奇迹从未出现过为假设，来反驳奇迹的真实性，这算哪门子推理呢？如果真如他所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人亲眼目睹过死人复活，那么，举出证词来证明死人曾在某些情况下复活，的确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他有权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证词的问题上，

这样的推理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希望得出的结论在这里被假定为论证的主要前提。然而，否定和肯定一样容易；我们确实彻底否定了（休谟的）这一立场的真实性；因此，归根结底，我们恰恰是在我们开始的那一点上发现了问题。除了作者（休谟）诡辩推理的技巧之外，这个许诺了这么多结论的论证没有证明任何东西。

“作者（休谟）在推理中又犯了一个错误。他的目的是要证明，支持奇迹的证词永远不会让人信服，因为它遭到了统一的、不可改变的普遍经验的反对。但我们怎么知道这种普遍经验是什么呢？难道除了我们狭隘的个人经验之外，就不能通过证词了解事情了吗？休谟提出，支持奇迹的证词被其他证词所中和或抵消了。也就是说，为了摧毁关于奇迹的证词的力量，休谟假定了一个建立在其他证词基础上的前提。大家都承认，当证词被用来确立任何事实时，如果有其他更有力的证词来反对它们，那么它们的可信度就会被摧毁。但是，如果我为某一事实提出证词，而有人声称他可以证明这一证词不值得信赖，仅仅因为他可以提出其他证人证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许多人从未见过这样的类似事情，——对于这样的人，我会回答说，即使他的这些证人说的是真话，也不能在本质上推翻我提出的正面证词，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与我所断言的事实相矛盾。休谟先生的论证也是如此。他将统一的经验与具体证人的证词对立起来，并以证人有时会撒谎为由，将前者置于优势地位；但是，他所知道的其他时代和国家发生的一切也都来自证词，而提供证词的人与其他人也一样容易犯错；

因此，没有理由将经验证据置于证词之上。而且，他所掌握的证词并不能证明所经历的事情的千分之一；就其本身而言，这只不过是一种经验的缺乏，只是一种消极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分量来推翻积极证人的证词。在法庭上，这种反驳证词的方法会被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这种缺乏以往经验的情况自然会产生一种对事实不利的推定，而这种推定需要一定的证据力量才能克服；但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足够数量的、智力和真实性都毋庸置疑的证人，就能够消除这种推定并使人信服。

“7. 休谟先生把我们对证词的信念来源于‘经验，即对人类证词真实性的观察’作为一条前提原则。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对证词的信念就像我们对感官的信念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合乎规律的。孩子们最初会潜移默化地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一切，而他们正是从经验中学会了不相信证词。如果我们对证词的信任源于经验，我们就不可能从教学中获得任何知识。如果孩子们在对人类证词的真实性进行观察之前，什么都不相信，那么什么都不会被相信；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达到对如此复杂的问题进行观察所需的成熟和判断力。

“不过，尽管休谟先生希望确立这一错误原则的目的是要把他所谓的经验证据推崇到证词之上，但是，如果我们同意他的观点，这

也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因为我们已经表明，这种经验本身依赖于证词。因此，无论他如何利用这一错误前提原则来反对证言，都是对他自己不利的，因为他对世界经验的了解只能通过其他证人的报告来获得而已。

“休谟先生经过反思，似乎确信自己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奇迹论》的附注中，他做出了一个让步，完全推翻了整个论证。但是，请注意他的这一坦率的唯一证据所表现出来的虚伪（或者我更应该称之为恶意？）他承认，可能会有这样的奇迹，可以从人的证词中得到证明，这直接违背了他的格言，也完全违背了他的所有推理；但他在做出让步时，明确保留了这一点，即不能将其用于支持宗教。然而，他不仅做出了这一让步，还举例说明了此类奇迹，以及他认为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他说，‘假设所有语言的所有作者都同意，从 1600 年 1 月 1 日开始，地球上出现了长达八天的完全黑暗；假设关于这一事件的传统在人们中间仍然强大而活跃；假设所有旅行者都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同一传统的描述，等等，那么我们的哲学家理应将其视为确凿无疑。’

“在这篇文章中的开始部分，休谟说：‘有任何人类证词支持的奇迹，与其说是论证的对象，不如说是嘲笑的对象。任何一种奇迹的证词都不可能成为一种可能性，更不可能成为一种证明！’

“看来，在他（休谟）如此彻底地放弃了他起初极力主张的原则之后，我们本可以省去正式反驳的麻烦。但事实并非如此。作者（休谟）决心让他的让步对宗教毫无益处。听听他自己说的话吧：‘但是，如果将这一奇迹归于任何新的宗教体系，那么历世历代的人们都会被这类荒谬的故事所强加，以至于这一情况本身就足以证明这是一个骗局；对所有有理智的人来说，这不仅足以让他们拒绝接受这一事实，甚至无需进一步考证就会拒绝接受它。’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哲学家、一位逻辑学家、一位形而上学家也会说出像刚才引述的声明这样不合理、带有偏见的话：——这个事实被公认为证据确凿，即使是哲学家也应该把它当作确定无疑的事实，但如果把它归于一种宗教，那就不一样了。在这个（宗教）问题上，没有任何证据是充分的。在哲学上，这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宗教上，一个理智的人会拒绝它，不管它是什么，甚至不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在他（休谟）看来，只要是与宗教有关的奇迹，就足以证明它是个骗局，无论证词多么完整。看来，这个世界已经把这类荒谬的故事强加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甚至不应该听信任何有利于宗教奇迹的证词。这位作者（休谟）的确会让宗教的拥护者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他们被要求为自己的宗教提供证据，但如果他们提供证据，理智的人就不会把它当真；即使这些证据在其他地方都是好的，但在宗教中就一定一无是处。根据这些原则，我们的确可以放弃争论；但我们不愿意承

认这是合理的逻辑或明智的做法。以这种概括的方式禁止所有有利于宗教的证词的理由也适用于其他主题。在哲学和宗教中，人们都曾被荒谬的故事强加于人；但当有人提出证据时，难道我们就因为曾有人把错误强加于人，而必须要不问青红皂白地拒绝证据、而不能对其进行认真检查吗？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仔细研究，以辨别真假。

“如果奇迹真的经常被归于新宗教，这并不能证明从未有过真正的奇迹，而是恰恰相反；就像假币泛滥证明有真币一样；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是不会被伪造的。但是，异教徒关于他们的新宗教通常建立在神迹或神迹幌子之上的叫嚣，却没有多少事实根据。我相信，除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它们确实是同一宗教的组成部分）之外，很难再找出其他声称具有这种奇迹起源的宗教了。”

对于基督教中的奇迹与证词，如果我们拒绝它们，我们就必须回答“为什么？”我们还必须在回答中解释一些困难的事实。

为什么放弃

对于“为什么”这个问题，基督教只能有两种答案：要么是因为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来反对它们（那些奇迹、以及关于奇迹的证词），要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它们。

假设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反对它们的证据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没有任何抽象的证据证明它们是不可能或不可思议的。有一个证人留下了反对他们（那些奇迹的见证人）的事实证词吗？时代的文献中是否有任何关于个人知识的异议记载？相信一个例子也没有。因此，没有任何抽象的或正面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神迹见证人）是错的。那么，是什么提出了否定的观点呢？反对者（反对基督教的人）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和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来发现反证，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人）并不缺乏热情和能力，但是，没有人能够说出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一个反证；没有一个根据个人知识提出异议的证人，没有一个前后矛盾或自相矛盾的事实——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对于奇迹的证词与见证的证据进行）反证、反驳。

在反对基督教的立场中，整个反对神迹证词的尝试被简化为两个论点，这两个论点被认为可以削弱支持证明的力量，但不能反证。这两个论点是：第一，人们充满迷信，这使他们很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第二，在他们无知的时候，任何不寻常的事情都被认为是奇迹。

莱基已经穷尽了这方面的知识。没有人对上述这两点提出过异议。它们并不新鲜。《圣经》本身就以警告的方式提到了它们。它们是历史上最显眼的表面事实之一；但它们在这场争论中的确切价值是什么呢？它们能反驳《圣经》中的神迹吗？它们会丝毫削弱圣经的力量吗？当然不会，就像假币不会使真币贬值一样。它们只是让我们提高警惕，要求我们谨慎认真地使用检验手段，仔细查考，仅此而已。

因为许多所谓的奇迹被发现是假的，就推断所有的奇迹都是假的，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对理性的滥用。罗列出一系列粗鄙、可悲的迷信和炽热的骗局，然后把所有超自然主义都归为同类，这是一种逻辑上的狡诈，在可敬的思想家中是不值得尊敬的。

实际的、唯一的问题，而且必须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检验的问题是：所报道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它们是否是超自然的，是否有充足的证据和支持？人们的迷信和多次受骗与这些问题毫无关系。因此，没有任何一种（对于神迹的）反证，除非它能指出支持它们（神迹）的证据不足。这里就是必须战斗的地方。

在论证过程中应遵循哪种顺序并不重要；我们是先考虑“从严格和恰当的意义上讲，所称的事件是奇迹吗？”这个问题，还是先考虑“它们是否真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无论先考虑哪一个，这两个问题都必须得到充分和公正的研究。我们将按照这里指定的顺序进行讨论。

指称的案例相当广泛，跨越数千年。

首当其冲的是创世记。这是一个奇迹，这一点毋庸置疑。接下来是火降下烧掉亚伯的祭品；以诺被迁移，因此他没有看到死亡；挪亚得知洪水将淹没地球上所有人居住的地方，毁灭地球上的居民；洪水的实际发生；巴别塔建造者的语言混乱；神的使者数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他传递信息，告诉他神对他自己和他后裔的旨意；以撒的出生；当他准备将以撒献祭时，神的声音从天上呼唤他；天使向以撒显现，向他重申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天使向罗得显现；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城市被摧毁；天使与雅各摔跤；雅各临终时得到启示，使他能够准确而详细地叙述他的子孙世世代代的未来历史；约瑟得到启示，使他能够为法老解梦；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神迹；摩西的权杖；枯干的手；摩西所行的十灾神迹；摩西挥动杖时，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得以安全地通过；日间的云彩和夜间的火柱引导并守护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营地达四十年之久；云柱进入会幕；在同样长的时间里，他们的营地每七天中有六天降下吗哪；从被击碎的磐石流出的河水；可拉的毁灭；从加低斯磐石流出的水；被铜蛇医治；玛拉河水的医治；在西乃山颁布律法；耶利哥城墙的倒塌；太阳停留；撒母耳下令打雷下雨；耶罗波安的手枯干；约旦河分开供以色列各支派通行；耶和华的使者向约书亚显现；也向巴兰显现；哑驴开口说话；撒母耳的呼召；油桶和饭的倍增、孩子复生、祭物被火烧毁

（以利亚的神迹）；乃幔痊愈；基哈西大麻风发作；亚述人失明；死人复生；希西家痊愈；表盘上的阴影；等等。这里列举的这些神迹是从《旧约》中提到的许许多多神迹中挑选出来的。还可以补充更多，这表明神迹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启示。现在我们从《新约圣经》中选取一些神迹：盲人复明，不胜枚举；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聋哑人得到健康；平静风和海；臃症痊愈；各种疾病痊愈；无花果树被诅咒；五千人吃饱；四千人吃饱；手枯干的人得到健康；血流不止的病人得到健康；睚鲁的女儿复活；拉撒路复活；麻风病人得洁净。这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许许多多神迹中的几个。

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在所有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没有一个案例不是真正的奇迹，——没有一个案例不被宣布为具有直接的神力。它们的数量之多表明，除了绝对的启示之外，圣经还声称自己具有多么普遍的超自然性。剔除这些内容，我们就只剩下一个毫无生气的骨架；保留它们的完整性，我们就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奇妙的事实和教诲——一座充满神圣存在的芬芳和神圣智慧之光的神圣殿堂。它们一律令人尊敬，始终符合正义的利益，除了对重大和危险罪行的惩罚之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益的。

它们发生过吗？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它不能根据抽象的原则来解

决。从抽象原则中获得的任何证据都不会有丝毫用处。它必须根据人的证词（如果有的话）或个人知识来确定。只有那些对事实有切身了解的证人才能证明这一点。归根结底，这就是个人知识的问题。为了排除一切欺诈的可能性，案件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观察者完全有机会知道的案件；必须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行为案件，一个明显神奇的案件，一个不可能存在欺骗的案件。观察者必须诚实、无私、有能力。这些条件必须足以让他知道奇迹是否发生。

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观察者才知道奇迹的存在。不在场的人无法分享这一知识。

能否让那些没有亲眼目睹奇迹的人也从奇迹中受益呢？显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那些亲眼见证者的证词。

有人反对说，《圣经》中的这些奇迹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与我们相距甚远，无法证实。其假设是，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而且近在咫尺，那么这些见证就会获得额外的价值。初看似乎有道理，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完全是谬论。几千年的证词和几千分钟的证词一样有效。时间不会改变它。空间也是如此。在现场和在几千里之外的情况一样。简单的问题是，这是真实证人的证词吗？在一个时间和地点充分的证词，在每一个时间和地点都是充分的。

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危及证词的完整性，距离的远近也可能如此，但只有这样才会影响证词的价值。如果有理由认为证词在这方面受到了影响，那么其价值就会受到损害。因此，这一点需要加以研究。

如果证词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首次提供的，那么由于记忆的不确定性，证词很可能并不准确。如果证词是在遥远的地方首次提供的，就不存在对其进行适当审查的机会；这将影响其价值。如果是口头证词，则无法纯粹地传递，因为任何口头陈述都不可能重复时没有可能的变化。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证词的价值都会受到损害，只是因为其完整性、真实性值得怀疑，而不是因为时间的推移或事件的遥远。假设证言一开始就具备了使其可信的所有适当条件，然后又被记录在案，而这一未曾改变的记录又世代地流传了下来，那么，直到时间的尽头，它仍然和它刚说出口时一样好。这只是一个问题：它在当时是好的吗，它来到我们面前时是否完整无缺？如果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千秋万代的人与见证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那些直接收到他的陈述的人与见证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密切。一者得到的，另一者也会得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同一个见证人永远说着同一句话。如果我们在现场，当初又需要什么才能使证词可信呢？时代的智慧创造了以下标准：（a）必须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b）必须是在公开的日子里发生的，没有隐瞒。（c）证人与事实的关系必须能够防止欺骗。（d）必须是无法通过巧手或任何自然媒介完成的工作。

(e) 证人必须具有判断其真实性的必要能力。(f) 必须是证明奇迹的合理的场合。(g) 必须有多个证人。(h) 他们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后一致同意。(i) 他们必须是无私的。(j) 证词必须是公开的，并在当时和当地。(k) 必须没有相互矛盾的证词。如果证人品行端正，并因作证而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是生命的损失，那么这些证词就更可以确立事实。

证据

我们有真实见证人的证词吗？它是否一脉相承地传给了我们？无可否认，这是辩论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它主要是在圣书中出现的。有两种论证方法。第一种是由书籍的存在所引起的。它包括以下几点：书籍现在被犹太人和基督徒接受为真实的记录，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它们是伪造的，它们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证人地位，除非能够证明如何能够编造出一个骗局，并在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方面对其进行欺骗，而且如此成功，以至于被普遍接受，从未受到质疑。莱斯利在他的《有神论者的简易方法》中以最好的形式阐述了这一论点。它从未被成功地反驳过。人们相信，要想模仿并最终确立这种骗局是不可能的。犹太民族和基督教会的存在是必须解释的事实。这些书籍（圣经）讲述了这个故事，而且可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记录可以追溯到它们所记录的事件发生的年代。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这些记录肯定会受到质疑，但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质疑。很明显，

我们得到的是未经破坏的记录。证据有两种完整性。从一开始，这些记录就是相互争斗的教派和积极的对手的共同财产，他们（例如以色列的南国与北国；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以及基督教时代的天主教与东正教）以不懈的警惕相互监视，从而保护着每一行和每一个字母。没有一个文本可以在不被观察到的情况下被更改。正是这些原因阻止了现在和当前的整个民族、或任何教会的虚构历史，而这些原因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是有效的。如果现在《圣经》中没有新的章节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被增添、记述一些新的奇迹、教义或名称，那么在以前的任何时代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守护它（圣经）的同样理由（因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路德会、等等在彼此监督），也曾经一直在充分程度上守护着它（因为以色列的南国和北国、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也是这样彼此监督）。

但更为确凿的证据是，在各种文献中，我们都能不断地提到这些圣经书籍，而且基本上都是关于其内容的，一直可以追溯到它们的起源。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我们会发现无数的参考文献和引文；这表明圣经文本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变化。在基督教诞生之初，也就是在《新约全书》问世之时，现存的、当时的文献著作中就提到了犹太人的圣书（旧约圣经）；事实上，至少在公元前二百七十年，这些圣书就被帝国诏令翻译成希腊文（七十士

译本），成为罗马希腊古典世界的财产。关于七十二人翻译的普遍接受的说法有时在某些方面受到质疑，但对于旧约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被翻译成希腊文的事实，人们并不表示怀疑。《新约》是立即写成的，即在基督升天后的一代人的有生之年。之后，教父们和异教徒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提到了这些新约书籍。争论和注释使它们（新约圣经）立即受到重视。教派之争和不同教师的意见分歧使它们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实用性，从那时起至今，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将它们作为权威来引用。人们相信，从使徒时代开始，即使如果圣经遗失了，随时都可以从这些来源（即那些引用圣经新约的、当时其他文献）恢复。如果收集过去十八个世纪以来的所有书籍，就会发现其中十分之九的内容都以某种方式提到了《圣经》，而且会发现提到的时间都是大约从该书声称的写作时间开始（即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左右）。如果圣书当时并不存在，又怎么会这样呢？如果这些圣书当时存在在那里，那么，当揭露骗局的一切手段都唾手可得，揭露骗局的意愿也已蔚然成风时，（而当时基督信仰在犹太人中间、以及罗马帝国受到严厉的反、逼迫、迫害），为什么不大声疾呼地提出抗议（换言之，如果圣经新约所记述的事情不是真实的，那么，就一定会受到反对基督教者的严厉考察、揭露、抗议），为什么不坚决否认所宣称的事实（例如耶稣基督行的许许多多神迹、以及被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等等），——简言之，如果圣经新约的内容是虚假的，那么，——圣经新约又怎么会被接受，甚至被允许流传、并发表危险而令人不安的言论呢？

在圣书的历史完整性和真实性问题上，这场斗争是漫长而艰苦的，相信永远不会重演。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受到过如此严格的审查。在怀疑的一方，已经不可能再加强其毒辣程度，也不可能再提高其警惕性和独创性；而在诚实的信仰的一方，也没有少费心思。每一个可能的信息来源都得到了证实，对记录的真实性和忠实传承的信心从未像此刻这般强烈。试图否定《圣经》真实性和真理性的努力已经达到了顶峰，而且再也不会重演。由拉德纳领导并由当代成熟的学术研究完成的辩护工作取得了胜利。

我们有记录。内容是否属实？作品是否真实存在？没有任何反驳的说法。如果这些记录是假的，这（这种没有合理成立的反驳的状态）可信吗？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如果没有产生影响，如果被理解为是一种浪漫主义，那么，一个神奇的故事就有可能不被反驳；但是，它是否可以作为事实发表，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扰乱“风俗”的力量进入社会，是否可以作为一种重建的力量，是否可以使历世历代的信徒们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是否可以引起历世历代的人们的普遍关注，是否可以引起人们的敌意、而人们却没有试图揭露它？

或事实是否存在（即，虽然当时没有人反驳圣经的真实性，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确认圣经记录的真实性）？但那些反对圣经的人们在这一点上徒劳无功；相反，在当时的文献中却发现了大量的承

认。在缺乏所有反对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有利的证据进行坦率而仔细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这些证据包含在圣书中，包含在从犹太民族的建立、一直到使徒时代结束的连续史册中。圣书的陈述采用了直截了当的历史方法。它自然而简单，而且看起来完全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其中某些事实的奇异之处，它的真实性绝不会受到质疑。这些奇异的事实会使记录失效吗？他们（圣经的众多作者）声称，据他们所知，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在他们与之交谈和书写的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这些作品中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他们多次详细说明了时间、地点和情况，并声称公众普遍知道这一事实，而且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他们相信或不相信。如果他们相信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就是受骗者；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是欺骗者。如果他们既不是受骗者，也不是骗子，故事就是真的。对这几点的研究将发展出整个主题。

他们受骗了吗？当然，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我们无法对每个案例进行详细的研究。假设我们把摩西和基督所行的神迹作为一个例子。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神迹的见证人是诚实的，但却受到了欺骗。他们真的相信这些事情发生了，但事实上却没有。这可能吗？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记住，欺骗的范围必须有多大，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先说摩西。是摩西自己被骗了，还是他是一个欺骗者？请选择任何一个在他身上展现或通过他实现的所谓超自然事实。以燃烧的荆棘为例。故事发生在何烈山，当时他正在

为岳父叶忒罗放牧。《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等有记载：“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華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段话贯穿全章。摩西相信这一切，但这一切不是真的吗？难道没有这样的表象和景象吗？他怎么可能如此相信，而在现实中却毫无根据呢？再比如，第十九章所描述的在西乃山传律法的场景。摩西相信其中详述的事情发生过吗？他相信从上帝手中接过刻着律法的两张法版吗？或者，就拿杖在埃及和旷野四十年所行的奇事来说，他相信这些事是真的，但其中没有真理与事实吗？人们也被欺骗了吗？就拿分开红海来说吧。另外，吗哪每六天落在以色列营地周围，四十年来却没有每第七天落在营地周围；火柱在夜间引导他们，云柱在白天引导他们；水从被击打的岩石中流出，以及所有其他的奇事，这些都是简单的事实。难道他们都被蒙蔽了，以为这些事都是真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比记录在案的神迹更大的神迹吗？

不，如果没有某种绝对的超自然力量的干预，而不是超自然的影响来实施欺骗，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吗？这种假设并不

能逃脱奇迹，而只会贬低创造奇迹的人。但是，从摩西转向基督，让我们继续追问。耶稣受骗了吗？他提出了非同寻常的主张，将自己凌驾于摩西和众先知之上，甚至自称是上帝，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自称能够做上帝所能做的一切。他花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行奇事，医治病人，让瞎子看见，让聋子听见，让瘸子、残废人和瘫痪病人痊愈，让死人复活；让几块饼多起来，可以喂饱五千人，指挥万物，在水面上行走，诸如此类。在他公开生活的日常记录中列举了大量的案例，以及所有的附带情况，并补充说这些只是他所行神迹的一小部分。最后，列举了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和升天的事迹。现在的问题是，他本人是否受到了欺骗？他是否相信自己能够做这些事，并相信自己确实做了这些事，而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做任何类似的事？那么其他人呢，旁观者和接受者——伟大表演者的敌人和朋友呢？他们被欺骗了吗？盲人是否相信自己已经失明并重见光明，他是否只是产生了幻觉？一天之内，成千上万的人皈依了上帝。他们都被蒙蔽了吗？他们认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埋葬了，这也是欺骗吗？他们说他们再次出现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交谈了四十天，然后在他们面前从橄榄山顶升天，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他们被骗了吗？

没有什么比“错觉”理论不可能是真的更确定了。任何一个理智的人，只要读过《旧约》和《新约》这两本圣书中的奇闻异事，都不会相信它们是假的、仅是对毫无戒心的人们的蛊惑。没有其他选择；要么事情确实发生过，要么案件中的证人无一例外都是

骗子。他们是骗子吗？摩西、以利亚、基督仅仅是善于骗人的人吗？是犹太民族和门徒们上了他们的当，还是门徒们也参与了这场骗局？为了支持他们是骗子的理论，有什么事实可以依据？有什么关于他们品格的已知事实？有什么证词中的漏洞？我们相信，从这些来源中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证据。作出这一假设的唯一理由是，这些陈述本质上是难以置信的，以至于任何证词都无法证实它们。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眼前的事情呢？

成千上万的人相信这些事情。就拿红海和约旦河的神迹、吗哪、磐石中的水、以及西乃山的情景来说：见证人成千上万。他们怎么会被欺骗呢？以基督的神迹为例，请阅读历史。这一代人怎么可能被强加虚假的事呢？他们战胜了犹疑，这是不可否认的。除了它们是真实的之外，任何其他理论都无法解释。我们并不假装人们不会经常被欺骗而相信虚幻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可以坦然承认，但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就是真实的确证。

但是，再考虑一下证词的属性，回答一下怎么可能相信它是假的。有一些标准被认为是检验证词真伪的无懈可击的标准，千百年来智慧为这些标准构建了护栏，目的是识别虚假。让我们运用这些检验标准。我们已经提到过它们，现在我们来应用它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比较显眼的奇迹。我们将选取大家公认的最主要的一个神迹——基督的复活，事实上，当耶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基督宗教的命运已被中止了。如果能够证明它（基督复活）是一个骗局，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为基督信仰辩护的了；如果能够为基督信仰辩护，如果没有人能够对圣经记录中的任何神迹提出任何合理的怀疑理由，那么攻击也就变得徒劳无益了。

基督复活

首先，事实很简单，不可能存在欺骗或错觉。这个国家最显赫的人，他的名字和为人为全国各地的人们所熟知；他在三年的时间里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这是其他任何人没有做到过的；他的许许多多神迹的名声传遍了每一个村庄，撼动了每一个家庭，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被犹太人的文士、法利赛人（宗教精英人士）、祭司长嫉妒；他声称自己比任何先知都伟大，并甚至声称与天父上帝本人合一，从而震惊了统治阶级；众所周知，或者至少显然普遍相信，他是许多预言的主题，是他们的祖先世代都在等待和祈祷的弥赛亚；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他在一个盛大的节日被捕，经过非正式和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并在众多人的见证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次公开的刑事处决，其目的是结束一个正在蔓延的、被认为是危险的异端。显然，这引起了一些人最大的恐惧和愤怒。

因为某种假想的、令人恐惧的国家危险，以及内心的嫉妒，人们

（尤其是犹太教宗教上层人士）的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在位的各教派忘记了他们之间的恩怨，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犹太教宗教组织和民政当局也加入了这场阴谋；死刑是以罗马法的名义执行的。他的鲜血染红了那个竖立着绞刑架的地方（迦略山、骷髅地），那里至今一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地方。即使是现在，争斗的国家仍在以互相嫉妒的警惕守护着它。他在那里被杀的事实从未受到质疑。我们将此作为第一个重要事实。

见证人说，第三天，他复活了，重新出现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四十天。他们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受骗，这是无可争辩的。同样，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地欺骗其他人。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他们断言，由于他（耶稣基督）曾宣称自己会复活，为了确保安全，当局武装占据了坟墓；在坟墓口封住了大石头，并安排了外国士兵看守。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每一件事都表明了它的可能性，所有的证词都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福音书都断言了这一点。它们宣称，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他还是从坟墓和武装看守人手中逃脱了。福音书明确指出了发生的确切时间和方式。这会是一场骗局吗？请回想一下当时的公众情绪；统治者们的绝对恐慌；门徒们人少力弱，惊恐万分；他们的主人，唯有他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他已经死了，而且根据他们对死亡的所有了解，他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血流满地，覆盖了尸体；他们的敌人怒火冲天，一心想通过除掉可恨的煽动者来消灭可耻的异端邪说；一边（逼迫的力量）是所有可能的力

量，另一边（基督门徒们）则是软弱和恐惧。难道他们会试图进行所谓的欺骗吗？如果他们疯狂地企图这样做，那么谎言暴露是多么容易，惩罚又是多么严厉！请记住，这件事情的消息立即像城市的大火一样蔓延开来——到处都显示出感染的迹象；为了阻止它，逼迫者们不惜大肆破坏，不惜以死相逼，但它却越演越烈，这则消息更是火上浇油。现在，为什么不展示（耶稣的）尸体呢？这样一来，这些危险的革命者的嘴就会被堵住，狂热就会停止，疯狂的骗人计划就会消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逼迫者们）有能力的话，他们一定会拿出（耶稣的）尸体，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拿出来，就初步证明了尸体已经不在他们手中了。

事实上，他们（逼迫者们）很快就承认并解释了这一点。故事是这样的，当罗马士兵守墓人熟睡时，门徒们偷走了尸体并将其运走。门徒们在他们记录的证词中补充说，这个说法是当局编造的，是士兵们为了报酬和保证他们不会受到责难而发表的。当然，这个说法太拙劣了，不需要进行考证，因为它太低能了（既然士兵守墓人熟睡，又怎么确定知道尸体被偷？），在当时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它被提出来是显而易见的；它被认为是尸体失踪的最好和唯一的解释，这一点可以从它被采用的事实中找到；它是一个笨拙和不连贯一致的发明的借口，从表面上看有所有匆忙、惊恐和虚假的迹象，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情况和紧急情况中得到解释。没有人尝试过其他说法。几十年后，当福音书出版时，人们指控这仍然是当局一直坚持的报告，而这一指控也在流传的街道和城

市中被提出。

惊恐的羔羊从老鹰的爪下夺走了猎物，却拒绝归还。此时，门徒们大胆地断言耶稣复活了，人们也跟着他们。有一件事本可以结束争论，停止可怕的屠杀——在他们（逼迫者们、官府、犹太教宗教上层权力阶层）仇恨的狂热中，数百人被杀——那就是拿出（耶稣的）尸体来展示；但由于缺少这一件事，军队无力镇压日益增长的信仰。耶稣复活的有力证据莫过于他的尸体没有出现，逼迫者的故事被否认，以及官府压制信仰的企图没有奏效；因为，如果他的尸体的复活不是真的，证据就很容易找到，这也是当局有兴趣提供但却完全没有做到的一件事。他们（当局）没有这样做，只能解释为他们做不到——因为复活确实发生了。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看支持这一事实的证词，我们就会发现，在最严格的检验下，这些证词都是清晰无误、无懈可击的。

首先，它是明确的。这是明确无误的。证人断言他（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看见了他，他出现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交谈了四十多天；他们摸过他，与他一起吃饭，与他一起谈话交往，看他手上和身上的伤疤。证词清晰、肯定、实事求是。没有任何幻想或欺骗的机会。要么他们说的是真的，要么他们就是假证人——有意为之的假证人。

证人众多。证词具有以下真实性迹象：一个证人可能就够了，但在重大案件中，理应要求多个证人出庭作证，原因有很多，具体来说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证人比一个证人更不容易作假，更不容易受骗。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谋发布谎言时，通过引导他们，发现欺诈的机会就会增加。他们可能在真理上达成一致，但如果故事是谎言，就无法避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传给我们证词的直接见证人是四位福音书作者、圣保罗、圣彼得和圣雅各。他们还声明并引用了许多人的证词，这些人和他们一样，都是这一事实的目击者；他们声称这些人中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人在福音书、圣经新约发表时、当时还活着，并且是确凿的证人。

接受最严厉盘问的人。证据规则。

第二，证人之间的协调。证词必须一致才有价值，但也必须有差异。证言必须在实质上一致，尽管在形式上以及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可能会有差异，但绝不能相互矛盾。这条规则是根据既定的思维法则制定的：——在所传递内容的实质上达成一致，证明大家都知道；在形式的细枝末节上达成一致，证明大家串通一气；自相矛盾则是自取灭亡。这些证人在实质内容上完全一致，都证明了相同的重要特征。在形式问题上，他们有分歧，因为真实的头脑在讲述同一事件时必然会有分歧。即使在最严酷的迫害下，他们也从未发生过矛盾。这是历代公认的对真理最严格的检验。

没有延误。

第三。证据是在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递交和公开的。这一点对每个案件都很重要。如果，直到公众的注意力转移，直到活着的一代人的记忆消退，直到人们的兴趣消失，才提出证据，——那么，这些都是假证词致命的缺点。这本书（新约圣经）没有在偏远的地方出版；也没有在不了解事实的人中间出版；或者由于距离的原因，他们（新约圣经的读者们）无法对这一主题进行公平的研究。——这也会削弱了见证的力量。当（看守坟墓的罗马军队的）士兵们还在讲述他们因天使的突然出现而惊慌失措的时候，当髑髅地还在冒着血烟的时候，当众人还在谈论地震和昏暗的天空的时候，证词就已经发表了；当当局还没有为谋杀案酣然入睡的时候，证词就已经在全城和王宫的门口传开了；新的警报紧随旧的警报之后，当军队还没有解散，或者公众对这个危险的破坏者的热情还没有减弱的时候，证词就已经发表了。戏剧性的一幕没有中断。

第四。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个不利于成功诈骗的时期和地点。它不是发生在一个野蛮的时代，也不是发生在一个粗鲁野蛮的民族中。它发生在奥古斯都时代的顶峰，古代文化最璀璨的时期，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在一个拥有最辉煌血统的民族中，在他们一千年的历史中，到处都是各个时代最伟大的名字。

第五。证人个人资质良好。他们有良好的平均能力，他们不是野心勃勃的有志之士，不会编造或教唆欺骗计划；他们不是愚蠢的无知者，不会轻易成为狡猾的骗子的猎物；他们是勤劳的农民和诚实的穷人，正如他们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有着勇敢、慷慨的血统；他们没有艺术细胞，也不柔弱；他们有着良好的天赋和公正的学识，但没有使他们变得过于精明的非凡天赋或训练。就个人利益而言，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完全无私的。对他们来说，英雄算不了什么。这个计划对他们毫无益处。如果是假的，那就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谎言，对谁都没有好处，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这是一个软弱而愚蠢的事。

常识告诉我们，谎言很快就会被揭穿，这将使所有教唆者蒙羞并受到伤害。作为一个骗局，他们对它的曝光有着真正的利益。他们很清楚，坚持谎言就是毁灭。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放弃它（如果是谎言），是无法用任何常见的人性原则来解释的。要坚持它，就必须做出人性不愿做出的各种牺牲。

第六。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他们除了毫无利益之外，还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牺牲。他们的坚持无论对今世还是来世都毫无益处（如果是谎言的话），但却使他们在今世和来世都蒙受了最大的损失。他们所信奉的谎言，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最有害的，却要求他们放弃一切利益来支持它。为了这个谎言，他们不得不成为有史以来最克己、最堪称楷模的人。难道还有什么财产是珍贵的吗？他们

必须放弃一切世俗的财产——房屋、土地和舒适的家居。友谊、家庭和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什么珍贵的吗？他们不得不抛弃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成为地球上的弃儿。生命本身有什么珍贵的吗？主自己必须死，所有的直接见证人必须死，成千上万的皈依者必须死，死在刑架和车轮上，死在绞刑架和十字架上。他们被烤，被煮，被锯开，被活活剥皮；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毫无怨言地献出了他们全部的爱和生命。难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骗局？

人们可以为一个理念、一个原则、一个朋友而死——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放弃所有的地位和世俗的希望——但是，谁听说过一个人，一群人，为了一件具体的事情、一个众所周知的骗局做出这样的牺牲，而这个骗局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可能的好处，而“见证人”名单上没有一个人反悔或认罪呢？

欺骗？如果说他们是被骗的，或者说事实与宣称的一样，那么这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如果说他们是骗子，合谋传播一个众所周知的谎言，那么这件事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在武器的碰撞和荣耀中，在战争的浮华和环境中，在可能取得胜利的诱惑下，而是在地牢的墙壁和监狱的牢房里，在孤独和没有朋友的情况下，在枪口和火刑柱上，坚持他们的决心。同时，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告诉他们，他们所犯下的罪孽是多么可怕，他们现在的死亡只不过是更深、更可怕的地狱死亡的前奏（因为他们欺

骗、撒谎)。然而，他们仍然高唱着、呼喊着，向着光荣的殉道之地前进。他们的主人所行的“神迹”被门徒们所行的“神迹”所超越，如果他们明知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却还要承受这一切。（换言之，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这件所宣称的事情是假的，那么，这件事情比它是真的更不可思议。）

第七。除此之外，他们（这些见证人们）还是品格最纯洁的人。从来没有人教导过如此纯洁的道德，从来没有人强调过如此一尘不染的生活，从来没有人如此彻底地放弃自我。时至今日，他们一直为世人提供着最崇高、最慷慨的品格模范。就连自称怀疑者的人也因基督完美的道德之美和灵性之完美而宣称他的品格是神圣的。他们（见证人们）愿意将世间可能存在的最高荣誉赋予他——他是泥土中最洁白、最纯净的灵魂。

我们特别指出，基督的复活神迹，也就意味着所有其他信靠他的人将从死里复活。这个论点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的神迹事情。启示就这样建立在奇迹这个不可改变的基础之上。上帝为它盖上了自己合适的印章。

除了我们的主复活的见证人的证词中的这些真实性迹象之外，还应该加上该案件的一般环境，这些环境使这一事件并非不可能。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复活，而且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复活的人（耶稣基督）曾因其激动人心的奇妙

经历而吸引了友好和不友好的极大关注，而他的经历刚刚以公开处决而告终。可以肯定地说，公众的注意力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集中和亢奋。各方都非常关注。广大群众，包括民政当局和犹太教当局，都对耶稣持反对态度；事实上，是强烈的敌对态度。他们决心摧毁这位伟大的“伪装者”的权力和影响力。为此，他们将他处死。他被他们控制了。假定、并公开宣称复活的把戏现在可能成功吗？考虑到所有事实，是假设它是真的，还是相信它是个骗局？如果我们允许《圣经》的主题是“复活”，那么这难道根本不合理吗？（尤其是，圣经旧约早已对关于耶稣基督的许多事情进行了详尽而奇妙的预言。）

复活者是来自上天的使者（圣子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奇迹是可能发生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所有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都支持这一特定事实。然而，所有使人无法相信的事实也同样如此。我们必须强调：即它（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秘密宣布和偷偷传播的。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已经举出了三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源于超自然：包含这一体系的《圣经》本身、贯穿其中的预言、以及其创始人所创造的奇迹。第一个证据是，《圣经》的教义内容超越了它出现的时代，在某些方面也超越了人类思维的无助力

量，因此，除了它是（上帝）超自然地传达给传递它的人（圣经作者）之外，无法用其他理论来解释它。其次，《圣经》中包含了大量的预言，这些预言的应验证明了超人的思想在其中的作用，这不仅是最有力的证据，而且具有证明的力量。这个证据是绝对的、不可抗拒的，这一点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第三个证据也是绝对的，它体现在该体系的创始人所创造的一系列奇迹中，与第二个证据一样，这些奇迹的发生需要、并证明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而创造这些奇迹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所传播的教义。

我们可以放心地将论点搁置在这里。无需多言，《圣经》源于超自然的证据已经完备。上帝在上面盖了印章。证明的形式使证明人不可能不是上帝本人。而当证据如此显示，从最高意义上讲，这些证据具有证明力；那么，从这些证据中又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附带证据，以至于证据制度要求、也应举出这些附带证据。

附带的证据是，如果有这样的启示，就必然会有这样的证据：比如，其内容的基本真理，以及它所救赎的对象；创始人的品格，以及与他一起创立的门徒的品格；救赎对皈依者品格的影响，以及随着它被人们所了解和传播，对那个时代的制度和整个世界的福祉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如果这个体系被人们普遍接受和统治，将会产生的影响。

此外，还必须加上当信徒接受这本书（圣经）的指导时，在他的

意识中产生的证明—实践证明；以及该体系能够在世界上赢得信仰和立足点这一事实所隐含的证明；以及完全没有反证这一事实所隐含的证明。

很明显，上帝所传达的启示，加上已经引证的超自然证据，会提供这些附带的迹象。如果没有这些（附带性）证据，即使不能使所声称的超自然证据失去信誉，也肯定会削弱它，因为如果提供了这种超自然的证据，这些佐证就应当会存在。因此，旁证或多或少成为了基本要素，其本身也成为了有价值的证据。单凭这些附带性证据还不能完全满足这一体系的要求，但它们却是必不可少的支持。

让我们按顺序研究一下这些旁证，首先是对启示内容的要求。这一点在开篇论证《圣经》本身作为超自然起源证据的特性时，我们又特别强调了它作为附带证据的特性。《圣经》的一般内容不可能不显明由预言和神迹提供的关于其超自然起源的证据。当旁证提供了某一教义、某一事实或一系列陈述的所有适当事件和附带条件时，它就成了正面证据。它支持并加强了正面证据。间接证据的效力和力量甚至可以超越直接证词。当所有环境都与证词相协调时，证据就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经过最严格的审查，我们会发现，支持启示的直接证据的确凿证据是最完整、最确凿的。所有的事件都是应该出现的。可以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削弱或动摇证据的东西。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证据。

内部证据。

如果《圣经》是上帝所赐，那么它所包含的原始信息就只能是真理。如果我们发现《圣经》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够检验的事情上是虚假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理性地接受《圣经》在那些仅凭其权威就必须接受的事情上的内容：单处虚假，全处虚假。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圣经》从头至尾的原始记载、对事实的叙述和对历史的陈述都是真实的；它的教义和伦理也是真实的，这些教义和伦理都是根据公平的解释规则推定、暗示和阐述的。当然，《圣经》中也有许多我们无法证实的内容，如创世记和个人隐秘历史等，这些内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人们相信；但这些内容都有证据支持，没有任何所谓的事实是经过长期研究后证明是不真实的。它关于创世的论述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以不同理由提出的强烈而坚决的抨击，有时似乎被彻底推翻了；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洞察力得到了提高，这只能说明和证实它的正确性；因此，曾经似乎是绊脚石和冒犯的岩石，现在却变成了力量之塔和美丽之拱门。目前，不可能有任何地质学事实或宇宙定律与摩西相矛盾，而科学的每一次发展实际上都证实了摩西。随着对各种古文物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史前时代的历史部分，我

们发现，各种史迹、钱币、古代艺术碎片、城市废墟、传统、原始种族事实都是准确无误的。犹太民族的特征、风俗习惯、传统观念，都是活生生的见证；圣地的地形、纪念碑式的山丘、河流和湖泊、地名和古老的废墟，除了这里记载的历史之外，都可以追溯到不为人知的过去；埃及和叙利亚的地形与其历史、古迹、传说和不完整的记录密切相关，这些都是从埋藏已久的城市和金字塔下挖掘出来的，都是活生生的见证。人们穿越这些土地，或流连于这些山丘和峡谷中散布的逝去已久的历史纪念物，都会感到圣书中记载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人们也不能合理地怀疑，是特殊的天意使这些证据得以千古流传。从怀疑中得到了合理的承认，怀疑论本身也放弃了争论。见罗林森的“历史研究”。无论人们提出了什么问题或提出了什么困难，在这类问题上，《圣经》仍然是所有学者的权威。

当我们接近它（圣经）的教义和实用伦理时，我们会期望，如果圣经是人的作品、而不是上帝的启示，那么，就其所讲述的主题而言，会出现混乱、荒谬和矛盾。我们的期望将不可避免地得到验证。如果圣经仅是人的作品，那么，在其内容中，每一粒真理，我们都会发现成吨的错误。当我们筛选人类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时，我们发现这一规则也不例外。如果《圣经》不是神圣的，它为什么会是唯一的例外呢？只有包含真理的启示才能证明自己。

《圣经》符合这一要求。这一事实就是证明。一本伪装的启示必然会因为包含错误而自证其罪，就像所有纯粹的人类书籍，当它

们冒险就本书（圣经）所讲述的问题发表见解时，都会因为充斥着错误而显示出自己是人类的起源（而不是上帝的启示）。没有错误就证明了它（圣经）的神圣起源。

摩西的宇宙论是他作为上帝的助手写作的绝对证据；因为他不可能这样写他自己所触及的主题。在他写作的时代，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了解他所写的事物。现在，科学证实了他的话，从而证明了他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写作的。

《圣经》论述的是上帝；这一主题极为晦涩难懂，在其他所有古代体系中都充斥着最怪诞、最愚蠢的寓言。它（圣经）的哪一个预言、阐述、讲论，可以成功地被质疑？它赋予神的哪一个属性是开明的理智所无法迫使我们承认的？它（圣经）从他（上帝）永恒的宏伟构想开始，用恰当的措辞命名他为“自有永有者(I am that I am)”——耶和华没有日头，也没有年头；从永远到永远；昨天、今天、永远都是一样的；在他那里没有变幻，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语言还能达到更高的高度吗？千百年来的学问是否对这一陈述有所改进？它（圣经）将他（上帝）描述为纯粹的灵，无体、无部分、无形，在智慧、知识和能力上都是无限的，他的存在和荣耀从亘古到永恒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圣殿；他是物质宇宙坚实框架的缔造者，只需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就创造世界与其中万物）；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以言语或意志创造了宇宙物质的坚固框架；他是万物的主宰，以数字引领星宿，以名字呼唤群星，以无

与伦比的秩序与和谐将星宿悬挂在虚空之上，使它们永远屹立不倒；他是一切生命的创造者，是一切肉体——人类和天使——的灵魂；他是万物圣洁、公正、慈爱的主宰，以完美的公义和仁慈管理着无穷无尽的计划。

真理永恒不变；承载着不可估量的、多方面的存在体，经历各个发展阶段，在无尽的连续中达到一个又一个顶点，没有疲倦，没有混乱；在所有的辉煌和浩瀚中，有一位温柔的、守望的、慈爱的父亲，他能听到雏鸦的啼叫，他甚至不允许一只麻雀不经他的注意而掉落在地上。

人类的思想是否有可能在这一（关于上帝的）概念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或对其进行丝毫的改变呢？那么，这就是真理，而且是我们可以永远发展而不会枯竭或增强的伟大真理；我们可以在它的阶梯上永恒地攀登。

它（圣经）是关于人的。它讲述了人类被创造的故事，讲述了人类的身体从普通泥土中形成，讲述了人类灵魂的吸入，讲述了造物主形象的印记和烙印，讲述了人类在大地上的首要地位，讲述了人类对圣洁法律的、本应顺从的义务责任，讲述了人类的不顺从，讲述了人类的黑暗、悲伤和羞耻，讲述了人类的匮乏和悔恨。经过（对于圣经的）漫长岁月的研究，这个故事有任何矛盾之处吗？它宣告了人的不朽，在他（人类）面前展示了永恒的希望和

恐惧。它讲述了上帝对他的怜悯，以及上帝帮助他摆脱罪恶和苦难的方法，并将他带入死后更荣耀的生活。有人发现这不是真的吗？

这是一个伦理体系。它宣称人是一种精神（即，人是属灵的），是不朽的、有责任感的，人的所作所为将受到审判，人的永恒也将受其影响，因此，它展开了一个（道德）责任体系，并将应避免的事情归为有害的，将应寻求的事情归为有益的。这其中有什么错误吗？它肯定了人与造物主、人与自己、人与同类、人与低等生物的关系。这里有错误的瑕疵吗？它对身体及其需求给予了应有的尊重，而对心灵及其需求给予了更高的重视，它将道德本性作为我们最崇高存在的中心和堡垒，给予了至高无上的重视。还有比这更好的说法吗？它极其重视外在的行为，并由此展开了一个完美的道德计划，延伸到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甚至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为都将在审判中呈现（即，我们将为我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为而受审判），以认可或谴责我们——它更加深入，要求心灵思想和想象以及动机和意图的隐秘源泉保持纯洁；声称“人在心里怎么想，他就怎么做”。这是否展现了更深层次的伦理？作为尘世间的生灵，它（圣经）对人类目前的环境和需求表示重视，它灌输诚实、勤劳、真实、节制、仁慈、服从父母、服从合法的权威、温柔对待下级、尊敬上级、给予所有人应有的回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

完美的道德。

它强调了最终审判的事实，届时我们将根据我们对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道德要求的忠诚度而得到奖惩。人类智力和心灵的最高发展是否能够在这些神圣的教诲中提出缺陷或瑕疵？它们（道德要求）在简洁、深刻、细腻、庄严、充实和令人印象深刻方面还能有所改进吗？假如无穷之神要启示世人，他会在哪些方面修改（圣经所述的）福音伦理（如果圣经本身不是上帝的启示）？他会增加什么？他会规定什么新的义务？他将取消什么已经存在的要求？他将诉诸什么新的动机？他会赞扬或要求什么新的情感？

我们确信，（上帝的）启示除了具有真实性之外，还必须能够满足受启示者的所有深层需求。除了有满足智力需求的真理和满足生命需求的律法之外，它还必须激发希望、勇气和信仰。它必须在人类软弱和有罪的时候，向其伸出援助之手，使其充满活力；必须在其最需要的时候，提供适当和充足的供给；必须满足其心灵和思想的饥渴和渴望。难道《圣经》没有做到这一点吗？圣经所讲述的人，不是以无辜和精神完整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堕落和有罪的面目出现，以对罪的绝望和悔恨、自责、迷恋和迷失的面目出现。它（圣经）是作为一个医治者，带着药方和疗法而来。它将疾病诊断为根深蒂固，无法治愈。它是忠实的，也是探查的，甚至连关节和骨髓都能分辨，它能洞察人心的想法和意图。它让恐惧更可畏。它使罪孽更加深重。它是严格的控告者；它没有妥

协；它将宝座设置在不屈不挠的公义的可畏之中。它永远站在良心一边，永远强调良心。它捍卫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它杀死违法者。

但是，它又为他（罪人）打开了一扇希望和救赎之门。它给他（罪人）带来了一只献祭的羔羊——一位救世主。这并不是在轻视他（罪人）的罪过，而是提供了一个赦免的理由；如果说，它在理论上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更会发现它在实际经验中实现了这一点。它复兴了灵魂，治愈了它的罪孽，消除了它的悔恨，给它带来了平安——让卑微的人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一个拥有新生命，甚至是永恒生命的新造之物。它在试炼、诱惑、恐惧、悲伤和丧亲之痛中安慰、抚慰和引导他（罪人），直到将他穿上无暇的公义长袍（耶稣基督的义）、把他带到宝座前。因此，在理论上，它指出、并满足了我们最深切的需求——满足了全世界和各个时代——世人灵魂持续不断的呼唤——普世之人的灵魂的求问：“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

这样的内容如果被神赐予我们，就会成为启示（圣经）的特征，这是一个直观认知的问题。上帝就会赐予这样一本书。但这并不是证明的全部力量。我们对人类的了解表明，他（世人）不可能是这样一本书的作者。因此，如果两个前提成立，即如果内容是上帝会提供的、并且是世人不可能提供的，那么，圣经的内容就成了确证：证明它来源于上帝。对于第一个前提，不会有人提出

疑问。对于第二个前提，所有的人类历史都是证据。有了（上帝）启示作为基座，最崇高的思想也无法超越它。没有（上帝）启示的帮助，所有古代和当今的一切异教都同样证明，（世人的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接近（圣经的内容）。请看古希腊和后来的罗马的神话，更不用说更古老的帝国那些更不可信的迷信；请看当今最先进的异教国家那些博学但荒诞的寓言。人类在没有（上帝启示）帮助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启示问题上，人类（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在未来任何时间内比过去有所改进。时代没有提供更多的曙光，也不可能。在基本要点上，它（圣经）超越了人类（的思想）。

更大的妄想莫过于，当我们站在启示的光辉中时，想象那些在启示的光辉中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事物，如果没有启示的光辉，也会变得显而易见。

如果现在的人类不可能改进神圣记录中的事实脉络、教义和伦理启示，如果它在完整性和完美性上无限超越了我们从现在和过去的任何其他方面获得的一切：如果它无法改进，如果在历代言论中只有它保持了这种特性或任何接近这种特性的东西，如果它这样做是基于它来自比人类作者更高的来源的说法，那么从理性上讲，有可能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吗？尤其是，当它最深奥的救赎超越了人类的发现能力，而在被揭示之后又被发现与最高的理性完全一致时，它还能被质疑吗？如果上帝不是这本奇书的作者，

谁又能解释其中的奥秘呢？

从作者的品格中可以看出。

作为进一步的附带证据，我们可以从那些得到启示的人的品格中得到佐证。犹太人的古代先知都是高尚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洪水之前的以诺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位玛拉基。其中包括古代最杰出的名字。他们并非一尘不染。他们记录了自己的罪孽，其中一些罪孽深重。但他们也有过失和悔改，他们都是伟大而圣洁的人，他们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就像内华达的巨树超越了普通的森林一样：摩西、以利亚、以赛亚、但以理等人都是如此。他们不仅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而且在正直和道德价值、洞察力和坚毅品格方面，也超越了所有时代的杰出人物。如果说品格是衡量任何事物的标准，如果说在各种考验下的清廉正直是真诚和诚实的证明，如果说所宣讲的教义超越了历代最有才智的人的智慧是信用的基础，如果说所拥有的知识证明他们被上帝尊崇并掌握了他（上帝）的秘密是有价值的称号，那么这些人提供了证据，证明他们不仅是非凡意义上的先知，而且是上帝派来的人。诋毁他们，就是无视和践踏所有可信的迹象和证据；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最粗暴的欺骗和最明显的诚实之间的所有区别。

但是，如果老一辈先知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基督教时代的创始人（耶稣基督）及其合作者（基督的使徒们、门徒们）

呢？

基督是冒牌货吗？保罗是个狡猾的骗子吗？约翰是妄想狂吗？如果基督教是一则寓言，那么是的。如果证明他们不应当被如此归类，那么他们的诚实就是这个体系真实性的证明。他们没有受骗。他们也不是骗子。

基督的品格被认为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证据，这并非毫无道理。它（耶稣基督的品格与位格）是（旧约）预言的应验，是圣书的特征，是奇迹的高峰，是所有证据的总和。它矗立在四福音书的基座上。近两千年来，它一直屹立在世人的目光中。千百年来，世人对它的评价是：毫无瑕疵。信徒和非信徒都认为它（基督的品格）完美无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从圣经对他的品格描述中）移除而不留下伤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毫无瑕疵地添加（到圣经对他的品格描述中）。它是人类唯一完美无瑕的形象——无罪而圣洁；从马槽到十字架，无一遗漏地彰显了真理的一切可爱之处：温顺美丽、受苦忍耐、恪尽职守、神圣善良、温柔无瑕、勇敢无畏，以及一切美德——世上唯一没有瑕疵的正义化身。一位异教徒这样写道：“《圣经》所记载的神圣人物竟是一个普通人，这可能吗？他的举止多么甜美，多么纯洁！他的教导是何等的优雅，他的格言是何等的崇高！他的格言多么崇高，他的论述中蕴含着多么深邃的智慧，他的回答是何等的胸有成竹、何等的精妙绝伦、何等的恰到好处！他对激情的驾驭是何等的伟大！哪里有这样的

人，哪里有这样的哲学家，能够如此生，如此死，不软弱，不张扬？苏格拉底的死，在他的朋友中间安详地思考，似乎是人们所希望的最美好的结局；而耶稣的死，在痛苦中死去，被大众辱骂、侮辱和控告。苏格拉底在接受毒刑时，确实为哭泣的刽子手祝福；但耶稣在极度痛苦的折磨中，却为无情的折磨者祈祷。是的，如果说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是圣人的生与死，那么耶稣的生与死则是神的生与死”。

异教徒施特劳斯写道：“这个基督，就其与宗教的最高风格密不可分而言，是历史的，而非神话的；是个人的，而非仅仅是抽象的象征。基督的历史人物属于他生平中展现其宗教完美性的一切，包括他的论述、他的道德行为和他的激情。他仍然是我们思想所能触及的宗教的最高典范，没有他在我们心中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完美的虔诚。没有宗教，人类将永远是渺小的，没有基督，人类也将永远是渺小的；因为没有基督，就没有宗教，就像没有荷马或莎士比亚，就不能享受诗歌一样荒谬”。

他（耶稣基督）用人们简单的语言，说出了人类从未说过的话。对他来说，永恒的奥秘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说起他的父（天父上帝），就像一个与他一起同在的人；说起所有属天的生活，就像他从小熟悉的故事。对他来说，天堂之门不是紧闭的，不是虚掩的，而是敞开的。他随意进出，从来没有像打开天国奥秘时那样自在。难以想象，他还能为一崇高品格添加什么样的更多令

人信服的证据（因为他的言行已经显明了至高的圣洁品格）。难道说他是一个冒名顶替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受骗的狂热者，这样的性格和生活能与之相协调吗？根据任何解释人内心世界的原则，是否可以想象，是一个纯粹的狂热分子或一个狡猾的骗子，给世人带来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浪子的比喻”、“最后晚餐的仪式”、“橄榄山布道”——当他看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并为之哭泣时所说的那些令人难忘的话语——以及在与门徒分别之前对他们说的那番动情的话；还有那伟大的祷告：“父阿，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我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

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阿，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或作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阿，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阿，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还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开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一个冒名顶替者的一生，他的整个事工生涯都是以这样的行为为标志，他的嘴唇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言语；与他相比，其他所有的人才都是冒名顶替者。

骗子是无暇的！只要人还是人，世界就会拒绝褻渎！

如果基督的品格与事实不同——如果他是神秘科学的伟大学者——如果他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或政治地位和权力——如果他狡猾或野心勃勃——如果他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不道德——如果他以财富或权力为目标——如果他迎合骄傲、激情或偏见——如果他许诺世俗的奖赏或放纵——如果他秘密地实践他的手腕艺术，并诉诸诡计、隐藏或诡辩；——他有没有躲避敌人的监视、察验，有没有在考验面前表现出软弱，有没有在危险面前摇摆或胆怯，有没有在死亡面前动摇或屈服，有没有犹疑动摇过，——如果这些事情中的

任何一件能对他提出真实的指控——如果他是个冒名顶替者，那么其中的某一件或所有事情都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会有合理的怀疑理由。但我们没有。有哪一件事可以指控他呢？多少年来，勤劳的恶意和精明的仇恨对他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调查，权衡他的所有动机，检验他的所有行为，仔细推敲他的所有言辞，孜孜不倦地试图在他的性格中找到一点瑕疵。他们（那些反对基督的人们）成功了吗？他最狡猾的对手也和彼拉多一样承认，他们找不出他的任何缺点。倘若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更有甚者，倘若他是一个骗子，一个欺谎者，一个冒名顶替者——更有甚者，鉴于他所提出的非同寻常的声称，——如果这有可能的话，难道在他这样一个在众人面前公开进行、并以他的公开处决而告终的职业（事工）生涯中找不到什么（可以控告、指责他的）东西吗？

是摇摆不定还是软弱无能？是与他的崇高誓言不符？但这（指控）是徒劳的。什么（控告他的理由、指责他的东西）也没有出现。在最不经意的时刻，没有任何人性弱点的蛛丝马迹或缺陷显露出来。从他第一次出现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到他被钉十字架、第三日复活、四十日后升到天上，在他多事的传道生涯中，没有一件事破坏了他的品格与他所宣称的使命之间的和谐。他被视为没有上过高深学堂，却在智慧上超越了所有人；他完美地掌握了一切力量，却在温顺上超越了所有人；他绝对无罪，却在对罪人的怜悯上超越了所有人；他为了失丧之罪人的利益而从天上降世为人，却成为他自己创造的最卑微的公民；他有完美

的能力将一切苦难从自己身上移开，却自愿将世人的苦难揽入怀中；他所来要拯救的人，却控告他、虐待他，甚至用拳头打他，用鞭子抽他，他却没有怨声、默然无语；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为杀害他的人祈祷；虽然他在神性的荣耀中富足，但为了我们，他变得贫穷，使我们因他的贫穷而富足。难道这些事情与欺骗或假冒之人的事情可能一致吗？基督就是他自己的凭证。

而现在，关于跟随基督的其他成员，他们（基督的使徒们、门徒们）又如何呢？他们是被欺骗了，还是具有欺骗者的特征？他们受骗了吗？先想想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人。关于他们的记录显示了什么？他们中许多人是没有受过很多文化教育的人，是朴实的穷人，其中有些人是渔夫，是他们在其中长大并从事卑微职业的人，是具有坚韧常识的人，正如他们后来的生活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是勇敢的人，是真实忠心的人；是写圣经新约福音书和书信的人；是建立教会的人，他们自己也声称创造了神迹、并被许多见证人看见；他们没有被逼迫吓倒；他们毫不退缩地走向十字架、街区和监狱；他们从未动摇过自己的见证；彼得、约翰、马太、雅各、等等，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与耶稣同行，“耶稣受难以后也向他们显现，直到被接上升的日子”；他们见证了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手所摸、亲身经历的一切。当他们看到“五千人用几个饼喂饱了，他们自己也拾了十二篮子的零碎”时，当他们站在拉撒

路的墓前，看到他“死了四天以后”复活时，这些人是被欺骗了吗？当他们看到一次又一次的（耶稣基督的）医治神迹，并在三年的（基督）传道期间无数次地重复发生这些神迹；当他们目睹了神迹中的神迹——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复活——难道我们读了他们对自己所见所闻所做的描述，就会认为他们是错觉的受害者吗？他们所讲述的事情有可能是他们搞错了吗？错觉理论显然是荒谬的。如果基督的品格本身不能保证他不会试图欺骗他们，那么所有的情况都表明，他们不可能被强迫相信他们所不信的东西。

他们（使徒、门徒们）是骗子吗？他们是一群蓄意欺骗邻居和亲戚的骗子吗？是他们编造了英雄和故事吗？整个故事是编造的，还是在虚构的网络中穿插了一条真实的线索？让我们假设有这样的欺骗事情发生；这样一来，我们的证人就无法将事实与理论统一起来了。我们已经遇到过一些类似的骗子，而且我们有理由假

设，在他们（骗子们以及他们的观众们）的头脑中隐约浮现出这种想象的人并不在少数，这种想象的影响力足以迷惑他们，让他们陷入怀疑的沼泽或令人苦恼的破坏性的不确定性之中，很容易成为狡猾的异教徒的猎物。他们对信仰的依据一无所知，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由于渴望摆脱限制他们放纵的信仰的束缚而倾向于不信，因此他们很容易扮演怀疑论者的角色，并聚集在谩骂者和嘲笑者的追随者中。这样的希望渺茫。在他们身上，通常没有足够的真诚和诚实的严肃元素来建立希望。争论是无法触及他们的。但也有一些诚实的人，他们会权衡利弊，为问题所困扰，急于找到真相。为了这些人，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在经历了这样一场怀疑的斗争之后才进入信仰的和平期的——的利益，我们来研究一下“计划的创始人是骗子”这一理论。

证人

现在要回顾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直系门徒和早期的皈依者，他们有能力了解所指控的事实，包括我们主的人品和性格，他的教导和教义，他的神迹，对他的个人审判和公开处决，以及他的复活和升天。

在我们开始审查之前，即在审查以下人员的证词和可信度之前，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在讨论这些证人的证词时，应该回忆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证人的——他们是如何与案件发生联系的一事实上，案件是如何发生的。这份简历将使案件以适当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并将我们和证人置于这样的关系中，使我们能够对他们的证词确定适当的价值。

事件的地点是犹太地。所有当事人都是犹太人。我们的主本人，就其人性而言，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门徒们是耶路撒冷附近地区的居民。在这段历史开始的时候，人们普遍期待着预言已久的弥赛亚的出现。施洗约翰正处于他传道的高峰期。施洗约翰宣布主已经来临，并恳切地呼吁人们悔改，准备迎接他，从而唤醒了整个民族。许多人在他（施洗约翰）的手中接受洗礼。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深度而广泛的激动时刻。人们的注意力被充分调动起来。人们充满期待。整个犹太民族都被感动了。旷野奇异先知（施洗约翰）的呼吁不仅激起了偏远地区群众的热情，也使首都（耶路撒冷）和政府当局深感震动。

数百年来，犹太民族一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民族之一。其首都（耶路撒冷）的声望几乎不亚于罗马，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古老帝国或当时的帝国的首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约》，包括律法书、摩西和先知、大卫的诗篇、以赛亚和但以理等等的预言，以及光荣的仪式，当时都在摩利亚圣殿中散发着光芒。我们所读到的弥赛亚预言，他们也读到了。他们接受了摩西所有律

法的训练。

圣书和历史记载了上帝对他们祖先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应许的继承者。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拥有种族的骄傲。他们以崇高的自视态度宣称他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就像他们蔑视周围的外邦民族一样。他们的圣殿建立在所罗门古殿的基础上，虽然在荣耀上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但却是世界上最辉煌的圣殿。希律王花费巨资装饰圣殿，使其呈现出最华丽的外观。约瑟夫（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说“它的外观拥有一切可以震撼心灵和令人惊叹的东西。因为它的四面都覆盖着坚固的金板，所以当太阳升起时，它反射出强烈耀眼的光芒，以至于看的人不得不转过身去，因为它的光芒比太阳的光辉更难以承受”。也许在这个民族中，甚至在他们最繁荣的时期，也没有比当时更广泛的智慧了。此时，罗马在学识和力量上超过了他们，希腊在文化上也超过了他们，但在宗教和神学知识方面，当时或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没有一个民族能与他们（以色列人）相比。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时代（公元一世纪），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写的时代，正处于历史时代的清晰光辉之中。

正是在这个古代文明和犹太教的中心，在这个学术的黄金时代——罗马骄傲的奥古斯都时代——基督出现了，并向这个上帝的古老子民（以色列民）宣布自己是他们的弥赛亚——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就在这个时代的杰出历史学家约瑟夫和杰出学者斐洛的时代之前

的数十年。在这座（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基督展开了他的使命。

施洗约翰的布道，以及人们对弥赛亚随时会出现的普遍期待，必然会让人们立刻注意到任何伪装者。毫无疑问，人们普遍认为弥赛亚将是一个显赫的人物。也许，人们隐约梦想着弥赛亚将是一位伟大的世俗王子，他将打破罗马的枷锁，恢复大卫王位的光辉。大量证据表明，犹太人中的一般人和教师都完全误解了他（弥赛亚）使命的性质。他们没有理解他们的圣书中明确预言的属灵王国和属灵教义。他们没有理解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和新的宏图。他们只想到要使古老的礼仪和国家得以延续和发展，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现在，当卑微的拿撒勒人穿着无缝上衣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不仅感到失望，而且充满愤怒，对他咬牙切齿。他很快就被国家的领袖们拒绝了。时代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到它的直接和轻易的成功（一方面，耶稣基督的布道事工与神迹受到群众的欢迎、并产生了轰动般的影响；另一方面，百姓和国家领袖们都对于所预言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有着深刻的误解和错误的期望），这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个好兆头，它使国家提高了警惕，抵御了欺骗。它使每个人都对他抱有偏见。预言应验了；他（耶稣基督）“如同从干地里生出的根；……他被人藐视和弃绝”。危险立刻包围了他。异教徒和犹太人，希律和彼拉多，联手反对他。文士和法利赛人共同谴

责和反对他。国家、犹太教公会、和当时的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公开敌视他。希律王（因被施洗约翰谴责）砍下约翰的头，揭开了血腥的序幕。仇恨和失望之火在人们中间燃起。当然，“冒牌货”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力量来立即消灭它：软弱的单枪匹马对抗权力、偏见、激情、傲慢、愤怒；大胆的批评、蔑视和野蛮的武力，都是为了对付“伪装者”。

但他（耶稣基督）开口了，尽管他们怒不可遏；如果他只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结果会是怎样，这是否有问题？为什么轰动会延续到第二个星期？拿撒勒人是如何站立起来的？他的名字怎么会与底达斯和其他伪装者的名字一样？他是上帝的基督。他所行的事，无人能及。愤怒上升到白热化。群情激愤。但是，尽管如此，群众还是追随着他。他去了旷野；人们抛弃村庄和城市跟随他。少数人被说服，支持他的事业，加入他的行列。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反对越激烈，迫害越血腥，热情就越高涨。三年过去了。他的名声和他的神迹传到了其他国家。犹太教公会和国家的警报被激发到了极致。

惊叹与思索。真理必胜。

最后，他作为罪人站在彼拉多的审判席上。荆棘冠冕环绕着他的眉心，鲜血流淌在他的脸上和衣服上。他身着紫衣，嘲笑的喊声响彻走廊和审判室。他们把他带出去，用鞭子抽打他。他没有开

口。他被判处死刑。他走到髑髅地的两侧，在十字架下蹒跚而行，他将在十字架上被处死。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一个在他的右边，另一个在他的左边。当他被吊在那里时，嗜血的人群高喊：“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会相信他。”他是骗子吗？

美丽的爱好者、或冒名顶替者职业生涯的悲惨结局—究竟是哪一个？是结局吗？看起来是这样；如果他不是热心人就是骗子，结局也一定是这样；但历史却有另一种记录。他的死，对于一个狂热者或骗子来说，本应是他耻辱的终结，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胜利的开始。血腥的悲剧只是他伟大事业的开端。十字架变成了救赎的记号—他的福音将在高高的讲坛上响彻许多个世纪，牺牲的祭坛将使万民前来寻求医治和赎罪。那天，这位沉默、无罪的受难者正在巩固永恒国度的根基。他临终前的呼喊震撼了地狱之门。

那天，十字架周围有许多破碎的心。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见过他的神迹，听过他无与伦比的话语。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个可敬的人，他祈求得到了耶稣的遗体，并用香料将伤痕累累的遗体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耶稣在世时曾说过，如果他们把他处死，他还会复活。士兵们被派去看守他的坟墓。这很好。现在是第三天早晨。天使的异象让

士兵们大吃一惊，基督复活了。一两周过去了，分散的门徒们再次聚集。他们大胆地宣布基督复活了。人们的兴奋程度增加了十倍。四十天后，成千上万的人赶来听彼得讲道。一天之内就有三千人信主。血腥的戏剧愈演愈烈。他们用石头打死了司提反。他们发布诏书，禁止任何人再以耶稣基督之名传道，违者处死。门徒们被鞭打。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要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扑灭狂热。怜悯不会施加给任何一个接受新信仰的人。

当这些见证人开始从事他们被杀害的主人留给他们的工作时，情况就是这样。

天意的安排多么神奇！本会对欺诈致命的东西，却成了真理可靠而直接的帮手。”人的愤怒”变成了荣耀造物主的手段。消灭信仰的计划变成了促进真理的安排。如果基督被简单地弃绝，或者如果他悄悄地当作弥赛亚接受，那么在此之前，世人可能对他一无所知，或者他最多只能作为一位性格和蔼、美丽、富有传奇色彩的犹太改革家出现在历史中。我们看不出，如果不是因为他所经受的考验，他如何能深入人心，如何能改变时代。他的计划需要髑髅地来提供证据，让人类相信他不仅仅是一个狂热者，不仅仅是一个犹太先知，他不是个骗子，而是一个救世主。在他的道路上必须充满悲剧。主的各各他（迦略山、髑髅地），许多门徒的迫害和殉难，都是证明主的荣耀和门徒的真诚所需的不朽证据。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被骄傲或激情蒙蔽双眼的人，不会看不

到他们是诚实和真理的最高证明。我们现在准备探讨一个问题：他们是骗子吗？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假定主耶稣基督是骗子的理由。所有这些理由既适用于门徒，也适用于主耶稣基督；因为如果他既不是骗子，也不是伪装者，那么门徒又怎么会是骗子呢？这两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主耶稣不是骗子，他们就不是骗子；反之亦然，如果他们不是骗子，主就不是骗子。除了这种信念——对主耶稣超人的品格和他神奇力量的真实性的信念——之外，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他们（使徒们、门徒们）的行为。如果他们不相信他的复活，那么与他一起在十字架上落下的太阳就会在黑暗中永远笼罩着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毅力在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之后依然存在，这本身就证明他们不是骗子，他们是站在坚定信念的磐石上。

没有欺诈动机。

考虑一下：他们有什么动机在一开始就进行欺诈？他们有任何理由期望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吗？对于有着传统信仰的犹太人来说，参与这样的计划是合理的吗？如果有人邪恶而愚蠢地策划了这样一个骗局，他会有追随者吗？

但是，如果说由于某种不可解释的偶然性，一些冒险家可能会为了某种可能的恶名或希望获得某种利益而从事如此巨大的愚蠢行为，那么现在，当他们在其领导下、被诱入其中的、主要阴谋家

被吊在十字架上时，又有什么能促使他们坚持下去呢？他们对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如果他们是骗子，他们就知道有诈。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他们已经身陷囹圄，人头落地，被社会抛弃。他们的首领已经死在了十字架上；约翰的头颅，同谋之一，在主人悲痛欲绝地死之前就已经被放在了盘子上。他们无法预料更好的命运。贫穷、迫害和死亡摆在他们面前。即使有可能成功，他们也一无所有。他们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切。如果他们一开始是被某种莫名的狂热所吸引，那么他们现在不可能不放弃这个计划。他们没有放弃，就证明他们对自己崇拜已久的主人有着坚定的信念。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他们的坚持不懈，以至于抛弃一切，甚至至死不渝了。他们的信仰不是普通的信仰。他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的所见所闻是唯一的解释。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主人三年传道期间所行的神迹，而且是最后的神迹——这神迹使他们愿意跟随主人，甚至至死不离，事实上，这神迹使他们无法平静——他们看到了主人，并在主人复活后与他交谈。现在，贫穷、鞭打、火刑柱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允许他们是真诚的，那这些磨难与他们的坚定信仰相比起来就什么也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又回到了他们身边，这个奇迹使他们战胜了对迫害或死亡本身的一切可能的恐惧。

有两个重大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他们所宣称的是假的），

他们没有坚持的动机；他们的动机都是相反的——作为犹太人的传统信仰的动机（犹太人的传统信仰所宣称的是大能而得胜的弥赛亚，而不是像耶稣基督这样被侮辱至死的、卑微的弥赛亚）、自我利益的动机（他们为所宣称的而承受磨难、牺牲财产名誉乃至生命）、恐惧的动机（他们面临整个国家领导层的追捕和逼迫），所有影响人的行为的动机；他们在遭受可怕迫害的考验下的行为，除了他们的真诚之外，没有其他解释。不要忘记，在他们身上爆发的并不是一场暂时的暴风雨的情感，而是他们的持久的真诚。

（如果他们所坚持的东西是假的），——很快，他们的激情就燃烧殆尽了。他们本可以躲过这一劫，待恢复平静后，再故弄玄虚，暗地里企图骗取那些对他们半信半疑的人的信任。但是，暴风雨愈演愈烈。先是一个人倒在狂风之下，接着又是一个人，直到几乎所有的使徒和门徒都追随他们的主人、面临死亡，其中有些人甚至遭受了比他更可怕的刑罚。皈依者中有许多人认识主并目睹了他的神迹，他们也跟在被宰杀的队伍中。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事情（历史上或许有人为了抽象的理念和意识形态而“殉道”，但是这些基督使徒们、门徒们是为了坚持一件简单的事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甘愿用他们的生命与殉道做出见证）。我们可以想象，妄想可能是在一些反对甚至是轻微危险下坚持不懈的原因；但在这种情况下，受骗者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勇气和毅力。

如果你逐个了解这些领导人（基督以及使徒们、门徒们），他们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的举止是冒牌的吗？冒牌货的举止别有用心。你会发现他们这些证人有什么目的吗？冒名顶替者采用神秘的方法，他们从事神秘的艺术，他们发挥想象力，他们将自己置于神秘之中，他们回避审查。难道采用了这些方法吗？他们中的首领不是公开挑战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吗？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20 节。

就拿四位福音书作者来说吧：在他们简洁、优美的叙述中，你是否能发现任何狡猾、算计、手腕或欺骗的痕迹？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忏悔者，其中三人可能是事实上的殉道者。

传统上，约翰被判处死刑，被投入沸油的大锅中，但他毫发无损地浮了起来，被带了出来，流放到爱琴海上的一个孤岛上，他接受了《启示录》中的异象，之后自然死亡，可能是在以弗所，他是最初的十二个人中除了加略人犹大之外唯一一个没有用鲜血印证自己证词的人。他们中是否有人曾表现出衰弱的迹象？这样的记录有可能与他们是骗子的理论相一致吗？

彼得是欺诈的同谋吗？在彼拉多的法庭上进行审判时，他否认了他的主人。他甚至诅咒并发誓说他从来不认识他。耻辱的记录被

忠实地写下了。但他悔改了，后来成了最主要的使徒之一。当他经过了漫长而多事的使徒生涯，得到了许多启示，行了许多神迹之后，他被判处殉道——与他的主所受的同样的死法，他是见证人——他祷告了，无可争辩的传统告诉我们，不是让他逃脱，不是让他受一些更容易的死法，而是让他有幸头朝下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种更痛苦的死法；他认为自己不配像他的主人那样死去，因为在他软弱的时候，他否认了他的主人。这看起来像骗子吗？

保罗是个骗子吗？他曾是一个血腥的（针对基督徒的）迫害者，将男人和女人抓进监狱，并赞成把他们处死。人们会认为，这已经够糟了，几乎可以定他的罪。但他成为了首席使徒。请阅读他皈依的故事，然后阅读他的人生故事。当你跟随他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在血泊中留下足迹；被鞭打、鞭笞、殴打、用石头打、被当作死人丢弃；在陆地上遭遇危险，在海上遭遇危险，多年来遭遇假弟兄的危险，直到他成为年迈的保罗；遭受饥饿、赤身露体和饥荒，被关在刑狱中和监牢里，他看起来像一个骗子吗？在腓力斯和亚基帕王面前说出那些勇敢的话语的人是骗子吗？

他在罗马的马默尔丁监狱里给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写下了这些勇敢的话语：“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

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勇敢的老英雄！从头到脚伤痕累累，比他所有的同僚都尊贵，当他从罗马刽子手中间的马默尔丁地牢里走出来，白发苍苍，双手被脚镣捆绑，当他平静地把头放在罗马砧板上时，他会让你想到一个骗子吗？不！不！这是不可能的。基督教不能用欺诈的理论来解释。许多世上的宗教是由骗子创立的。但基督教不是其中之一。仅从创始人及其门徒的品格来看，就足以消除任何此类怀疑。他们既不是受骗者，也不是骗子。主就是他所宣称的那样。他们诚实地见证了他的教诲、奇迹和生活方式。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证据是：基督教是超自然的宗教，以超自然的方式传给人，并伴有超自然的证据。

成功的传播。

环境

我们声称，基督教的成功传播是支持其立场的进一步证据。成功并不是真理的表面肤浅证据。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它就是证据之一。只有在真理的基础上才能说明成功的原因。对于基督教的宣称、以及诸多神迹（尤其是核心的神迹：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言，如果证明不是真的，它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它（基督教）确实生存下来了。它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说服并改变了它的敌人。近两千年来，它经受住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它的盔甲至今仍未被刺破。它成功的唯一原因是，面对反对和各种使其失效的企图，它能够使人相信它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就成了证据。

任何时候，人类中存在的任何传播的思想体系、仪式、特殊习俗或礼仪，或广泛传播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形式，都必须有一定的解释和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可以追溯其起源并检验其价值。它的存在只能证明它的存在延续和起源。对其起源的解释可能并不总是唾手可得，但检验其存在的权利却必须总是可能的。这就是理性的责任和功能。长期存在和广泛传播固然有其意义，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仅据此推断其存在的权利（即，一个宗教信仰的存在本身，并不一定能证明该宗教信仰是正确的、真实的、真理的）。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必须是它们的真理性，或者说，只要它们建立在真理之中或以真理为基础。每一种思想体系一哲

学的、科学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一都符合这一法则。

我们建议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本案。现在要研究的论点是建立在其（基督教信仰）成功确立的事实之上的。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仅仅成功本身并不能证明成功者的价值。成功，仅仅作为成功，并不能证明真理——事实上，什么也算不上。佛教是人类中许多人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许多年里一直如此。穆罕默德教比基督教更为广泛，一千二百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和传播。如果仅仅是成功就能证明真理，那么它们的真理也就无需多言了。

事实上，如果不附加额外的失败条件，伪装就有可能成功。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到最高级的文化，每一种发展程度下都存在着类似于冒名顶替的现象，为成功的冒名顶替提供了丰富的食粮。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往往是最容易的被骗受害者。在波士顿、伦敦和柏林这些现代文明的制高点，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成功行骗的机会了。在这些伟大的学术中心，骗术尤其盛行，而受骗者和骗人者并不局限于普通人群；在所谓的“有识之士”——精英阶层中，他们也屡见不鲜。所谓的“自由主义”在这些中心的盛行几乎是对这一规律最好的诠释。“自由主义”是一种貌似宽广胸襟的技术。人们假定并炫耀这个词，以假称佩戴者已经摆脱了迷信的束缚。没有教养的学院派会受其影响。没有信仰的庸俗之徒把它挂在嘴边，以骗取钱财。它主要在学识渊博的人和演讲厅的常客中盛行，在那里，肤浅的文人和自命不凡的男女科学狂人展示着借

来的庸俗的科学胡言乱语，而演讲者和听众都其实并不了解这些主题的真意。

他们是帕特莫斯幻象第六瓶中的青蛙，由巫术和神秘的兄弟会催生。伪装是一门容易的艺术。但也很容易被揭穿。骗术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它难以揭穿，而是因为受骗的人对之喜闻乐见。就拿今天在这些自由主义中心的骨干中盛行的现代巫术——温和地称之为神灵论，以及“心灵疗法”、“基督科学真理教（山达基）”、“形而上学疗法”、“信仰疗法”和其他同类庸医——来说，不难发现它们成功的秘诀。有两个词可以揭示这一现象——“骗子”和“受害者”。所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种骗局；甚至被骗的人也知道，但他们喜欢这种骗局。每一个骗局都被一次又一次地揭穿。骗子们被抓住，被剥光了戏服。但这并没有结束这一行。原因显而易见。骗子能得到丰厚的报酬：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骗子加入其中。受骗者喜欢被骗：所以受害者源源不断。因此，这门骗子生意蒸蒸日上。单纯的成功不能证明什么。但是，在某些条件下的成功就是证明。

要解释任何宗教，都必须考虑两点：第一，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他必须有某种宗教。其次，特定宗教的特征将决定它是源于神还是源于人，是真还是假。

人天生就有宗教信仰（的需求），他要么会发明一种宗教，要么

会得到现成的宗教。大多数宗教都是由其发明者——杰出的宗教家——发明和提供的。

宗教的创始者，即使是毫无根据的宗教，即没有真理的宗教，或者只包含部分真理的宗教，也不一定是骗子，而且他们可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是真正的改革者，是更好地接近真理的帮助人类者。每种主要宗教都有一些真理，无论其发明者或创始者是谁。但宗教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伪宗教，即坏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发明的宗教；一类是自然宗教，即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在追求真理的虔诚思想中的发展；还有一类是从天上启示的宗教。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广为流传，历久弥新。在第一种宗教中，穆罕默德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第二种宗教中，佛教和儒教是杰出的代表。古代和现代的神话宗教也都可以属于这一类。无论是第一类宗教还是第二类宗教，都不会根深蒂固到难以揭露的地步。要证明穆罕默德是骗子，他的宗教是虚假的，并不难。这一事实使它肯定会消失。它现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是被武力强加的，也是因为剥离它、揭露它的光亮还没有延伸到它的受蒙蔽的追随者身上。揭露东方宗教并不难。它们并非根深蒂固，难以推翻。它们是荒谬的伟大体系。它们只有在知识在信徒中传播之前才会存在。知识的进步将使它们的仪式和庙宇空无一物。世界上第一类或第二类宗教中，没有一种宗教在知识普及到各民族之后还有存在的可能，这一点是最确定不过的了。在无知被驱逐、曾经被丧失理智的理性登上王位之后，无论是刀剑还是习俗

的力量都无法维持它们。无论是假冒伪劣还是善意的迷信寓言，都将一并消亡。

虽然成功本身并不能证明成功的真理或价值，但在某些条件下的成功不仅使其具有可能性，而且还可能成为有力的证明，如果不是绝对证明的话。基督教的成功传播就是这种证明。

为了突出这一论点的力量，有一两点初步说明是有用的。

基督教没有任何人类发明的痕迹——一种人造物品。它不是一种发展——不是经过改进和完善的思想印记的结果；也不是一种可以通过连续的努力阶段来追溯的理论或体系；更不是某个令人高兴的天才之举。希腊和罗马古老而消亡的神话，以及东方古老的迷信，至今仍吸引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这些都显示了人类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明宗教的能力。如果天才和学识能够发展出一种经得起批判、满足种族需要的宗教，那么希腊人无疑是取得这一成果的最佳时机。他们的圣人和哲学家的敏锐至今无人能及。他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神话的束缚。他们中最有天赋的人运用自己所有的巨大力量，用更好的东西取代了那些陈旧而乏味的寓言。苏格拉底潜心研究伦理学。柏拉图以无与伦比的力量追随他的伟大领袖，在有关神灵和人类灵魂不朽的学说方面净化了整个民族的心灵。这些最伟大的异教圣贤的学说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然而，尽管他们学识渊博，热忱真诚，但他们的努力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东

方的先知和圣贤们，从更早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把他们的天才献给了宗教问题。没有什么比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更能证明人类不可磨灭的宗教本性了。在某些方面，东方的圣贤们超越了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他们的神秘传说是十九世纪学生们钦佩的奇迹。但是，仍然盛行的迷信宣告了他们的努力是多么的徒劳无益，并确立了“人靠智慧不认识上帝”的真理。东西方所有这些巨大的迷信都是人类所能发明的宗教的耻辱见证。

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们似乎也倾向于朝着同样的方向进行尝试。我们听到有人谈论新宗教。在一个世纪前的法国恐怖统治（“法国大革命”）时期，这就是流行的想法。他们宣布基督教已成为过去，并提议为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千年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你们知道结果。革新宗教的梦想依然存在。我们正在美国取得一些进展。虽然目前还相当混乱，但人们期待着混乱中很快会出现秩序。我们的杂志上有了新的内容；有上百个密会正在孵化；有深奥的人士在为降临做准备；“山正在劳作”。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两个新的神，但还没有就名称达成一致。我们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奇迹，但还只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将精神物质化，并将我们的同类带回来，一直到黑猩猩，并期待着尽快弥合它和青蛙之间的鸿沟。我们还没有就是否保留基督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我们的前景是，他将被未来教派的智者排除在外。我们在伦理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基本原则已经确定：这就是“必然律”（即人所作的任何事都是不得已的，因此不必考虑道德责任）。

所有的选择都是无责任的选择。至于我们是否要继续维持不朽的“老骗局”（基督教），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有些人投了赞成票。基督教必须消失—它已经消失—这一点已经完全确定，但我们将采用仪式中方便的部分。我们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否继续使用。我们坚信必然律，但也非常坚持随心所欲的自由。奶妈们已经开始照顾婴儿了。在我们的大中心，我们可以向你们展示一座真正的异教神庙，它的讲坛上坐着一个野蛮人。我们会事先说好，只要一美元，就能治好你们的所有病痛。我们打开和关闭新王国，只需门票。我们有祭司和女祭司，他们的智慧之广会让你大吃一惊，而这一切只需付出极小的代价。请记住，我们已经摒弃了对超自然宗教和传统基督的迷信；但同样请注意，我们只要打开食道，就能吞下万神殿的所有神灵，以及我们的新老师为我们准备的所有老太太的寓言。既然我们已经摆脱了对基督的迷信，那么相信谜语也是一件乐事。我们甚至倾向于变成印度教徒。我们有深奥的俱乐部，我们对猴子情有独钟，并可能会引进一些贝拿勒斯神。如果我们没有新的宗教，那是因为我们无法创造新的宗教。所有人造宗教都是一样的。我们一看商标就知道。很容易追溯到他们的商店。很容易预见它们的结局。

基督教已经证明了它不是人为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不存在人类自然起源的所有迹象，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与任何其他宗教都不相似，

更不仅仅是因为它无限地超越了所有其他宗教，从而证明了它的超人起源，而是因为它既不能被人类压制，也不能被人类摧毁这一巧合的事实。

在介绍其成功传播的论据之前，我们最好再次提请注意其引入的环境。

如果说它（基督教）显然不是一种发展或发明，那么它也确实不是靠隐蔽或因统治当局疏忽大意而站稳脚跟的。这两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围绕着它的摇篮时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它必须赢得第一场争战。

在炮火中皈依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很完整。

我们把这两个事实分开。首先，请注意“它”出生时已经完全长成的事实。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实了。它（基督教）与另一个无与伦比的奇迹——其创始人（耶稣基督）的独特个性——并驾齐驱。它没有任何试验、发展或试错。无论是补充还是修正，它都没有留下任何修改或改进的机会。它把一切都寄托在能够永远屹立不倒、而无需重新调整的主张的危险上，或者说，在不可预见的因素作用下，人类的每项发明或想法都必须服从这种从一开始就完

备的、完整的教导。在未来的进步时代，没有任何余地可以容纳事后的思考，容纳更成熟的知识或经验的补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不仅没有规定修正或修改，而且还禁止一切改进的尝试，并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规定凡是在这书册上增添、删减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丁点儿，都要从生命册上抹去他的名字。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不是它禁止一切修正，而是它的完美性排除了任何修正。人类在实验伦理、社会发展、政府知识、科学、哲学、宗教以及各种文化方面的进步，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通过增减（圣经）来进行修改。

如今，该系统仍保持着主耶稣基督留下的原样。数以千计的圣经注释被写了出来。争论不休的教派对此争执不休。敌人和朋友都试图撕裂或修补这件天衣无缝的衣服。它被逐字逐句地琢磨。但它（基督教、圣经）依然如故。如果它是人类的作品，这一事实将确保它被毁灭和遗弃。人类从未能制造出任何不允许修改的东西。如果它来自上帝，它就不可能被改良，而它没有曾被改良就证明了它的神圣起源。

第二点是，它最初就是公开地发表的，而不是在晦暗的角落里发表的。没有任何隐瞒，没有任何隐藏。它并没有在私下里成长一段时间，直到它需要力量，或者一直隐藏秘密到不得不公布的日

子。它没有保留它的奇迹故事，直到主人公、主角们和见证人们都死了，或无法接近，或不为人知。它并不是在当局察觉之前，就暗中获得追随者和影响力的。它并不是在引起强烈反对之前，作为一件不值得关注的事情，任其生根发芽。它从一开始就立即激动了整个民族。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万众瞩目的轰动事件。在以色列地，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它都是喧嚣的主题。在神庙的范围内，在公路上的人群中，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有神迹。这是三年不间断的、不断增加的兴奋。反对和逼迫是积极的。三年的时间里，英雄被钉上了十字架，所有试图以他的名义发表言论的人都被诏令禁止，并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些都是《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的伟大历史学家所承认的事实。他不是基督教的朋友，而是敌人；但作为最博学、最详尽研究的结果，他不得不承认并记录这一事实。没有评论家敢于对此提出异议。

下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当基督的敌人诉诸武力时，他自己却没有使用任何武力，尽管他宣称自己有能力指挥天使军团。

虽然他显示出了绝对的神迹能力，但他从来没有拿出任何自卫的能力——“就像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然无声”，甚至没有开口说过一句争辩、悔改或恳求的话。他温顺地向权威低头，服从十字架的死亡。他的敌人们却自得其乐。他不仅没有使用他自己的力量（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而且还禁止他的门徒为他进行自卫；当他们的一边脸颊被

打时，他们要转过另一边脸颊。彼得试图用刀，割下了一个来逮捕耶稣的人员的耳朵。他（耶稣基督）立即创造了一个奇迹，使耳朵复原，并斥责他的门徒说：“拿刀的，必死在刀下”。

在与门徒分别之前，他警告他们和所有支持他事业的人，“他们（他的敌人）在青树上所做的事，他们也要在枯树上做；”他们杀死了主耶稣，也会杀死门徒；门徒们会像山中的鹌鹑一样被追杀；父亲会抛弃孩子；他们的敌人会是他们自己的家人；他们会折磨他们，把他们处死。他允许这样。如果他们想成为他的门徒，就必须抛弃一切，跟随他，而殉道的前景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他（耶稣基督）挑选了其中一些人（使徒们）去组织王国。他们只是去传道：在整个世界宣讲他（耶稣基督）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去的时候不带钱囊，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迫害、捆绑和死亡在等着他们！但他给了他们这样的鼓励：他将与他们同去，虽然看不见，但仍是一种安慰；不要转过身去，他将与他们同在。

他（耶稣基督）的目的不是要夺走刀剑，而是要使他们能够承受刀剑；他们将有使人信服的口舌和智慧；他将使他们的信息获得成功；通过他们（使徒们），虽然他们会被杀死，但他会建立一个永恒王国，遍及整个地球；刀剑最终会厌倦鲜血，然后就会迎来和平；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至死忠心，他就会赐给他们生

命的冠冕，他们就会与他永远分享他的王国和荣耀。这样的计划能成功吗？如果创始人是个骗子，那就不可能！如果他（耶稣基督）就是他所声称的那个人（神的儿子、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那么是的！如果基督是个骗子，而他的门徒要么是受骗者，要么是同谋者，那么这场悲剧性的闹剧就会在短暂的痉挛中结束。但不可能是这样。

事实充分证明了，其创始人（耶稣基督）及其合作者（使徒们、门徒们）是神圣的使者，基督教是一个神圣的体系。使基督教获得成功，并使其实现创始人承诺的三重力量是，他（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所传递的真理、和他所创造的神迹。这是唯一被诉诸的东西，不允许使用其他手段。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基督的品格（位格）、他所说的话、以及他所行的神迹，建立了王国。仅凭这些，门徒们就三三两两地去征服世界。在耶路撒冷，就在钉十字架的事件发生的地方，在十字架受难的旁观者和见证者中间，在髑髅地还在冒着殉道者鲜血的时候，在类似的命运威胁着每一个皈依者的时候，那些听过和见过主的人，一天之内就有三千人加入了教会。刽子手的斧头也无法阻止这一切。门徒们到处传道，遍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各个城市；他们到了希腊，然后前往罗马，在凯撒帝国疆域广阔的所有主要城市建立教会。绞刑架的刽子手们忙忙碌碌，但只是加速了事业的发展。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或以某种形式被处死；但在早年，人数多达数十万。主人（耶稣基督）信守了他的诺言。无论他们（使徒们、门徒们）

去哪里传道，他都与他们同在。他赋予他们的智慧使他们能够应对各种紧急情况。他们能够让敌人们闭嘴，让他们信服。死亡对他们失去了恐惧的威胁力。他们高喊着冲向火刑柱。皈依基督信仰的异教徒们互相效仿，争夺殉道者的桂冠。当局终于厌倦了无益的流血。这一切的起因是耶稣的简单布道和复活。三百年间，基督教从叙利亚东部边境一直传播到西班牙海岸，从不列颠到非洲，沿着整个地中海沿岸传播；君士坦丁首先废除了所有针对基督徒的法令，他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然后通过元老院的授权，在整个罗马帝国废除了所有的异教徒崇拜，并将所有古老的异教徒庙宇改建为崇拜基督的教堂。异教罗马变成了基督教罗马。正如后世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基督教宁可流血，也不愿被帝国的诏书所确立。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成功呢？必须作出解释。《罗马帝国的衰落与没落》一书的历史学家吉本已经着手进行解释。在接受他的解释之前，让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信仰，事业就一定会灭亡，这难道不是绝对肯定的吗？难道我们对人的了解还不足以让我们知道，怀疑的态度，在如此可怕的考验面前会畏缩不前吗？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如果门徒和皈依者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如果真是骗局的话），他们会在这样的危险和痛苦面前还能前进吗？这太不可思议了；那么，是简单的信仰在支撑着。请读者就此打住，阅读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那里，读者将了解到传道的力量、信仰的秘密。

希伯来书11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实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

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命。摩西因着

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守或作立）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释放原文作赎）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

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信仰。门徒们有了信仰。信仰让皈依者像他们的老师一样坚强。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什么原则来解释信仰呢？这些门徒是如何产生信仰的？如果早期的门徒没有信仰的基础，他们是不会获得使自己成为殉道者的信仰的。这些人究竟相信什么，才能在他们的生命中创造出这样的奇迹？他们相信耶稣。他们相信耶稣什么？他们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从天上来，又回到了天上。他们为什么相信这些？因为他们看到了他所行的神迹；因为他们从他的生活方式、言语和行为中看到了使他们信服的东西；因为他们看到了他的死和那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基督被钉十字架那天的预兆异象；因为他们看到了复活后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看到了他进入云中。这些就是他们信仰的理由。现在，他们的信仰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他们的信仰证明了其本质的真实性。那

么，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真的。这难道还不能回答福音为何成功的问题吗？它所证明的真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没有其他理由可言。它成功传播的后果，它延续至今并不断增强的力量，以及它将来一定会战胜一切反对的力量，直到按照他的应许充满整个世界，这些正是原因和适当且唯一的结果。

这些效果不可能由其他原因产生。

基督、他的话语、他的作为，这三个事实是基督教成功种植和永久胜利的充分解释，也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信仰的理由

（以及基督教信仰在早期快速传播的原因）

信仰，仅仅是一种空洞的信念，它可能没有一个可指定的理由；它可能是无意识的熏陶；它可能是自愿的；我们相信一个信仰，可能仅因为它是一种时尚，因为它比怀疑省事，因为它符合我们的倾向，因为我们希望它如此。这种信仰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信仰并不意味着所信之事的真实性。但是，当信仰是对一个命题的真理的深信不疑，或者是对一个人的坚定不移的信任，更有甚者，当信仰激发了无穷的热情，当信仰还要忍受最大的牺牲和痛苦的考验，甚至为了一个事业放弃一切；除此之外，当它产生于对所信奉的事物的亲身了解，而不是建立在单纯的理性推论之上，无论推论的理由多么明显充分，那么信仰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空洞的默许，而是获得了真正的意义；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信仰具有了证明所信奉的事物的尊严——成为证据？

以保罗为例。是否有可能解释他的信仰的理由？除了他宣称自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确实看到了异象、以及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之外，他的信仰还能有其他理论依据吗？就其他使徒而言，除了将他们的信仰归因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亲身了解之外，还能解释他们的信仰吗？诚然，后来的皈依者没有同样的亲身经历的信仰基础；但他们的信念是建立在神迹的真实见证人的见证之上的，是他们在布道中不断传诵的，也是他们自身经历的见证，这是他们坚定不移的热忱的源泉，这一点能有疑问吗？因此，早期基督徒的热忱是福音成功传播的直接原因，而解释这种热忱的唯一方法就是，这种热忱是由对基督真正的弥赛亚身份和他的教导的真理的绝对信念所激发的，而这种信念又是他提供的强制性（真实性）证据的产物。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功传播，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成功证明了它的真理。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宣传者的热忱摒弃了犹太教的狭隘性（这也是部分原因）（即，犹太教蔑视外邦人，而只向犹太人内部讲述上帝的旨意；但基督教是针对一切世人的，基督的福音与救赎是给一切愿意悔改之罪人的），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即这种热忱是因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而获得的。他们不是从犹太教的狭隘中脱胎出来的：他们是被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激发出来的。正是对他（耶稣基督）的信仰，以他们所看到的、经历的为基础，开启了他们的心智，拓宽了他们的胸怀，使他们有了一个普世宗教的概念，即现在对他们来说崭新的、已被接受的人类普世兄弟情谊的教义——发现“上帝不分贵贱，凡敬畏上帝、行义的人，在各国[同样]都蒙他悦纳”的奇迹。

第二个理由是：“未来生活（生命）的教义，让这一重要真理更有分量和效力”。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陈述，也是一个真实的陈述。毫无疑问，基督和他的门徒所教导的关于未来生活的教义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这一教义本身并不新鲜。几百年前，柏拉图就讲过。西塞罗也讲过，这是犹太人自己的古老教义。历史学家承认这一点。那么，是什么赋予了它新的力量呢？“基督像有权柄的人，而不是像文士那样教导人，”也就是说，他把它作为一个知识问题，他揭示了另一个世界，在揭示之后，他又用自己的复活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在此之前，这只是一个模糊的不确定性，一个虚无缥缈的猜测，那么现在，它成为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现实。”他使生命和不朽显现出来，“不是通过宣布，而是通过证明。因此，同

样是由奇迹（神迹）创造的简单而坚定的信仰，解释了布道的成功——追根溯源，这种信仰提供了基督是神圣导师的证据；也就是说，这种信仰基于他在教义和所行神迹中提供的证据，证明他是上帝派来的导师，更是真实的救主。如果哲学家将研究进行到最后的分析，就会发现（基督教）成功的理由是超自然与神圣导师同在的证据；这就是：“基督是神派来的”。是上帝在说话，而不是一个普通人或像他们一样的人。老师将永恒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无法拒绝信仰。对于思想的力量、他提出思想的内容、以及思想所带来的信念，没有其他解释，只能说他得到了超自然的授权和证明。一切都取决于所提供的证据，包括其真实性和宣传效果。

这正是第三个理由：“教会，即使徒们所宣称的神奇力量”。如果基督声称自己有神迹般的能力，却不展示出来，他就不会赢得任何追随者。他（耶稣基督）指出的是证据，而不是主张。在神迹中展现出的超自然力量才是令人信服的事实。当我们考虑到这种信念的力量以及导致这种信念的环境时，它就证明神迹确实发生过。没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这种信念。因此，基督教是通过超自然的证明、展现、行动而成功传播的。这一结论的逻辑性是无法回避的。

如果我们现在来谈谈第四个理由，即“基督徒纯洁而严谨的道德”，我们不得不再次说这是一个真实的答案。这个理由是对古代基

督教当之无愧的极大褒奖，这一点不容置疑。他们的敌人和痛苦的迫害者都充分肯定了这种赞美的公正性。这是令人惊叹的历史事实。他们（基督以及他的使徒们、门徒们）并不是一群狂热分子，他们宣传的仪式或教义与他们一起成长的人们普遍持有的仪式或教义背道而驰，也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行会或教派。新信仰强加了一种被称为严谨的道德观，谴责和禁止一切罪恶，否则将被排斥在外并受到永恒的诅咒，并要求对神和对人绝对和毫不妥协的公义。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肃穆的圣洁会大大偏离一般的做法和普遍的习惯，因此，这种做法本身似乎很难取得成功。人们并不热衷于接受严苛的道德。自我否定和自我放弃的门徒并不容易赢得。人们不喜欢约束。自由的学说会更受欢迎。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厉行节制现在不是制胜的法宝，过去不是，未来也不是。然而，毫无疑问，它曾是传播基督教的巨大力量之一，今天依然如此。基督教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要求圣洁。一旦这种要求降低，它就会立即消亡。不道德的基督教是不可能永久存在的；事实上，它是自相矛盾的。它的使命是在地上建立公义。

但现在，当我们探究为什么早期基督徒会奉行这种肃穆而严谨的道德观，并且如果我们想知道这种传播能力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与当前问题有关的重要原则。对于“是如何做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这样回答：这是因为创始人（耶稣基督）规定了严格的道德。他这样做是无可争议的。这是他教导的显著事实。他的严格要求使他成为所有道德教师中的佼佼者。他不容

忍外在生活中的任何罪恶。他要求内在动机和意图绝对纯洁。他对门徒的要求就是服从这一极端的要求。任何违反都会被排除在他的王国之外，除非真诚悔改并彻底改过自新。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人们接受这样一种严格的、时时处处都与人心相悖的门徒训练？为什么所有人都感觉到、并知道，接受这种严苛的律法和自我牺牲的做法，并不是一件容易和自然的事情呢？严谨的道德从来都不是自发的。人不会为了享乐而选择它。这些早期的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当基督教传给他们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卑鄙的异教徒。他们所有的生活习惯和所有的思想都是肮脏的、不洁的、野兽般的。是什么使他们改变了呢？难道仅仅是自愿吗？能找到这样的（自愿）原因产生这样的结果的例子吗？人的行为要么是出于习惯，要么是出于冲动，要么是出于某种强大的动机。他们的（罪的）习惯与严格的道德完全背道而驰；这些习惯根深蒂固，随着他们的成长而成长，随着他们的力量而加强。我们知道习惯的力量，当它从婴儿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成年时；它是如何成为第二本性，像钢铁镣铐一样束缚着我们，几乎不可能被打破；甚至当悲惨的受害者在它之下挣扎、想要挣脱它时，他是如何做不到。除了这种习惯的力量，还必须加上以下事实：他们的冲动都是（与圣洁道德）相反的。这是人类的普遍规律。人类的冲动，无论我们如何解释，都是邪恶的、自我放纵的、无法无天的、各种不道德的。这些冲动因长期放纵而加剧。我们最熟悉的事实莫过于此。自然趋势都是向下的。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扭转了他们的（罪的）习惯和冲动，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说清楚。除了长期养成的（罪的）习惯和无法控制的冲动之外，还必须加上（坏）榜样的力量、（坏）友谊的影响、天生的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而且，更进一步、更困难的是，还必须加上一点，——那就是他们（那些早期基督徒们）不仅扭转了自己所有的习惯性格，反对所有这些以绝对力量（即罪的捆绑）束缚他们的（罪的）倾向和影响，——而且他们是在危难和危险面前这样做的；他们明知这样做会招致所有世俗朋友的抛弃和憎恨，会成为人们蔑视和嘲笑的对象，会成为被遗弃的人，会被剥夺谋生的手段，是的，很有可能，当所有诱使他们恢复异教旧习的手段都失败时，他们最终会被折磨致死。

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所有这些事实面前，如何解释这些皈依者接受、并能够始终如一地履行新宗教加给他们的严苛道德？肯定有某种巨大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呢？——除了这个答案，还能找到其他答案吗：——他们相信新宗教的绝对真理。这种（真理性的、真实性的）信仰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他们相信耶稣；他们相信耶稣所传授的教义；他们相信耶稣应许会在他们身边支持和保守他们；他们相信所规定的舍己苦行最终会带来永恒的幸福生命。有了这个信心，他们就有了新的生命；他们成了新造的人；他们重生了；旧的恶习和冲动的本性消失了，新的本性赐给了他们。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更是真正的解

释，我们不得不信。因此，我们再次回到了新宗教的超自然特性。

早期基督教快速传播的第五个原因是：“‘基督教共和国’的联合和纪律，逐渐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日益壮大的‘国家’”。毫无疑问，这些早期基督徒紧密团结在一起。不可能不是这样。他们身上的（在世俗之人、非基督徒的社会人士的心目中所认为的）“身份污点”将他们自己与其他人（非基督徒）隔离开来。他们新近获得的原则和品味不允许他们与那些习俗仍然是异教徒的人保持（罪之生活的）联系。因此，他们因与大众的绝对差异被排斥，并在共同信仰和共同同情心的凝聚下，他们彼此紧密联合组成了一个联合会；迫害的力量又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他们之间组织成一个群体。这究竟是新信仰成功建立和传播的原因、还是结果，或者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正如上述其他四个原因一样，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寻找这个“帝国中的帝国”发展壮大的原因。就像前者一样，我们会在基督是伟大的弥赛亚的信念中找到原因，我们会发现信仰是证明他是上帝之子的证据的结果。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补充一点：如果基督是一个冒名顶替者，或者更温和地说，只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基督教从一开始到现在，不可能在世界上建立并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上天的使者，是父神的儿子、真实的弥赛

亚、人类的救赎主，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有超自然的证据，有关于他的预言的证据，有他的个人品格和超人智慧的证据，有他所行的神迹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可以仅凭这些事实来解释新王国的建立所取得的成功。别无其他解释。因此，这成功本身证明了这一制度的超自然起源。因为它是神圣的，所以它能够种植、扩展和延续。如果它是虚假的，早就被摧毁了。如果它能在敌人的攻击中幸存下来，它也会因朋友的软弱和愚蠢而灭亡。如果它没有得到创立它的神性的保存和保护，它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在总结和结束本文时，我们要像开篇时那样指出，基督教的传播是一个必须加以解释的事实。我们已经给出了解释。还有其他解释吗？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由上帝所生，基督教早就灭亡了。已经有足够多的敌意和足够多的危险与阻拦将它根除于地球。它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它的创始人是一个被鄙视和排斥的加利利犹太人，没有世俗高位的朋友，没有权力，没有世俗青睐的个人魅力。他所传授的宗教违背了传教对象（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的品味、偏见和社会福利，要求他们放弃最梦寐以求的享乐，并让他们遭受最可耻的诽谤。作为回报，他没有给他们——他的直接追随者——任何世俗的奖赏，只有不名誉、迫害和暴死。他的谴责激起了国家和主要教派对他的强烈仇恨。他很快被视为最可怕的公敌，国王和祭司联合起来反对他。人们认为他的死对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然而除了一小群默默无闻、被人鄙视的门徒外，他没有任何追随者。他没有表现出抵抗，也没有安排安全

措施，就任凭自己被抓走并被公开处死，尽管如果他选择这样做（即选择抵抗），他本可以阻止这一切。他的死伴随着最大的罪犯可能遭遇的所有恶名。在所有普通情况下，这本是一个看似疯狂的愚蠢和冒名顶替计划（谎称自己是弥赛亚）的自然结局。以前出现过一些冒名顶替者，提出了与他（耶稣基督）相同的要求。他们很早就被遗忘了。没有追随者为他们留名。为什么他（耶稣）的情况会不同呢？既然他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听到他的消息？他凭什么赢得追随者？当第二天早晨的太阳照在十字架和坟墓上时，男人和女人们习惯性地沉浸于悲惨的失望，并想要匆忙地埋葬不愉快的记忆；这本是自然规律。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傍晚，当喧嚣的场景就像大幕落下，最后一幕仿佛结束了。第二天，在绝望和愤怒的沉寂中，遗忘的浪潮似乎正在迅速地淹没这场最伟大的轰动。门徒们也都散去了，只有少数人还留在现场，周围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气氛。第三天清晨，预兆着宁静，但空气突然变了。有传言说，天使的异象出现在看守坟墓的士兵面前，基督自己复活了。这个传言流传得又快又广，引起了新一轮比以往更强烈的轰动。被吓得四散奔逃的门徒们又聚到了一起，一些人向其他人讲述他们是如何看到主的。一小时又一小时，新的祈祷和称颂声在澎湃的空气中注入了新的能量。兴奋的人群聚集在一起，聆听这些奇怪报道；许多人来到坟墓前，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当局忙于安抚骚动的人群；门徒们则大胆而蔑视。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公开宣

布拥护新的信仰。传染病每天都在蔓延。羔羊在追逐狮子，并带着猎物逃跑。一个事实造成了新的危险，那就是关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复活的报道。仅凭这一点，所有的因素都陷入了疯狂的骚动之中。是什么让那些凶残的当局束手无策？他们为什么不能制止这些人的言论？他们为什么不把那具惨不忍睹的尸体搬到集市上展览，好让狂热的妄言停止，让惶恐不安的人们有能力驳斥这残暴的谎言？如果引人发狂的故事是假的，那么需要做的事情就简单明了了；但需要做的一件事却没有做！日复一日，“罪恶”愈演愈烈，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远，在四面八方。门徒成倍增加，皈依者遍布各个城镇，甚至远至罗马。全世界都在迅速接受这个无可辩驳的复活故事。

这是第一阶段。总的来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奇异的现象。接着，第二阶段开始了，它充满了血腥，让人读起来就头晕目眩。在血腥的篇章拉开序幕之前，官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人们受到谴责，并被禁止再以所被憎恨的（基督徒）名义说话。禁令遭到公开违抗。违法者被逮捕、鞭打和监禁。关于天使神奇解救的报道更是火上浇油。每个城镇都竖起了十字架。所有主犯接二连三地被处死。在十二使徒中，只有一人（使徒约翰）从最悲惨的死亡中逃脱，而且是奇迹般的逃脱。其他人则各就各位，相继上了火刑台或十字架。刽子手进入每一个村庄和家庭，不仅把男人，甚至把妇女和儿童都拖上了火刑柱，直到逼迫者们自己也厌倦了鲜血。但这场迫害毫无结果，因为每一个受害者身后都有十个候选

人来争取殉道者冠冕的荣耀。尽管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镇压措施，拿撒勒人耶稣还是取得了胜利！三百年后，十字架一起初是耻辱的徽章——成为了领导征服军团的骄傲标志！元老院里建起了被钉十字架的祭坛！新的信仰不可能被打倒！这该如何解释呢？

在经历了漫长的迫害之后，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一个繁荣的时代（即基督教享受官府的认可、以及世俗的财富与权力）。繁荣能否摧毁那被逆境所不能摧毁的（信仰）？如果不能，那简直就是奇迹。在（基督教）取得胜利、领导国家的同时，一个新的、更危险的对立面向它袭来；它（基督教）本身变得腐朽、血腥；它的“国家”变成了“国家”中的“国家”。

神庙（这时的基督教聚会场所）很快被异教的狂欢所充斥；它的精神在政治权力和繁荣的异教仪式中迅速被麻醉。它（此时的基督教会组织）忘记了自己的起源，却不承认自己的谬误的存在。它道德沦丧，以其死去的创始人（耶稣基督）的名义犯下了种种罪行和蠢事，足以让它永世不得翻身。它无视创始人朴素的教诲和榜样，在他的生平故事和神秘言辞中加入了足以让人永远反感和嘲笑的寓言。它扮演着国家的角色，戴着帽子和铃铛，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智者和小丑的笑柄；它不再尊重人格，盗贼们偷穿它的服装，在它神圣的祭坛上献祭，它的圣衣散发着最肮脏罪行的恶臭。它背离了自己受启示的法典，用教义代替了圣经话语，用比最愚蠢的传说更可憎的教条代替了教义；这些教条把它的“上

帝”变成了魔鬼，使它的地狱比天堂更令人向往。它背弃了对神的忠诚，成了强权针对软弱、专制针对自由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人的敌人，神的敌人：一个污点，一个坏疽！但即便如此，它还是存活了下来。这是一种复合型麻风病，总有一天会痊愈，因此不允许它死去。这一天到来了，但直到漫长岁月的苦难和罪恶几乎耗尽了人性，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无助的苦难之屋之后。当我们回顾那可怕的过去时，我们的神经都在颤抖！

光明再一次在腥臭的黑暗中挣扎，加利利和髑髅地的基督在阴暗
中向人类希望的下沉之船走来！宗教改革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
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向世界袭来。

它（宗教改革）的奇妙程度几乎不亚于史诗的最初写作。从它（基督教）自己的怀抱中，在腐败和祭司寓言的熏陶下，再次发出了古老的光芒。但是，它（充满谬误的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就像一头贪婪的野兽，带着异教徒的毒液吞噬着自己的肉体。受人敬仰的福音书又一次被送上火刑柱和地牢，重新打响了它的老战役，重新展示了它古老的力量。这场较量的惨烈程度不亚于早期的冲突，恶魔的肆虐程度也不亚于早期的冲突。在它（基督教）被亵渎的祭坛上祈祷的祭司们比它过去的异教徒敌人更善于发明扼杀它的手段。尼禄在其腐败的家族名单中被教皇和主教们超越。因此，除了叛教之外，它（基督教）从未被允许安宁，从它的创始人死在十字架上开始，它就一直在战斗，直到敌人被征服。国王

们用强大的军队与它对抗；（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的）牧师们（祭司们）合谋用愚蠢和谎言使它堕落和变形；不信教的人联合起来将它（基督教）钉在逻辑和嘲笑的木桩上；庸人为它穿上国家的华丽长袍，让它成为小丑和嘲笑者的乐子；它的朋友和敌人反过来用他们自己的弱点使它成为笑话，用它的逆境使它成为恐惧的景象。这场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遍及地球上最美丽的省份。从尼禄和朱利安至今，它曾多次被宣告死亡—被消灭—但它依然活着。在异教对手和内部背叛者的“残酷迫害”和粗暴伤害之后，是熟练的怀疑论以及所谓“科学”和“哲学”批评所带来的更为致命的攻击。一切可能的笔力和脑力资源都被拿来作为（攻击基督教的）（献给撒旦的）贡品。除了塞尔苏斯和波菲利的苦口婆心之外，还有休谟的精妙、伏尔泰的毒辣、潘恩的粗俗讥讽、施特劳斯的冷酷剖析、鲍尔的巧妙辩证、勒南的闪烁修辞，以及一大批自诩为“理性主义者”的无名氏的热切敌意，他们各显神通，为推翻它（基督教）而竭尽机智和智慧。

所有的古代都被洗劫一空，所有的历史都被篡改，所有的科学都被借用，所有的争论都被编造，所有的仇恨都被援引，所有的诡辩都被诉诸，所有的邪恶激情都被召唤，目的都是为了让目标（即对于基督教的攻击）更加致命。再也没有新的盟友出现在战场上；再也没有新的演员或组合能够为这杯毒酒增添毒性。结果呢？基督教依然存在！不仅如此，今天的基督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生命力！

这可以解释吗？让读者抛开偏见，坦率地扪心自问。一个被鄙视的犹太人创立的宗教，它没有朋友，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学识，仅靠几个没有文化的人支持，他们来自最卑微的阶层，来自最粗糙的工作岗位。它的皈依者被追杀，它的创始人本人也被公开和可耻地处死；这个宗教的教义是神秘的，它的要求是苛刻的，不提供任何世俗的回报，而且责任沉重。这种宗教似乎背离了最崇敬的祖先的宗教；这种宗教建立在骗局之上，本身就是骗局的复合体，除了无用和无意义的谎言，什么都不能给心灵带来满足；除了欺骗和耻辱，什么都不能给情感带来满足；除了痛苦和贫穷，什么都不能给生活带来满足；除了罪恶和耻辱，什么都不能给灵魂带来满足，这样的宗教能找到信徒吗？这样的宗教能找到追随者吗？它能在那些明知它是一派胡言的地方和人们中间，使成千上万的人皈依吗？它能激励男人、妇女和儿童为了支持它而放弃家园、亲情和生命中最深沉的爱，以及生命本身？如果它的诫命得到人们的充分遵守和服从，它能否：——在数百年的血腥斗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并最终打败所有敌人，击溃所有其他宗教，不管它们是如何创立的，如何受人尊敬；从而占有世界，彻底征服它的敌人，赢得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的钦佩，并绝对使它的谎言成为最高级和最有益的文明的源泉，这（对于社会与人类文明的深刻影响与改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经存在的？——这一切，可能吗？

当我们断言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最有益的力量时，这只是在说无人能质疑的话。全世界的宝座都无力推翻它，这个宏大的世界本身也无法拒绝或摧毁它。就像地球和太阳一样，它不需要得到许可就能照耀世界，人类的力量无法抹杀一个世界，也无法消灭另一个世界。帝国的疆域将发生变化；专制王权将互相追逐，直至被人遗忘；新的政策和强权将在旧的废墟上崛起；世界为之颤抖的名字和为之献纳香火的祭坛将变得默默无闻，化为乌有；但基督教却能屹立不倒，而且愈发光彩照人，它必须继续引领和带动文明的进步，使自己不仅成为天下的主导力量，而且成为天下唯一的力量，国王将以它的名义进行统治，政策将为实现它的目的而盛行。在此期间，那些声嘶力竭地相互唱赞歌和预言其（基督教）衰落的侏儒批评家们，在度过了他们短暂的一天之后，将与他们的前辈们一起离开人世，他们的发明已被人们遗忘，或者只被人们记起、作为笑话的点睛之笔、或难题的点缀。

尽管如此，它们（那些反对基督教、攻击基督教的力量、人、作品）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们有助于清除真理两旁的障碍物，撕下它（基督教）脸上的乌云，从而为它更清晰的闪耀和更完整优美的展示让路；但它们并不像它们所假定的那样，也不像许多信徒似乎所想象的那样，会危及真理的存在或它必将取得的胜利。

要想解释这个（基督教）体系是如何获得其权力地位，又是如何继续保持其权力地位的，除了其实质性真理的原因之外，任何其他解释理论都是不可能的。试图用假冒伪劣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一下子就清楚地显明了这一（敌视基督教）立场的弱点。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无法对基督教进行真正有力的反驳），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坦率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个（基督教）体系是它所声称的那样，那么情况就会恰如其分：如果它是一个骗局，它就不可能成立。

从其对人类匮乏之需要的适应性来论证

毫无疑问，从天上启示下来的宗教不仅会摒弃一切错误，只包含真理，而且，它还会通过包含人类所需的真理来与所有虚假的宗教区分开来，这些真理将完全满足人类更深层次的需求。它摒弃了寓言神话和愚蠢的迷信，如历朝历代的人造宗教，它将致力于揭示那些赋予神性的深刻而伟大的奥秘，以及那些有助于提升和净化人类的深刻而实用的原则。此外，它以其源头的完美性为己任，不留任何修改或改进的余地，它将是一个完整的真理体系，它将适应知识进步和发展的所有可能阶段，而知识的进步和发展将从它中产生；这样，它将永远完全满足人类在其整个本性中、以及在其进步的所有阶段中的所有需求，尤其是直接满足那些源

于人类精神本性的需求，以及人类作为宗教存在物的特性。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圣经》会直接涉及世俗、和世俗知识的问题；而是，它只是教导有关安排人的生活的基本原则和诫命，引导人去发现和应用这些真理，从而为他带来最大的福祉，包括世俗的福祉。它不是一本科学辞典，但它将培养人，使他能够发现科学。它不会规定社会秩序，也不会界定和调整政府政策，但它会规定规则，在人类种族的所有不同情况下，遵守这些规则将导致这些正义原则的实现。它将孕育最高、最好的文明。它将孕育出节俭、勤劳、俭朴、节制、兄友弟恭、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以及那些思想习惯和生活实践——它们的直接成果——它们将导致建立最有益的社会和公民制度，导致最广泛和最深刻的学习，导致财富的最大发展和最有益的利用，导致实现人类最大和最普遍的利益。在它的枝干上将生长出最深邃的哲学、最完美的科学、最广泛和最纯粹的文化。在它的特殊启示之外，任何知识的增长都不会与它相抵触，也不会与它的要求相冲突，而会与它和谐一致。世界不会超越它，而将永远继续从它那里成长，并成长为它的一部分；每一次进步都将与它相遇，没有任何一次会超越它；它仍将引领，并永远处于带领进步之中；最高的成就将发现它是母体的源泉，它仍将是一切的冠冕和荣耀。这些都是我们确信必须对神圣宗教提出的要求。满足这些要求就能证明这个体系是神圣的。我们声称，基督教做到了这一点，并以此表明自己是上帝降生的宗教。

由于这一论点，我们不得不重提本论文开篇对基督教的定义。其

中指出，基督教是基督所教导的宗教，具体包含在《圣经》中，而不是包含在任何人类信条或解释中的宗教——任何形式的教会主义。虽然这些信条或解释在某些情况下或多或少地充分表达了这一体系，但它们可能会有错误、或缺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充满了有害和危险的弊端。时代已经对其进行了修改和纠正，并将继续这样做。净化来自基督教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对它的纠正或修改，而只是对它的更好理解。知识的进步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同样的原因也会在未来继续带来类似的结果；而任何有助于这种结果的东西都将有助于表明，对基督所教导的教义的正确理解，是使其适应、并有助于所有尚未取得的进步所必需的。更深刻的洞察力已经、或将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它本身。尽管在教会主义中存在着一些弊端，但更多的知识已经纠正了这些弊端，或正在试图纠正这些弊端，或将会纠正这些弊端，尽管如此在这些弊端的影响下，但是，重要的是：教会制度仍然是有益的——它是最好的纠正者，也是净化其自身弊端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满足智能

作为一种智力存在者，人需要心灵的真理；基督教激励他去寻求真理；它对人追求真理不设任何限制；它总是推崇真理；真理从不与基督教相冲突；当真理超出人的感官时，它就揭示真理；当真理超出感官需要、哲学无法发现时，它就向信仰敞开大门，用奇迹（神迹）来证明真理。人是道德和宗教的存在。他有智力和

身体上的需求，这与他有道德和宗教上的需求同样真实。他的道德和宗教本性与他的智力和身体一样真实，我们是否可以说，它（道德和宗教本性）更深刻、更根本？这（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真理更加隐晦和神秘。

基督教提供了自然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它为我们解决思想和宗教问题提供了一盏明灯。《圣经》满足了这一要求。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在未经、或违背人们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们提升并转化为圣徒。为此，它（任何一种力量）必须把人当作自由的生命来对待。它必须承认个人意志的独立与自由这一永恒不变的法则，并在这一法则下工作。它不能强迫他、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它可能会受到致命的阻碍和阻挠，人类种族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走向更深、更深的罪恶毁灭；但它必须是一最合适的工具，并在个案中证明它的拯救力量。失败不应归咎于它的不足。

（人是自由的存在。）

它并非一纸空文。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力量进入过人间这个世界。它扭转并颠覆了陈腐的迷信；它铲除了巨大而畸形的罪恶；它提升了男人的尊严；它提高了女人的地位；它削弱并消除了压迫；它融化了奴役的枷锁；它赋予人类生命以神

圣性；它赋予婚姻以神圣性；它创造了家（以婚姻为核心）的神圣性之概念；它孕育了人类兄弟情谊；它提升了人类的目标和追求；它传播了教育和文化；它发展了仁慈和人道的文明；它在教堂的祭坛上，通过主日布道和神圣的礼拜仪式，阐释了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崇高、最纯洁、最广泛、最深刻和最宏伟的人类优秀类型（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圣洁没有瑕疵、完全无罪的，是我们所应当效法的对象）。只要对比一下基督教国家和非基督教国家，就能发现它（基督教）的良性影响。它访问过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给该国带来祝福；它进入过的家园，没有一个不给那里带来和平与安康。

满足道德需求。

它所到之处，无不治愈人心。从其祭坛上闪耀的光芒和环绕其殿宇的荣耀中，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历史进程。没有人能够指出它的任何教义、教导、要求或影响损害过人类福祉，或降低过个人价值或福祉。如果《圣经》按照其神圣的教导，以其真正的精神和实践被普遍接受，它将使幸福遍及全世界；它将终结战争、压迫、家庭纷争，终结使人的灵魂和肉体堕落和毁灭的恶习；它将给所有的土地一个安息日，给每个孩子一个教堂和学校，给病人和穷人温柔的爱；它将废除监狱和污名化的水池，以及羞耻和邪恶的做法；它将发展工业和节俭，唤醒人们的愿望，以确保最崇高的艺术产品、最高形式的文化、以公平调节的最有利可图的商

业、以正义奖励的工业、以仁慈引导的智慧；它将很快使异教的荒芜之地绽放光芒，使愚昧和迷信的卑微和悲惨之地焕发生命之光。为此，它是上帝所赐，并为此不倦地工作着。任何了解它的人都不会质疑这一说法。它对人类需求和需要的适应性是完美的——永远完美，对所有人都完美。它不是给一个国家、一个阶层或一个时代的启示，而是给所有人和所有时代的启示。它为最无知的人提供了适合他们状况的指导，并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它对最恶毒、最无望的人说正确的话；它对卑微、谦逊的人传递适合他们状况的信息。它扶助穷人和被忽视的人。它为学识渊博的人提供智慧，超越他们最深奥的研究，比他们所有的老师教得都多。当他们前进时，它总是在他们面前，引导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正确的结论都具有权威性。任何不负责任的头脑都不可能低于它所能帮助的，任何有天赋和有教养的头脑都不可能高于它所能启迪的。它具有普遍的适应性，绝对如此。在任何道德、智力、社会、身体或政治条件下，它都能成为有用和必要的帮手。它不偏向任何人、不看人的脸面。它的法律不承认任何例外——不做任何区分。它的特权不带任何偏见。它是为人类服务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在它面前，所有灵魂都是平等的，无论他们的外在差异或实际差异如何。它想为一个人做的事，它也想为所有人做；它能为一个人做的事，它也能为所有人做。

总之，这就是神圣的宗教应该为人类做的事情——应该在人类多方面利益的所有方面帮助他，但尤其应该在有关上帝和不朽的伟大而深刻的问题上，以及在义务和责任的超越性问题上给他带来帮助；这些问题从意识萌芽开始就深深地困扰着他（人类），直到生命之光在插座中闪烁，在死亡的黑暗中熄灭；当他与误导人的食欲和蛊惑人的激情搏斗时，当他在内疚和悔恨的刺痛下颤抖和战栗时，它（神圣的宗教）应该给他带来帮助的力量；应该能够把他从恐惧和绝望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应该是一种使人重生和得到救赎的力量。

自救？

这些（帮助、与救赎的）结果是人类自己一直无法实现的，即使现在也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古往今来的历史都证明，人类无法满足自身最深层次的需求。每一个对任何事物有正确认识的人，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他想看哪里，哪里就被黑暗笼罩。他可以去找，但黑暗依然无法解除。所有异教的庙宇都哑然无声。所有哲学的圣殿都鸦雀无声。至于面包，至于这些更高的知识，所有的人类科学都只给出了石头。

基督教以光明的荣耀，在阴霾中向人类走来。没有深刻的疑问，它牵着他的手，把他从深渊中救了出来。只要他愿意跟随，它就会让他站起来，引导他登上一切幸福的顶峰。只要他遵守它的诫

命，服从它的指令，它就能满足他的一切需求。还有比这更能证明它的神性的吗？

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它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会立即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或者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如果从未有过它，世界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么它作为人类提升的手段，或者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的必要性，就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我们知道，没有它的世界曾是什么样子；——在它的光芒没有照到的地方，它现在是什么样子。有谁敢希望恢复那沉闷的过去，有谁愿意用基督教世界的现在——因为它不完全地代表了基督教如果以其纯洁和完美的面貌存在时会使之成为的样子——来换取在其范围之外的现在、或过去所达到的最好的东西呢？假如我们能够保留基督教国家在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最佳成果：我们的最高学识；我们的科学成就；我们的社会修养；我们的法典；我们的制度，包括教会、教育和民事制度；我们的艺术和文学；我们的贸易和商业经济；所有有助于进步的设备 and 影响；我们的伟人和强大的思想领袖；蓬勃发展的企业；我们的财富和奢侈品；所有这一切，但要抹去纯粹而简单的基督教——通过启示传给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圣经》、纯粹的基督教思想和制度、基督教的上帝观念、耶稣基督的名字和教义、教会和安息日、圣所的赞美诗和祈祷文、不朽的希望、未来责任的观念，一切基督教的东西：——消失是一种损失还是一种收获？——难道我们不知道这将是无穷的灾难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这将是根基的坍塌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这

将使人类失去希望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这将是混乱的先兆吗？

然而，如果基督教是一则虚构的寓言，情况就会是这样（即，如果基督教消失，西方世界就会得益；但这显然是与事实相反的）

【译者注，后来的以欧洲为核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由于在那之前上百年的欧洲历史中，尤其是在法国与德国等地，大范围的社会阶层与思想领域，兴起了背离基督信仰的泛神主义哲学、无神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和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以及拿破仑专制主义与欧洲战争，等等】。因此，现有的证据是，基督教是人类最大的需要，而且，到目前为止，它是无限的天父给他的人类儿女最珍贵的恩赐。

经验之谈

我们将经验的见证作为最后的论据。基督教的主张接受这一检验。基督本人也将他的全部主张建立在经验之上。因此，他不仅让一些专家、具有特殊禀赋或非凡造诣的人有能力通过某种困难或艰苦的过程来确定他的主张是否属实，而且还提供了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简单明了的检验方法。这个命题并不晦涩难懂，测试的应用也并不神秘。他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道理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凡疲乏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信神儿子的人，他自己就是见证”。“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实践证据有三种：第一，对基督教导的真理的内在意识；第二，当条件得到满足时，在实现所应许的事情中对真理的亲身经历；第三，赐给信徒的圣灵的见证。

有些真理本身就自带光芒。这些真理的最高形式被称为直觉——直接认知。对于这些真理，心灵对它们有着直接的、不可抗拒的意识，也就是光。绝对的经验；如此认识的真理成为事实上的经验，就像感觉是一种经验一样。基督的许多教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直观地知道它们是真的。它们一经公布，我们的意识就会做出反应。

还有一些真理是通过一个过程或实际实践在意识中得到验证的；这些得到验证的真理通常被称为经验真理；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应用实践测试和实现应许的结果来证明它们。这就是类似于以下的真理。基督应许，如果我们遵守某些条件，就会在我们身上实现某些经验。这是实践科学的普遍规律。当我们在实践结束时发现一个结果，我们就在经验中证明了一个真理。从此以后，我们知道它是真理，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了经验，而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见证。这正是基督提出的试验；如果我们愿意做某些事，我们就会得到某些知识；如果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就会得到安息；如果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会知道教义；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会得救；旧事会过去，一切都会变成新的；我们会成为新

造的人；新的生命将临到我们，并在我们的意识中显明出来，在我们整个品格的彻底改变中显明出来，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不再有忧愁，我们将有喜乐；不再有罪恶感，我们将得到赦免感；不再有对罪的爱，我们将有对义的饥渴；我们从感到自己是外人和陌生人，将认识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阿爸父将出现在我们的口中和心中。

有些真理是通过见证让我们了解的。上帝就是这样在大自然中让我们认识他自己的。这些真理不是作为经验，而是作为感知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如果上帝在我们的意识中直接向我们揭示他自己是一个宽恕的上帝，那么我们会说，我们是通过经验知道的，我们感觉到了它，意识到了它，通过亲身经历知道了它。

现在，所有这些形式的经验都赐给了信徒，它们是直接的个人意识。他认识到基督是他的救世主；他（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遣的；他就是他所宣称的一切。上帝在人的意识中为这些伟大的真理盖上印记。

如果基督教真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超自然的宗教——也就是说，不是人创造的宗教，而是上帝赐予的宗教——那么，就应该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使这一事实成为实践知识，而不仅仅是推论。它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一种实际的工作能力。它被赋予了恢复上帝与人类灵魂之间破碎关系的能力；使人回到上帝身边；

在人的心中建立公义的国度；从根本上改造人的品格；使个人的灵魂从对罪的爱和实践转变为对圣洁的爱和实践。这些都是实践结果。这些经验证明了这一系统的真实性。

基督教是否经受住了其所宣称和主张的考验？它是否做到了它所宣称的它应该做的事，它所宣称的它将要做的事，以及它将自己的主张建立在其实现之上的事呢？如果它这样做了，它的主张就成立了。检验简单明了，而且就在眼前，没有比这更公平的了。

在讨论它是否符合检验标准的问题之前，我们要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所依据的实践结果，是除了它所提供的经验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得出的结果。任何其他体系都无法提供这些结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教义或处方，能够产生基督教所带来的这种经验现象，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无论是任何科学、哲学或其他宗教。检验的标准是遵守规定规则的明确结果。这些规则简单易懂，无需花费，每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而且本身就值得尊敬和赞扬。保证的是，遵守这些规则将使人的整个品格焕然一新，并在经历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与安宁。

是否有经历过实践的证人？他们的证词是什么？

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他们的人数并不少；他们并不是只生活在某个遥远的时代或地方；他们并不是默默无闻或不为人知的

人。他们可以用亿万来计算；他们构成了从基督时代（公元一世纪）到今天的一条不间断的链条；在他们中间，有光荣的殉道者队伍，他们用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见证。另外还有一些见证人今天就是我们的邻居和亲戚，目前人数已达数百万。本篇文章的读者没有不认识其中许多人的。在文明世界的任何一个社区，都很难不找到一个或许多这样的人。

谁是证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你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如果你去寻找他们，你不会在监狱或犯罪阶层中找到他们，除非是在执行仁慈的任务；也不会赌博窝点、妓院、酒馆或卑鄙邪恶者聚集的褻渎场所中找到他们。当你看到他们时，你不会看到他们臃肿的脸颊、僵硬的面容和因挥霍无度和放荡不羁而充血的眼睛，也不会看到他们因自知罪孽深重而掩面而泣。你会发现他们在纯洁的家中，在追求神之荣耀的过程中，在宗教的祭坛上。他们包括许多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特点是消息最灵通，智慧最可靠。在他们的队伍中，有智慧的王子和高尚的道德。这些都是普遍公认的知识。如果一个特别纯洁和认真的人不是基督徒，就会引起人们的惊讶和惊奇。有一些狂热者和偶尔的癫狂者，无疑也有一些伪君子；但例外证明了一般性规则。这些人（基督徒）对你来说并不陌生。当你想确信一个人是正直的人时，如果你在经过考验的品格要素中发现了深厚的宗教信仰这一重要要素，你就会加倍确信那是一个正直的人。

当他们（基督徒）为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证时，他们应该是很好的证人。他们在任何其他问题上的证词在任何法庭上都是无疑的。当他们就这一问题（宗教信仰）作证时，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被蒙蔽。通过他们的果实，我们可以了解他们。他们是否受骗？他们所见证的事情是否是他们可能被欺骗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推理或推论的问题，而纯粹是一个个人经历的现实问题：我们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吗？有的时候，我们认识他们是在他们信主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是坏人；我们知道他们曾是亵渎者、谩骂者、邪恶而危险的人、酗酒者、放荡不羁者、被遗弃者、憎恨者；而他们现在却成了道德楷模。这些都是现实的事情。如今，他们面带笑容、眼含热泪地讲述自己皈依的故事。所有人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他们最大的见证往往是在最后的时刻，就是坦然面对死亡、对永生充满盼望的时刻。

我们称这是基督教真理的证据之一。证据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所有观察者都能见证的：(a) 这些见证人品格的改变；(b) 他们对其原因及其伴随的意识的描述。如果基督教不是真实的，它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证。这条规则适用于制度，也适用于人：“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如果我们要寻找，我们会去哪里寻找美德的最佳典范、最高的纯洁、最崇高的价值、最坚贞不屈的品格、人性见证的最佳样本？难道我们不会首先去基督教国家吗？在基督教国家里，我们难道

不会与所有不信教的人擦肩而过，从大众中挑选出那些对基督和他的宗教怀有普遍敬意的人吗？若我们还要继续寻找纯金，难道我们不应该挑选那些最了解基督、最完全地将自己交托给他的人吗？

他们比异教徒更好。

难道这些事情毫无意义吗？对于“为什么基督徒比异教徒更优秀”和“为什么，在名义上的基督徒中，事实上是基督徒的人在德行方面比不是事实上是基督徒的人更优秀”这两个问题，我们又给出什么答案呢？他们的高尚品德难道不是与他们的信仰直接相关吗？当他们按照基督的榜样和教诲生活时，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纯洁和圣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们自己不也总是把他们身上所有的优点归功于信仰给他们带来的恩典，而把他们身上所有的缺点归功于他们没有达到他们神圣的主对他们的要求吗？当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与其他罪人无异时，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谴责他是骗子吗？为什么？难道这种责难不能证明，所有人都承认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吗？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基督教信仰是纯洁的、神圣的。

它（基督教信仰）确实能激发人的美德。这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言语见证，而是他们的生活本身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观察，不信教的人自己就会有这样的经验：基督徒比其他人好，而当他们不好

时，他们就不配被称为基督徒。这难道毫无意义吗？不能说，只有天生善良的人才会成为基督徒，或者他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就很善良。人们知道，所有观察者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自从基督教在人类中出现以来，直到我们这一代人所观察到的事实为止，所有时间的公开历史都表明，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德行高尚而成为基督徒的，因为恰恰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烙印一样是从火中被拔出来的”，许多成为最杰出的圣徒的人都曾经是罪人中的罪魁；因此，必须承认，其结果是奇妙皈依的结果。这是普遍的知识，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亲眼所见。

基督徒的见证

这些基督徒在生前和死后（通过他们的作品）都在向世界直接和间接地宣告，他们凭着经验知道基督在世上有赦罪的大能；他们在自己身上见证了基督能够改变人心；在他们个人的生命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断言，这种经历是在他们真诚地努力遵行基督的旨意和对基督的信心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在作假见证吗？当你想起他们的身份时，会看到，他们不是那种撒谎的人。人们不会因为虚伪而变成这些人（悔改的罪人）。无论事实如何，他们都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

他们的证词可以归因于错觉吗？什么是错觉？他们说，他们心中曾经充满了罪恶感；他们事实上曾经是故意犯罪的；他们的心被

悔恨和悲痛折磨着；他们找不到安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来到基督面前；经过祷告和忏悔的挣扎，他们首先信靠了基督，然后是平安，然后是对义的永久的爱和对罪的憎恨；自从进入这种新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现在，他们通过耶稣基督自觉地与上帝和平相处。他们断言，他们经历了这种改变，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事实问题上，他们可能被蒙蔽吗？这（悔改罪、皈依信仰）是一种真实的、真诚的感觉。人是否会对自己是否有感觉产生误解呢？没有人会这么说。那么，（如果有错觉的话），一定是对他们所经历的变化产生了错觉；这是产生错觉的唯一可能。但是，请考虑一下在这方面产生错觉的可能性。毫无根据、完全虚假的信仰会结出这样的果实吗？必须对所接受的教导和教义做出解释。它从何而来？我们知道，事实上，它可以直接追溯到该体系的创始人（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看到了他（耶稣）完美无瑕的品格。我们能将这种品格与他故意传播谎言的信念相调和吗？任何以妄想理论来解释基督徒经验的尝试，都会在每一点上失败。欺骗理论也无法解释基督徒的信仰告白。无论如何解释，一个伟大的事实是存在的，那就是对作为神圣导师和救赎主的基督的信仰会使人的品格发生最奇妙的转变，扭转整个人类（沉溺于罪中的）追求和实践的潮流，使最坏的人变成最好的人。事实证明了这一教义。

关于基督徒的意识，我们只提到了一种转变了的感觉（生命的改变、品格的转变、对罪的悔改、对神的爱）。还有一个更深层次

的事实。这就是属灵的辨别力。数以千计、数以百万计的最圣洁的基督徒，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声称通过内在的启示拥有了对基督的绝对认识。他们不仅意识到内在的变革力量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而且宣称自己与上帝有个人层面的、亲身的、亲密交通。圣灵在他们里面作见证。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们这样做（见证圣灵的感动、上帝的恩典）。这该如何解释呢？如果是真的，这就验证了信仰。

当他们遵照基督的旨意行事时，他们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基督徒意识，如果说这是一种错觉或欺骗，这算是对这一切的合理回答吗？当那些从未实践信仰的人宣称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不相信这一切时，这不就是答案吗？但他们无法否认外部证据（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会、所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作的见证）。他们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吗？在结束论证时，我们要说，基督徒的信仰意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开花结果，是基督教神性的不朽证明，任何诡辩都无法回避，任何逻辑都无法反驳。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列举的这些无可置疑的特征是启示的恰当特征，而且它们确实在《圣经》中是一致的，这一点是无法成功辩驳的。我们必须承认，仅凭这些特点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圣经》是神圣的。必须承认的理由是，从来没有一本人类书籍能够

达到如此完整和完美的程度。除了其中蕴含着超人的智慧之外，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解释这一事实。它所拥有的，是迄今为止任何世俗的思想都无法给予它的。

对立的事实。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是神圣的、超自然的宗教体系。但有些人却声称怀疑。他们并不打算反驳这些证据，但他们提出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应该得到陈述和研究。如果困难是真实的，那就有理由怀疑；如果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那就应该加以克服；如果困难在本质上是无法克服的，但却完全不影响论证，那就应该加以说明。

在我们开始这项工作之前，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就我们所知，困难并不在于证明本身。不是证明不合适，也不是证明不充分。这两点都是从足的。这个证明正是这个问题所需要的证明，它不缺乏任何正面或间接的力量。它是完整的，也是决定性的。没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了。不利于证明所确立的结论的困难有两类：(a) 因主题本身的内在模糊性和困难性而产生的困难；(b) 因反对者的道德状况而产生的困难。这些困难并不作为反证来反对结论，也丝毫不损害所做证明的价值，而只是唤起基于各种理由的反对心理和异议态度。其次，困难来自反对者本身的状态。我们会发现，根据反对意见的来源，反对者将自己分为两类人，也许

是三类人。

第一类人——几乎包括所有的反对者——主要由极端恶毒、堕落和无知的人组成，他们从自己的道德状况中找到了拒绝的根源：阻碍因素全在于他们的无知和恶毒；他们只是拒绝，却不说明理由。他们的不信对思想或思辨没有任何意义。这一事实并非没有比较重要的价值。将这一描述中的两大类人（拒绝者、信者和不信者）进行对比，对比中难道没有论据吗？一个阶层是由善良而有思想的人组成的，是由那些寻求认识真理的人组成的，是由那些对真理有经验的人组成的，是由那些因顺从真理的要求、因圣灵给真诚寻求真理的人以帮助和快感，而获得属灵的辨别力的人组成的。另一种人则是那些轻视真理的人，他们的感知力因顺从自己低劣的欲望和激情的引导而变得迟钝。盲人能感知颜色吗？闭上眼睛的人能看到太阳吗？如果这些人断言没有颜色，或者他们不相信有太阳，这是否会妨碍证明既有颜色又有太阳呢？他们固执而顽固的不信，对确定这个问题（究竟是否有颜色和太阳）有任何价值吗？上述这一类人的不信对他们所抛弃的信仰学说有任何影响吗？

但还有第二类怀疑者，他们既不恶毒也不无知。他们既聪明，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的人数和性格都不可忽视。他们存在于每一个相当大的基督教团体中。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公然表示怀疑。他们中的许多人真诚地为自己缺乏信仰而惋

惜。但在这个值得尊敬的阶层中，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很少有人曾认真地对这一重要问题（基督教信仰之真实性的根据究竟是什么）进行关注？他们发现了困难，却没有不厌其烦地通过仔细的研究来消除这些困难；最后，在这些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困难的力量下，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进入不信之中。他们何时耐心而彻底地研究过基督教的证据？他们何时谦卑而真诚地寻求过上帝的帮助？他们何时锲而不舍地进行过实践检验？在缺乏这一切的情况下，他们对基督教的怀疑有什么分量？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使他们成为基督的敌人和拒绝者？他们无法指出支持基督主张的证据的弱点。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如果他们是坦率的，并不厌其烦地就这一问题作过任何程度的仔细了解，他们就必须承认，这一论点（基督教的神圣性）是完整的、无可辩驳的。他们无法举出任何类似的反证。证据的份量都是单向的。那么，他们怀疑（基督教信仰）的理由何在呢？

在认真的人看来，他们的立场似乎有几个可归结的原因，但这些原因都不影响问题（即，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神圣性、上帝启示之证据）本身，然而却共同对他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这些原因是（a）对信仰的抗拒，这是所有思想的共性；或者因为信仰是责难性的，或者因为信仰对生活提出了要求，而他们不愿意屈从；或者，（b）以不同于一般的思维方式为荣，自命学识渊博，渴望被认为比一般人高明，或者渴望与自诩为独立思想家的同行同流合污；或者，（c）他们在书本中发现的、在他们活动的圈子里流行的所谓

怀疑论在他们的头脑中引起的虚浮性的困难，而他们却没有认真地去研究这些困难；或者，(d) 纯粹是自愿的怀疑论，放弃了“我”和“神”之间的关系。

总之，（对怀疑论者而言），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一样好，因为不可能有确定的知识。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他们怎么想并不重要，只要他们感到满意，过上平静而有序的生活就可以了。这一类人就像一艘在热带海洋上航行的船，船上有用用于扬帆航行的缆绳和索具，也有用蒸汽推进的装置，但由于扬帆航行比蒸汽推进成本低，所需的人力也少，船主就选择了扬帆航行。有一次，他遇到了无风的天气，他的船没有前进，而他失去了航程计算，或者太懒惰了，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也不愿意做点火、开动蒸汽引擎的工作，于是他把自己交给了大海的催眠曲，同意在海洋上腐烂。如果他愿意尝试的话，他可以算算他的航程路线图；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手头上有办法使自己从无风的茫茫大海中行驶出去；但是，总的来说，他更喜欢赤道海域的梦幻和美味，并一直沉浸在奢华的安逸中，同时用“没有港口”的空想来安慰自己。他给自己的自欺欺人的借口是，如果真有港口，也没人知道它在哪个方向，他走这条路和走其他路一样，都有可能到达不了；如果失败了、死在海上，也不能怪他，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海图来指引他。这时候有人向他提供了一张海图。仔细研究过海图的人都认为海图很准确。成千上万的人都说，他们根据这张图航行并找到了港口。它没有任何已知的缺陷。但这需

要他（船主）转舵。他必须重新扬帆或发动引擎。然而他不愿意这么做。据他所知，那些按照海图信息和正确的计算方法指引航向的人，都避开了浅滩、暗礁和其他危险，到达了安全的锚地；而那些拒绝按照海图信息和正确的计算方法指引航向的人，则无一例外地遭遇了海难。但是，他也听说过有人反对海图的一些细节和制作过程；而且，这是一张普通水手都能使用的海图；总的来说，海图有些地方他不太明白是否合适——它看似毫无道理地向北走，又在看似没有必要的时候向南走。他愚蠢地、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按照海图航行的人是狭隘和偏执的，没有自由和宽广的胸怀，是传统时代的奴隶；这个时代已经淘汰了海图，它（海图）属于一个过时的时代；“科学”已经改变了所有的旧观念；每一个“自由”的、“胸怀宽广”的航海家都必须摆脱适合于婴儿时期的死规定，必须自己制作自己的海图。因此，他（船主）拒绝遵循航海图。

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而言，这大约说明了拒绝圣经启示的较好阶层的普遍怀疑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咄咄逼人，宣称他们不仅已经超越了超自然之书的理论，而且已经揭穿了整个理论。他们声称他们发现这只是迷信的遗迹。

科学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给地球带来了新的语言；它每天都在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我们正在学习我们的祖先从未了解过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古老的家园在我们头顶和脚下的神秘面纱被揭

开之后，变得比他们（我们的祖先）曾经梦想过的，或者我们曾经希望过的还要丰富。但是，有谁能说出这些伟大的发现中，有哪一项曾使（圣经）启示的神圣结构的地基上的一块石头移位，或使墙壁上的一个接缝松动？历史研究或评论，在陈述事实或宣讲教义时，是否暴露出了（圣经的）不协调或错误？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以前曾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人们梦见（圣经）堡垒被攻破，（他们、那些基督教反对者们的）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云霄。现在的咆哮并不新鲜，只是在声音的响亮程度上，有嘹亮的叫声和尖锐的女声混杂在一起。

我们欣然承认，在那些拒绝基督教的人当中，也有看似品德高尚的人，但无论拒绝（基督教）的理由是什么，无论各方的品德多么“高尚”，这场较量都是黑暗与光明之间的较量，双方的战士都在这对立的旗帜下前进。在这一事实中反对基督教的人在撒旦的指挥下与歌革和玛各一起与上帝为敌，是真理和公义的敌人；越是受人尊敬，就越是危险。基督教是全能的上帝对抗邪恶王国的事业，否则就是骗子。没有中间立场。如果它是上帝的事业，那么反对它的人就是反对上帝；与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上帝。道德世界只有两派：支持上帝的人和反对上帝的人。基督自己说过：“不与我同在的，就是与我为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解决，它不容妥协。让适当的旗帜飘扬在对立的阵营中，让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队长和战友，并与他们站在一起。这是真理和公平的要求。真理不希望

自己的阵营中有叛徒。基督教不承认中立领土，也不尊重非战斗人员（因为它进行的是属灵的争战）。它不承认以它的名字命名的（但却名不符实的）讲坛和祭坛。它以十字架为标志。它的战斗（属灵的争战）口号是“耶稣，上帝之子”。它的领袖大腿上写着“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每个人都必须选择在这战斗的日子里站在哪一边。决定在哪一面旗帜下前进很难吗？无论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承担责任。困难是有的。没有什么好事或大事不涉及困难。

然而，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困难，有几句话是应该说的。这要归于信徒和怀疑者中思想严肃、认真的真理之友——所有真诚地探求真理的人。

由于（基督教信仰）这一主题的性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它们有的会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改变，有的则会永久存在；它们根本不影响《圣经》是否包含超自然启示的问题；它们影响的是有关启示的某些理论和其中包含的某些教义。在这些问题上，教条主义是不明智的，必须允许自由的分歧。信仰的本质必须得到完整的保留和维护；但有些偶然因素和附属物并不同等重要；有些解释必须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自由。对这些事实的思考和认识，将消除任何针对启示的困难对信仰造成的尴尬。

首先，在这个时代的思想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是启示论所产生

的困难。基督教的基础是“启示”学说，即《圣经》包含了上帝通过直接启示向人类传达的真理。如果我们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人能解释如何做到。如何可能不是启示的问题，也不是人类知识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相信这一事实而去理解它。它就像，对于我们所遇到的其他每一个事实，都是如此。有谁知道自己是如何向同伴展示自己的？他知道他能够、而且确实这样做了，这就足够了。他之所以知道他确实向他的兄弟揭示了自己，是因为他觉察到，在他自己的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在某些声音或动作的作用下，转移到了另一个头脑中。这就是他所能达到的程度。同样，当我们发现人类的大脑中产生了一种除了上帝之外别无其他来源的思想时，我们就能感知到上帝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将他的思想转移到了人类的大脑中，就像预言一样。启示的事实是绝对的，但如何达成启示的事实却是未知的。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类能力来说，不知道圣灵默示是如何产生的困难来自于内在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赋予了圣灵默示的运作，但却丝毫不影响对启示之本身的事实性的怀疑。圣灵默示已被确定为事实。这就是信仰所需要的一切。

在结束这一冗长的讨论之前，我们不能不对所提出的论点作一简要概述。复述将是简短的，目的是以一种单一的视角阐述所提出的观点。

论证的第一点是陈述人不可改变的宗教本性及其对责任的自觉直觉。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由，使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充分了解上帝，了解什么是他们所能接受的；这意味着他们应该了解上帝的思想，也使我们有理理由认为，他们会以某种方式获得这种知识。

其次。就他（人类）的幸福和责任的所有目的而言，这些知识并不是他从自然来源所能充分获得的。如果说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最有天赋的人是这样，那么对于那些能力和机会都有限的大众来说，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第三点，因此，从表面上看，超自然的启示是可能的；而且对于这种启示的渴望一直是人们的本能。

第四。超自然的启示，如果被赐予，就会有充分和适当的证明，就会有永久和不变的形式，就不会受制于个人和不称职的头脑的任性；因此，它就会以智慧的书面语言的形式结晶出来，并得到适当的认可。

第五. 这种启示包含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书中；其证据如下：

1. 所收集的书籍本身；不仅是因为它们存在并提出了这一主张（关

于其神圣性、上帝启示性），而且是因为从其起源的时间和环境来看，它们具有独特性的证明力量。

2. 充斥其中的预言；这些预言无可辩驳地表明，它们数量众多、内容明确，绝对超出了任何未经神所启示的人类思维的能力，因此指向超自然的起源。

3. 《旧约》先知和《新约》创始人（耶稣基督）等所行的神迹，证明上帝亲自见证了他们的话语。这些预言是心灵领域的超自然现象，而神迹则是物质领域的超自然效果——它们被证明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成为启示（圣经）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而且正是那些绝对不可或缺的核心教义的证明。

4. 书籍（圣经）的内部内容。这个证据包括：它们的真实性、它们的实际重要性、它们在没有神的启示下的不可能性、它们在伦理上的完整性、它们对满足人的灵魂需求的完美适应性，以及它们完成所赋予的使命的能力。

5. 实践证明。这涉及在意识中产生的效果，它在两个方面与物理学中的实验证明一样：一是我们直觉上知道应该从启示中产生的效果，因为启示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它才能被赋予；它还应许在某些条件下会产生某些效果，而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时，这些效果就宣告了它的真理。

6. 附带证明。这包括两类：(a) 从它对那些接受并服从它的人在所有与他们的福祉有关的事情上的有益影响，以及在品格和幸福方面的证明；(b) 与此相关的是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它在所有方面提升和净化了社会，以及它如果不受阻碍将会产生的更深远影响：它将会塑造的人和国家和世界的品格。

在这一标题下，还包括其（基督教信仰；圣经）目前在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这一事实的证明；理由是如果它是伪造的，那么在考虑到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它就不可能存活，也不可能获得目前的主导地位。

这些就是所谓的证据。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这些正是如果它是神圣启示就会存在的证据；它们是完整的，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其他同类证据。对于它的认证是恰当而充分的。

反对意见——在提出这些论点时，我们记住，每一个（反对意见的）论点都受到了具体和一般理由的辩驳，而且反对意见都得到了考虑。怀疑论是一种否定体系。它的主要态度只是反对者的态度；它既不证明也不反驳，而是通过质疑证人来捍卫和传播怀疑。很明显，不可能有不受到这种质疑的启示。任何教义或事实的提出，无论其多么朴素和明显真实，都不可能不受到质疑。任何证据都可能受到质疑，因此，仅仅是存在反对的事实并不影响其主张（即

对于圣经之神圣启示性的证明）。

反对意见的重复提出，如同挑战任何真理的天性和有益的思想倾向；所有思想中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持不同意见和挑剔，看看反面有什么可说的，这就产生了争论、可能的诡辩、俏皮话和小批评；傲慢的智力，自恃比庸俗的人群优越的性格，折衷主义，这滋生了有教养的怀疑主义。低级和放荡的激情；污秽的道德天性，这产生了庸俗的、满口脏话的不忠，使各种犯罪和卑鄙无耻的行为得以逍遥法外。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追溯到上述两者的其中一类。当然，反对意见会因产生反对意见的思想类型而有所不同。

如果怀疑者觉得有义务提出一个他们觉得有义务为之辩护的方案，那么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但是，如果只顾攻击，而不管攻击是否有正当理由，并且愿意重复地提出反对意见，尽管这些反对意见可能已经被驳斥过无数次，那么，表面上的争斗就会无限期地延长，而几个黄蜂般顽固的怀疑者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真的有了新的争斗理由，而实际上，除了那些陈旧的、过时的、多次被驳斥的反对意见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么，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要关注攻击者呢？许多优秀的智者质疑持续的（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辩护讨论是否有用。充分的理由在于，每一代新的人都会有新的争论，只要旧的疑问再次出现，就必须重申多次重复的答案。这并不是说《圣经》仍在等待证明，也不是说《圣经》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压力，而是为了让新一代感兴趣的人了

解关于《圣经》古老而完整的辩护。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使他们摆脱不合理的、很多时候是肆无忌惮的、基督教对手的圈套和诡计，这场较量仍在继续。同时，被攻击的堡垒在其坚不可摧的城墙上没有任何破绽，就像花岗岩山一样根深蒂固，安然地接受着毒弹的攻击，而没有受到毒液的伤害。有时，城墙内外似乎都在骚动，好像发现了什么弱点；人们听到了呼喊声，教堂里唱起了安魂曲；但当硝烟和空气散去后，人们发现厚重的城墙依然完好无损；城墙上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遭到了攻击；而葬礼哀乐的演奏者们惊讶地发现，“主的尸体并不在墓穴里”。事实上，（那些对于基督教的反对力量）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庆祝基督教葬礼的痛苦闹剧不止一次上演。死去的基督的无缝衣裳不止一次被捻阉瓜分，分给他的潜在谋杀者；（无神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哲学家、恶棍和匪徒们围绕着十字架和坟墓欢呼雀跃，相互祝贺；但令他们懊恼和羞愧的是，不知何故，他们的猎物逃脱了他们的魔掌，人们看到他（耶稣基督）安详地走在地上，升入天堂。

=====

=====

=====

=====

=====

=====

=====
=====
=====
=====

附录。

圣经的历史真实性

[以下摘自梅尔《基督教的证据》]

我们作为圣经真实性见证所引用的三份古代手稿中的第一份被称为亚历山大手稿。它得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 17 世纪，它被从埃及的亚历山大运来，很可能就是在这座城市写成的。它现在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它是用工整的大写字母书写或用钢笔印刷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因此它可以让我们一跃回到公元 450 年左右。它并不十分完整，因年代久远和磨损而有些残缺；但它包含了《新约圣经》中所有书籍的部分内容，并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教会在公元 450 年左右拥有的《新约圣经》与我们现在拥有的《新约圣经》相同。

我们引证的第二份古代手稿是梵蒂冈手稿。之所以称之为手稿，是因为它保存在罗马梵蒂冈的教皇图书馆中。与亚历山大手稿一

样，它也是用大写字母书写的，不过字体没有那么优美。不过，它的历史更悠久一些，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因此它可以让我们一下子回溯到大约 350 年左右。

遗憾的是，它并不完整，缺少《启示录》和一些较小的书信，但它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早期的《新约》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基本相同。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引证的第三份手稿比前两份手稿都要有趣。它就是学者们所熟知的西奈手稿。之所以称之为手稿，是因为它是 1859 年在西奈山的圣凯瑟琳古修道院中被发现的。

德国学者蒂申多夫当时正在东方执行一项寻找手稿的任务，他有幸在那所古老的修道院中发现了这一无价之宝。发现手稿时的情形颇具浪漫色彩，但我们现在当然无法深入描述。他成功地获得了这本书，现在它被安全地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帝国图书馆里。这本书是三部作品中文字最优美的一部。它大约有 1500 年的历史，大概写于公元 350 年左右。它包含了完整的《新约圣经》，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最明确的证据，证明早期的《新约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新约圣经》。

我们引用了这三位来自基督世界三个首都的可敬的见证人——第一位来自伦敦，新教的首都；第二位来自罗马，罗马天主教的首都；

第三位来自圣彼得堡，希腊教会（东正教）的首都。这不仅是明确的，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它证明了早期教会拥有并使用与我们相同的新约圣经，时间大约在 350 年，即约翰死后和使徒时代结束后的 250 年。

现在，我们准备再往回走一步，这里就是我们论点的主要部分。让读者试着把自己的思绪转移到我们所要思考的这个时代的第二世纪下半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时期是从公元 150 年到公元 200 年。人们相信，使徒约翰大约死于公元 100 年，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约翰死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使徒时代的末期。

因此，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时代，曾经见过约翰并与他交谈过的人还活着。这就是我们现在思考的所处的时代。

在传召见证人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早期的教会。当时，教会已经遍布罗马帝国的疆域，甚至进入了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帝国疆域之外的其他地区。在任何一个大城市或省份，它可能还没有占到人口的大多数，它的全部信徒很可能还不到两百万。然而，从北部的不列颠到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从东部的波斯到西部的西班牙，它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都站稳了脚跟。

我们还必须记住，在整个教会的信徒集会中，人们习惯在主日阅

读《新约》。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圣书就这样一直在古代基督徒的眼前和脑海中，这样，（如果有的话），他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是否有公认的旧书被摒弃或遗失，是否有未经授权的新书被引入。

换句话说，这种在教会的公开聚会中阅读《新约》的普遍制度使所有基督徒都能成为《新约》的守护者和《新约》完整性的忠实见证人。我们不难看出，在今天的教会聚会中（对于圣经）引入任何新书，或放弃任何重要的书籍是多么的不可能。

在那些早期时代，新约圣经虽然不在人们手中，但在公共礼拜中的阅读却比现在广泛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同样的结论：（对于圣经中）任何新书的引入或旧书的废除都不会不引起全体基督徒的注意。那么，二世纪下半叶的教会对新约主要书籍的见证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只能从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者那里直接确定早期的《新约》是什么。令人欣慰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书籍流传下来，这些都是当时教会中的教父和其他知名人士的作品。此外，在公元 200 年之前，也有一些新约从希腊文翻译成了其他语言。我们现在引用其中的一些教父和译本作为见证，并就当时教会公认为真实可信的（圣经）书籍对其进行研究。

我们引用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陆的《新约圣经》，是为了更加确凿和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整个早期基督教会在其长度和广度上都接受和秉持着与我们今日相同的新约。

我们引用的第一位见证人来自欧洲大陆，其中第一位来自古代法国基督教会。我们援引著名的里昂市主教爱任纽（Irenæus）作为该教会的代表和喉舌。他是小亚细亚人，曾坐在波利卡普的脚前，而波利卡普曾坐在使徒约翰的脚前。公元 202 年，他以殉道者的身份以自己的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见证。他的著述颇丰，他的作品一直保存到现在。

他是一位品格高尚、价值连城的证人，他的证词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见证充分而明确。他提到了所有四部福音书；在他的时代，教会对此事的信心是如此明确和坚定，以至于他宣布只有四部福音书。他提到马太福音，并直接或以引用的方式引用马太福音约一百八十次；提到马可福音，并引用马可福音约十五次；提到路加福音，并引用路加福音约一百二十五次；提到约翰福音，并引用约翰福音超过八十次。因此毫无疑问，爱任纽（Irenæus）和早期的法国教会接受和秉持着我们的四部福音书，而且仅仅是这四部。而且我们的见证人（爱任纽）还提到了《使徒行传》，并引用了大约五十次；《罗马书》，并引用了六十多次；《哥林多前书》，并引用了七十多次；《哥林多后书》，并引用了十七次。他还提到《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

西书》和《启示录》，并经常引用其中的内容。他还提到并引用了（《新约圣经》中的）许多小书信。这就是里昂主教爱任纽的见证，也是法国教会的见证。它非常明确地、无可争辩地证明，在二世纪后半叶，即使使徒时代结束后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间，这个古老的教会已经拥有了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相同的《新约圣经》。

现在，我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探究一下意大利教会早期时的手中的新约是什么。

我们引用三位见证人作为该教会的代表。首先是一份古老的《新约圣经》书目，因为它是穆拉托里（Muratori）于 1740 年在米兰发现并出版的，所以被称为穆拉托里圣典（Muratorian Canon）。这份有趣的古老教规及圣书目录大约属于 170 年，因此属于我们这里所考虑的时代。它是一部非常不完善的作品；但它明确见证了《新约圣经》中除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和约翰三书之外的所有书籍。

关于意大利教会，我们引用的第二个见证是古代拉丁文版的《新约圣经》。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有了拉丁文译本，供讲这种语言的基督徒使用。也许最初是在北非翻译的，但在意大利已经有了一个版本。我们从一些非常古老的手稿和古代拉丁教父的参考文献中了解到它所包含的书籍。它所包含的书籍与《穆拉托里教规》（或称《穆拉托里圣典》）中提到的书籍基本相同。

第三个见证人是希波吕托斯，他的主要作品是在那个时代的当代人的记忆中被发现的。他是罗马的一位主要长老，也可能是一位分裂派主教。他在公元 237 年左右作为老人和殉道者去世，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这里所思考的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保存下来的足以形成相当大的一卷；对于他的证词，不容置疑，因为它是完整而明确的。他直接或间接引用《马太福音》五十多次；引用《马可福音》约六次；引用《路加福音》二十五次；引用《约翰福音》约五十次；引用《使徒行传》七次；引用《罗马书》约十次；引用《哥林多前书》约十次；引用其他大多数书信的次数也差不多，直到《启示录》，他引用了约十八次。

当我们综合考虑根据希波吕托斯的证词、以及穆拉托教规和古代拉丁文版本的证词，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二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教会已经拥有了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基本相同的《新约圣经》。

接下来，我们从欧洲来到非洲。就在迦太基及其周围，在现代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地区，从基督教诞生之初就存在着一个繁荣的教会。这个教会后来的主教包括塞浦路斯人赛普里安和奥古斯丁。在我们所回顾思考的这段时期，它已经拥有了当时最杰出的基督教作家之一。我们指的是拉丁语基督教伟大作家中的第一人德尔

图良。他大概生于公元 160 年，死于公元 220 年左右。因此，他的见证在这一特殊时期是有效的。我们引用他作为北非教会的代表见证人。他的见证是最明确、最丰富的。他现存的作品相当广泛，在这些作品中，除了腓利门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之外，他提到或引用了所有的新约圣经。

然而，没有什么能比一些数字更能给人以充实而生动的印象了，因此，我们不妨再次陈述一些大致的统计数字。他（德尔图良）引用或提及《马太福音》约四百次；《马可福音》约八十次；《路加福音》约五百次；《约翰福音》约二百四十次；《使徒行传》约一百一十次；《罗马书》约一百六十次；《哥林多前书》约三百五十次；《哥林多后书》约一百二十次；除最短小的书信外，其他书信都按比例引用，直到《启示录》，他引用了约八十次。这样的证据无需多言。德尔图良与北非教会清楚地证明，他们在二世纪下半叶使用了我们现在的新约。

我们沿着非洲北部海岸一路向东，直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这座古城，基督教在使徒时代就已扎根。那里已经有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神学院，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教父和基督教作家。我们现在要特别介绍的是著名的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他属于我们的特殊时期。他与德尔图良一样，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都以希腊文原文留存至今。这些著作几乎引用或提及了《新约圣经》中的每一本书，例外的还有腓利门书、彼得后书和约翰三书等小书信。

他引用马太福音或提到马太福音约一百八十次；约翰福音超过六十次；使徒行传约二十次；罗马书约一百一十次；哥林多前书约一百五十次；哥林多后书超过三十次；其余所有书信的引用比例也差不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例外，直到启示录，他引用了约十二次。所有这些见证的结果都非常明显。亚历山大教会，这个时代最博学、最严谨、最学术的教会，在二世纪下半叶承认的新约与我们现在拥有的十九世纪的新约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矛盾。

现在我们进入亚洲大陆，我们的大部分圣书都起源于此。首先，我们引用古叙利亚教会作为代表性见证。在使徒时代，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北的国家，西临地中海，向东延伸至幼发拉底河及幼发拉底河以外—基督教已经在这里扎根。但由于叙利亚文与希腊文完全不同，事实上是一种与希伯来文同源的语言，因此很快就需要翻译（以希腊文为原文的）新约。

因此，我们发现很早就有人将其翻译成了叙利亚文，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当然也不会晚于公元二世纪下半叶。这个非常古老的版本略加修改，不仅流传至今，而且是“授权版本”，被叙利亚教会的所有部门使用—这些部门可以追溯到四世纪。它被称为“Peshito”（《佩希托书》）。除了约翰第二和第三书信、彼得后书、犹大书和启示录之外，它包含了我们现在新约的所有书籍。属于这一时期的叙利亚作家的证词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他们的一些遗迹一直保留到我们今天。但《佩希托书》本身就是一个

充分的见证，它最明确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叙利亚教会至少——或者在公元二世纪上半叶，或者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就已经拥有了与我们大致相同的《新约圣经》。

我们可以从叙利亚向北走到小亚细亚，并引用这一地区的教会作为见证。爱任纽（Irenæus），我们已经把他作为法国教会的代表见证人进行了研究；他是这个地区的人，他告诉我们，他早年在士每拿主教波利卡普的教导下度过了青年时代，波利卡普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说小亚细亚教会和法国教会在圣书方面没有分歧。因此他（爱任纽）的证词可以被公平地视为小亚细亚教会所接受的书籍与法国教会所接受的书籍、以及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书籍（圣经新约）大致相同。

但是，除了他（爱任纽）的见证之外，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早在二世纪下半叶之前，新约圣经的主要书籍就已经被证明在当时的教会中使用了。

换句话说，我们从最有力的间接证据中得出结论，在二世纪下半叶，小亚细亚教会使用的圣书与十九世纪教会使用的圣书基本相同。

现在，让我们努力总结这些证据，并确定其所指向的结论。我们必须记住，所引用的证据不是个人、私人和孤立的人的证据。它

是这些作者所属的教会、他们担任职务的教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教会的证据。因此，结论显然是，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从公元150年到200年，在使徒时代后的五十年左右——从东边的叙利亚到西边的意大利，从北边的法国到南边的埃及，教会在其长度和广度上已经拥有了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大致相同的《新约圣经》，这是毫无矛盾的。

刚才引证的证据非常有力，尽管一开始可能很难完全意识到它的力量。这是一个持续的、有组织的社会（基督教会），它的生命从未间断。

教会始于使徒。它从耶路撒冷扩展开来。它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不受丝毫干扰地继续生活和成长。

它每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成员，一端是死亡，另一端是皈依，就像人体改变其组成物质的微粒一样：但在所有这一切中，它保持了其连续性和同一性。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教会视为一个巨大的“神秘人”——“基督的躯体”——历经岁月而生生不息，其组成成分变化缓慢，但始终保持着不间断的生命延续。因此，教会的见证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智慧的人，他历经岁月而不衰，他的眼睛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暗淡无光，他的力量也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弱。

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也像几个独立的“神秘人”的见证，因为罗马、亚历山大、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教会从使徒时代起就肯定有独立存在的连续性，所以它们的见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独立的。如果我们对教会的这种有机的、活生生的连续性记忆犹新，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地接受二世纪下半叶教会的见证是有效的，不仅对它所处的时代有效，而且对其八十年前的时代也有效；也就是说，对使徒时代有效。换句话说，教会在这一时期的见证对使徒时代具有最高程度的有效性，并证明《新约》的主要书籍是使徒时代真实可信的作品。

由于这一论证步骤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这一论证步骤上多停留一会儿。如果我们这样看这个问题，也许会更生动地感受到它的力量。让我们从公元150年开始。我们已经看到，当时的教会肯定接受了《新约》的主要书卷。但生活在公元150年的绝大多数教会成员都生活在149年，因此，150年的连续教会的见证在149年也是有效的。同样，149年的教会是148、147、146、145年的连续教会，因此149年教会的见证在145年也是有效的。但此时教会的大多数成员也生活在144、143、等年。因此，145年教会的见证对140年教会是有效的。也就是说，140年的教会与145年和150年的教会实质上接受了同样的新约。同样，140年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135年的成员；因此，他们的见证在该日期有效，并证明当时的教会接受了相同的圣书。

因此，由于教会重要的有机连续性，我们可以一年又一年地向前走，直到我们回到使徒时代，每走一步都感到非常安全，并以历史证据所能达到的最高确定性得出结论：新约圣经是使徒时代的真实产物。教会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断裂；否则，假如教会所有成员都在某一天同时死去了，而在完全断裂之后，教会又以某种方式重新开始；在后者这种情况下，这一论点就不会如此有力。但是，连续性肯定是不间断的——任何一年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与前几年和后几年的成员重叠；不，是前几年和后几年成员的组成部分，从而以不间断的传统传承圣书。

这种活生生的连续性——一年中的绝大多数长老和成员，一边是去世的，一边是同年被接纳的——使得任何曾经被接受的书籍几乎不可能丢失或被拒绝，任何新的和伪造的书籍也不可能被偷偷引进。我们只要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是多么的不可能发生，就会知道在当时也是多么的不可能。

使这一论点更加有力的是，即使最有敌意的批评家进行了最坚决的审查，也没有成功地指出在使徒时代之后，《新约》中的任何一卷书是在什么日期、地点和情况下伪造的、并被当作真书向教会兜售、最终被列入圣书目录。

如果我们举出亚里士多德晚期作品的命运作为例证，也许能帮助

读者更清楚、更生动地感受到这一论点的力量。

众所周知，他是古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家，也许只有一个例外（柏拉图）。他的著作风格鲜明、独具特色，但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著作完全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些作品被一个名叫尼厄斯的人从雅典带到了小亚细亚。此人死后，手稿仍由他的家人持有。但是，当珀加摩斯的国王们开始建立他们著名的图书馆，并为此到处收集书籍时，尼厄斯的家人害怕失去他们珍贵的宝藏，就把手稿藏在了地窖里。这些手稿在地窖里一放就是一百五十年，期间似乎被世人彻底遗忘，或者至少是遗失了。但是，当这些手稿再次被发现并公之于众时，有识之士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各种理由中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这些手稿是亚里士多德的真迹；尽管这些作品已经完全消失了一百五十年。如果有识之士能够对完全消失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如此确信，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相信二世纪下半叶教会对《新约圣经》书籍真实性的见证，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一见证仅可追溯到八十多年前，而神圣的《新约圣经》在二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完全存在了。

这些书不像亚里士多德的书那样被埋藏起来，而是一直自始至终地在主日信徒聚会时公开诵读，遍及全基督教会的东西南北。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精心的论证来弥补公元 150 年与使徒时代之间的差距。我们还有最有价值的直接证据。令人欣慰的是，

从使徒时代到公元 150 年这一早期时期，也有一些小书和片段流传下来。在这些文学遗存中，我们发现了明确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新约》书籍早已存在，并构成了教会的精神食粮和精神支柱。贾斯汀(或译查士丁)-马蒂尔约公元 100 年生于巴勒斯坦，约 140 年及以后在罗马写作，约 166 年在罗马殉道。他的作品不是写给基督徒的（而是写给罗马帝国非基督徒的、是为了申辩和辩护基督教信仰），其性质也不允许广泛引用《新约圣经》的大部分内容。但在他的著作中，他明确提到了福音书，尽管他没有提到福音书作者的名字，而且他引用了所有福音书的内容，尽管像普通传道人一样，他引用的往往只是皮毛。事实上，他提到的主的生平是如此之多和丰富，以至于可以用它们来构建一个非常完整的叙事。他还提到了《启示录》。

帕皮亚是小亚细亚希拉波利斯的主教，《歌罗西书》最后一章提到了这个教会。他生活并兴旺于第二世纪早期，大约 120 年左右，是使徒约翰的同时代人，如果不是他的门徒的话。他肯定与使徒时代重叠。

他的作品只有极少数的片段流传下来，整个作品可以印在一页纸上。但从这些片段，以及古代作家保留下来的少量注释中，我们知道他使用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可能还使用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彼得后书》和《启示录》。

同样位于西亚的士每拿教会殉道主教波利卡普的证词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这一点。他既是使徒约翰的同时代人，也是他的门徒，因此他的生平也与使徒时代重叠。他的一封小书信流传下来，大概写于公元 115 年。这封书信的篇幅没有歌罗西书那么大，但其中引用或提及我们的新约圣经的内容却多达四十多处，总共取自新约中的十或十二卷书。帕皮亚和波利卡普的见证对二世纪初的小亚细亚教会是有效的。

我们还要提到与使徒约翰同时代的另一位人物，罗马的克莱门特。他的一生主要在使徒时代。他写了一封致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现在仍然完整地保存着这封书信。这封书信大约写于公元 95 年，因此它的历史可能与《新约》中的某些书一样久远。在这封书信中，我们发现主的许多话语都出现在我们现在的福音书中。克莱门特的证词显然对罗马和一世纪末有效。

如果我们要深入探讨细枝末节，上述证据甚至可能会大大增加。但上述内容足以弥合二世纪下半叶与使徒时代或一世纪末之间的鸿沟，二世纪下半叶的见证是充分的、不可抗拒的。刚才引证的见证，尤其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约在公元 100 年时，教会中已经知道并接受了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相同的圣书。当时使徒约翰刚刚去世，然而有许多人还活着，他们与使徒时代重叠；他们本身就是使徒的门徒和朋友，他们甚至看到并使用过原始新约书籍手稿。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新约》

的书籍一定是使徒和使徒时代的人的真实作品。

在离开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不妨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早期教会接受《新约圣经》为作者真实作品所依据的全部证据，甚至是十分之一的证据，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年他们面前的大量证据，以及他们据以做出决定（接受圣经新约书籍为神圣启示的书籍目录）的证据，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只剩下决定，以及一些游离的、大部分是偶然的证据事实。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决不会动摇我们的信念。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的重大审判或事件时，我们有时会发现，我们掌握了法官或时代对这些审判或事件的判决，却不掌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然而，如果同时代有能力的人做出的决定是一致的，我们就不难将其视为可信的决定。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大量的证据已经消失，但决定仍然存在。我们知道，罗马、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教会从使徒时代起就一直存在，并且掌握了所有的事实，他们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个案件由世界上相距遥远的不同的独立陪审团审理；我们当然可以接受判决的一致，作为证据细节丢失的合理替代。

现在，我们将简要介绍古代异教徒对基督教圣书的见证。在此，我们只引用二世纪上半叶的见证。我们知道，在使徒时代，异端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的数量还不太大。然而，他们在以后的

各个时代为教会带来的一个积极好处，就是为基督教圣经留下了他们坚定的见证。就他们而言，我们要做的是那些大部分生活在教会之外的人的见证，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敌视正统基督教，因此，他们肯定会用不怀好意的眼光来批评基督教的圣书。在许多人看来，也许在所有人看来，这一事实应该使他们的证词更有价值，因为他们的证词不带任何友好的偏见——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敌人的证词。现在，一个奇特而重要的事实是，他们的证词非常明确。他们通常以与教会本身相同的圣书为依据。从他们的少量遗书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他们比正统派更多地从这些书中引经据典，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这些书当作“圣经”来大肆宣扬，所使用的引经据典的方法与他们引用《旧约全书》的方法如出一辙。这种方式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基督教圣经被当时的教会视为权威书籍，每个教义体系都必须建立在其基础之上。

在公元 100 年至 150 年这一早期时期，我们只引用两位异端教师的证词。我们引用的第一位是马尔基翁。此人是小亚细亚北部庞都 (Pontus) 人，是西诺普 (Sinope) 主教的儿子，他的名字是“马西翁” (Marcion)。他出生于大约公元 100 年，后来移居罗马，大约在 140 年时，他已成为罗马著名的异端领袖。他对我们的《新约圣经》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根据不同来源的最佳证据，他肯定地接受了路加福音的缩写本和保罗的前十封书信。但是，对他的一大指控就是他篡改或拒绝了教会认为具有权威性的圣书。除了他肯定接受的书籍外，他还通过相当明确地拒

绝其他三部福音书和《启示录》直接证明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大约在公元 140 年，异教徒马尔基翁明确见证了我们现在的《新约圣经》的四分之三。

即使在偏远的本都，甚至在罗马和普世教会的中心地区，这一见证也是有效的。

我们仅举另一位更古老的异教徒为证。他的名字叫巴西里德 (Basilides)，他的主要生活领域似乎在埃及。他大约在公元 120 年逝世，无疑与使徒时代重叠了若干年。他的著作中有一些非常小的片段以教父引文的形式流传下来，这些教父写信驳斥他的观点。他竭力以《新约圣经》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经常引用《新约圣经》中的内容，而且一般都是作为经文引用。

从我们仍然掌握的片段和参考文献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证明，他至少接受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和《彼得前书》；也就是说，他至少接受了我们现在的《新约圣经》的一半以上。当然，不能因为他没有提到新约的其他书籍，就推断他不接受那些。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个古老的异教徒为我们的圣书提供了最重

要的见证，而且是一个不仅游离于教会之外、并且其生活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的人的见证。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非常有力。这意味着，基督教经文是如此牢固地确立起来，如此广泛地被接受，如此有据可查，在当时不容置疑，以至于连异端都不得不接受它们，并试图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因此，我们可以把爱任纽在他的伟大著作《反异端邪说》中所说的话普遍推广到《新约圣经》中：“关于《新约圣经》的确定性是如此之大。”福音书的确定性如此之高，以至于连异端自己都为福音书作证，他们每个人都从这些福音书出发，努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教义。

总而言之：当我们想起教会的生活和见证从未间断过，而且早在二世纪下半叶，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偏远国家就已达成了一致；当我们铭记《新约》是教会生活的根基，是教会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教会甘愿为它流尽最好的殉道者的鲜血；当我们考虑到圣书经常在信众集会中阅读，因此它们为人们所熟知；当我们想到，通过现存的少量片段，我们可以将它们追溯到使徒时代，甚至生活在那个时代边缘的异教徒也共同为它们的存在和权威提供了最明确的证词；我们就可以确信，新约圣经的历史真实性。

《新约》是教会——上帝真正的家庭和圣城——的宪章，当我们想起这份神圣的宪章真正写出来以后，就一直通过在主日不断展示和宣读，它一直在基督徒的眼前和脑海中浮现时，我们就会多么有信心地接受第二世纪基督徒和异教徒对《新约》真实性的联合见

证！

=====

=====

=====

=====

=====

=====

=====

=====

=====

=====